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四〇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韻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宋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四〇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三〇一一

唐庚五

祠三使者說	一
鄭默字序	二
自說	二
名小子說	三
客至說	三
失茶具說	三
雜說	四
策題	四
遊越王臺記	一三
卓錫泉記	一四
游湯泉記	一五

佛迹記 一六

寄傲齋記 一七

鬪茶記 一八

射象記 一九

全宋文卷三〇一二

唐 庚 六

李氏山園記 二一

水東廟記 二二

易庵記 二三

書大鑑碑陰記 二四

重修思政堂記 二四

愚齋記 二六

陳子美竹軒記 二七

箕踞軒記 二八

顏魯公祠堂記 二九

新修敕書樓記 三〇

羅浮二賢贊 并序	三一
張曲江畫像贊 并序	三二
先君真贊 并序	三三
益橋銘	三四
又次齋銘	三五
家藏古硯銘	三五
有翠亭銘	三六
異箴	三六
直箴	三七
資政韓公家傳	三七
陸譔傳	三九

全宋文卷三〇一三

唐 庚 七

唐先生行狀	四一
史夫人行狀	四二
史南壽墓銘	四三

亡兄墓銘	四四
舡娘銘	四五
黎氏權厝銘	四六
淮陰賢婦墓誌銘	四六
徐夫人墓誌銘	四七
史子深墓誌銘	四八
史夫人墓誌銘	五〇
祭家氏文	五一
祭諸廟祝文	五一
祭祖墳文	五二
祭宋承之文	五二
祭程公儀文	五三
祭陳戶部文	五三
祭孔明文	五四
南行祭江瀆文	五四
代程信儒祭新婦文	五五

代路次祭文	五五
香林疏	五六
生日設醮文	五六
生日青詞	五七
焚黃祭文	五七
代內醮文	五八
謝雨文	五八
皇太后服藥齋僧文	五八
謝雨文一	五九
謝雨文二	五九
祈晴文	五九
謝晴文	六〇
送湫文	六〇
辭廟祝文	六〇
太后禳災疏	六一
越國公主宅畢工開啓安慰道場疏	六一

西京無畏三藏前開啓祈雨道場疏 六一

全宋文卷三〇一四

孫昭遠

遺子書 六二

郿縣新廳記 六三

朱 袞

笠澤叢書跋 六四

何安中

乞命仲夏十一日節名奏 六五

覺印英禪師贊 并序 六六

虎丘第十代覺印英禪師塔銘 六六

沈 思

望申明舊法修完城壁奏 六九

沈 昇

勅賜靈湫廟額記 七〇

鄭 滂

邵公橋記 七二

鄭王賓

乳洞記 七四

重建大成殿記 七六

常 環

叢桂堂記 七七

全宋文卷三〇一五

釋惠洪 一

和陶淵明歸去來詞 八一

瀉山空印禪師易本際庵爲甘露滅以書招予歸隱復賦歸去來詞 八二

王舍人宏道家中蓄花光所作墨梅甚妙戲爲之賦 八三

龍尾硯賦 并序 八三

上張無盡居士退崇寧書 八四

答張天覺退傳慶書 八五

代雲蓋賀北禪方老書 八六

代答瀉山評老書 八六

代法嗣書	八七
代答書	八八
代上太師啓	八八
代上少師啓	九〇
代東林謝知府啓	九一
代上湖南使者書	九一
代上宣守書	九二
代求濟書	九三
擬濟上人答白樂天書	九四
乞依例改正爲僧詣刑部陳詞狀	九六

全宋文卷三〇一六

釋惠洪 二

邵陽別胡強仲序	九八
送強仲北遊序	九九
送李仲元寄超然序	一〇〇
送僧乞食序	一〇一

送因覺先序	一〇二
送秦少逸李師尹序	一〇三
送脩彥通還西湖序	一〇四
送演勝遠序	一〇五
送圓上人序	一〇六
送鑑老歸慈雲寺	一〇七
送一上人序	一〇八
送嚴修造序	一〇九
五宗綱要旨訣序	一〇九
華嚴同緣序	一一一
洪州大寧寬和尚語錄序	一一三
臨平妙湛慧禪師語錄序	一一三

全宋文卷三〇一七

釋惠洪 三

僧寶傳序	一一五
嘉祐序	一一六

墮齋偈序 一一九

四絕堂分題詩序 一二〇

題華嚴綱要 一二一

題疾老寫華嚴經 一二一

題光上人所書華嚴經 一二二

題華嚴十明論 一二三

題光上人書法華經 一二四

題超道人蓮經 一二五

題六祖釋金剛經 一二六

題靈驗金剛經 一二七

題宗鏡錄 一二七

題法惠寫宗鏡錄 一二七

題修僧史 一二八

題讓和尚傳 一二九

題洞山巖頭傳 一三〇

題斷際禪師語錄 一三一

全宋文卷三〇一八

釋惠洪 四

題百丈常禪師所編大智廣錄	一三二
題雲居弘覺禪師語錄	一三三
題克符道者偈	一三四
題清涼注參同契	一三四
題香山艷禪師語	一三五
題玄沙語錄	一三六
題谷山崇禪師語	一三六
題韶州雙峰蓮華叔姪語錄	一三七
題輔教編	一三八
題首山傳法偈	一三八
題五宗錄	一三九
題寶公識記	一三九
題古塔主論三玄三要法門	一四〇
題古塔主兩種自己	一四一

題汾州語 一四一

題準禪師語錄 一四二

題小參 一四二

題黃龍南和尚手抄後 一四三

題黃龍南和尚手抄後 一四三

題黃龍南和尚手抄後 一四四

題晦堂墨蹟 一四四

題雲庵手帖 一四五

題雲庵手帖 一四五

題雲庵手帖 一四五

題徹公石刻 一四六

題觀音贊寄嶽麓禪師 一四六

題才上人所藏昭默帖 一四七

題靈源門榜 一四七

題昭默墨蹟 一四八

題昭默自筆小參 一四八

題昭默與清老偈	一四九
題昭默遺墨	一四九
題真歸誥銘	一五〇
題潛庵書	一五〇
題佛鑑僧寶傳	一五〇

全宋文卷三〇一九

釋惠洪 五

題誼叟僧寶傳後	一五二
題珣上人僧寶傳	一五三
題宗上人僧寶傳	一五三
題圓上人僧寶傳	一五四
題淳上人僧寶傳	一五四
題芳上人僧寶傳	一五五
題範上人僧寶傳	一五六
題端上人僧寶傳	一五六
題隆道人僧寶傳	一五七

題休上人僧寶傳 一五八

題英大師僧寶傳 一五八

題所錄詩 一五九

題佛鑑蓄文字禪 一六〇

題弼上人所蓄詩 一六〇

題言上人所蓄詩 一六一

題自詩寄幻住庵 一六一

題自詩 一六二

題權巽中詩 一六二

題自詩與隆上人 一六三

題珠上人所蓄詩卷 一六三

題華光鑑湖圖 一六四

題墨梅山水圖 一六四

題墨梅 一六五

題蘭 一六五

題公翼畜華光所畫湘山樹石 一六五

題橘洲圖		一六六
題平沙遠水圖	一	一六六
題平沙遠水圖	二	一六六
題平沙遠水圖	三	一六七
題平沙遠水圖	四	一六七
題平沙遠水圖	五	一六八
題華光梅		一六八
跋唐明皇傳		一六八
跋狄梁公傳		一六九
跋北里誌		一七〇
跋達道所蓄伶子于文		一七〇
跋邴根矩傳		一七一
跋魯公與郭僕射論位書		一七二
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稿		一七二
跋東坡山谷帖	一	一七三
跋東坡山谷帖	二	一七三

跋東坡與佛印帖 一七四

跋東坡平山堂詞 一七四

全宋文卷三〇二〇

釋惠洪 六

跋東坡與荊公帖 一七五

跋東坡老木 一七五

跋東坡悅池錄 一七六

跋東坡緘啓 一七六

跋東坡書簡 一七七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一七七

跋山谷雲峰悅老語錄序 一七八

跋山谷筆蹟 一七八

跋山谷帖 一七八

跋行草墨梅 一七九

跋橘洲圖山谷題詩 一七九

跋山谷五觀 一七九

跋黔安書		一八〇
跋山谷字 一		一八〇
跋山谷字 二		一八一
跋珠上人山谷醮池詩		一八一
跋與法鏡帖		一八二
跋石臺肱禪師所蓄草聖		一八二
跋山谷筆古德二偈		一八二
跋山谷雲庵贊		一八三
跋東坡山谷墨蹟		一八三
跋山谷字		一八四
跋山谷詩		一八四
跋叔黨字		一八五
跋本上人所蓄小坡字後		一八五
跋了翁詩		一八六
跋了翁書		一八六
跋瑩中帖		一八七

跋瑩中詩卷	一八七
跋江表民願文	一八八
跋李商老詩	一八八
跋徐洪李三士詩	一八九
跋蘇子由與順老帖	一八九
跋張七詩	一八九
跋高臺仁禪師所蓄子宣詩	一九〇
跋道鄉居士詩	一九〇
跋鄒志完詩乃其子德久書	一九〇
跋四君子帖	一九一
跋呂鎮公詩	一九一
跋李彖弔東坡文	一九一
跋養直可師唱和真隱詩	一九二
跋養直詩	一九二
跋謝無逸詩	一九三
跋無盡居士帖	一九四

跋蔡子因詩書 一	一九四
跋蔡子因詩書 二	一九五
跋蔡子因詩書 三	一九五
跋李商老大書雲庵偈 一	一九五
跋李商老大書雲庵偈 二	一九六
跋韓子蒼帖後	一九六
跋太師試筆帖 一	一九七
跋太師試筆帖 二	一九七
跋公袞帖	一九七
跋三學士帖	一九八
跋蘭亭記并詩	一九八
跋荆公元長元度三帖	一九八
跋百牛圖	一九九
跋周廷秀誦唱詩	一九九
跋順濟王記	二〇〇
跋李成德宮詞	二〇〇

首楞嚴經論序	二〇一
楞嚴經合論序	二〇二
題清逸居士像	二〇四

全宋文卷三〇二一

釋惠洪 七

德效字序	二〇五
無住字序	二〇六
師璞字序	二〇六
彥舟字序	二〇七
無染字序	二〇七
易季真字序	二〇八
穎孺字序	二〇八
妙宗字序	二〇九
無諍字序	二〇九
答郭公問傳燈義	二一〇
畫浪軒記	二一一

潭州開福轉輪藏靈驗記	二二二
潭州大瀉山中興記	二二四
重修龍王寺記	二二八
隋朝感應佛舍利塔記	二二〇

全宋文卷三〇二二

釋惠洪 八

潭州白鹿山靈應禪寺大佛殿記	二二二
重修僧堂記	二二三
五慈觀閣記	二二四
資福法堂記	二二六
雙峰正覺禪院涅槃堂記	二二七
合妙齋記	二二九
信州天寧寺記	二三〇
高安城隍廟記	二三一
無證庵記	二三三
菖蒲齋記	二三四

舫齋記	·····	二三四
一擊軒記	·····	二三五
忠孝松記	·····	二三六

全宋文卷三〇二三

釋惠洪 九

朱氏延真閣記	·····	二三八
思古堂記	·····	二三九
遠遊堂記	·····	二四〇
普同塔記	·····	二四一
瀕源記	·····	二四二
栽松庵記	·····	二四四
布景堂記	·····	二四五
少陽義井記	·····	二四六
華嚴院記	·····	二四六
寄老庵記	·····	二四八
吉州禾山寺記	·····	二四九

寶峰院記	·····	二五一
先志碑記	·····	二五二
永明智覺禪師行業記	·····	二五三
宗鏡堂記略	·····	二五七

全宋文卷三〇二四

釋惠洪 一〇

陳尊宿影堂序	·····	二六〇
昭默禪師序	·····	二六一
潛庵禪師序	·····	二六三
定照禪師序	·····	二六五
夢徐生序	·····	二六六
李德茂書城四友序	·····	二六七
連瑞圖序	·····	二六八
蒼蘊軒序	·····	二六九
待月堂序	·····	二七〇
記西湖夜語	·····	二七一

記徐韓語	二七二
季子夢訓	二七三
記福嚴言禪師語	二七四

全宋文卷三〇二五

釋惠洪 一一

題石龜觀壁	二七五
題廬山	二七六
題天池石間	二七六
題浮泥壁	二七七
題清修院壁	二七七
題白鹿寺壁	二七八
題觀音院壁	二七八
明白庵銘 并序	二七九
圓同庵銘	二八〇
覺庵銘 并序	二八〇
如庵銘 并序	二八一

朴庵銘	……	二八一
夢庵銘	并序 ……	二八二
癡庵銘	并序 ……	二八二
懶庵銘	并序 ……	二八三
墮庵銘	……	二八四
喧寂庵銘	并序 ……	二八四
破塵庵銘	并序 ……	二八五
報慈庵銘	并序 ……	二八六
甘露滅齋銘	并序 ……	二八六
明極齋銘	并序 ……	二八七
夢蝶齋銘	并序 ……	二八七
明極堂銘	并序 ……	二八八
昭昭堂銘	并序 ……	二八九
要默堂銘	并序 ……	二八九
一麟室銘	并序 ……	二九〇
宜獨室銘	……	二九一

藏六軒銘 并序	二九一
俱清軒銘	二九二
解空閣銘	二九二
宜獨巖銘 并序	二九三
座右銘	二九三
延福寺鐘銘 并序	二九四
童耄竹銘 并序	二九四
魯公玉器銘	二九五
李德茂家坐中賦諸銘	二九五
阮咸銘	二九五
琴銘	二九六
鏡室銘	二九六
端硯銘	二九六
歙硯銘 一 并序	二九六
歙硯銘 二	二九七
五老硯銘 并序	二九七

王裕之求硯銘爲作此	二九八
石塔銘 并序	二九八

全宋文卷三〇二六

釋惠洪 一二一

釋迦出山畫像贊 并序	二九九
漣水觀音畫像贊 并序	三〇〇
旃檀四十二臂觀音贊 并序	三〇一
華藏寺慈氏菩薩贊 并序	三〇一
泗州院旃檀白衣觀音贊 并序	三〇二
靖安胡氏所蓄觀音贊	三〇三
潭州東明石觀音贊 并序	三〇四
空生真贊 并序	三〇五
祐勝菩薩贊 并序	三〇五
繡釋迦像并十八羅漢贊 并序	三〇六
釋迦佛	三〇六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闍尊者	三〇六

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	三〇七
第三跋釐墮闍尊者	三〇七
第四蘇頻陀尊者	三〇七
第五諾距羅尊者	三〇七
第六跋陀羅尊者	三〇七
第七迦理迦尊者	三〇八
第八闍羅弗多羅尊者	三〇八
第九戌博迦尊者	三〇八
第十半託迦尊者	三〇八
第十一羅怛羅尊者	三〇八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	三〇九
第十三因羯陀尊者	三〇九
第十四伐那波斯尊者	三〇九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三〇九
第十六注荼半託迦尊者	三〇九
第十七難提蜜多羅慶友尊者	三一〇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三一〇
放光二大士贊 并序		三一〇
杏殼觀音菩薩贊 并序		三一〇
李伯時畫彌陀像贊 并序		三一〇
漣水觀音像贊 并序		三一三
觀音像贊		三一四
衡山南臺寺飛來羅漢贊 并序		三一四
無爲山十生觀音贊		三一五
第十五祖真贊 并序		三一六

全宋文卷三〇二七

釋惠洪 一三

六世祖師畫像贊 并序		三一七
初祖		三一七
二祖		三一八
三祖		三一八
四祖		三一八

五祖	三二八
六祖	三一九
寶公畫像贊	三一九
棗柏大士畫像贊	三一九
永嘉真覺大師真贊 并序	三二〇
百丈大智禪師真贊 并序	三二一
大達國師無業公畫像贊 并序	三二一
赤眼禪師畫像贊 并序	三二二
破竈墮和尚贊 并序	三二三
永明禪師真贊 一 并序	三二三
永明禪師真贊 二	三二四
永明禪師贊	三二四
陳尊宿贊	三二五
臨濟和尚贊	三二五
長沙岑大蟲真贊 并序	三二五
清涼大法眼禪師真贊 并序	三二六

玄沙宗一禪師真贊	·····	三二七
雲門匡真禪師畫像贊	一 并序	三二七
雲門匡真禪師畫像贊	二	三二八
南安巖主定光古佛木刻像贊	并序	三二八
毛氏所蓄巖主贊	·····	三二九
小字華嚴經贊	并序	三二九
小字金剛經贊	并序	三三〇
臨川寶應寺塔光贊	·····	三三一
東坡畫應身彌勒贊	并序	三三二
出檀衣贊	一	三三三
出檀衣贊	二	三三三
傳衣閣贊	·····	三三三
栽松道者真身贊	·····	三三四
定身巖贊	·····	三三四
五祖慈覺贊	·····	三三五
癩可贊	·····	三三五

醉僧贊	三三五
石霜普照珂禪師贊	三三六
疏山仁禪師贊	三三六
汾陽昭禪師真贊	三三七
翠巖真禪師真贊	三三七
四偈 并序	三三七
日用偈	三三九
八月十六入南昌右獄作對治偈	三三九
食不繼偈	三三九
日用偈	三四〇

全宋文卷三〇二八

釋惠洪 一四

慈明禪師真贊 并序	三四二
郴州乾明進和尚舍利贊 并序	三四三
南嶽彌陀和尚贊	三四四
宣律師贊 并序	三四五

嵩禪師贊	·····	三四五
雲庵和尚贊	一 并序	三四六
雲庵和尚贊	二	三四六
雲庵和尚贊	三	三四七
潛庵源禪師真贊	·····	三四七
僧求潛庵贊	·····	三四七
游龍山斷際院潛庵常居之有小僧乞贊戲書其上	·····	三四八
靈源清禪師贊	一	三四八
靈源清禪師贊	二	三四八
靈源清禪師贊	三	三四九
靈源清禪師贊	四	三四九
靈源清禪師贊	五	三四九
雲蓋智禪師贊	·····	三五〇
雲蓋禪師真贊	·····	三五〇
黃龍草堂清禪師贊	·····	三五〇
香城瑛禪師贊	·····	三五一

龍城智公真贊	三五
石頭志庵主贊	三五
華藥英禪師贊	三五
寶峰準禪師贊	三五
芙蓉楷禪師贊	三五
妙高仁禪師贊	三五
道林枯木成禪師贊	三五
佛印瑱禪師贊	三五
潞山軾禪師贊	三五
報慈宣秘禪師贊	三五
臨平慧禪師贊 一	三五
臨平慧禪師贊 二	三五
上藍忠禪師贊	三五
雙峰演禪師贊	三五
雲庵和尚舍利贊 并序	三五
死心禪師舍利贊 并序	三五

寂音自贊	一	三五八
寂音自贊	二	三五八
寂音自贊	三	三五八
寂音自贊	四	三五九
毛女贊 并序		三五九
唐李侍中畫像贊		三五九
解空居士贊		三六〇
東坡居士贊		三六〇
山谷老人贊		三六一
華嚴居士贊		三六一
李道夫真贊		三六二
蔡元中真贊		三六二
王宏道舍人贊		三六二
同達道通判贊		三六三
韓廉使奉御贊		三六三

毛季子贊	三六四
曾逢原待制真贊	三六四
夢蝶居士贊 一	三六五
夢蝶居士贊 二	三六五
潘延之贊	三六五
邵子中贊	三六六
李運使贊	三六六
簡緣居士贊	三六七
瓦瓢贊 并序	三六七
許彥周所作墨戲爲之贊	三六八

全宋文卷三〇二九

釋惠洪 一五

寂音自序	三六九
十世觀音應身傳 并贊	三七〇
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傳	三七二

雲庵真淨和尚行狀 三七五

泐潭準禪師行狀 三七九

花藥英禪師行狀 三八一

全宋文卷三〇一一

唐 庚 五

祠三使者說

瀕江之神，有號三使者云。世莫知其爲何神，其原出於雅安、漢嘉，盛於戎、瀘，被於巴峽之間。民不敢斥，以三指相示，輒恐懼變色，其畏之如此。然祭不過卮酒、器食，其所持蓋狹矣。而靈應捷疾，有不可掩者。吾聞昔沅湘間祠東皇太一、湘君、湘夫人、少司命、雲中君、山鬼等神，爲歌舞以樂之，而詞不雅馴。屈平爲作《九歌》，聲施後世。今神不可視其他，獨不得比山鬼乎？而客非其人，無文辭以發之，嗟哉！

《唐先生文集》卷九。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三七。

鄭默字序

鄭子以其名「默」，求字於余。余爲之說曰：韓非作《說難》，竟以說死；箕子過商，欲哭而不敢；梁子作《五噫》之歌，明帝聞而非之；近歲蔡常山以笑貶海上。甚矣！處世之難也，言笑歌哭，皆有所禁。則子之欲默也，宜哉！雖然，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由是言之，默遂可以免乎？字之曰「時言」。《唐先生文集》卷一八。

自說

詩最難事也。吾於他文不至蹇澀，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返復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略不經意，真可貴哉！《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名小子說

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耶？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爲老氏。故名小子曰「聃」，字以景老。

《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客至說

貧家無酒食待客，獨有茶湯爾。山郡無佳茗，而湯材亦不常有，顧惟有水。自入夏，江水渾，而井泥不可飲，客至相對清談。然此來公事冗冗，清談亦不暇。客之不至，宜哉！《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失茶具說

吾家失茶具，戒婦慎勿求。婦曰：「何也？」吾應之曰：「彼竊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則思得之。懼吾靳之不予也，而竊之。則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則寶之，懼其洩而秘之，懼其壞

而安置之。則是物也，得其所託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託，復何言哉！」婦笑曰：「嘻！是烏得不貧？」《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雜說

桓帝永壽二年，天下民口五千餘萬。自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相繼誅死，漢室於是大亂，天下四分五裂，血戰百餘年。晉武平吳，然後天下復合爲一。是歲民口五百餘萬，比之永壽，殺四百餘萬矣。嗟哉，悲夫！君子賢人之存亡用捨，其所繫豈小哉？《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策題〔二〕

問：《大觀新書》，春秋釋奠于先聖，前世宗工巨儒，皆得與於從祀之列。尊儒重道之意，可謂至矣。嘗聞漢興之初，六經出於散亡之餘，有齊、魯、韓、毛之《詩》，有田焦、費氏之《易》，有伏勝、孔安國之《書》，有慶普、大小戴之《禮》。支分派別，並立於天下。非獨爲說不同，而經文亦異。其後諸家之學既已滅熄，而毛氏之《詩》、費氏之《易》、孔氏之《書》、小戴之《禮》獨行於後世。此四人者，其於經旨雖不能有所發明，而聖人經文得以遂傳天下，實此四人力也。今三人皆從

祀，而一人獨無與焉？議者將欲建明，以稱朝廷尊儒重道之意。諸君以爲如何？

問：孟子之時，去成周爲未遠。而成周之治，蓋孟子之所欲爲而不得者也。以其所欲爲之心，而考其所未遠之事，宜乎皆得其實。而至論班爵祿之制，有不合於經者。夫公、侯、伯、子、男固五等也，而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以天子之尊而列於五等之間，既非所宜，而子、男同一位之說，又於傳無所見。以子、男之君皆五十里而謂之同耶，則公、侯皆百里而不謂之同者，何也？以子、男之爵皆五命而謂之同耶，則侯、伯皆七命而不謂之同者，何也？其言卿大夫士之受地與王制不同，而論耕者之所獲與周官亦異。雖曰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然此數事，猶見於他經，不爲無所考。而孟子之論如此，有司所以疑而問也。

問：先王之時，其所以待天下之賢者與能者異矣。賢者不可責以事，則使之在位而服休；能者不可虛其材，則使之在職而服采。此《書》所謂「承之庸之」，而《孟子》所謂「尊賢使能」者也。然周之建官三百有六十，自卿大夫至於下士，莫不因事以設位，因位以制祿，未有居位食祿而不任以事者。雖冢宰之貴，亦未離於服采焉。其所謂服休者，不過三公而已。服采者常衆，服休者常寡。則天下賢者將何以處之耶？在位者任德而常逸，在職者任事而常勞。則先王之用人，亦有流品之異耶？

問：政必本於財，財必取於民，賞必施於功，罰必加於罪。此爲天下國家不可易之制也。布粟力役之征，古之制也。而孟子以爲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關市夫里之征，古之制也。而孟子則欲去關市之征，無夫里之布。執干戈衛社稷，古之所謂多也。而孟子以謂善戰者服上刑。土地闢、田野治，古之所謂力也，而孟子謂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茲豈古之制歟？意者其自有旨歟？

問：先儒有言，《孟子》之書所以象《論語》，故旨意合，同者衆。蓋大賢擬聖而作也。切嘗考之，疑其不然。孔子君命召不俟駕；孟子將朝，聞命而遂不果。孔子去衛，明日遂行；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其制行之異，類皆如此。孔子稱樂則《韶》舞，而孟子則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孔子稱「畏大人」，而孟子則曰「說大人則藐之」，其言之異，類皆如此。安在其爲合歟？抑其所以異者，乃其所以同歟？

問（二）：古之取士者，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言之用於世，其來遠矣。內有朝覲、會同、辭受、逆勢之禮，外有存省、聘問、傳遽、道諭之事。束帶立朝，與賓客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專對之才，不可謂無益於用。是以聖人雖以德行爲先，而語言辭命亦在所不廢。此宰我、子貢所以得齒於顏、閔之後，而公西華所以得與於由、求之列也。子耻巧言，後世遂以質訥爲賢。是果聖人之意哉？言不可以取人，則古之所謂以言揚者又何也？孔子四科，今用其三矣，其一未也，故與諸公

議之。

問：爲己之甚而至於絕物者，此楊、朱之制行也，孟子以爲不義。兼愛之甚而至於喪我者，此墨翟之制行也，孟子以爲不仁。外不至於絕物，內不至於喪我，處乎二者之間，確然守之而不移者，此子莫之制行也，孟子以爲害道。夫士之擇術，蓋亦可謂難矣。兼愛者謂之不仁，爲己者謂之不義，處乎二者之間，自以爲得之矣，而又謂之害道。然則如之何而可乎？必外此三者，而後可以爲道乎？抑所謂道者，亦不離於此乎？

問：揚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槌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夫道德、仁義，一也。道在天則爲陰陽，在地則爲柔剛，在人則爲仁義。仁則三德，所謂柔克；義則三德，所謂剛克。仁義相濟，則三德所謂正直者也。故善言道德者，未嘗不通於仁義；善言仁義者，未嘗不本於道德。知道德而不知仁義，是果足以爲知道德者乎？取其言道德，而不取其賤仁義，此有司所以不能無疑，而質之於諸君也。

問：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三代而上，王者莫不知此。然六官之屬，三百有六十，獨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以爲闕而不置耶？則古之諸侯，莫不有史，晉之乘、楚之檮杌是也，而況於王

者乎？以爲置而不錄耶？則羅春鳥、除烏鳶、去鼃黽、除水蟲之類，至纖至悉，無所不載，而況於書言、動者乎？意者左、右之職，非六卿之屬乎，抑周之建官不能盡見於六篇之書乎？諸君其試陳之。

問：兵法有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李廣之爲將也，居則無部曲，出則無行伍，幕府無簿書之繁，屯舍無刁斗之衛，務爲簡易，士卒樂之。程不識之爲將也，居則正部曲，出則正行伍，晝治簿書，夜擊刁斗，近乎煩擾，士卒苦之。夫以兵法觀之，不識之將，近乎有制之兵，而李廣之事，蓋不可以爲法於後世者也。前史是廣而非不識，何哉？二者皆古之良將也。諸公將安處乎？

問：兵家之有《六韜》，猶儒之有六經也。其取名必有義，其序事必有法。自「文師」以下治內，是故謂之文；自「發啓」以下治外，是故謂之武。此學者之所共知，而無復可疑者焉。自「王翼」至于「農器」而謂之龍，自「軍略」至于「壘虛」而謂之虎，自「林戰」至于「分險」而謂之豹，自「合分」至于「武騎士」而謂之犬。其取名之義，其序事之法，亦可得而聞乎？

問：指不足以喻指也，非指者能喻之；有不足以治有也，無有者能治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皆未離乎迹者也。權量以爲平，城池以爲固，車服以爲勸，斧鉞

以爲威，符節以爲信，是皆未離乎形者也。既涉於有，則不免於累。而自古天下未嘗敢廢者，何哉？蓋穴土而得空，鑿牖而得無，則所謂有者乃無之所資故也。夫無相者既不能以自行，有物者不免於有累。然則將安處乎？以有爲體，以無爲用，雖涉於有，而免其累焉，此必有道矣。

問：以道在天下者，其事略；以事治天下者，其事詳。是故曆以步其數，象以占其象，以道在日星者如此而已，事則有璣衡以齊之。平使當其分，秩使當其序，以道在四時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巡守以考之。或析或因，或夷或隩，以道在民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典刑以示之。孳尾、希革、毛毯、鼯毛，以道在物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官職以掌之。觀堯舜之書，則所謂道與事蓋可見矣。以道治天下，則無爲者也；以事治天下，則有爲者也。《堯典》以道在天下，而舜謂之「無爲」者，何哉？無爲者天也，有爲者人也。舜既以無爲爲治，而堯獨謂之法天者，何哉？

問：爲治之序，始於明天，次以道德，次以仁義。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古之聖人，未有不循於此者也。諸子言治道多矣，大抵皆失其序。其所當務者，不過乎分守、刑名、因任之術，原省、是非、賞罰之事。方是時能以仁義道德爲意者蓋寡矣，而況能明天乎？天不能明，則道德滅裂。道德不明，則仁義消壞。道德仁義既以滅裂消壞，則其所謂分守、刑名、因任之術，原省、是非、賞罰之事，可以爲天下用，而不足以用天下矣。此漢唐之治，所以終不及於古歟？然則明天者，

治道之本，學者所宜知也。

問：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將因其俗而治之耶？則人自爲禮，無所統一，家自爲法，無所視效，殆非先王所以教民之意也。抑將易其俗而同之耶？則或抑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奪其所欲而與其所不欲，殆非先王所以觀民之意也。古人有言：「一道德，同風俗。」又曰：「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一說相反如此，其可以相爲用乎？

問：周之初，王業始基，四方諸侯，未盡賓貢；九州之賦，未盡輸入；征討戰伐之事，未盡休息；倉廩府庫，未至於有餘。方是之時，宜乎多取。然而關市未有征也，澤梁未有禁也，園囿之利猶與民共之，山藪林麓從可知也。天下既平，物衆地大，四方諸侯，皆已賓貢；九州之賦，皆已輸入；征討戰伐之事，皆已休息；倉廩府庫之積〔三〕，不患乎不足。當是之時，宜乎寡取。然關市始有征矣，澤梁始有禁矣，山藪林麓猶設官以守之，園囿從可知也。豈先後之勢，有不得不然者歟？抑先王之立法，初不爲有餘、不足計歟？諸君其深考而備陳之。

問：先王之時，其所謂師儒者，乃六鄉之吏；而其所謂士者，乃六鄉之民。故爲士者未嘗不耕，而爲農者未嘗不學。周官以九職任萬民，而士不與焉。蓋以士寓其間故也。周道衰，管仲始以新意變

三代之法，定四民之居，而士、農之判，蓋自此始。而孔子、孟子之教，以耕稼爲小人之事，非士君子之所當爲。而從學之徒，一言及此，則深抵而力排之者，何也？舜不耕于歷山，禹、稷不躬稼而有天下，伊尹不耕於有莘之野乎，何害其爲聖且賢？而孔子、孟子之論如此，必自有旨也。有司願與聞之。

問：孟子習孔子者也，揚子習孟子者也。《傳》稱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之韋編三絕，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其篤志如此。孟子之書，大抵皆得於經，其《傳》稱《詩》、《書》、《禮》、《樂》，蓋無所不有，而獨未嘗言《易》。豈孔子好《易》，而孟子獨不好歟？揚子之學，雖無所不通，而考其所得，尤在於《易》。其言天下休咎，既已詳於《易》之道；而推本陰陽律曆，又明於《易》之數。豈揚子知《易》而孟子獨不知歟？豈聖賢之嗜好固有不同者歟？抑所謂知者果不在於言與不言之間歟〔四〕？

問：《傳》稱莊子之學無所不闕，而其要本於老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以明老子之術，而莊之自言則又異於此。以謂道術既裂，各得其一，而不能以相通。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如百家技巧，各有所用。有老聃聞而說之者，有莊周聞而說之者。審如所言，則莊子之學，其原不出於老子明矣。而《傳》之所言如此者，何哉？老、莊之學，諸君深得之矣，其試辯之。

問：昔者七十子之徒，從夫子於洙、泗之間，其志未嘗不欲附驥尾而名彰，夫子之心亦未嘗不欲成其名於後世。而卒能以其所長，得與於四科之列者，十人而已〔五〕。此夫子所以愍其成材之難，而有不及門之嘆也。然以曾子之賢，而不與德行；赤也束帶立朝，可使與賓客言，而不與于言語；子賤之治，至於民不忍欺，而不與于政事；子張有聖人之一體，與游、夏等矣，而不與于文學。夫成材之難，夫子常嘆之矣，幸而有焉，又棄而不錄。聖人果何心哉？其去取宜自有理也。

問：天以五生物，地以五成之。故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要必歸于五。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在物則爲五味、五聲、五色，而吾性之所有者，則爲五常。此天地萬物自然之數，匹夫之所共知，而聖人不能有所加損也。今言仁、義、禮、智，而信不與焉。是猶五行之無土，五事之無思，至于五味、五聲、五色，皆闕其一。謂盡物之理，可乎？而孟子之說如此，學者所宜深考其意也。

問〔六〕：由漢以來，著書立言純合于經，而不雜以諸子百家之說者，揚子一人而已。至論人物，則猶有可疑者焉。夫莊子者，古之所謂隱居放言者也，而以申、韓配之，莊子豈申、韓之流也哉？顏子之于聖人，一間爾，而以黔婁、四皓配之，猶若有理焉；至以韋成配之，不亦甚乎？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而以仲元配之。仲元雖賢，然亦豈至是哉？揚子必不妄也，有司求之未至爾，

諸君其以告之。《唐先生文集》卷三一。

〔一〕《策題》共二十二問，四部叢刊本分別有小標題，今錄於次：《尊儒》、《王制》、《用賢》、《兵賦》、《儒異》、《言語》、《爲己》、《道德仁義》、《史官》、《兵制》、《六韜》、《道體》、《治道》、《治法明天》、《同俗》、《征歛》、《耕讀》、《學易》、《老莊》、《程材》、《言信》、《人物》。

〔二〕問：原無，據前後文例補。

〔三〕之積：原漫漶，據四部叢刊本補。

〔四〕間歟：原闕，據右引本補。

〔五〕「而已」以下至下一問「五行之無土」句，原闕，據右引本補。

〔六〕本問底本漫漶，大多猶可辨識，今據右引本補完。

遊越王臺記

政和元年正月

政和元年春，吾南遷惠州，道出番禺。明日與客遊越王臺。臺據北山，其高數百尋；南臨小海，而潢溪、橫浦、牂柯之水，輻輳於其下；左右瞻顧，則越中諸山，不召而自至；却立延望，則海外諸國，蓋可仿佛於溟濛杳靄之間。吾遊天下多矣，登臨之勝，未有先於此者。此其所以巋然千載，雖廢而不毀也歟？世言此臺興於漢初，廢於元鼎之時。以吾觀之，不然。昔樗里子之葬渭南也，曰：「後

百年當有天子宫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謹按《史記》，秦昭王七年，歲在辛酉，樛里子卒。漢高帝七年，長樂宮成，八年營未央宮，是歲癸卯，上距辛酉實一百有三年。世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百年之前，樛里子固已言之於秦昭王之世矣。古稱得道至人，能知城邑宮殿從何福業生，此非虛語也。凡物成就，本非一時之所能爲；至其變滅，亦非一時之能廢。業凝而成，既泮而敗，其所由來遠矣。世無至人，故莫識其所從也，若樛里子者，豈足名得道哉？彼不過以數知之耳。蓋萬物本於道，故道能知之，不外於數，故數亦能知之。戰國之士，大抵皆深於數，故知來事如此。至詰其所從來，彼亦不能言也。噫！物之廢興妙矣，吾何足以知之；然於廢興之理，則吾嘗論之孰矣，豈偶然哉？至如士之所以成敗得喪，彼亦有自來矣，豈云云者所能權之哉？正月初五日記。《唐先生文集》卷五。又見《聖宋文選》卷二三，《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八，嘉靖《惠州志》卷五，康熙《羅浮山志全編》卷一一，乾隆《博羅縣志》卷一三。

卓錫泉記

人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退日，搏膺可以隕霜，悲泣可以頽城，浩嘆可以決石，而況於得道者乎？諸妄既除，表裏皆空，一真之外，無復餘物，則其精神之運，又如何哉？吾遊羅浮至寶積寺，飲泉而甘。寺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此山，其徒以無水難之，師笑而不答。

已而庵成，師卓錫于地，泉湧數尺，自是得井山中，迄今賴之。知水者以爲甲於嶠南，而自梁以來，未有紀其事者。失師之爲人，誠不可得知。然吾聞世間萬有，皆心想所生。而古之學道，未有不用定慧得者。定則深全，慧則流通。以深全流通之精神，而致吾心想中物，如父之使子，君之使臣，有必得之勢，其見於此者，特未足多也。或曰：前世之士，如李廣利、耿恭之徒，皆功名進取之人，以成敗得喪爲心，其精神之富，不踰常人，而暗鳴叱咤，飛泉爲之湧溢，與師無異，此何理也？曰：二人者，皆一時貴臣，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神明。方其困於絕域之中，感奮激發於萬死一生之時，其用意至到，與精進一體。唯其出於一切之誠，而無定慧之素，以故得之艱勤，非若師之頤指目使，既捷而且逸也。嗟乎！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志意耗於思慮，聰明流於視聽，則精神所感，不行於父子兄弟之間，而尚何有於物。苟能全吾之神，則雖山石之堅，水泉之柔，雍容談笑之間，堅者可使闢，柔者可使激而躍也，而獨不得之於人乎？吾是以知天下之事，無不可立者。年月日記。《唐先生文集》卷五。又見《聖宋文選》卷二三，《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八，嘉靖《惠州志》卷五，康熙《羅浮山志全編》卷一，乾隆《博羅縣志》卷一三。

游湯泉記

過水北十餘里，得白水山，山行一里所，得佛跡院，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

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觸指，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意山之出二泉，專爲浴者計哉？或說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說水出硫黃地中即溫，初不問南北，今臨潼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餘水未必皆熱。則地性之說，固已失之；然以硫黃置水中，水不能溫，則硫黃之論，亦未爲得。吾意湯泉在天地間自爲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後溫也。凡物各求其類，而水性尤耿介。得其類則雖數千萬里而伏流相通，非其類則橫絕徑過，十字旁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間，不能容尋常，而炎涼特異如此，蓋亦無足怪者。吹氣爲寒，呵氣爲溫，而同出於一口，此其證也。臨潼之水，在開元、天寶時最爲知名，恩幸寵遇，震動一時。然自是以來，是非口語亦紛紛矣。此泉出東南萬里外，非山僧野叟之所遊嬉，則騷人遷客之所嘯詠而徘徊也，寵辱何自而至哉！爲泉計者，其肯以此而易彼乎？同遊者三人。《唐先生文集》卷五。又見《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九，《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八，嘉靖《惠州志》卷一六，《名山勝概記》卷四二，《羅浮志》卷八，乾隆《博羅縣志》卷一三。

佛迹記

巨人迹若干，長三肘，量闊稱之。在湯泉之東，瀑布之西，散印於巖石之上，深者二寸許。前此未有稱者，近時山中，實始見之，自是稍傳於人，而或者以爲佛迹。噫！此真可謂異矣。與漢武帝

時，東萊緱氏所見，可同日語哉？是時天子求神人，爲長生不死之計，厚啗方士，唯其所欲爲。李廣結髮戰匈奴三十年，不能取封邑；而五利爲樂通侯。汲黯晚節願爲中郎，出入禁闥，不可得；而公孫卿爲中大夫，邸第玉帛、金錢車服之賜，莫知紀極，而甚者乃至尚主。夫利之所在，奸僞從之。故當世所謂畫法、寶鼎、仙人迹之屬，大抵皆詐。今此迹出於炎海之濱，晦昧於黃茅白葦之中，以故不爲世俗所知，雖知亦莫之貴，此其所以爲異。何則？凡物求而得之，則容有僞焉；不求而獲者，乃真爾。謂之佛迹，雖若無所考，然姜嫄之事，詩人指爲帝武，彼亦安所考哉？不過以理知之。今夫五嶺之南，瘴癘之鄉，民生於其間者，既已薄福，而放逐居此者，又皆罪戾之餘，故諸聖出此，以警悟而調伏之，此理亦無足疑者。羅浮比年往往有異迹，其拇至數寸，而栖禪寺亦時時見之。得非疾者愈劇，而救者不得不力歟？不然，何其多且數也？《唐先生文集》卷五。又見《羅浮志》卷八，《羅浮山志全編》卷一一，乾隆《博羅縣志》卷一三。

寄傲齋記

吾謫居惠州，掃一室於所居之南，號「寄傲齋」。客指而笑曰：「此非取陶淵明之語乎？子居京師時，何嘗念淵明？能念淵明，當不至斥逐。今既至此，然後區區掇寄傲之語，以名其所居而見意焉。晚矣，無及也！」吾愧謝曰：「子責我是矣。然豈知吾之心哉？吾官閬中時，嘗考論晉宋人物，至

《淵明傳》，慨然有感於吾心。時年三十，便有「歸歟」之興，求田問舍，親友皆怪之。自是以來，俛仰十年，雖未即去，然田園之樂，未嘗一日不繫于心，而《歸去來詞》未嘗一日不諷于口。頃任博士，自以出處既不與隆替對，而迂愚拙直，又不能從英俊遊。數懇丞相，求西南一官以歸，蓋將老焉。會奇禍作，以故不果。嗟乎！吾志不就，類皆如此。今雖云云，誰復信者？信與不信，此復何有？顧惟鬼神知吾此心爾！雖然，吾今適四十爾，天死吾於此乎，復何言哉？設不吾死，得脫謫籍以歸，則吾將以三十年之身，窮淵明之樂圃。吾名之以日涉之園門，吾名之以常關之扉林，吾名之以欣欣之林谷，吾名之以涓涓之谷壑，吾名之以窈窕之壑丘，吾名之以崎嶇之丘，豈特取「寄傲」之語名一室而已哉？惟詩不近淵明，雖近亦不敢作。獨得其讀書飲酒之趣，亦足以了一生矣。收之桑榆，猶足以補東隅之失也。《傳》不云乎：「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古人豈欺我哉？年月日記。《唐先生文集》卷五。

鬪茶記

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與鬪茶于寄傲齋。予爲取龍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爲上，某次之，某閩人其所齎，宜尤高而又次之。然大較皆精絕。蓋嘗以爲天下之物，有宜得而不得，不宜得而得之者，富貴有力之人或有所不能致，而貧賤窮厄、流離遷徙之中，或偶然獲焉。所謂「尺有所

短，寸有所長」，良不虛也。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錄序》，稱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鈔，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真偽固不可知，就令識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也哉？今吾提瓶，走龍塘無數十步，此水宜茶，昔人以爲不減清遠峽。而海道趨建安，不數日可至，故每歲新茶，不過三月至矣。罪戾之餘，上寬不誅，得與諸公從容談笑於此，汲泉煮茗，取一時之適。雖在田野，孰與烹數千里之泉，澆七年之賜茗也哉？此非吾君之力歟？夫耕鑿食息，終日蒙福，而不知爲之者，直愚民爾，豈我輩謂耶？是宜有所紀述，以無忘在上者之澤云。《唐先生文集》卷五。又見《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一二，《八代文鈔》第三八冊，《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卷二九三。

射象記

政和三年三月乙卯，有象逸於惠州之北門。惠人相與攻之，操戈戟、弓弩、火炬者，至數百人，而空手傍觀，鼓噪以助勇者，亦以千計。既至，皆逡巡不進。有監稅蒙順國者，邕州邊人，以趨捷自矜，短衣踴躍，挾數十矢射之，中項背如蝟毛。象龐然不動，徐以鼻卷去。最後中左耳，流血被面。象怒馳之，順國棄弓返走，未數步，象以鼻鉤其膝，盤之於地，蹂踐之。衆潰散走，象亦緩緩引去。

少焉，吏卒就視，則順國已碎首折脅、陷胸流腸死矣。吾時方食，聞之投箸嘆息。嗟夫！使象得入城，則鼻之所觸，齒之所拂，足之所蹴，豈復有邑屋、居民、聚落也哉？爲萬人排難，而以身死之，此吾所以嘆也。然吾聞交趾捕象，必用機穽，未有直決者。吾嘗識其形矣，其立如屋，其卧如堤，其行如舟，是豈可與力競也哉？若人者，可謂愚矣，此吾所以又嘆也。然向使數百人者叶心勦力，齊奮而共擊之，亦未必不勝。脫令不勝，猶當不至於此，此吾所以又嘆也。雖然，古之不量事力，奮區區之忠，以排難救人爲己任，而困於無助，以至碎首折脅、陷胸流腸而死者，亦安可勝數？凡有志而無成者，皆是也，何獨此哉？此吾所以又嘆也。作《射象記》。《唐先生文集》卷五。又見《文章

辨體彙選》卷六一〇，《八代文鈔》第三八冊。

全宋文卷三〇一二

唐 庚 六

李氏山園記

伯陽甫續《史記》，後三百年而老聃伯陽爲柱下史，後世因以伯陽甫爲伯陽，則二人爲一人矣。范武子，晉士會也，而《古今人表》置士會於中上，列范武子於上中，則一人爲二人矣。豈惟人哉，龍目一名益智，而益智非龍目。龍目出海南山谷間，味甘，益智出西域，味辛。而《廣雅》曰：「益智，龍目也。」則二物爲一物矣。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棣。枇杷燃柿，亭奈厚朴。」則一物爲二物矣。夫父祖之事，子孫有不及知；州里之物，耆舊有不遍睹。而況述千載之上，數千萬里之外者乎，亦何能無失耶？吾南遷惠州，寓居城南李氏之山園。園高下數十畝，草木華實，無所不有，而龍目、盧橘爲特盛。吾兄弟甥舅，無日不往來逍遙於其下，而笑舊說之謬。蓋嘗以比伯陽甫、范武子之事，而爲之嘆息。因書其事，使後世知有是園，又知吾嘗遊戲於此，

又知著述不可以不慎，而學諸子百家之言者，亦知其有得有失，而審所取云。《唐先生文集》卷五。

水東廟記

政和五年六月

廟中神像二，其一介冑按劍而坐者曰興祚王，其一烏巾紫欄、端笏而坐者曰泰民王。觀「興祚」之名，疑南漢時所封，而不敢遂以爲然者，蓋無所考也。吾始至惠州，屏居於南山之上。北望西江之東，林木之間，夜夜有燈煜然。里人曰：「此水東靈廟也。」吾聞之竦然禱焉。自是感於精神、發於夢寐者非一。以其事近怪，故不欲悉書，而要之靈應卓然，有不可不信者。然吾嘗聞之《易》矣，凡天道之所虧益，地道之所流變，鬼神之所禍福，與人之好惡，大抵相似。吾今以無狀不肖，獲罪於世，至於中原之大，無所容其軀，而竄伏於五嶺之南，羅浮之東，披黃茅而居者，五年而後歸，則其見惡於人也，可謂極矣。方是之時，雖吾之心，亦復自惡，而神獨眷眷如此。意者鬼神之中，亦有異好者乎？抑亦捨其迹而求其心，憐其窮厄而忘其罪戾，亦如吾君所以寬而不誅，已棄而復收之意乎？不然，何其與《易》相反？神之威德，始於神江，被於瀕流數百里之間。故神江鐵步、水東皆有廟，而水東廟爲特盛，然皆不在祀典，故或者以爲疑。夫以祀典而論鬼神，猶以閥閱而論人物也，便謂之盡可乎？此亦無足疑者。政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眉山唐某記。《唐先生文集》卷五。又見《聖宋文選》卷

易庵記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宜先。」客曰：「何也？」隱居曰：「注《易》誤，猶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爲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蓋六經者，致治之「本草」也。漢時決疑獄、斷國論，悉引經術，茲豈細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道。道者，物之所以生；物者，人之所資以爲生。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子遺矣。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至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注《本草》矣，故知《本草》之爲難，而未嘗注經，故不知經爲尤難，而不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爲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易》不審，陷禍幾死。今幸閑廢，方且據庵熟讀而深思之，復書此記二本，其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子焉。年月日記。《唐先生文集》卷五。又見《聖宋文選》卷二三，《皇朝文鑑》卷八四，《文章辨體彙選》卷六〇〇，光緒《惠州府志》卷二三。

書大鑑碑陰記

《曹溪大鑑禪師碑》，元和中柳柳州文，紹聖中蘇定武書，前長老辦公立石。至崇寧初，此碑坐累毀去，今長老和公更書而刻之。唐子曰：「大鑑之道，不以文而重輕；柳州之文，不以字而隱顯。辨公以大鑑之道、柳州之文、定武之書，三法和合，以成此碑。使喜書者因字以求文；好文者因詞以求道，其意以爲更相發明，而不知其適足以相累。何則？志於字者，見字而不見文；志於文者，見文而不見道。安在其爲更相發明？纔去其一，而二者皆病，此和合之患也。今子復以柳州之文，配大鑑之道。雖無前日字畫之累，亦安能免於所謂和合者哉？雖然，是間蓋有理焉。文寄於字，是字而非文；道寓於文，是文而非道。三法雖和合，體相各差別。眼色合爲見，色雖去而視存；耳聲合爲聞，聲雖亡而聽自若也。既不能相爲用矣，又烏能相爲累哉？」和喜曰：「然。請書子言，吾刻之碑陰。」《唐

先生文集》卷五。

重修思政堂記

并嘉陵而南〔一〕，至于大江，置守者七，而閬中最爲名郡。後唐長興元年始建保寧節度，國家因

之，爲安德軍。其山川形勢，郭郭衢路，制度宏遠，隱然有大國之風。絲鹽之利，舟楫之便，可以通四方商賈，宜其民力富饒，足以自樂。然城中無名園甲舍，非富家大姓不用瓦屋。閭閻凋疏，彌望蕭然，其儉嗇如此。豈其風聲氣俗自古然耶？抑起于近代，而莫推其所自也。太守之居，蓋前日節度使之所治，園囿至廣，而亭榭至少，賓客往來，無燕勞館犒之地。殆不類夫所謂節鎮者。上下習熟，恬不經意。元符元年，管城虞公來守是邦。明年，始作整暇堂，壯大華好，爲一路偉觀。而堂之直北，舊有思政堂，規模劣小，不稱其名。既爲「整暇」，所形尤覺蕞然，無復氣概。公顧而嘆曰：「頭重足弱，項背不相副，可乎？」徹而崇之，逾年一新。然後二堂相望，雄傑相應。吏民觀之，有以知刺史之尊，而專城爲可樂也。是歲，某爲閬中宰，屢嘗謁公于堂。公道其所以然，而求文以爲記。某聞古人有言：俗奢則示之以儉，俗儉則示之以禮。今閬人以儉爲俗久矣，恐其流而入于固也，公既示之以好惡如此，庶幾少變而合于禮歟？「二」？是真不可以不書。若夫立名之意，則見於前守董公所記，彼自有說，故不復論次云。《唐先生文集》卷一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三九，嘉慶《四川通志》卷五一，道光《保寧府志》卷五六，光緒《丹稜縣志》卷八。

〔一〕陵：原作「陸」，據文意改。

〔二〕變：原作「愛」，「禮」，原作「祀」，據四部叢刊本改。

愚齋記

元符三年，洛陽蘇公通守南隆，治書室于廳事之東偏，名之曰「愚齋」，而屬某爲之記。某言于公曰：愚有等級，公將安處也？有顏子之愚，有高柴之愚，有甯武子之愚。揚子以晁錯爲愚，柳子厚自以爲愚。顏子之愚，《老子》所謂盛德者也。高柴之愚，《中庸》所謂不及者也。甯武子之愚，則《詩》所謂「亦維斯戾」者也。晁錯之愚，則《語》所謂古之直者也。若夫柳子厚之愚，則事載方冊，有不可誣者，文章學術爲當代所宗。自唐以來，論當世大儒，則必稱韓、柳，而自以爲愚，可乎？然貞元之黨，婦人女子皆知其必敗，而柳子獨不悟也，謂之不愚，可乎？是數子者，其愚固有等級，公將安處也？以爲高柴之愚，則才非不及于道；以爲甯武子之愚，則生非不逢于時；以爲晁錯之愚，則無吳、楚之變；以爲柳子厚之愚，則無伾、文之事「二」。某將處公以顏子之愚，則公豈有意乎？公平生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既以自得于心矣，推其緒餘以教諸子，皆卓然有立。其長子大壽以文學知名于時，而公猶以愚自處，此真有意于所謂盛德者歟？《傳》曰：「晞顏之人，亦顏之徒。」公何辭焉？請以是爲記。《唐先生文集》卷一五。又見《聖宋文選》卷二三，《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七，《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九，《八代文鈔》第三八冊，同治《南部縣志》卷二八。

〔二〕 伍：原闕，據四部叢刊本補。

陳子美竹軒記

君子之所好，有不可以常理詰者。珠玉犀象，世俗之所共好而必爭者也，未嘗一日介意。而竹之爲物，扶疏抗直，非有妖麗嫵媚可以移人之意，此草木之簡靜澹泊者，然自晉以來，賢人君子皆有是癖，以爲一日不可無。雖假館託宿必種，而猶以爲未足，復以墨象其形容，置之屋壁，寢食必對。作爲賦詩，以稱道其風節，以誇耀於世。前世之士，如七賢、六逸之徒，皆有英偉絕人之才，而一佞於竹，則脫去世故，終身與之周旋而不返。嗚呼！是豈可以常理詰哉？予友陳子美，趣向高遠，於世味甚薄，凡世俗之好者，略不經意，而特蔽於竹，所至私居官舍，常養竹以自適。自謂性與竹會，不知其所以然。前日始到官，周視廨宇，而書室之外，竹軒森然，龍騰劍拔，得其所好，驚喜失聲。葺之踰年，軒檻一新，而竹亦愈茂，時與賓客僚友飲酒笑樂於其間。方其得意於竹也，凝神終日，玩味吟嘯，忻然相對，而不知其隱几者，其所好如此。宜其求文爲記，愈却而愈勤也。夫捨俗之所好，而獨好其所好，是亦蔽於物而已。雖然，苟未至於無物，則子美之所好，與夫世俗之所好者，蓋亦有間云。紹聖年月日，唐某記。《唐先生文集》卷一五。

箕踞軒記

紹聖三年五月

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聳肩，抱膝而危坐；偃僂跼縮，其圓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便於賦詩，便於閱書，便於長嘯。其勢如蹲猿，如投竿而漁者。蓋長松之下，灘石之上，放然不拘禮法者之所爲也。以之事上則不恭，以之臨下則不莊，以之待賢者則有所不可，以之遇衆人，則有所不敢。故古之士大夫矜名檢飾邊幅者，皆鄙而不爲。予今以五斗紅腐置身於憂患之場，是非利害汹汹百出，以一身之微，受無窮之責，目視上帶，則輒取怪怒。方且遠讒畏譏，規規然從事於禮法，柔聲和容，斂版罄折，拜揖跪起，以取媚於世，惟恐其不悅。而以「箕踞」名軒，豈不異哉？蓋官舍之西，舊有軒數間，直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賓客遊從之所不至。往往獨遊於此，解衣盤薄，箕踞於胡床之上，含爪賦詩，曝背閱書，以釋其忽忽不平之氣。臨風長嘯，而草木爲之蕭然，足以見其誕率如此。而猶有所畏。雖有所畏，而誕率之性，終不能少貶。亦施之處己，而不以接物，則庶幾其無患也，故以「箕踞」名之，而爲文以見其所以名之之意。紹聖三年五月二十日記。《唐先生文集》卷一五。又見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二，《文章辨體彙選》卷六〇〇，《八代文鈔》第三八冊，民國《閩中縣志》卷九。

顏魯公祠堂記

上元中，顏魯公爲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馬強叔來尹是邑，始爲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爲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爲所陷焉者，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爲奸臣所擠，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廬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于數君子者，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于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爲得計，不亦謬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于江濱，起士會于九原。蓋其志之所願，則超然相慕于數千百載之外，而況于公乎？公之功名事業既已絕人，而文字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亦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強叔登離堆，探石堂，觀其遺迹，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年月日記。《唐先生文集》卷一五。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六，《聖宋文選》卷二三，《皇朝文鑑》卷八四，《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一，《古文集成》卷一一，《名山勝概記》卷四四，《文章辨體彙選》卷五九三，同治《南部縣志》卷二八。

〔一〕有：原作「存」，據四部叢刊本改。

新修敕書樓記

崇寧二年正月

始余未至閬中，聞其爲劇邑也，意其官府制度，諸事有體，稱古子男之邦。既至，入門見其所謂「敕書樓」者，庫屋數楹，椽腐瓦疏，將過其下者，則必却蓋俛首，鞭馬疾趨，凜然惟恐其欲壓。顧而疑之，以爲縣治于此，不知幾何年。令之從者，亦不可勝數。樓在廳事之前，非思慮之所不及，然皆更相因仍無改作者，何也？既而究之，乃不足怪者。始，宣德郎孫君襲既新廳堂，嘗議及矣，未果作而受代去〔一〕。奉議郎李君觀繼修庫獄，復有意于是矣，以饑而寢其事。至余號爲愚蠢無知，銳然直前，而不顧利害者也，然猶尺寸積累，二年而後有作，親董其役，數月而後有成。蓋自二君以迄于今，更閱三閏，然後得以一變其舊。嗚呼，何其難哉！而況興利除害，立事建功〔二〕，規爲措置，有大于此者，不又難哉？以余成之之難，有以知二君欲爲之難；以二君欲爲之難，有以知前人更相因仍，歷年滋久而無所改作者，彼非安于如此也，蓋勢不足以使人，力不足以行意。舉手動作〔三〕，左室右礙，終日憂畏〔四〕，而不得以遂其所欲爲。此人之爲吏所以無功〔五〕，天下之事所以不立，而有志者所以永嘆也，何獨此哉！何足怪哉！樓屋上下十間，餘材爲吏舍十有七間。始于元年之六月，成于十二月，而余去以二年之七月云。崇寧二年正月十五日記。《唐先生文集》卷一五。又見嘉慶《四川通

志》卷五一，道光《保寧府志》卷五六，民國《閬中縣志》卷九。

〔一〕未：原作「木」，據四部叢刊本改。

〔二〕立：原作「是」，據右引本改。

〔三〕舉手動作：前三字原作「奉乎勤」，第四字原闕，據右引本改補。

〔四〕畏：原作「裏」，據右引本改。

〔五〕吏：原闕，據右引本補。

羅浮二賢贊

并序

葛稚川化去三十餘年，單道開始來羅浮。今山中人知有稚川，而不知有道開。蓋稚川既爲鄧岳所留，居山燒煉，著書者數年，丹竈具存；而道開平日唯食細石數百，澹無所爲，以故後世莫得而考。陳郡袁宏雖作《道開贊》，然宏嘗爲桓溫作《九錫文》矣，此手豈宜復弄世外事？而贊文亦復不見於世。遂作二贊，書之山谷，而不顯其處，以貽後代之好奇者云。

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翔而不集，翩然南飛。鄧岳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瞻仰。吾緣外丹，遂居羅浮。豈以岳故，而議去留。所就者大，寧恤其小。吾與岳游，如狎鷗鳥。

右贊稚川。

世人茹柔，剛則吐之。匙抄爛飯，口如牛呵。至人忘物，剛柔一致。其視食石，如啗餅餌。北平飲羽，出於無心。食石之理，於此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漱之，以厲其齒。

右贊道開。《唐先生文集》卷六。又見《八代文鈔》第三八冊，《羅浮志》卷九，《羅浮山志全編》卷一四，乾隆《博羅縣志》卷一三。

張曲江畫像贊 并序

大觀四年冬，吾南遷至曲江。其故老爲吾言：唐開元中，平盧帥張守珪遣偏將安祿山奏事京師。張文獻公見之大驚，密請除之，不從。未幾，守珪入朝，祿山引兵襲契丹大敗，所亡失以萬計。公請以軍法誅之，又不從。後二十年，祿山稱兵犯順，公之沒，蓋十六年矣。明皇奔蜀，始悔不用公言，於是遣使度嶺弔祭。以舊史驗之，良然。吾嘗謂明皇一日殺三庶人，如刈竹葦，如剖瓜瓠，無毫髮顧惜，而誅一胡雛，若拔齒然。此何理也？方是時，唐祚將衰，親疏厚薄之序，一切倒置陵夷。至於天寶之末，人倫天理，滅絕敗壞。張垠其婿也而先叛，永王其子也又叛，太子起兵靈武，則又叛。雖微祿山，唐祚未必不衰，而唐祚之衰，自祿山始。明皇嘗歎：「公沒，朕不復聞忠言。」正使公存，吾知其言不復用矣。公平生論事至多，而斯言不用，尤可痛恨。吾欲訪其故居而弔其墓，識其子孫以求其遺風餘烈。時方遷斥，勢有所未暇，獨得其遺像，流涕而

贊之曰：

魏武言典午不可親，而文帝待之坦然不疑也。齊王攸言胡雛不可養，而晉武寵之確然不移也。莫親於父子，莫愛於兄弟。一有所蔽，則親愛莫得而奪之，況於疏遠乎？然則公言之不用，固其宜也。噫！先事則未信，已事而悔則無及。前世之敗，未有不由於斯也。可勝道哉！可勝痛哉！此吾所以見公之像，慨然而嗟咨也。《唐先生文集》卷六。又見《歷代名賢確論》卷七六，光緒《丹稜縣志》卷八。

先君真贊

并序

嘉祐、熙寧間，西南有隱君子焉，幅巾布衣，時時出遊人間，士大夫好事者多從之游。喜譚《易》、《詩》、《春秋》，辭旨邃遠，能得先儒所未到者。遇人饑寒，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人有所求，則鬻衣賣履與之無難色，緩急輒陰救之。問其姓名，則嫚罵不以告。逢人無貴賤，皆抵掌談笑，蜀人皆知其爲有道之士。相與強名爲先生，然竟莫測其果何人也。元祐末，遂不復見，豈隱去不復出耶？抑出而人不見也？傳者以爲卒矣。是殆不然，先生游無何有之鄉，獨與道遊者也。道在與在，道亡與亡。使道而果亡，則先生信死矣；道未喪於天下，則先生烏乎死？紹聖初，有姓唐名庚者，畫先生之像而事之，爲先生作《真贊》，自稱爲先生之子云。贊曰：

軒然其頤，幅巾布衣。清風蕭蕭，在人目圍。此豈先生者耶？孰能援筆一揮，摹其心中之精微也

哉！《唐先生文集》卷一〇。又見光緒《丹稜縣志》卷八。

益橋銘

吾聞九卦，主困而言也，而曰「益以興利」者，何哉？以爲自利耶，則非所以爲德之裕；以爲利物耶，則非所以安困之時。數以問《易》師，《易》師皆不領。政和元年，謫居鵝城，以暇日遊豐湖，偃仰於橋亭之上，閱其款識，欣然而笑曰：「吾得之矣。」君子之心，何嘗不欲兼濟，而有所謂獨善者，彼非得已也，顧力不足耳。方其不得已之時，而適有毫髮便利可以益人，則雖窮厄九死之餘，苟可以致力，彼未有棄而不爲者。都無可爲矣，猶思所以爲利於後代，而況於當世乎？吾將得之矣。因名之曰「益橋」，而爲之銘曰：

過晉而悲，至燕而微。一至之情，已過則移。真悲不移，生死由是。云何能然，有本所致。吾觀此橋，日度萬屨。積而計之，巧曆莫數。以窮苦時，作利濟事。乃知困中，有益之義。《唐先生文集》

又次齋銘

生而知之，自誠而明。學而知之，自明而誠。困而學之，又其次者。困而不學，民斯爲下。吾少也狂，自以爲健。出而接物，然後知困。今雖老矣，幸其未衰。陳書于齋，以學以思。《唐先生文集》卷一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三六。

家藏古硯銘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也，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爲此，勿爲彼也。銘曰：

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唯其然，是以能永年。《唐先生文集》卷一〇。又見

《皇朝文鑑》卷七三，《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四，《山堂肆考》卷一七七，《名世文宗》卷三〇，《全蜀藝文志》卷

四四中，《蜀藻幽勝錄》卷四，光緒《丹稜縣志》卷八。

有翠亭銘

山不遠人，人自遠山。見即爲易，有之爲難。隴上牧兒，林間樵叟，雖能得之，而不可有。貴戚買園，寵侯賜宅。雖或有之，而不可得。惟吾放浪，與是有緣。得而有之，蒼翠滿前。爲亭北牖，其高三仞。目力所到，閬山皆盡。客來登亭，勿嗔吾貪。子如欲之，爲君分甘。《唐先生文集》卷一〇。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五一，道光《保寧府志》卷五六。

異箴

道喪俗弊，非惟今日。援而救之，顧自有術。汝既無術，欲救不能。揭揭自異，徒以取憎。魯人獵較，未害於聖。萬春鄉社，未害於正。《禮》有從俗，《易》貴隨時。汝獨自異，背俗而馳。凡汝所爲，世俗尤嗤。充汝之操，蚓而後可。士不必異，亦不必同。異徧同污，均失乎中。勿異勿同，惟義之適。勿以汝身，與世爲的。《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直箴

異與直，吾平生窮困正坐此二字耳。

直乃一節，未爲全德。全德之人，能曲能直。不師全德，而蹈一節。十圍之腹，不能納一吸之氣；徑尺之顙，不能壓三寸之舌。毫端棘末，在汝胸臆。汝不能納，衝口逆突。出輒逆人，遂失顏色。顏色不懌，內藏怨隙。談笑之間，遽成仇敵。汝怨汝疾，終身不汝釋。汝不蚤自責，何以安汝迹耶？《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資政韓公家傳

韓公，諱粹彥，字師質。相州安陽人，魏忠獻王之子，故丞相儀公之弟也。春秋之世，韓獻子有大功於趙，故宋有天下，而韓氏爲特盛。忠獻有勳勞於天下，先朝著令，世選韓氏子孫一人官相州。故公弱冠以選，監相州酒稅，秩滿復監相州倉。稍遷國子監、光祿寺主簿，衛尉寺丞、提舉京東常平等事，尚書司勳員外郎、接伴北朝賀天寧節使，充北朝正旦國信使。主上即位，儀公拜左僕射，公避親，改少府少監，遷吏部員外郎。丐外補，得陳州。儀公罷相，公亦罷郡，主管嵩山崇福宮。五年許自便，主管西京留司御史臺。駕幸興德禪院，有感，詔韓氏子孫在吏議者，悉除之。未幾，主管南京

鴻慶宮。丁母憂，服除，拜光祿少卿。上享原廟，攝太常卿，接伴北朝賀天寧節人使。使還，賜出身，拜秘書監。二年，以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俄擢定州路安撫、馬步軍都總管，知定武軍府事。還朝，拜工部侍郎，主管右選。求外補，拜龍圖閣學士，復知定州，年五十四薨於中山。公名重北方，而聞於契丹，故聘使往還，公未嘗不在其間，而北道謀帥，公未嘗不爲選首。其使契丹也，王師方西征，虜意不自安。公既入境，皆交口問西事。公對以使事有指，不敢及其他。公既慎重其事，不敢縱言，而虜亦順適其意，不敢復問。而雲中館送檯箱事，例客省使不肯拜，受香藥酒皆反復論難。卒正其禮，得其所守而還。公始授館，虜主戒館中勿生事。公射於館中，虜主乘小車，與其孫觀焉，因解驂以侑射，且命畫工邈之以歸，其爲遠人所慕如此。公爲侍郎者再，而吏部之政爲最勤。其殿大邦者三，而定武之政爲最逸。蓋吏部分四選，而侍郎右選至爲雜冗。公承積弊之後，釐正簿書，遣決滯務，增損廢置五萬四千一百餘事，髮爲幾白，然後怨詈謗讟，化爲驩謠。上聞而嘉之，公進秩一等，官吏賞有差。所謂最勤者如此。中山，魏王儀公舊治也，遺民故老猶有存者。聞公作世濟堂，固已感悅；而公之撫軍治民，悉遵先世規摹，故雍容談笑，無他施爲，而軍府肅然。所謂最逸者如此。余嘗讀公奏議，以考其爲心，大抵以愛民爲本。始，公知陳州，作護城堤，自是無復水患，人至今便之。然至定武時，議者欲決滹池河水注塘樂中，而界保州、永寧之間作限水隄，則公極論其不可。始，公在定武時，詔訪以備邊之計。公畫四策，以儲蓄爲先務。然河朔均糴，則公復有所不從。所謂以愛民爲本者如此。余讀公奏議十卷，至論致仕官復起、免，追所得恩典以勵風節，喟然嘆曰：大哉言乎！

有忠獻之風矣。始，公貌類其父，世人以爲忠獻復出，而號小魏公。神宗、哲宗亦以是深器之，然終不至大用。故余所書，止於如此。世以忠獻比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今考《史記·世家》，周公之子伯禽，太公之子呂伋，皆齷齪庸人，無事可書。而召公之後，九世無聞，至燕惠侯然後稍見於史。則余今所書如此，公可謂不忝其世矣。贊曰：

公子保之謂余言：「先公在定武時，有說先公取幽燕者，先公折之曰：『國家奄有四海，寧少此彈丸土邪？』」北方無事百有餘年，兩朝之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養育其子孫，始之者寇準，而成之者公也。《傳》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今所謂仁者，果誰歟？非公孰能當之？《唐先生文集》卷六。

陸誥傳

陸誥，麴城人，少與壺子、商君相友善，約先貴無相忘。已而壺子仕太常，商君主爵都尉，通顯矣，而誥方辟青州爲從事。壺、商上疏曰：「臣等亡狀，蒙陛下器使，待罪九卿。自非得天下賢聖與之同升，則非但無以副陛下傾渴，而臣等亦自不滿。臣友麴城陸誥者，舉世莫能測其爲人，以爲剛又無虐，以爲柔又有立。文雅醞藉，號爲醇儒。至論全身、保家、活國、安天下，則又似謀臣策士。往時袁盎相吳，王驕日久，數陷害二千石。盎用其兄子種計，與誥厚善，卒賴其力得脫虎口以歸。此全

身之道也。呂太后時，群臣動見覆族。呂嬃譏陳平曰：『平爲相，非治事，專從譖戲婦女。』后聞之，私獨喜，而平得以全其宗。此保家之效也。河間獻王修德爲仁義，天子不悅。王懼，日命譖作樂，而河間幸無他，此活國之效也。曹參爲相國，賓客以百數，參悉謝去，獨召譖問計，連日夜語不厭，相事幾廢，而民間作《畫一之歌》，此安天下之效也。臣聞王者尊有德，進有功。今譖既賢聖，而又上自朝廷郊廟燕享，下至田里冠昏聚會，譖未嘗不在其間，功效不爲後人，而位青州從事薄〔二〕。空置臣等，亡益。』上從其言，遣壺子持節召譖。至見，上歡甚。是日拜譖光祿勳。頃之封醴泉侯，食千戶。譖嘆曰：「生我者天地，成我者壺、商也。」二人既薦譖，以身下之。然上每念譖，輒并召二人。譖卒，謚懿侯。子淳嗣。至曾孫離不肖，以罪廢，國除。譖既沒，二人亦斥疏，不復召用云。

太史公曰：漢興，陸賈以辯說游公卿間，名聲籍甚，爲太中大夫，以壽終。而譖復以德業位九卿，賜爵列侯，傳國數世。陸氏之先，豈有天祿哉？《唐先生文集》卷六。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

卷四四，《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一三。

〔二〕薄：原作「簿」，據《古今事文類聚》改。

全宋文卷三〇一三

唐 庚 七

唐先生行狀

代杜蓬州

唐先生諱某，字彥通，眉州丹稜縣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俱不仕。皇考之捐館也，先生始六歲。是時鄉人未知官學，先生孤露自奮，卒爲名儒。其學博而不雜，其制行和而不流。輕財好施，出於自然。蓋自堯舜三代以來，理亂廢興，典章人物，莫不考論。旁至諸子百家、天文地理、方技醫卜之書，莫不通貫。其博至於如此。然特深於經術，著《四經微旨》行於世，而專用春秋名家，爲《講義》三十卷，《辨三傳》七卷。大抵以《春秋》爲無褒，其於傳、注取二三策而已，此所以見其不雜也。性簡易，不作崖檢，與鄉人處由由然，無貴賤皆得其懽心。比其沒也，遠近聞之，俱出涕嘆息。逮今二十年，思之不忘，其和至於如此。然議論剛正，無所阿附，負其所蘊，非其友不友，亦以是見惡於不善者，此所以見其不流也。平生用財，不問其數。嘗至濛陽，其尉丁憂，貧不得去。先

生雅不識其人，傾橐贈之，空手而歸。其好施類皆如此，而未嘗有德色，此所以見其自然也。自嘉祐、治平間，先生已有盛名，西南學者爭宗師之，授經者累數百人，然應進士舉反不中。益昌龍圖閣直學士陸公誥薦之，亦不報。浮沉丘園，無復仕進意。熙寧初，罷詩賦，以經義取人。士論喜其必有所合。既而《春秋》不爲經，先生亦老矣，始終不偶，蜀人惜之。然余嘗考其行事，以求其用心，則平生所存，良亦可見。族本以治產富饒，而先生專業儒士；方以聲律進取，而先生獨治經，此其志豈爲利祿計哉！命雖不偶於今，而其書具存，足以傳於後世無窮，復何憾焉？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三。前娶家氏，再娶史氏。男五人。女四人，適某，皆士人也。孫男四人，孫女二人，皆幼。卜以崇寧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葬縣之南二十里鼓面山之原，以史氏祔。予頃出守咸安，道過閬中，而先生之子某適宰是邑，傾蓋如故。遂定爲忘年友。然則狀先生行義以告於士大夫者，非其職耶？謹狀。《唐先生文集》卷一〇。

史夫人行狀

夫人史氏，眉州青神縣人。嘉州軍事推官諱著明之曾孫，大理寺丞諱昭吉之孫，進士諱及之女，魯國先生諱某之配也。先生喜賓客，重然諾。視金錢如泥，無分毫顧惜，不論多寡，費盡乃已，竟坐此貧。而夫人處之怡然自得，其爲善之樂也。先生自言：「吾六歲而孤，勤苦自立。取名於時，豈有

兄弟教哉？」常持是說，未嘗督責三子以學。而夫人則不然，躬課諸郎讀書，至丙夜乃寢，率以是爲常。平生無所好，獨聞誦書聲輒欣然，蓋性之所嗜如此。夫人不逮事舅姑，事先生如事父。治飲食以進，必立侍，須徹饌乃去，或者以爲過。元祐三年春，先生遇疾幾殆。夫人焚香禱祈，願以身代死，家人止之，不聽。俄而疾暴作，擲香爐於地，扶掖就枕，已不知人。後六日夫人病篤，而先生疾稍間，先生竟愈，而夫人遂不起，時二月二十日也。初，夫人之祈死也，先生疾革不知。夫人既卒，諸子以事告，先生哀甚，爲詩以哭之，聞者莫不泣下。夫人享年五十六。某，其子也；某，其婿也；某，其孫也。孫女二人，尚幼。崇寧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從先生葬于丹稜縣鼓面山之原。先生道雖不行於民，其行於家者蓋如此。非先生何以當夫人之賢，觀夫人足以知先生之道。此其子庚所以必欲狀其行以傳於人，予所以不得而辭也。嗚呼，誠亦可書也哉！謹狀。《唐先生文集》卷一〇。

史南壽墓銘

邑人史南壽，以政和七年戊戌卒于家。其子卜葬地，得至孝鄉善聽里山池之原。卜葬日，得十年十一月己酉。於是遣使來請銘。銘曰：

公之系，太原史。九齡名，南壽字。鼻祖灝，尉臨邛。屬唐末，不復東。居吾鄉，爲著姓。自克恭，丹稜令。曾祖瑄，祖正辭。父大同，世高貲。列甲第，名上田。產鉅萬，僮指千。公少

時，習於富。捐金錢，如糞土。朝游誰，韓王孫。暮過誰，左阿君。居擊鐘，出連騎。盛而衰，亦其理。時既異，事不同。客益落，家屢空。身困約，氣不衰。捧笑腹，伸談眉。里人子，喪所怙。尸在地，貧不舉。公聞之，時方食。棄匕箸，起太息。立解衣，易緡錢。稅其孤，衆翕然。調棺衾，具飯含。賻畢集，尸乃斂。性嗜書，多所藏。尤喜醫，受禁方。公爲方，殆天得。誚生桓，起死號。欲爲書，施無窮。草未就，以壽終。壽幾何，七十五。陰種德，莫知數。德既熟，穫者誰。娶王氏，生兩兒。長易簡，吾故人。有氣節，能苦辛。次行簡，尤所畏。學已優，時未仕。女二人，皆已行。宋師錫，洎孫京。孫男一，孫女二。男耆卿，女幼稚。穴故鄉，爲新墳。近先壠，利後昆。中有銘，文百句。句三言，信萬古。《唐先生文集》卷六。

亡兄墓銘

先公奉議，有子五人，兄其長也。少時愛書，爲文章，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其志豈易量哉？已而病肺，不得盡其力以學。然天資孝友，所立有絕人者。正使力學，其得亦不過如此。元祐三年秋，先公遊瀘南，予兄弟持母喪於丹山。兄夜半蹴予曰：「吾夢收尊書，發之得『亟來』二字，何也？尊得無他乎？吾心動矣。汝侍几筵，吾今趨瀘南省尊。」予未有以應，兄奮曰：「吾決矣。」是夕裹糧，黎明走洪川。將僦舟，而江水盛怒，聲搖數十里，客舟布岸，皆相顧不動。兄彷徨堤上。有

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諾。兄跳入，據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用二日半至瀘，而先公果病甚。見兄大驚，詰其所以來，兄具道曲折。先公嘆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兄具大舟迎侍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嗚呼！方是之時，非兄孝足以通神，誠足以知幾，其禍可勝言哉！元符二年冬，弟庾以貢舉事繫獄臨邛，語連兄，臨邛并械之。凡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而其詞確然不及庾。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其堅忍如此。兄性真率無威儀，人多易之，至是乃大服，以爲不可及。嗟乎！吾少兄十有五年，年二十五即去爲吏四方，五年十年乃一歸，歸不過旬月復去。此其中寧能無軼事乎？然其大節可睹矣。兄以崇寧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卒于家，而貧不即葬，殯僧舍十有三年，然後得歸骨于某村之原，時政和八年十一月日也。銘曰：

兄諱瞻，改伯虎。始字望之，今長孺。氏於唐，望於魯。五十二年，卒歸土。夫人范，前物故。葬用周制，以范祔。男子二，纔一女。男業儒釋，女猶處。墓用銘，家有譜。後世參之，考其素。《唐先生文集》卷六。

舡娘銘

政和六年五月

舡娘，吾幼女也。政和五年，吾發惠州。次番禺，艤舟滄浪亭，而女於是乎生。明年，至江陵，寓居於沙頭，而女於是乎死。是夕瘞于鶴鳴寺之南。其生也，以十月初三日，其死而瘞之也，以五月

二十六日。凡居人世二百三十有三日。其將瘞也，其母黎氏持而哭之曰：「兒玉也，捨我安之乎？」吾即其語而爲銘。曰：

空空如谷，何以得此玉？終非作福，未幾而毀于櫝。《唐先生文集》卷六。

黎氏權厝銘

侍女黎氏，揚越人，八年隨吾遵海濱。丁酉北歸至江津，一疾即死不及伸。月實丙午日壬寅，葬之未可携莫因。權厝于此，有子存，何以識之考斯文。《唐先生文集》卷六。

淮陰賢婦墓誌銘

賢婦亡姓名，淮陰下鄉人，蓋老矣，貧無自資，以泮澣統爲業。屬秦末亂離，民不親耒耜者累年矣，天下饑饉。婦方坐沙上，以水擊絮，望見城下有客長大，帶刀劍彷徨水濱。婦私獨怪之，遂就與語，則壯士也，而有饑色。婦哀其困，館而食。至數十日，欣然無倦意。客感慨曰：「異日必有重報母！」是時天下兵動，關東豪傑并起。婦視客非庸人，終能有所就，遂佯怒，以語激之，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之食，寧望報乎？」會楚兵過淮，客仗劍楚君戲下，楚不能用。客亡命歸

漢，得大將。從漢王定三秦。與楚人戰京索間，有功。二年八月，始以涉西河破魏豹，九月破代，十二月破趙。明年十二月遂破齊。蓋自北出至是，歲餘而卷天下之半。明年二月，漢遣使立客齊王。明年，引兵會漢垓下，破楚，天下大定。漢客徙王楚，都下邳。蓋自寄食五年，裂地數千里，南面稱孤，於是下令求婦，報千金。天下不多客之賢，而多婦之長者，有知識。客，韓信也。婦卒，葬泗口南岸。銘曰：

項王暗鳴，亞父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拘。坐視信逋，反噬其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

吁！《唐先生文集》卷一〇。又見《歷代名賢確論》卷四〇。

徐夫人墓誌銘

大觀四年十一月

夫人徐氏，其先京兆人，唐末避地，遂家於眉州丹稜。自考以前，蜀人憚遠，仕進者尚少，故曾祖某、祖某、考某，三世無食祿者。夫人幼穎悟。年十二喪所恃，已能順適繼母，無毫髮不滿意。考爲人嚴重，左右莫敢仰視，獨夫人侍側，輒怡然爲之解顏，家人因以白事。年二十歸劉氏，舅姑得之喜，即委以家政。方是時，劉氏累世好施，生事蕭然。夫人既專內事，雖細務必親之，規畫處置，悉有法度可守。未幾，劉氏復振。舅姑既沒，父母春秋高，嗣子早卒。夫人奉養喪祭，能盡其道。姪有少孤從其母嫁者，夫人取置諸子間，摩頂撫育，無有輕重厚薄，至爲婚媾，能自立乃已。課二子讀書

甚力，既而二子以次取進士第。元符三年，長子汲爲合州司理參軍，奉夫人以行。是歲六月二十四日卒，年五十二。少子湜登科時，夫人沒五年矣，惜乎不及見也。汲今以宣德郎知鄆陵縣，湜以通仕郎行蜀州晉原尉。女適楊某。孫若干，尚幼。大觀四年十一月日葬于某鄉之原。其將葬也，鄆陵以行狀請銘於余。余交鄆陵二十餘年，朋舊之情，既不可違，而夫人之善又不可廢。其事父母舅姑也如此，其治家立門戶又如此，收卹孤露而成之又如此，教其子問學、連年取科名、流聲號於時又如此，是烏得不銘也哉？銘曰：

大兒來歸，里門下車。小兒來歸，擁版以趨。官學成矣，繫而母且。而母不留，可悲也夫！

《唐先生文集》卷一〇。

史子深墓誌銘

大觀三年三月

君諱通，字子深，姓史氏，世爲眉之青神人。少與其兄珣，皆以文學知名於鄉。年十七以貢舉不中，遂退居於楠溪之上，杜門著書，絕人事者數年，得《易書》若干卷，《乾坤別解》三卷，《禮記義》一卷，《詳說》四卷，《律呂氣數》十二卷，《書義》八卷，《詩義》若干卷，《論語》、《孟子》解各若干卷，《子史論》若干卷。其書既出，學者翕然稱之。或曰：「是知古矣，其於時事，未必知也。」已而君至京師，進《世要機務》十卷，《芻蕘策》二十卷。其言當世便利，殆非草茅布衣之士所

能言；至於論兵，則雖謀臣宿將，練習邊事者，不能易也。或曰：「是能言矣，其於行事，未必能也。」已而君起家尉通川，遂能使人畏己，遇事輒斷，號爲強明。至作磐石令，則又專務寬厚和易，撫字勸課，如古循吏所爲。蓋二邑之俗不同，故君所以應之者亦異。名聲大著，諸公文章薦之，而君已卒。縣人哭泣悲思，至今父老猶喜道當時事。吾嘗謂學者所貴乎知經者以其能知道，所貴乎知道者以其能應物。白首窮經而不能應物，又何以經爲哉？悲夫！君學足以知經，道足以應世，而晚得一命，年止五十七，不得以充其志，官止於一縣令，不得以盡其才。故其應物者，止於如此。此吾黨之士所以嗟惋嘆惜爲之請銘以葬，而吾亦不得而辭也。史氏系出魯國，後徙杜陵。唐末入蜀，遂家於眉。曾祖、祖、考皆不仕。君中元祐三年進士第，歷達州通川尉、資州磐石令。年月日卒于官舍。先娶侯氏，再娶程氏。男二人，曰紀、曰彥時。女五人，長適某，次適某。孫男二人，女一人，皆幼。以大觀三年三月日葬於某山之原。銘曰：

子深之書，學者多有。雖不銘之，自足以久。既足以久，而又銘之。子深之傳，愈久不疑。

《唐先生文集》卷一〇。又見《經義考》卷二一，嘉慶《四川通志》卷四七，光緒《丹稜縣志》卷八，光緒《青神縣志》卷四八。

史夫人墓誌銘

政和八年十一月

夾江縣孫公諱某之夫人姓史氏，眉州青神人，故任嘉州軍事推官諱著明之曾孫，故贈大理寺丞諱昭吉之孫，余外祖諱及之季女也。余少時嘗至其家矣，公長不逾中人，語音如鍾，喜談前言往行，亶亶可聽。蓋嘗約家事勿復相關，悉聽夫人。夫人明敏解事，通人情。其規模措置，有絕人者。孫氏歲入不貲，用度亦廣矣，而夫人治之皆有法。內外親戚姻婭之間，冠昏賓祭慶弔之事，殆無虛日，而夫人處之，皆有體。公三娶，男女九人，而夫人待之皆如己出。余嘗陰察之，未嘗見其有毫髮輕重厚薄也。方是時，長子昌齡，年四十餘，喜從余遊；幼子昌裔，年十五六，晝出從師受書，夜歸，夫人自教之，至夜分乃已。女有適羅某者，有適王某者，有適魏某而蚤卒者，有適張某者，有適宋某者，有未笄者，有絕幼者。是歲紹聖元年甲戌也。今二十五年矣。公先卒，既葬，夫人又卒。今葬矣，昌齡亦卒，孫七人，曾孫三人矣。昌裔今名衍，孫七人矣。嚮之未笄者，今嫁承議郎鮮于某，有封號矣。嚮之絕幼者，今爲某人妻，有子矣。人欲無老，得乎？夫人貌類先妣孺人，卒然遇之，幾不能辨。先妣既沒，余以畫者失真，恐無以示後，因取夫人傳神臨之，見者無不隕涕。其兄弟之間蓋如此，然則銘其墓者，非余而誰？夫人享年七十一，其卒也，以政和四年十一月五日；其葬也，以八年十一月一日。銘曰：

豐泉之原，封若斧。祔而合之，蓋從魯。其甥銘之，固其所。《唐先生文集》卷一〇。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六九。

祭家氏文

敢昭告于前母家氏孺人之靈：國家恩德厚矣，士人列于朝者，非獨榮其父母，又并其前母而封之。上以極其父子之恩，傍以廣其兄弟之義。皆聖世之彌文，前代之闕典也。然非平日爲善之報，亦何能致之哉？尚饗！《唐先生文集》卷九。

祭諸廟祝文

祈報著甲令，此常典也。今歲茲土，無大旱澇，蠶穀以登，賦輸以時。顧守土者治行不足以致此，惟治朝叶氣所薰，與夫上下神祇之庇庥。而賜不可以虛受，故潔蠲飲食，以答靈貺。尚饗！《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祭祖墳文

嗚呼！昔我先祖，積善累仁，以垂裕於後昆。皇天福善，篤生我先人。夙有淑質，未幼而學。我先祖以考終。惟我先人，丕承厥志，率德履行。令聞令望，風動于四方；匹夫匹婦，罔不知有我先人。時命不與，則竟罔有成功。至于小子某不肖，懼忝前烈，早夜祇惕畏慎。雖荐更多難，則亦罔敢怠荒。而稟賦顓蒙，不能承我祖宗之志。天子哀其愚，錫以一命，俾竢罪于益昌。非某小子能，實惟我祖宗之休。嗚呼！某生不辰，不逮事于祖宗。夙夜恃怙，則犬馬之養，罔有所施。惟是勤勞王事，益盡爲臣之忠，庶幾有裨我祖宗之緒，不至于隕越。嗚呼！酒醴薦羞，雖則不腆，以告其區區之心，祖宗其格思。尚饗！《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祭宋承之文

嗚呼公乎！維公蜀人，起於遠方。角出特立，致身富貴，頭角軒昂。入握省蘭，出持使斧，有燁其光。西極岷峨，東盡河湟，維公之疆。聖神嗣興，改易法度，登崇俊良。先帝舊臣，千載一時，森列廟堂。一日九遷，唾手可得，易如探囊。車在要津，舟在急流，遂爾淪亡。炙手之勢，桑陰未移，

遽冷如霜。跪奠道左，感念疇昔，揮涕其滂。尚饗！《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祭程公儀文

嗚呼哀哉！我昔携孥，赴官益昌。公時送我，泣下霑裳。云我老矣，不復見子。終天之別，將止於此。我謂不然，願翁加飧。秩滿即還，彈指頃間。我舟既行，翁止于岸。眷眷不去，回首永嘆。我官于東，轉眼十年。復來尋翁，墓木蒼煙〔二〕。永懷往事，淚落秋草。爲文寫哀，以薦蘋藻。嗚呼哀哉，尚饗！《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二〕此句原校：「一作墓柏森然。」

祭陳戶部文

惟公學道寬中，善於容物。立言詣理，足以名家。入則郎潛，出則使指。踐更既熟，進退自如。未應閑適之年，遽有便安之請。舍者爭席，方物我以相忘；弔者在門，遂幽明之永隔。耆舊零落，衣冠嘆傷。闕文之史今亡，正始之音遂絕。豈無禮樂，顧先進之可思；雖有典刑，嗟老成之愈遠。況我

小子，受公深知。拊棺長號，有淚如覆。嗚呼哀哉，尚饗！《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祭孔明文

天降喪亂，炎祚將傾。公抱器業，南陽躬耕。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嗚呼清哉！萬乘知己，三顧茅廬。計安天下，周爰咨諏。協力合謀，克贊霸圖。嗚呼智哉！帝念後事，戰戰兢兢。舉國託孤，知公之能。公受顧命，拳拳伏膺。嗚呼忠哉！建國之初，國如綴旒。負宸泣政，爲伊爲周。燕蓋不亂，民言不流。嗚呼難哉！步卒數萬，哆然北出。河洛騷動，雍梁震慄。曹氏君臣，爲之仄席。嗚呼壯哉！天未厭亂，短公之命。禮樂不興，斯民不幸。曹氏君臣，酌酒相慶。嗚呼痛哉！昔我先子，旅病瀘川。乃禱公祠，冀得生還。神鑑孔昭，生還故山。嗚呼靈哉！西蜀遺民，荷公之恩。登公之祠，拜公之神。祭公以饌，弔公以文。嗚呼歆哉！《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南行祭江瀆文

年月日，西蜀唐某頓首跪拜江瀆之靈，慷慨太息而祝曰：僕草萊野夫，愚不知分。不能與田夫野老傭耕南畝，而背書腰劍，假道荆楚，以遊大梁。鄉里親戚，笑其狂妄。兄弟妻孥，泣涕撮挽。而擊

鼓發棹，奮然不顧，其志蓋將有所爲也。他日登金門，上玉堂，垂璫珥筆，昂軒峨冠，亦在于此。榮耀父母，庇廕兄弟，兼濟朋友，養活妻子，亦在於此。安國家，定社稷，立功名，使千萬世不氓，亦在於此。僕之此行，所望大矣，所繫重矣。神之有靈，鑑其所存，爲我拘黿鼉，蟄蛟蜃，鞭逐鯨鯢，俾無驚湍怒濤之恐，此神之陰助力也。其他功名富貴，則人所自致，非敢以祈于神。尚享！《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代程信儒祭新婦文

平生孝和，天豈無耳？宜壽而夭，孰窮此理？邈然二孫，誰撫誰視？豈無他人，寧若所恃？魂兮何之，豈復念此！《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代路次祭文

殯之於室，猶在目前。喪既即路，遂復寂然。昔以歡交，今以哀別。痛如之何，有淚如血。《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香林疏〔二〕

昔者香林，親得雲門三昧；傳之北塔，挺生雪竇一枝。子子孫孫，在在處處，正眼周於法界，真身葬於寺中。隻履具存，莫記星霜之變；精廬浸弊，率皆風雨之餘。文演道人愍此就荒，勇於必葺。欲使當來末學，識前人魚鼓之音；豈惟過去祖師，存後世箕裘之業。冀集無邊之福，上資有永之年。當賴十方，共成此段。《唐先生文集》卷九。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九。

〔二〕本文《播芳大全》題作《修香林院疏》。

生日設醮文

切以有生之衆，所欲不同。貧者願乎多財，富者期於不死，賤者志求於顯達，貴者思保其久長。人既無厭，神亦難應。臣雖無似，志實不然。雖亦有禱於三清，惟乞「無災」之二字，但以私門多故，歷歲不寧，齒髮變於艱危，精神耗於憂慮。爰因生日，虔叩上蒼，庶幾天高而聽卑。所謂物窮則反本，使身心安穩，尚復何求；眠食康寧，便爲至足。其他外物，一付自然。既所請之甚微，宜必從

於所禱。下情懇仰，伏望照臨。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唐先生文集》卷一九。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二。

生日青詞

上界高高，非人間世；衆生擾擾，如海中沙。以如此之至微，求自通於至遠，云何得達，唯有至誠。臣稟生雖愚，奉道有素。謹因生日，特啓醮筵。雖濁世溷殺，豈降臨之敢望；而至心齊潔，庶慈憫以來歆。止於禳災，非敢求福，臣無任。《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焚黃祭文

嗣子承議郎某，敢昭告于皇考承事先生、皇妣孺人五十二娘之靈：通籍于朝，逮今十年，遇大禮者數矣。而負罪流落，久隔贈典。乃者蒙恩復齒朝著，始贈皇考承事、皇妣孺人。蓋自孤苦垂三十年，然後能取一命以追榮父母，而少伸人子之心。其不孝不敏之罪，無所逃矣。雖善文其過者，莫能爲之辭也。區區之心，考妣其鑑之。尚饗！《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代內醮文

頃歲以來，多難相繼。今茲遇疾，猶異常時。雖生死之有期，冀神明之可禱。雙親皓首，殊未報於生成；稚子弱齡，尚未離於乳哺。仰祈洪造，少假餘年，得畢此心，外無所望。《唐先生文集》卷一〇。

謝雨文

農事方作雨不來，稻畦麥隴飛塵埃。神哀此民賜以雨，脉溝支澮流膏乳。穀肥酒香答神休，神終相之俾有秋。《唐先生文集》卷一〇。

皇太后服藥齋僧文

伏以眉毫散玉，臨照十方；臂色舒金，護持一切。仰資願力，上祝慈闈。恭惟皇太后謙道施平，坤德載厚。始佑思齊之聖，惠于宗公；逮參訪落之謀，率時昭考。過軫邦家之念，稍違寢食之和。有

詔多方，恭修勝利。憑無量佛，作大醫王。蚤臻勿藥之瘳，益引後天之算。永均介福，敷錫群生。和南謹疏。《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謝雨文 一

攸司失政，無以召和。正覺能仁，勇於利物。遂獲霈然之澤，復興槁矣之苗。無得之功，莫知所報。《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謝雨文 二

攸司失政，無以召和。大道集虛，妙於應物。遂獲霈然之澤，復興槁矣之苗。不宰之功，莫知所報。《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祈晴文

維神有以庇民，則民有以事神。歲方幸於有秋，雨不止而彌旬。將磨鎌而刈獲，復閉戶而嘯呻。

人自慚於屢禱，神不倦於爲仁。《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謝晴文

劍、利皆旱，種不入土。神私此邦，獨賜以雨。雨既過多，厥害惟均。令復還之，遂禱于神。拜手未起，雨聲遽止。歸未及家，霽色千里。令有何德，感於神明。何以報之，牲肥酒馨。《唐先生文集》卷一九。又見民國《閬中縣志》卷二八。

送湫文

視之泠然，可濫觴兮。用之沛然，澤一方兮。罌瓶罐勺，破驕陽兮。稼穡以蘇，民小康兮。功成不返，失其常兮。歌以送之，示不忘兮。《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辭廟祝文

敢昭告于某神：某不用於時，來長此民。得以理去，實賴於神。神以爲然，餘無足道。戒行有

期，敢不以告。《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太后禳災疏

比以坤慈，愆于日嗇。雖宮闈之茂慶，神所扶持；然方技之未工，心焉饑渴。敢輸至懇，仰叩能仁，冀乘慧力之雄，永保徽音之固。及親桑之令序，膺勿藥之殊休。《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六。

越國公主宅畢工開啓安慰道場疏

竺筵締果，廣福利于法門；魯館降嬪，鍾愛慈于皇室。涓臨嘉序，就紱遂楹，作清淨之道場，禮光明之妙相。庶憑慧力，常擁休嘉。《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六。

西京無畏三藏前開啓祈雨道場疏

方春東作，雨弗降滋。歲事將虧，羣心如灼。大慈濟物，應現無方；油然興雲，以澤萬物。《五

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六。（以上李太斌校點）

全宋文卷三〇一四

孫昭遠

孫昭遠（一〇七一——一二二八），初名大年，字顯叔，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元祐進士，調長沙尉，辟河東經略司幹辦公事，歷鳳翔府天興縣、河北山東撫諭盜賊幹當公事，尋擢河北、燕山府路轉運使。靖康元年，召爲水部員外郎。金兵圍太原，欽宗遣與折彥質招集潰師，爲西道總管，與諸道軍同出關。建炎元年，遷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與金兵戰不利。次年正月，其下欲擁之南還，不從，爲叛兵所殺。諡忠愍。見周必大《孫公昭遠行狀》（《周文忠公集》卷二九），《宋史》卷四五三本傳。

遺子書

建炎元年十二月

今日捍禦甚難，若假一歲，庶幾可保。吾四男二女，今不復念，要爲忠義死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一。

郿縣新廳記

政和二年十一月

友人吳元進宰郿之明年，即治所新廳事，易左右廡而屬之門，高其門以爲稱，於以宣詔令、見吏民，公廳斷理也。一日，以書與圖抵余曰：「子爲我記。」余披圖而枚數之，廳之楹二十有二，廡之楹各倍之，門之楹減廳五分之二。分曹之東案有戶兵司、總錄、園扉一，庫有二，而屬廡之左；分曹之西案有工、儀、士、兵、刑之列，圃門一，庫有二，而屬廡之右。高門顯廠，大厦耽修廊，翼翼如也。自昔令者以郿爲難治，異時令一舉手，即利得以爲計，民囂然詣外臺訟，部刺史遣委案治，嘗項背相望，令因之得罪以去者，足相接迹。不然，氣出乎吏民下，即令得少安。今君新作是也，財不費官，力不出民，工不踰時，料不愆素，始於政和二年六月三十日，成於十月二十日，吏民驩趨之，何耶？然余去秋嘗以事適郿矣，入其境，亭有候，濟有梁，道不宿除，田無留事，煙火生聚，熙然閑而且循，居人酒食相餉，往來爲樂。問其食則有餘穀，問其衣則有餘布，問其賦納則有時輸之官矣。亦嘗有持檄夜嘯、星火甚急以取汝財乎？曰「無也」；惡少無賴操持白刃以擾汝居乎？曰「無也」；依違含糊於上下以鬻汝獄乎？曰「無也」。已而登君之堂，宿君之宇下。翌日，鼙鼙鼓未竟，君已出視事，吏雁行立，民趨於前，弱者撫以仁，彊者制以義，疑似者剖以決，凡事之可以厚風俗者，躬以勸。吏聽命惟謹，民蹶蹶而退，君亦委蛇就食矣。以余所見聞而符其已行，是舉也固可以觀政焉。昔者之

論，匪所敢知，故余以新廳爲政之端云。宰君吳其姓，需其名，元進其字，洛陽其鄉里也。政和二年十一月初四日，眉陽孫大年記。乾隆《郿縣志》卷七，乾隆四十三年刻本。（以上祝尚書校點）

朱 袞

朱袞，徽宗時常州晉陵（今江蘇常州）人。

笠澤叢書跋

政和元年四月

進退取舍，君子之大節，惟循於道而不悖，然後無愧於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者，未有不爲物所勝也。天隨子居衰亂之世，仕不苟合。家於松江，躬勞苦，甘淡泊，而以讀書考古爲事。所養者厚，故其文氣完而志直，言辨而意深。一歸於尊君愛民，崇善沮惡，茲非所謂循於道而不悖者邪。世所傳《叢書》多舛謬。袞既至其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證，刻之于版，俾覽者非獨玩其辭而已矣，於其志節將取焉。政和改元季夏四月，毘陵朱袞記。《甫里先生文集》附錄，四部叢刊本。

又見康熙《吳江縣志》卷四五，《詒宋樓藏書志》卷七一，《吳都文粹》續集卷五五。（郭齊校點）

何安中

何安中，蔡州（治今河南汝南）人。政和中爲刑部員外郎，宣和初任開封府司土曹事。見《宋會要輯稿》禮五七之三二、職官六九之二及以下所收文題署。

乞命仲夏十一日節名奏

政和六年三月

臣伏觀陛下宸翰所紀天真示現及夏祭神應之事，以仲冬五日爲天應節，仍禁屠宰，用端命于上帝，而地示來享，彰表未加。夫天地合祭，其來久矣。陛下奮然破群議於數千百年之後，斷而行之，故雖當盛暑，袞冕執圭，儼若冬服。而壇場時日、牲牢、器幣靡不從類。此方澤之靈所有呈露幽秘，羽衛咸覲者也。臣願陛下依仿天應名節之義，復下明詔，以仲夏十一日製爲美名。其有所禁，如天應焉。《宋會要輯稿》禮五七之三二（第二冊第一六〇八頁）。

覺印英禪師贊

并序 政和二年

有德司契，物所不忘。畏壘之壤，社稷庚桑。維師羶行，蟻來諸方。深山大澤，屢滿其堂。以繪肖貌，垢塵粃糠。而姑即此，餅水爐香。

政和壬辰，僕見禪師於涇縣之水西，爲作此贊。後二年，復相遇吳門，而禪師方住雲巖。一日，其徒惟休過僕，索重書，因書之。四月十七日，宣德郎、汝南何安中題。《吳都法乘》卷一二。

虎丘第十代覺印英禪師塔銘

淮泗之上有古塔廟，曰普照王。自昔常用大浮圖有宿德妙解、聲振叢林者爲長老，以奉香火。崇寧二年，虛長老之席，中都左右浮圖官衆皆以寶寧覺印爲言。於是傳旨，自金陵詔師居之。普照據諸夏之咽，釋梵所會，而摩尼瑤光之名垂耀四裔。舟車冠蓋閭巷之人，凡道泗往來，以齋袂乞靈塔下，退造師席，而爲飯香積、談不二，皆大歡喜，得諸饒益而後去。抑嘗聞其徒以謂師在普照屢閱歲，平居與男子言不離忠孝，與女子言不離慈順，與離世異俗學道之士言不離空寂，隨其根性利銳淺深，示以方便。故人人歸信而師名益高，道益廣，戶外之屨益滿矣。蓋菩提一乘嗣達摩本統，曩日仰山偉

公、洞山文公、栖賢遷公皆提心印，先覺一代，見師眉宇，即推法器。至是機緣圓熟，所遇無作。正猶儒家前輩典刑既存，又經題品，雖言論風旨初未傳聞，而袖手正容自能悟物者也。其所住持，如澧陽之夾山，荆南之公安、二聖，廬阜之羅漢，太平之隱靜，與夫保寧普照、水西瑤勝，平江之福昌、雲巖，皆天下名藍勝域。又嘗遁跡藥山，散策少室，在在處處，惟爲未度而作舟筏，惟爲已迷而作指南。所以筌筥之在，學子與竺乾貝葉並行於宗門矣。師七十二歲，五十二臘，一日，坐堂上，鳴鼓集衆，示以滅期。告大弟子智通、法寧等曰：「吾生去住本無後前，而我滅後所付囑者，護法勤道，無愛軀命而已。」暨營龕塔，具僧供，俾勿火其骨，葬于東菴，皆委曲自區處。徐就沐浴，說偈趺坐，如入禪定，條然而逝。時政和七年七月十四日也。宣和辛丑，通始狀師前躅，與門人罄宣、道淵來謁銘，而余知師爲詳。師名子英，姓懷氏，號覺印，錢唐人。其母自孕不能茹葷，既生，質相卓異，不類常兒。年十五，挺然有拔俗之氣，從長老希言出家。又五年，落髮受具，遂往遊方，得法於圓通秀公。先時，師未有省。一夕，夢白衣大士携琉璃瓶，扣以錫杖，聲泠泠如引絲，復注餅水與飲。自言夢中若甘露灌頂，下爲冰雪，凜毛骨而驚，自是豁然。乃復見秀，秀印可之。故嘗謂：「得吾法者三：曰珣，曰白，曰英。珣、白皆行師道，惟英異日行道超師。」當時或者頗未相然，惟汝南周公秩素深《般若》，以謂頃見師於夾山，雲集百餘衆，解夏餘年，無一人起者。比丘綱維與堂中之士，無一人不摳衣問道者。而通復言，自出世，坐大法會者九，而會如夾山且盛焉。執巾匝、奉杖屨，得度二百五十餘人。說法三十餘年，尤喜室中提撕後覺，軟語諄諄，父教子、兄詔弟也。所謂「超祖」，

殆以此歟。常齋惟飯一鉢，蔬菽鹽酪，悉屏不食。冬夏衣葛與□□□。鬚髮長數寸，日光炯然，植立望之頎秀深靜，如古圖畫中高僧老禪在巖壁者。燕居律身甚嚴，與物甚周，蓋爲吾書所以「度己以繩、接人用柅」之說合焉。至於建設、崇飾、調護種種有爲等事，則悉是覺印境中塵埃粃糠，姑置不道。一世賢士大夫聞其風而願識，皆尊禮之。故師高蹈山海而錫虎與服，出應諸方，皆士大夫所俎豆辭畏壘之視而不得者爾。余識師最晚，情最親。始見於水西之瑤勝，又見於虎丘。每見必款，既款必相警。發其語則始於爲善，且謂余可適道也。是後出遊六七年，謫官居吳，塵勞世役，纏繞摧敗，欲復見師一洗心地，而師寂已久。是時通老方嗣法席，扶教洪道，名並其師。暇日，余過雲巖，訪通，詣東菴，弔師道像，興懷夙契。噫嘻！覺印果與其不傳者死乎？而林霏自新，山月無恙，境猶昔也。果不死乎？蒲團竹几，濛濛蛛絲，而問無應也。通曰姑銘，於是振衣稽首，系以詞曰：

我有善知識，得佛無上慧。廣開不二門，應緣而住世。化身諸刹土，刹刹皆說法。師說無所說，孰問孰與答。昔於瑤光前，對佛談此事。彼佛爲證明，雨天曼陀華。八部諸鬼神，宰官及居士。一切有情衆，無一不聽者。億劫熱惱心，如以甘露灑。雖聞其音聲，而實常默然。佛謂諸佛子，各各具正眼。顛倒所散遷，正覺懵無有。忽然有本源，初未有增減。譬如遺珠人，不悟我所求。求珠而復得，便謂我得寶。師於菩提座，維此真實語。廣大無邊方，爲人所歸赴。門庭及室宇，道路及津梁。種種善方便，悉以慈悲心。如鴻鐘在虞，小大扣皆應。又如萬竅風，了不見作止。木石而草衣，莊嚴作佛事。是皆有爲法，不能見吾師。算數周沙界，譬喻周大千。是皆下劣

想，不能見吾師。吾師空中雲，幻滅了無跡。明明三界中，一燈常遍照。我以思惟心，謂師難值遇。三匝繞師塔，讚嘆復悲涕。以我綺語業，作銘爲懺悔。開封府司士曹事何安中撰〔二〕。《吳都法乘》卷五上之下。（以上郭齊校點）

〔二〕封：原作「府」，據《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九之二改。

沈 思

沈思（？——一二二九），真州（治今江蘇儀徵）人。崇寧間進士，歷官知太平州、中書舍人、徽猷閣待制、提舉洞霄宮。建炎三年五月卒。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三，乾隆《江南通志》卷一〇一、一九。

望申明舊法修完城壁奏

宣和三年十一月

前日鼠寇竊發，十百爲群〔二〕，輒敢侵犯郡邑者，獨以城郭不完。而城郭之所以不完者，以州郡壯城兵卒雖有條禁不給他役，然皆玩習故常，恬不知畏，工匠役使冗占殆盡，坐視城郭隳圯，不復繕完。臣愚以謂諸路州郡量大小宜皆置壯城兵，仍責守二兵官旬月檢察，修完城壁，欲望申明舊法。

《宋會要輯稿》方域八之九（策八冊第七四四五頁）。（沈治宏校點）

〔二〕群：原作「郡」，據文意改。

沈 昇

沈昇，政和間爲將仕郎、隆德府長子縣主簿，後爲建州主管文字。建州勤王卒自京師還，求卸甲錢，郡守逃匿，卒鼓譟取庫兵爲亂，遇害。見《宋史》卷四四九《林冲之子郁傳》。

勅賜靈湫廟額記

政和二年四月

邑之西南，山名發鳩，濁漳之源實出其下。廟有神女，世號泉神，而廟貌之設，古無碑碣，莫知建立之所始。前有泉竇，廣纔數尺，具流涓涓，大旱不竭，窮冬不涸，委曲東注，至鄴遂爲清漳。《周官》職方氏：「河內曰冀州，其川漳。」先儒謂漳出長子。比年以來，小有旱乾，吏民祈禱，應若影響。蓋神之所在，不可致詰。苟有功於國，有惠及民，則宜載在祀典，廟食其地，而況神之靈異昭著，沛澤之施能易凶爲豐，豈曰小補之哉？褒崇典禮，何可少哉！果膺明命，錫以封號，垂千萬年，顧不偉歟！政和肇元，歲在辛卯，自春至於四月不雨，夏苗不滋，秋種未下，民心嗷嗷，無所告訴，

交走宗秩，蔑有感應。邑令惕然，不遑寧處，博訪居民宜禱者，內外遠近不謀同辭，咸以泉神爲言。遂齋心服形，請水致禱，期以三日，應時霽霽，闔境霑足，室家相慶，願以其狀上之於府，丐請廟號，以答靈貺。府方憫雨，問縣所請，尋遣府幕，躬詣靈祠，禱祭如初。尸祝方告，油然雲興，至府而雨作。浹日之間，再獲感應。府以其事上於漕臺〔一〕，旋蒙保奏。既達宸聽，天子加惠元元，門□□祀，聞泉神之利澤有功於民，遂命春官覈實，太常定議。秋八月丁酉，勅賜「靈湫廟」爲額。命下之日，縣吏奔走，涓辰致告，民庶歡呼，歌舞於路，喜愜所欲。復以廟宇卑陋，欲因故而新之。邑令重於繁費而未許也。民請至於再三，義不可却，且曰：「字民之官，以承宣爲己任，上以祇若天子之休命，下以合衆人之公願，乃其職也。」既荷神貺，遂從民欲，不煩鳩工，不勞衆財，經營勿亟，不日而成。夫以神之昭應孚佑一方者如彼，而民之報稱先答於人者如此，固不可以不書。而況泉神靈跡之異，前古闕而不錄，無以傳於後世，故特修叙其本末云。政和二年四月一日，將仕郎、長子縣主簿沈昇謹記。太學內舍管蒙書，將仕郎、權長子縣尉郭孝若篆。通仕郎、長子縣令王大定立石。光緒

《長子縣志》卷七，光緒八年刻本。（沈治宏校點）

〔二〕事：原闕，據文意補。

鄭 滂

鄭滂，政和間人。

邵公橋記

政和元年十二月

西北一望，青嶂迤邐。拱太行而屹立者，蘇門諸山也。蘇門之麓，有水出焉，噴湧汪洋，南過雲門。合寺莊水東逝者，御水也。御水經新鄉城北，水清而漣，以漁以溉，浸潤無窮。平時水淺，橫木可蹈，夏秋之交，諸山水集則匯爲洪濤巨浸，行人斷絕。即有操舟河澚，而一葉之細，僅渡牛馬。或累數月然後輿梁方成，民固已告病矣。前爲政者，狃習故常，梠木構梁，苟爲近利，奸蠹隨以虐民。梁僅歲輒壞，壞則復取于民，費無慮數千緡；而吏胥勞擾，莫寧厥居。此固人所共憫，拯之無術也。陽羨邵君，儒林之英，來宰茲邑，思以必能有志於民，然後無愧于長吏。講求利病，盡得要領。于是以石易木，躬爲經營；復聽訟於此，以董興作。功起於政和元年辛卯三月十四日丙子。幾成矣，會水至役止。是年秋八月三十日庚申畢諸事。越十月初八日丁酉，率僚佐落成之，一時咸鼓舞焉，其度地也，取故址增其長一百四十尺，闊二十有一尺。擣其虛石，而上下皆實，以禦怒漲，屹如山麓。析五

門以行水，兩傍十六尺，積至中爲十八尺；高二十尺有奇，積五寸，中獨侈一尺爲容舟地。刊石含刃，桡如貫魚，肋若隱輪。錮金鐵，翼檻楯。其水射故磧，斲二股以東流，乃復合南，薄於城隈之小防，勢偪滋甚。懼日月之寢遠也，不便於城岸，以薪葛辟而斲去渾土，爲持久慮，所以息民之害，爲往來之利者，殆非一朝一夕矣。方橋之初營也，議者咸謂水中不可以圖揭，或曰：埽而堰之，功可致也。籌其費頗大，大則民益勞。於是有獻計者，不用駢椿列箔貯以限水〔二〕，挽龍骨車以遷水，水已涸，土立焉。費不加於前，攻克施於後。民雖至愚，咸知其利我也，寧不欣然以出力，以取成績？而鞭朴之威，曾不一施，其情可知也。昔者南楚之井號曰韓公，賈令之賢，又有生子以名之者。橋名邵公，則推其有志於民，而相與成名。有不可強者，人之情，古今一也。雖然，民心知其可德而不能口宣於詞，徒使是惠政異時傳於途之人，途之人莫知其誰何，於是屬予撫其實而勒諸琬琰，道民德邵公之意，覬萬一以垂不朽焉。政和元年辛卯歲十二月。乾隆《衛輝府志》卷四五，乾隆五十三年刻本。（王曉波校點）

〔二〕椿：據文意似當作「椿」。

鄭王賓

鄭王賓，信州弋陽（今江西弋陽）人，政和間爲袁州郡學教授。見正德《袁州府志》卷一三。

乳洞記

政和三年

袁爲州，在《禹貢》揚州之西南〔二〕，治宜春。按《寰宇記》，宜春有石室山，今乳洞是也。大中元年，刺史蘇公球於嘉平節率其僚游而觀獵焉，命從事魯受爲文識之，題曰「乳洞」。文久失傳，莫稽其迹。後有蕭元宗者，縣掾也，書于壁間，亦能言大中事。惜當時之文不授，無以紀勝概，元宗雖能言，何益也？余被命典教於袁，有休嘗從容茲所。嘉其隱然天成，殆鬼謀神力，與人世絕遠，自立區域也。將使聞四方傳不朽，因叙其略。洞在縣東三十五里。洞之前有石亭，衡二十五步，廣三步有奇，崇五十尺，坦而明，無翳礙。亭之中有門，自門而入，密不容光，若廣宮大廈，闐然而夜半也。執炬循行，歷歷可數。曲而深，度百尋。其廣自三步，其崇自五十尺而殺之。環蓋雖石，入門而履之，初則平土也，可驟可馳，已而降登旋折，所觸惟石素乳盤結，下垂旁出，異狀爭進。人物可命，若觀音，若羅漢，若鍾者，若田者，若井者。觀音之狀，上覆下承；羅漢之狀，森列不一；鍾無

形而有聲，附壁莫辨，叩之乃應。田宿水，有丘塍，卑高廣狹爲之制。井分三級，水清而甘，滿不溢，酌不減。田之上有小洞，方廣二十餘尺，峻不可入，號石倉。井之旁深入可十尋，裂兩岐，終合而一，號南市、北市。洞之略如此。洞之中冬溫而夏涼，昔有李生者隱焉。里落每憂旱，則往問雨之日，告無差期，人咸異之。其化也，又析木堊漫，立像而神事焉。像今存於亭〔二〕，猶爲里落所事。或無雨，禱之必從。生既失其名字，且不知其世，聲聞相傳，在人耳目。余意天造石室，當有物護持，代不乏處者，豈一李生止哉？恐未易窺耳。抑嘗聞陸羽《茶經》，其評水，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信也。然羽雖喜泉源，使其品第，必知洞之水不劣於惠山、虎丘也。及讀韓吏部「江山多勝遊」之句，其謂宜春則是矣。然吏部雖賞宜春江山之勝，亦未必知乳洞又其勝者也。政和癸巳，弋陽鄭王賓記。正德《袁州府志》卷一三。又見《古今遊名山記》卷一一，《名山勝概記》卷二六，康熙《宜春縣志》卷一五，乾隆《袁州府志》卷三二，《銷夏部》卷三。

〔一〕貢：原作「別」，據《銷夏部》改。

〔二〕像：原作「象」，據文意改。

重建大成殿記

先儒謂孔子與社稷，自天子至郡邑，通得祀。社稷之位，不屋而壇，未若孔子巍然當座，以門人配，誠其道推尊於後世也。王賓惟孔子之道，雖後世所尊，由漢及隋，爵不過公侯；唐冊王號，而禮未備。天佑斯文，其道行，其禮備，信在今日。崇寧二年，上即位之四年也，詔辟雍移經史閣，少後，即其基爲文宣王殿，自茲天下皆立學。學有殿像，使薦獻焉。既而討論制度，易桓圭，執鎮圭，增冕旒爲十二，門戟爲二十四，正王禮也。春秋釋奠，舉新儀薦大成，嚴祀事也。則所以推尊孔子，豈不去古遠哉！宜春在江西，地僻而小，儒風凜凜，不居其下。舊有學，在今學之西北。易置于茲，逾六十年。政和壬辰，王賓被命來自朔方。越明年，新戟門；又二年新殿。殿舊方患大卑，乃築而登之。坐室不虛，時祭行禮，患無以展膝，則闢而廣焉。監工有叙，役不告勞。得卜經營，以至於成，期月而已。嘗觀孟氏稱孔子集大成，蓋孔子沒，得其傳者孟氏，故知之深。知之深，則集大成云者，猶合耳目鼻口以成身，合寒暑以成歲。六通四關，其運無乎不在，所謂古人之大體也。豈百家衆技不該不遍，而蔽於一曲者乎？學不知此，不足以爲己；誨人不知此，不足以兼善。辟雍揭其名久矣，郡邑之學，間存舊宇，殿成，於是易之。上以廣菁莪樂育之意，下以期諸學者，則於爲孔子徒也，庶幾焉。正德《袁州府志》卷一三。（以上王曉波校點）

常 環

常環，蜀人，崇寧五年進士。見《分門古今類事》卷八。

叢桂堂記

國朝設科取士之制，名謂之因隋唐之舊，實肇造一王成憲。其著之甲令，綱紀條目纖悉微密，精審明白，天下安而服之。而人材輩出，公卿相望，高文絕武，鉅德殊勳，鎮社稷、光邦家者率由此選，故世號進士爲將相科。蓋其自鄉黨所保任，郡國所貢薦，禮部所程考，至天子親試於廷，一切按法，無敢慢至公，雖有鬼神，不能竊毫髮須臾之幸。有司謹尺寸銖忽之間，而每獲魁梧非常之器；士子就規矩繩墨之內，而自見豪邁不羈之才。是以朝多得賢，下罕失職。雖不用三代取士之殘法，而盡出三代取士之本意；雖不侈三代取士之虛稱，而盡收三代取士之極功。故士以進士登科爲榮焉。夫天下之所謂榮者，榮其無私而已。恩澤因緣，爵公封侯者尚矣，而世莫之榮也，蓋天下知其私爾。嗚呼！惟天下有公法，然後士有公進；惟士有公進，然後天下榮之。況於一邑之小、一家之中，而登科者躡踵，宜乎叢桂堂之作也。堂作於延壽佛宇，而延壽在雙流之東門。雙流者，成都府之隸邑也。宋

氏家雙流，而雙流以進士起家，始於宋氏。凡宋氏登科，慶曆五年二人：曰右賢、曰右人〔一〕，皆贈朝散大夫曰文禮之子也，長爲太常博士，次爲朝散大夫、贈朝議大夫。治平二年一人，曰構〔二〕，朝議之子也，爲朝奉大夫，贈太中大夫。元豐五年一人，曰良孺，博士之孫也，爲朝請郎。崇寧五年一人，曰京，太中之子也，今爲朝散大夫、太府少卿，出知邠州。宣和三年一人，曰衍，太中之孫，太府之兄曰亮之子也，今爲迪功郎。自朝議至迪功，祖父子孫聯四世；自博士至朝請，祖孫再世，而皆大夫之後也。邑人既榮宋氏登科之始，又榮宋氏登科之多，推本大夫教子之美，而熙寧中邑令尚書屯田員外郎徐侯九思嘗揭其所居坊曰「叢桂」，故堂名用之，且圖宋氏自大夫以來像於堂上。邑人之語曰：使吾邑之冠者、童子登斯堂，見大夫之像，則莫不樂其賢父兄；使吾邑之先生文人登斯堂，見博士、朝議之像，則莫不訓其良子弟。使吾邑之衆歲時大和會過堂下，瞻望宋氏之一門服章煌煌，而英風秀骨，容貌出類，其咨嗟嘆息，徘徊而不能去者，不知幾何人也！則爲善者不亦用勸矣乎！雖然，宋氏其來遠矣。大夫有隱君子之德，有令聞於其鄉。弟曰堂，舉賢良方正科，深《春秋》學，名見國史。博士健爽挺達，悟死生之說。朝議佐邦領郡有迹，未老勇歸，見其子爲使者、太守，東坡先生所謂「丈人今年二毛初，登樓上馬不用扶」，又曰「綦韞上壽白玉壺，公堂登歌鳳將雛」者，贈送太中迎親知彭州詩也。太中受知神宗皇帝，數稱上意旨，屢典州，兩爲尚書郎，文學政事，譽譁一時。朝請雅粹儉潔，喜自晦匿。太府初鎖其廳，取科名，歷郎、版曹、天官，遂貳光祿。太府年少立朝不阿附，詞藻燁然。迪功擢第，又以鎖廳，年尤少，未壯，辯洽有祖父大略。夫善久者積厚，積厚者報

長。宋氏之善久乎，視大夫則其上世可知也。宋氏之積厚乎，既五世矣，則其來者可知也。或曰：「宋氏善久積厚，而累世之仕者，又皆聰明雋拔，獨未大顯，何也？」有應者曰：「聚興忽起一朝，不仁而貴富，生兒豚犬，嗣酒壚、續飯囊，非所謂福也。惟禮義忠孝之傳，業行聲名之襲，冕裳輿駟之繼，不斬不斷，譬猶源之往也，無窮而甚長，是所謂餘慶也。今宋氏五尺之子，三尺之孫，競務於詩書，憤悱淬磨，晝夜勤苦，若有物迫逐之，然則天之報宋氏，其可涯也哉！」《成都文類》卷四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一〇〇。（王曉波校點）

〔二〕右人：元費著《氏族譜》作「右仁」，當是。

〔三〕構：右引作「桓」。

全宋文卷三〇一五

釋惠洪 一

惠洪（一〇七一——一二二八），又作慧洪，字覺範，易名德洪，號寂音尊者，又自署老儼、甘露滅，筠州新昌（今江西宜豐）人，俗姓喻氏。年十四，父母並歿，從雲庵克文等學出世法。十九歲試經東京，得度，假惠洪籍爲大僧，能通《唯實論》。服勤四年，南歸廬山依克文，又隨克文遷洪州石門。崇寧中，與陳瓘、張商英、黃庭堅等游，主臨川北禪院，遷金陵清凉寺。大觀三年秋，以僧控冒籍訕謗，入制獄一年。張商英、郭天信爲奏得免，並許改名德洪，賜師號。政和元年十月，張、郭被黜，坐交通二人，詔奪僧籍配海南。三年五月被赦還。次年復被拘於并州獄，久之乃得釋還鄉，野服往來九峰、洞山間四年。後又爲狂道士誣爲張懷素黨人，坐繫南昌獄百餘日，會赦得免，居湘中。靖康中，許還僧籍復舊名。建炎二年五月卒，年五十八。惠洪博學強識，工詩畫，有名於世。著述甚豐，今存《法華經合論》、《楞嚴經合論》、《臨濟宗旨》、《智證傳》、《禪林僧寶傳》、《林間錄》、《石門文字禪》、《冷齋夜話》、《天廚禁臠》等。事跡見本集卷二四《寂音自叙》、《五燈會元》卷一七、《僧寶正續傳》卷二等。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其門人覺慈編。今以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徑山寺刻本爲底本，校以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另輯得佚文十一篇，釐爲十八卷。

和陶淵明歸去來詞

歸去來兮，是處有山皆可歸。念纏綿其世故，忽感悟而增悲。精誠炯而未泯，齒髮逝而莫追。想比鄰之驚愕，疑昔人而竟非。逢斷橋而植杖，涉淺瀨而搦衣。轉輦確之深壑，開機杼於尋微。宿雨初霽，山氣如奔。紛然落葉，滿我衡門。少喜翰墨，餘習尚存。如撫無絃，如持空樽。有詩情以寄目，無憂色之在顏。皆遇緣而一戲，則何適而不安？顧風物之閑美，忻幽鳥之關關。掩殘書而意消，偶斂目而深觀。還諸緣以俱盡，廓然獲其無還。譬如人經故鄉，情戀戀而盤桓。歸去來兮，請畢生於此游。佳退藏於不言，使來者之自求。如薪竭則火滅，知愛盡而無憂。雖鯤鵬之小，猶聽其自化，則此道其可以告於朋儔。笑我閱世，如川行舟。少折困於憂患，老安樂其林丘。嗟學者之畏影，蓋餘波之末流。苟就陰則影滅，妄自釋而心休。已矣乎，吾吐斯言非其時，聞者聽瑩皆遲留。以鍼投水今無之，古人不可見，來哲亦難期。省雜念之妨道，如良苗之日耔。當閉關而觀壁，盍捐書而止詩？不取於人而自信，如子得母復何疑？《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瀉山空印禪師易本際庵爲甘露滅以書招予歸隱復賦歸去來詞

歸去來兮，瀉山有人呼我歸。碧暮雲之凝合，空夜鶴之怨悲。省一念之有差，雖百悔其何追。探蟻穴之意適，俄夢覺而知非。幸牛羊之弗踐，有墜露之霑衣。恨無前知之明，及未著而知微。緬懷萬峰，如蹲如奔。而煙霏開，窈窕其門。東庵西井，古迹猶存。俯拾枯松，旋安茶樽。并兩山之寒翠，煮萬仞之潺顏。想鍤鍤之寂子，對牧牛之懶安。妙機鋒之雖觸，無生死之相關。挹前輩之宏規，揆今事而默觀。唯空印之中興，取高風而追還。耿終力之弗寐，心欲絕而桓桓。歸去來兮，永結無情之游。蓋大欲之已去，復於世而何求？笑朝三而莫四，紛衆狙之喜憂。愛芙蓉之倚天，勢獨立而無疇。昔尚反顧，今則覆舟。弓精盡於九年，履考祥於一丘。卷正宗而懷之，悲末學之橫流。如韓信之已死，而其心豈真休？已矣乎，瀉山吾歸今其時，如魚縱壑不可留。今而不歸欲何之？行以到爲是，食以飽爲期。雖靈根之深密，護空慧以培耔。聽耆年之夜語，誦諸衲之清詩。知沙纒之非飯，情斷意訖復何疑！

《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王舍人宏道家中蓄花光所作墨梅甚妙戲爲之賦

水蒼茫而春暗，村窈窕而煙暮。忽微霰之濺衣，驚一枝之當路。蒂團紅膏之蠟，色染薔薇之露。柔風飄其徐來，暗香滅而復著。待黃昏之雪消，看東南之月吐。何嬋娟之殷勤，獻清妍之風度。方其開也，如華清之出浴，矯風神其轉顧。蓋天質之自然，宜鉛華之不御也。及其落也，如朝陽之奏曲，學回雪而起舞。乃仙風之體自輕，非臭夷之藥能舉也。怪老禪之遊戲，幻此華於縑素。疑分身之藏年，每開卷而奇遇。如行孤山之下，如入輞川之塢。念透塵之種性，含無語之情緒。豈君王寵我太甚，致我不得仙去者耶？《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龍尾硯賦

并序

予所蓄龍尾硯，比他硯最賢。龔德莊從予乞曰：「此石宜宿玉堂，豈公所當有耶？」既以與之，又戲爲之賦。其詞曰：

柳子嘗有言曰：「硯之美者，唯青石最賢，而絳石次焉。自絳、青而下，蓋亦不數，而世亦無傳。」何溫然之子石，出高要之晴川。方其始造也，祠中牢以匈祐，犯驚湍之洄漩。探萬仞之崖腹，

取勁石之堅圓。裹碧草以徑出，割紫雲之明鮮。紫金縷於廊岸，張鴈目於坳淵。於是房以玉室，而綈以錦衣。名以虛中，而以居默字之。適風櫺之春晝，偶莫逆於書幃。管城子方蒙茸而落帽，燕客儼峨峨之豐頤。愛知白之盡展其底蘊，而看君答煙霞之譚詞。粲古今於立頃，而觀者若未始與聞。而有知以其有是之德，故君子見錄而不遺也。蓋嘗冒網而出鯉，昭以佳瑞而生之。涸於順山而鵠致，浴於越池而水緇。姿端重而有墨侯之封，腰微坳而作郎官之狀。逸千闥青鐵之羣，秀蟾蜍玉器之上。又嘗污盧携之怒裾，印太真之醉掌。泮紫金於藥鼎，鎗清聲於書幌。殆其棄而弗用也，猶賸餘骸於弟子，瘞朽骨於草莽。而狂生乃以鐵竊其名，而市工仍以瓦肖其像。由此硯之難致，故紛謬僞之欺誑也。顧予此硯之清堅，出於歙溪之湄水。乃陋南荒之彘肝，而竊自比於龍尾。勻數寸之秋光，溫一片之和氣。疑初得於魯祠，何朴美之如此！從予游亦有年，愛其忍垢之類己。嗟所值之不遭，紛白眼之相視。獨一龔之可人，輒傾蓋而見喜。將提携而去歸，置玉堂之棐几。稔亨奮而逃窮，脫怒罵之焚毀。終未免腹洞於暮年，而猶勝支牀於壯歲。子行勉矣，予將觀子與管城輩耕於無所不知之鄉，而至豐年之義理也已。《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上張無盡居士退崇寧書

某啓：誦相公佳句，願見二十年矣。每念威德崇重，辯才無礙，未易酬對。顧省鈍根無異，能解

非所堪任，以是久不敢行詣耳。不謂比來照禪師書中，過辱緒言見及，如佩黃金良藥之賜。閣下昔與雲庵、兜率神交道契，爲內外護，雖當時從游之人如某者，亦蒙記錄。愛人而及屋烏，謂徒虛語，今始信然。又蒙辱以崇寧見召，尚未識門屏，而據授以師位，衲子驚怪，莫不改觀。實以鄙陋，恐臨事失職，有累閣下知言耳，故不敢輒受。謹課成拙頌六首，繕寫呈上，聊供閣下千里法喜之游。干冒鈞重，不勝愧悚。《石門文字禪》卷二九。又見《緇林尺牘》卷三。

答張天覺退傳慶書

某啓：某青山白雲之人，其蹤跡不願上王公貴人之齒牙，縱浪大化，飽飯足矣。不虞閣下過顧，千里惠書，以崇寧見要，挽至人天之上，使授佛之職，責以重振西祖已墜之風。其以閣下所責甚重，某之材力甚薄，不敢輒冒寵命，作偈辭免，意閣下必憐其誠，從其所欲，棄置之久矣。而禮意益勤，三返其使，欲一相見而已。某翻然改曰：無盡居士道大德博，名聲徧華夏，獨立四顧，爲我家門牆。又先雲庵之執，今區區於一愚比丘，其可終不往也？故間關而來，閣下一見，過有稱賞，嘗謂天下之英物，聖宋之異人，撥置形骸，傾瀉意氣，奇章〔二〕。《石門文字禪》卷二九。

〔二〕下缺，四庫本同。

代雲蓋賀北禪方老書

清淨燕居，雖聖師之明誨；流通法藏，乃釋子之本心。于其可爲之時，蓋亦何膠於迹？遠公老矣，竟不過於虎谿；南陽翻然，乃肯來於鳳闕。觀其以道自重則或異，惟其以身徇法則皆然。伏惟某人清明在躬，淳化接物。以淵才雅思之三昧，資淹通博識之兼能。比白雲山，徙居城郭。蓋叢林之故老，傳聲名於此邦。金斗城中，舊挽浮山之九帶；汨羅江上，重揚臨濟之三玄。光壯吾宗，提携後學。凡於聞見，無不懽譁。屬叨疾衰，尚稽展對。謹奉啓陳賀。春色向暄，尤冀珍重。《石門文字禪》卷二九。

代答瀉山評老書

竊承已辭惠日，咸爭瑞鳥之先瞻；欵然道風，遽與珍緘而并至。悃誠特厚，文彩甚華。俯思衰殘，交增喜愧。顧茲瀉水，實甲熊湘。前豪峻大雄之風，近世茂霜華之嗣。欽承禪師游戲法窟，熟爛叢林。飄然而來，故將有意於先覺；發其所蘊，行看施益於後昆。豈惟拙者之與榮，抑亦輿情之所望。謹奉啓上謝。《石門文字禪》卷二九。

代法嗣書

某聞惟師弟子，系時因緣。雖遷流於人天，或契闊於生死。不謀而合，妙於磁石之鍼；適然而逢，特類盲龜之木。方相視而一笑，歎再來之尚存。披掌發異世之珠，後身附前生之植。載之傳記，炳若丹青。然望道固有淺深，受材不無大小。沿從中世，非復古風。名存實亡，力微習重。寂無奮起，幾至陵夷。如某者志節願追古先，識慮皆居人下。契無悟花之敏，迷有摘葉之愚。自離七閩，謾游三楚。夤緣養育，則恩均親教；提携收拾，則人固戶知。非止見聞之熏烝，蓋亦琢磨之厭飫。誓同小朗斷筇，不下三生；敢料大瀉踢餅，遂辭百丈。恭惟某人道傳熊嶽，派出虎溪。聲華久著於叢林，誠實可開於金石。游戲翰墨，爛熟教乘。屢讓名山，倦臨清衆。而宗門道廣，學者日親。機比疏山，敢犯腹中之鱗甲；辯如慧日，寧逃口內之雌黃？蓋其要妙淵深，高明廣大。而某應量而休，蚊蚋亦名飲海；登高未已，女蘿適幸依松。敢不永棄世緣，長依淨社？激昂志節，報效恩私。然力甚纖埃，助培於佛種；光猶燭火，徒僭續於祖燈。瞻望門闌，馳心師範。過此已往，未知所裁。《石門文字禪》

卷二九。

代答書

伏審光膺顯命，榮遂素心。輿情欣聞，士論增氣。竊謂仕宦無大小，當各行其志；窮達有義命，則不必言時。較今竹帛所傳，如漢文武之盛。觀其至鑑，大不可誣。相如之賦甚工，止於爲令；李廣之藝絕類，竟不得侯。蓋功名出於偶然，故用舍置諸度外。然有是語，未見若人。恭惟某官深於文詞，綽有標韻。言行信於閭里，聲稱著於搢紳。袖手來歸，餞華顛於詩酒；挂冠閒暇，登清嘯於雲泉。方慚贊賀之未緣，遽辱函封之先及。獲窺筆力，概見平生。習俗移人，鄙後來居士之論；天資近道，有急流勇退之風。陳誼甚高，把卷增慨。驚文彩之奪目，挹謙光之照人。永爲巾笥之珍，愧乏瓊瑶之報。其於欽佩，莫究頌言。《石門文字禪》卷二九。

代上太師啓

君子立邦家之光，固難親炙；忠臣在社稷之衛，豈易皈依？幸逢濟濟辟王之朝，共遇赫赫師尹之貴。豈無巨筆，用贊元勳？故巨壑縱魚，王褒著漢武得賢之頌；在垆牡馬，史克陳僖公有道之詩。敢當搢紳先生作者之前，願聽狂簡小子斐然之語。雖牖中窺日，未盡光輝；然爨下焦桐，亦堪聽采。恭

惟某官文章宗伯，道德真儒。會逢千載一遇之時，協贊一日萬機之政。股肱周室，首居尚父之尊；左右商王，自任阿衡之重。一持政柄，大振朝綱。李逢吉十六子之奸回，悉歸竄逐；崔祐甫八百員之英傑，盡入搜揚。恢離泮以興賢，奠幾千人經明行修之士；設庠序而化邑，復數百年鄉舉里選之科。鑄鐵錫子母，以便利公私；弛山河茶鹽，而通行商旅。興水利則俶載南畝，得施十千維耦之勤；勸農田則平秩西成，俱獲三百其困之望。恤貧置院，凶年無溝洫之憂；漏澤開園，枯骨免狐狸之噉。天寧建寺，祈明明天子壽考萬年；敦宗立官，使振振公子本支百世。以至乎九鼎鑄而百神受職，八寶獻而萬福攸同。大晟作而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四輔建而足以利國家、興社稷。王道平而百川理，黃河於是乎清；元氣回而萬物春，靈芝於是乎秀。遂致一人有慶，四海無虞。三階平而風雨時，五穀熟而人民育。天垂甘露，地產嘉禾。山川草木之裕如，鳥獸魚鼈之咸若。民躋壽域，俗樂春臺。一方無鼠偷狗竊之驚，四境有犬吠雞鳴之喜。遠人率化，荒服來王。萬邦共惟帝臣，天地莫非王土。開關受吏，梯航遠走於蠻中；獻地稱蕃，璵璠幾半於天下。皆是八柱擎天之力，益知四時成歲之功。昭昭簡在帝心，籍籍頌諸人口。前房、杜而後姚、宋，何以加諸？左稷、契而右臯、夔，不能過也。此皆公議，豈但私言？自從往古來今，無不光前絕後。雖禿千毫之兔，難紀宏規；縱捽萬楮之皮，莫形魯頌。某備員官業，托質洪鈞。望南山之維石巖巖，幾年注目；仰北斗之台星兩兩，每夜勞魂。歎無路以掃門，徒有心於投刺。鳳衰已甚，敢興楚接之歌；牛喘非時，終冀邴吉之問。特書悃悃，上瀆高明。造化鑪中，敢希陶鑄；燮調手內，全藉提携。果蒙自卯及翼之恩，不忘摩頂至踵之報。《石門文字禪》卷

二九。

代上少師啓

伏審光膺大號，榮二三公。凡屬生成，舉同抃蹈。竊以大臣謀國，元帥行師。深惟用兵之難，近請以唐爲喻。裴度之誅元濟，名蓋淮西；子儀之備吐蕃，威宣關內。然而軍旅屢失，歲月薦更。或碎韓愈勒銘之碑，或置朝恩疾功之沮。紛然異議，沸於外庭。未有纛祭朝陳，散犬戎於沙幕；捷書夜奏，復《禹貢》之山河。服功於談笑之間，紀績於鼎彝之上，雖曰天之時數，豈非人之力爲？恭惟藥宮先生蘊德方剛，受材宏大。以山甫補袞之手，應高宗協夢之祥。惟都惟俞，可曰千載之遇；知文知武，是謂萬人之英。當巍巍乎有道之朝，建岌岌乎無前之業。父子俱登三事，君臣慶同一時。四世五公，何足道也；一門萬石，竊且陋之。已收玉版之榮，行遂金甌之拜。某猥緣望履，獲預執鞭。永懷剪拂之私，未效涓埃之報。終當爲之殞首，且將依以揚聲。身處江湖，遐想平津之館；職拘飛挽，遙稱北海之觴。《石門文字禪》卷二九。

代東林謝知府啓

右某啓：准使符授前件職事，已祇受者。竊以冠世名山，道德所在。出塵淨社，緇白同歸。近偶厄於妄庸，坐幾見其傾覆。宜得神穎，以整頽綱。上以副王臣外護之勤，下以副叢林中興之漸。如某者泣衆猶晚，涉道未深。五逢楚國之秋，三涉湘山之刹。特以宗風之盛，誤爲學者所推。偶預總提，良出微倖。恭惟某官斯民先覺，當世偉人。世殿侯藩，名獨簡於睿想；入聯清禁，道每格於君心。期必代於天工，蓋久從於人望。某已次治境，行瞻履商。獲聞謦咳之餘，倍切叙崇之素。謹具啓陳謝，伏惟台慈照察。《石門文字禪》卷二九。

代上湖南使者書

某聞趙清獻公奉使西州，以一琴一龜自隨，坐則撫琴玩龜，蜀人莫測。寓止成都，以書抵中朝故人曰：「成都全蜀之地，沃野千里，而多江山登臨之樂。齋閣事簡，時有山僧野人投詩而去。諸公顧此，吾事豈不流哉？」嗚呼，山僧野人固無用於世，然一造大人君子之庭，飾鄙陋之詞，叙棲遲之蹟，則遂爲公卿美談。恭惟某官文章之卓越，風節之高特，冠於搢紳。雖功名事業之效未收，而人主

倚眷，天下之屬望，販夫乳兒莫不知頌詠盛德。其遺風餘烈初不減清獻公，而好賢樂善出於至誠，則又過之。方持使者節來蒞三湘，以萬壑之松聲爲琴，以自養之靈智爲龜，當其酒酣客散，頽然墮幘，聽江風之度曲，觀湛然之發光，若傲睨萬物之表，而與造物者游，其高韻脫落，當十倍西蜀。但山僧野人之詩文，未至庭下，猶以爲缺典。某頃在丹陽，獲陪今儀府相公符寶舍人父子遊〔二〕，自南還，頗獲翰墨。切聞公蔡氏卧内客也，敢自山中携至，持以呈獻，無所干求，惟閣下憐其誠而進之爾。

《石門文字禪》卷二九。

〔二〕符：原作「苻」，據宋官制改。

代上宣守書

某聞癡蠅附驥，氣凌千里；兔絲依松，勢登九霄。兩物至微陋也，而其氣勢特能榮耀於昆蟲草木者，蓋其所遭之時，所託之地適幸而已矣。某寒鄉賤微，人不比數，賦命數奇，臨事金注，困窮極矣。所幸少游上庠，識閣下一人耳。時閣下蔚然自持，如喬松之稚蒿萊，養精蓄駿，如騏驥之困車輓。某因得時，交足以緣僕，絡根以蔓衍也。嗚呼，閣下以冠冕道德，鼓吹六經，聲名橫翔，捷出搢紳之右；富貴昂霄，聳壑青雲之上。方掇天子近侍，出鎮大邦，道顯著矣。某塵埃寒乞，面目可憎，

輒敢冒重湖，涉大江，千里至前，引物連類，叙平生游從之好，欲以駭動視聽，聞者多竊笑坐睡，然區區之心，終欲一望履舄者，其情有真可哀者耳。某既爲功名誤，罪大不孝，二親之喪，四弟之柩，皆在淺土。家貧族陋，默計之，不一泣訴於門下，是畢世不能舉矣。杜甫寒餓流離，至食橡栗，嚴武鎮兩川，甫依之，得不死。郭元振爲太學生，家送貲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元振舉以與之。嗚呼，嚴武之忠厚，元振之節義蓋如此，每讀其傳，竊欣慕之。恭惟閣下忠厚，不棄故舊，有嚴劍南之風度；節義喜施，有郭代公之奇豪。而某無杜甫之才，有不質名縗服者之喪。某之辭家，里巷聚送，或疑或信，疑者多而信者少，此不足怪，蓋節義未嘗有故也。願閣下哀憐之，使信者增氣，而疑者沮氣矣。《石門文字禪》卷二九。

代求濟書

某聞金以自獻，致不祥之名；鴈以不鳴，蹈必死之禍者，莊生寓意於兩物，蓋所以配士之自獻，亦又以罪士而不可不言也。夫士臨死禍而不言，世必以爲誇。若困蹇之辱，飢寒之憂已切諸身，不翅如卧積薪之上，而下焚之，猶不以爲意，鉗默不言，使莊子不呵之，三尺童子且聞以爲笑也。某幸以諸生得侍師範，瞻承顏色，熏蒸見聞，一年于茲。日月不爲不久，而質疑受訓，義在徑造面稟而已。然特飾鄙陋之詞爲之書，遂及私門之猥，以上累聽覽者，其情有可哀者耳。儻蒙霽嚴有和，則請畢其

說于前。某讀漢傳，見司馬長卿之還成都，家四壁立。又讀唐帖，見顏魯公從李侯乞米。嗚呼，漢唐人物如長卿、魯公者，可謂碩大而秀傑者，且屋廬不完，饘粥不給，況下者乎！然兩人者，風流餘烈，可以想見。以某之不肖駑鈍，聲遺沉下，蓋其智愚之不移，貴賤之相遠，無可企羨。然猶有羨於長卿、魯公者，羨其當耳。長卿固倦遊而歸，所累者文君耳，而猶有四壁可誇。如某干祿而祿未及親，今親皆老，無以爲養，弟妹職職及婚嫁，二十餘口，伏臘叢於一身，而家無置錫之地。魯公雖曰舉家彌月食粥，而有祿可仰，有畜米者容其乞。如某者族寒里陋，無強盛可依之親，誰當告者！聞古有魯肅指廩借周瑜則以爲癡，郭元振推錢四十萬與不言姓男子以爲狂。則有羨於司馬、魯公，未足爲過也。某前此賃屋而居，今有屋者取以自用，一家幼稚，將至露地卧起矣。恭惟先生識妙如蒼龜，納污如山澤。剛而有禮，人不得而疏親；明而無私，士實樂於求懇。昔劉政往役邠原，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此懷之可入耶？」原之言，蓋喜之也。某恃先生之恩，竟敢與劉政之謀干犯，妄意先生必有原之喜而憐之。《石門文字禪》卷二九。

擬濟上人答白樂天書

辱賜書，蒙以教乘爲問。顧惟魯鈍之資，何足以當天縱之辯？然敢不竭疲陋，以塞外護爲法之勤耶？如居士所論六經二義與夫行色不倫之說爲不通者，在不痛思自所問端，「方便智」三言而已。了

此三言，則雖百千妙義、無盡法門，可不究而解，矧所謂維摩法王前後六經相戾之義乎？方便智者，如將將兵，權謀所施，非有定式。其發如雷霆，如機括，故能消過於未然，折衝於千里，在一時耳，豈據典故哉？夫軍勢之虛實，將氣之勇怯，陣形之可否，成敗之先見，或有定論。例吾教三乘以觀根授法，不可參亂是也。以勇怯之氣爲虛實之勢，以施其事則誤矣。例吾法謂不可以大乘之法授小乘之人，而小乘之人終不堪受大乘之法，如《維摩》、《法華》等三經所以丁寧告諭者是也。《法王》等三經，又明告直指，纖悉蕩除之，亦所當爾。何以知之？如將兵者意在濟亂以安國，則如來之意，豈非欲開迷以顯智乎？執三乘之語言，爲佛之方便智者，失之甚矣。彼特品第衆生根器之說，不能了者，反墮常見，即外道非佛道也。執衆生佛性，自無始來，無有是事者，又墮斷見，即外道非佛道也。《華嚴經》曰：「凡愚之人迷佛方便，執有三乘。」《法華經》曰：「尋念過去佛，亦應說三乘。」來書所疑可以釋矣。《涅槃經》曰「欲得早成佛者與早成，欲遲成佛者與遲成」，《起信論》曰「世尊爲勇猛衆生說成佛在一念，爲懈怠衆生說得果須滿僧祇」者，真方便智之旨。神而明之，則能變通與奪，施之以成就衆生也。一代時教，以三宗攝之，所謂法相、破相、性宗也。前之六經二義，乃法相、破相二宗所攝，此二宗自不許相難以建立蕩除宗異故也。又疑爲法師者不能定觀人之根過，慮誤授人以法，且有罪苦。夫知法比丘，雖凡夫具足煩惱之軀，然其志好明達，慧辯猛利，非果位小乘可比。如迦陵鳥在殼，則聲壓衆鳥，如堅好木茁地，則已秀群木，又況維摩所訶？富樓那自言其過，有以也哉！如是而論，恐尚紆疑，請借近事以明之。王公大人之閱天下士，非必龍章玉山，其必先以言語。

言語者德行之候，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雖古之聖人莫能外此，則知法者觀人之根大小，又豈有他術乎？如居士所疑色受想行識與夫十二有支因緣之法名次不倫，互有錯繆者，未辨名目之理故也。夫色等五蘊，乃三苦已成之軀。十二有支，乃三世生因之法。如《華嚴·十地品》云：「於第一義不了，故名無明。」所作業果是行，行依止初心，是識共生。四取蘊爲名色等者，其叙本末沿襲，理固然也。《般若經》則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者，破有法不真故也。且色體尚爾，況四蘊但名而已哉？《般若》諸經破有之教，故言五蘊，則色居行之前。《華嚴·十地品》諸經，叙沿襲之因，故色在行之後，非略言則五，詳言則十二也。法之所本，要本於理，而當於義，不必守名句以自滯。多病久廢講，前之所陳者，皆教乘之深旨，非敢臆斷意諭。至於言謂之不及而可以模鑄魔佛、了辨同異者，又未可遽言也。

《林間錄》卷下，續藏經第二編乙第二一套第四冊。

乞依例改正爲僧詣刑部陳詞狀

靖康元年

放停僧慧洪見年五十六歲，本貫筠州人，元係右街香積院僧籍。先因崇寧初諫官陳瓘論列蔡京事忤旨，編管連州。慧洪爲見陳瓘當官盡節，投鼠嶺海，一身萬里，恐致疏虞，調護前去，往來海上，前後四年，因與陳瓘厚善。又緣得度爲僧，元係故宰相張商英奏名。政和元年商英奏取陳瓘所撰《尊

堯錄》，是時內官梁師成與蔡交結，見宰相薦引蔡京仇人陳瓘，百計擠陷。旬月之間，果遭斥逐。猜疑是慧洪與陳瓘爲地，發怒，諷諭開封尹李孝壽勾慧洪下獄，非理考鞠，特配吉陽軍。後來因患不堪執役，蒙恩放令逐便，經今一十四年。近聞朝廷追贈張商英、陳瓘官爵，旌其忠節，流竄蔡京、梁師成嶺外，正其罪惡。顯見慧洪前頃所坐情節委實冤枉。慧洪切見紹聖間杭州僧道潛緣與蘇軾內翰相善，仇家呂升卿任浙西使者，收捉道潛，付蘇州獄，枉法編管兗州。後來經朝廷雪理，改正爲僧。近見右街僧永道，宣和初因改德士，上書爭救，開封尹盛章收捉，決配道州，去年內亦蒙改正訖。切念慧洪別無犯由，只緣開封官吏觀望內臣權勢，遂將慧洪枉法行遣，與道潛、永道冤枉情理前後比類相同。今來具狀告投判部尚書，欲乞依道潛、永道例，別賜改正爲僧。未敢專擅，伏聽台旨。《雲卧紀談》卷上，續藏經第二編乙第二一套第一冊。

全宋文卷三〇一六

釋惠洪 二

邵陽別胡強仲序

政和元年十二月

「多言乃致禍，器滿苦不密。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爲一？河壞螳孔端，山隤有龜穴。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此孔北海臨終時詩也，而其意乃若自悔，何也？「教汝爲惡邪，則惡不可爲；教汝爲善耶，則我平生未嘗爲惡。」此范滂臨刑語其子之辭也，而其意乃若自疑，何也？徐有功方視事，吏泣白曰：「有詔，公當棄市。」有功置筆安步而去，曰：「豈我獨死，而諸人長不死乎？」三坐大辟當死，不憂；三赦之，不喜。其明見自性，不悔不疑，而卒以榮名終。吾聞成就世出世間法，特一切能捨耳，有功其亦知此乎！余學出世間法者也。辭親出家，則知捨愛，遊方學道，則能捨法；臨生死禍福之際，則當捨情。頃因乞食，來遊人間，與王公大人遊，意適忘返，坐不遵佛語，得罪至此。重賴天子聖慈，不忍置之死，篆面鞭背，投之海南。平生親舊之在京師者，皆唾聞諱見，雲散鳥驚，獨

吾友强仲姁嫗守護，如事其親。自出開封獄，冒犯風雪，繭足相隨三千餘里，而至邵陽，猶不忍去。嗚呼，臂三折而知醫，閱人多而曉相，事更疑危而識交態，有交如子，何必多爲！然强仲每見余蓬頭垢污，在束縛中，飲食談笑如平日，言涕俱出曰：「子殆不知世間有耻辱憂患乎？抑真石肝鐵腸也？」余笑曰：「死可避乎？心外無法，以南北論中外，則謂之失宗；以僧俗議優劣，則謂之迷旨。失宗迷旨，前聖所呵。吾方以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大千沙界，特空華耳，何暇置朱崖於胸次哉？强仲高義密行，追配古人，宜若知此。子持此語，爲我謝鄉里故人。此去死生一決，死不失爲谷泉。脫或無恙，尚不失爲車中王尼。他日綠錦江頭相見，追惟今日，則尚可軒渠一笑也。」政和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南逐客某序。《石門文字禪》卷二三。

送强仲北遊序

洛生郭玉，得程高方脉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漢和帝時，爲大醫王「二」，多有應效。性仁愛，雖賤如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貴人，時或不愈。帝使貴人衣厮養服，問醫輒效。問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則乖。存神於心手之際，可得解，不可得言也。夫貴者以高顯臨臣，臣以怖懾承之，其爲難也有四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也；將身不謹，二也；骨節不能使藥，三也；好逸惡勞，四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

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不愈也。」嗟乎，人之理患不能知之，知之患不能行之，觀玉所論甚明，而竟不能用，雖得之，亦失之之謂也。玉蓋所謂有技之醫，非有道之醫也。有道之醫，如庖丁之解牛，但見其理，不見其全牛也。如孫武之誅二隊長，但見其法，不見吳之寵姬也。吾友強仲，少任俠，喜立奇節，赴人之急難，義形於色。慕太史子義、王義方之爲人，中年學道，一飯奉身，爲伊蒲塞之行，雖摧縮鋒角，而劇談滑稽，每每絕倒坐客。強仲蓋寓於技，以游人間世者也，而喜醫。貴人聞強仲跼然足音，即其疾不辭而去。余嘗問之，對曰：「吾治貴人有三易。方視其疾以投藥，不知有富貴，如承蜩也，不以天下易蜩之翼，一也；貴人必聰明，可曉以避就之理，二也；且吾期於活人，而非事於名，一醉之外無所恤，三也。」玉以四難自藏，而強仲以三易自顯，殆所謂有道之醫也。王城，貴人之都會，強仲往遊焉。明年山林間聞京師有異人，能生人於死中，如秦越人、華佗者，必強仲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三。

〔二〕王：四庫本同。據《後漢書·郭玉傳》，疑當作「丞」。

送李仲元寄超然序

余至海南，留瓊山，太守張公憐之，使就雙井養病，在郡城之東北隅。東坡北渡，嘗遊愛泉，相

去咫尺而異味，爲名其亭曰炯酌，且賦詩而去。其旁有堂，名曰疏快，渠渠高深，吞風吐月。堂之後有軒，名曰俱清，倚欄東望，山海之勝，一覽而盡得之。太守又構庵于後，其名至遠。余既居之，乞橄欖于旁舍，判荔樹於沙岸，作詩，其略曰：「整藍乞橄欖，斷樹判荔枝。」日作東坡羹，有佳客至，饌山谷豆腐以餉之。崇寧寺有經可借，郡有書萬卷，太守使監中之。余時乞食于市，作息之餘，發《首楞嚴》之義以爲書。他日以寄吾弟祖超然，使知余雖困窮於萬里，不能忘道也。仲元將渡海，不欲更作書，如到京爲我一至天寧，見因覺，先爲余錄之以寄超然，且發萬里一笑。《石門文字禪》卷二三。

送僧乞食序

曹谿六祖初以居士服至黃梅夜舂，以石墜腰。牛頭衆乏糧，融乞於丹陽，自負米斛八斗，行八十里，朝去暮歸，率以爲常。隆化惠滿，所至破柴制履，百丈涅槃，開田說義。墜腰石尚留東山，破柴斧猶存鄴鎮。江陵之西有負米莊，車輪之下有大義石。衲子每以爲游觀，不可誣也。世遠道喪，而妄庸寒乞之徒入我法中，其識尚不足以匡欲，其可荷大法也？方疊花制襪以副絲絢，其可夜舂乎？纖羅剪袍以宜小袖，其可破柴乎？升九仞之峻，僕夫汗血，不肯出輿，其可負米乎？方大書其門，云當寺今止挂搭，其肯開田說義乎？余嘗痛心撫膺而歎者也，屢因弘法致禍，卒爲廢人。方幸生還，逃遁山

谷。而衲子猶以其嘗親事雲庵，故來相從。余畜之無義，拒之不可，即閉關堅卧。有扣其門而言者曰：「雲庵法施如智覺愛衆，如雪峰出其門者。今皆不然，道未尊而欲人之貴己，名不耀而畏人挨己。下視禪者，如百世之冤；諂事權貴〔二〕，如累劫之親。師皆笑蹈此污而去，庶幾雲庵爪牙矣。」於是蹶然而起曰：「然則無食奈何？」曰：「當從淨檀行乞，亦如來大師之遺則也。老人肯出，則庶使叢林知雲庵典刑尚存。」余嘉其言，因序古德事以慰其意，當有賞音者耳。《石門文字禪》卷二四。又見《緇門警訓》。

〔二〕諂：原作「諂」，據文意改。

送因覺先序

覺先，佛照禪師高弟也。佛照於世有勝緣方，其在山林也，則領匡山鸞谿；及其遊城郭也，則住上都崇寧。是望刹皆天下之冠，蓋梵釋龍天之宮從空而墮者也。余嘗館丈室之東，見巨公要人入門下馬，氣摩雲天，金朱日塞門如市。佛照者裙纚及膝，吉貝纏其脰，勃窣趨迎，權不韻甚矣。然杖拂之下，萬指隨之，雖往來城郭山林二十年，牧僧行道如一日者，覺先陰相之也。覺先有智仞，能立事，數忤其師爭曲直，竟袖手還江南。佛照思其賢，曲折呼之，覺先堅卧不動。政和七年春，詔易天寧爲

神霄宮，佛照以老病景德房寺。覺先曰：「噫，吾西矣。」秋八月朔來別，坐有獻言者曰：「子去京三白矣，乃復往，如山林桎梏之機何！」余折之曰：「慈明，吾祖也，而以李公故西遊；寶覺，吾大父行也，以王晉卿故亦西遊。是二大老，天下之奇德，意有所合，千里從之，矧覺先以師老病而西乎？行矣，子於義得矣。」覺先忻然曰：「敢不受教。然吾之所識，皆公故人，能嗣音乎？」余以屏迹巖叢，棧絕世路，寧當交公卿大夫哉？脫有見問者，爲言未能爲世收寒涕是矣。中秋前三日，某序。《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送秦少逸李師尹序

余久厭大梁車馬之塵，而思江湖漁樵之樂，故自淮宋之郊，再遊匡廬，南窮蒼梧，休于衡山下。愛其洞壑深邃，願爲終焉之所。林間有人焉，望之如瓊林玉樹，恍然如行金明、綠野之郊。見狂遊貴公子，揖而問之，則此邦賢者秦少逸、李師尹輩也。徐扣其所蓄，蓋亦無所不觀，因結爲友，與之遊久而益敬。會天子詔下，將校藝於有司，送別於碧巖之阿，而告之曰：前誌多云并、汾、汝、洛之間土厚水深，淺井十餘丈，清涼甘滑，土無橫文，色如烝麵，故其俗重遲美茂。士君子博學而知要，古今光明秀傑之士，排肩而出，不可勝數。大江之南，荆湖之間，其地卑濕，人心輕浮，偏急多爭，故士君子學問苟簡。切觀前代，能以功名富貴終始者無幾，後生未進，皆以其風俗素輕浮，故甘

自廢棄。余切以爲過矣。昔謝安有鼻疾，故詠書之音重濁，當時名流慕其爲人，皆掩鼻效之。楊綰以清約自律，而當時貴人有爲減騶從者。是皆以天姿嗜好成一時之風俗。東甌之民，朴野不學，自古鮮有仕於朝者。歐陽詹以秀才倡之，至今號爲多士。潮陽在瘴海之隅，民未知學，韓文公以趙德爲之師，其俗稱爲易治。以是又激厲學行，成兩邦之美化。今之學者，能知之而莫能行之，行之而不見其效，何哉？自信之不篤，自重之不至耳。使其能自信，雖簞中之死人，足以自致青雲之上；能自重其材，則跨下之餓夫，足以建立而稱孤。豈奔走仁義，有王佐之略者，而以風俗爲病哉？蓋士能成天下之風俗，而風俗有不能爲士之病明矣，諸君勉之！吾將見君輩角立齒列，出於卑薄之地，仕而達，發其毫末，猶能無愧王、謝。不幸而窮蹇，則猶不失爲歐陽詹、趙德而已。其勿以吾言爲誇也。《石門文

字禪》卷二四。

送脩彥通還西湖序

東吳山川清勝，甲於天下，而湖山深秀，正如美丈夫之眉目。大通禪師淡然無營於林石之間，而聲光照曜於四海之外，如曉天之日。從而遊者，睿郎廓然焉，其高秀之韻，爛然相映，如長庚之星。吾友彥通既以父事大通，而其德友廓然，又如無心之雲，往來於湖山之上，從容二老之間。舒徐容曳，油然自得，其直諒多聞之實，道德光華之言，與夫幽尋清討之趣，固已厭飫平生矣。而又周遊淮

海，浮飄大江，經行於鑪峰之下。久之，南窮衡嶽，遼遼數千里，弔古聖之陳迹，覽林壑之形勝，求諸宗故老而扣之。其異家入道之智，差別之旨，無所不聞，於是浩然有歸歟之興。爲余留於湘江道林者一月，既旦行，余執其手而語之曰：昔雪峰道經祝融，人勸其一登絕頂，掉頭掣肘曰：「青山長在，知識難逢。」且山林雖佳，於道無所益也明矣。馬祖謂紫玉曰：「山水之秀可居，益汝道氣。」是若有益於道者，何也？及觀興化之論，乃曰：「吾雖嗣臨濟，而發藥之友者，大覺是已，山林未暇論也。」而師且後之，是勝侶之德，其不可不重，如是其甚也！嗚呼，是三者，古之人有得於一，則固已誇談於叢林，而傳誦於後世，矧吾彥通兼取而有之，可謂盛哉！獨余奇窮，侵尋老境，得一而志二，相視無所逃其羞。雖然，於其私則若不足，而能喜彥通之樂有餘也。諸公咸賦詩，而余叙此爲贐，彥通其見憐乎！《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送演勝遠序

余昔遊大梁，經陳蔡之郊，郊多美木，類皆修幹，矗矗上干雲漢，浮陰纖穠，蓊鬱垂布。時方溽暑，畏日流金，而影不至地，弛擔休於其下，俯仰嘆愛。念封植之勤，而痛恨其何以至於此，而吾不能曉也。旁有薪者，欣然笑曰：「子欲知是木所以臻此乎？江南、荆楚、淮甸、西洛，山水深秀，茂林碩材，所至叢生，年大枯倒蒼崖亂壑之旁者何限，而人初不知貴。陳、蔡之地，彌望皆鹵荒之壤，

民知美木不易有也，爭治其地以蒔之，日夕覩邏，不啻如望嬰兒之長也。方其童及尋，漿液四達，枝葉欣欣向榮時，旁榦橫柯舉剪去，唯餘直根。根之漿液，不得旁之也，聚而成美材，乃今之蒼然可觀仰者，舉前日之剪洗封護者也。」余愛其語有理致，嘆曰：「夫斷木爲棋，丸革爲鞠，亦皆有法。士之志於學，其可以外是乎？」故余見苦學者必語以此。廬陵演勝遠方妙年，志於爲道，然患其才多，不知收拾。聞經論之可以游心，則思奪席；見文章之雄偉光秀，則思倒志筆硯；聽開拓正宗，則思呵佛罵祖，才多之過也。今過余語別，且欲自匡山渡大江，以問其所以出生死之要。而余患其才多，故錄蒔木之說以贐之，庶他日林下爭誇臨濟之木有再茂者，定吾勝遠也夫！《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送圓上人序

百丈爲天下福地，禪宗振于茲，歲月之久，寺廢爲荒丘。大長老肅公來，中興之。其子古公又能興其家，昔之敗瓦朽楹，今丹碧層出，鐘魚轟轟。衲子自遠而造，晨香夕燈，如安養土。能回心植福於茲，以其殊勝之報，將如谷之答呼聲也。惜乎，大殿之下，地荒未治，有榮州圓道人，慨然欲階之，使登殿者入離塵三昧。得佛土淨登之者且爾，況施帛爲之者耶？圓公既出山，余挽衣告之曰：「一切殊勝，皆心所成，當勇猛勿惰，必有喜施之者。今雖檀林吹葉，會看明月滿輪。一人聞之發心，三道便從天降。」圓笑之曰：「有是哉！」因書以爲送。《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送鑑老歸慈雲寺

龍安禪師之門有高弟，其驚群之辯，掣電之機，如古風穴三聖之流。元祐之初，開法於西安，嫚罵佛祖，貶剥諸方，聞其風望崖而退者，不可勝數。而登其門者，皆一時之奇秀。永安常龍、安照、慈雲鑑，又角而出。無盡居士張公，嘗問道於師，自稱得法上首。公以文章功業爲時名臣，天下想其風采，而不可得。是二三友者，獨與之周旋忘形，何脫略勢位，豈弟法乳之深耶？崇寧二年冬，公罷政府，還荆南，照老迎於夏口，載與之俱，至鄂渚而歸。江山清華，足以供談笑，而賡酬妙語，多法喜之樂。余時游湘中，聞之作詩與照老曰：「無盡、龍安兩勍敵，大梅、龐老是同參。近聞赤壁同登賞，想見清風助笑談。已作泛舟遊夏口，又成橫錫過江南。歸來萬壑松風在，依舊閑雲沒草庵。」又聞鑑老去慈雲，從公於傳慶，清游勝賞，厭飫其平生。士大夫聞之，高其爲人，曰：「鑑公此邦之福田，其可終聽其去也？」遣使自江陵迎還，以慰邦人之思。遂取道西安，拜塔於山，與照老經行於乳峰之下，而余適在焉。山谷聞鳥聲歌呼，林泉津津，有喜色，而鑑老亦戀戀累日不忍去。余歎曰：「悅公雖不幸短世，門弟子何其多賢也！方無盡居士國論，其門可炙手也，獨淡若；及聞其歸山林，則千里與相從之，又皆造，不忘其師，背道好利者肯如是乎？」作兩詩送之曰：「故人罷相歸田野，相見遙知一粲然。陌上青山嘗識面，歸來白塔掃頽墀。勤勞世外功名事，領略僧中富貴緣。又作慈雲

傾法雨，斬新精彩照人天。」其次曰：「悅老解爲茶毒鼓，平生得妙不施功。欲令聞者偷心死，自是羣生兩耳聾。兄弟赫然追父迹，叢林籍爾說家風。相逢一笑投針地，俱是當年百衲翁。」此詩又叙所以南歸之意，而告之曰：「禪師天骨開張，豐顏美茂，奇韻逸發，談笑如雷。虎穴中自不生彪。然方今之世，正宗甚危，邪法甚熾，至誠惻怛，無使龍安法道下墮于地，禪師其勉爾！」《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送一上人序

無盡居士，崇寧二年自政府謫亳、蘄兩州，以宮祠罷歸，舟而南。時龍安照禪師自西安往迎之，至夏口，遂與無盡俱載登赤壁。余聞之，作詩寄之曰：「無盡、龍安兩勍敵，大梅、龐老是同參。近聞赤壁同登賞，想見清風助笑談。已作泛舟遊夏口，又成橫錫過江南。歸來萬壑松聲在，依舊閑雲沒草庵。」明年夏，無盡來招住峽州天寧，辭之。已而問來僧，嘗記覺範言句乎？僧誦前詩，無盡忻然和之曰：「心月澄澄映碧潭，曾參錯認作曹參。若非臨濟具隻眼，爭得維摩相對談？萬象森羅皆拱北，百城迢遞謾遊南。直須取惜眉毛落，燒却山頭洛浦庵。」宣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龍安之門弟子義一，持無盡所作照公塔銘語句來，時無盡亦歿逾年矣。余遊二老，蓋三十年，今俱成千古，獨余身在，然亦折困於夢幻數矣。是夜義一先寢於坐，念舊游如前身事，錄兩詩以授之，使歸，舉似山中之

耆年，庶其哀余之志也。《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送嚴修造序

南昌千嶂深秀處，忽生水沉奇材，而萬峰繞之，遂名香城。顯觀基肇而來，老頤嗣事，而後殿閣如幻出。唯潮音演法之堂斬新營構，四方衲子鴈次狔座下，而恨香花之館未具。有道人嚴公犯衆請行曰：「吾將化十方男女檀波羅蜜之光以藻飾之，使蓬萊道山，萬國春回，香積城頭，十分月滿。」於是瑛禪師拊手曰：「諾。」使其客甘露滅以序送之。《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五宗綱要旨訣序

傳曰：「人能自重，然後可與言學。」余以謂自重者，必其天資才全而識遠。何以知之？張子房三世相韓，韓爲秦所滅時，年二十許，弟死不葬，袖鐵椎擊始皇，誤中副車，走匿下邳，乃能跪履於父老。及佐高帝定天下，漢業已成，糝糠王侯，掉頭不顧，思與赤松子遊。韓信微時，自藏於怯，淮陰少年易之，使出跨下，一市大笑，而色不忤。及爲高帝大將，一軍盡驚，而氣不矜。談笑而破趙，名震天下，得亡虜而師事之。子房勇擊始皇而謙辭封爵，韓信智出跨下而明師亡虜，非材全者，能自

重如是乎？邴原詣安丘孫崧學，崧以書相分，原得書不讀，曰：「夫學者以智高者通，書何爲哉！」藏書於家，游學四方，學成以書還崧，解不傳書之意，崧服其敏。徐曠學於太學時，沈重講授門弟子常千人，曠所質問，數日辭去。或問其故，曰：「先生所講，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所未見，尚何觀？」重知之，憚其能根矩。智識粹美，不在糟粕；文遠巧妙，非止準繩。非識遠者，能自重如是乎？吾故曰必因其天資也。夫刻志功業，傾心名節者，世間之學耳。若離三界、出五有者，非夢幻功業，戲劇名節可盡，而天資無張、韓、邴、徐之英，余竊憂之。諸佛三昧，謂之甚微細智，粗浮心識，其能至哉？菩薩行海，謂之旋陀羅尼門，鄙陋志操，其能入哉？學者之才，如蓬芒之微；而所授之道，如萬鈞之重。雖至愚，知其不可。然猶紛然不知愧，可笑也。爲弟子者，心非其師而貌敬之，爲師者實鄙弟子而喜授以法。上以數相羈縻，下以諂相欺誑。慢侮法道，甚於兒戲。嗚呼，昔清辨菩薩以芥子擊修羅窟，而隱候龍華道成，乃問未決之事，謂今彌勒未具徧知也。辨之求師，何其難也！達摩達恨師子尊者不令嗣祖，渡谿見女子浣，露其足，念曰：「此脛乃爾白皙耶！」師子忽至曰：「今日之心可嗣祖乎？」師子之求弟子，何其審也！大法寢遠，名存實亡，其勢則然。蓋嘗中夜起喟，爲之涕零。余少游方，所歷叢林幾半天下，而師友之間通疏粹美者尚多見，至精深宗教者亦已少矣。又三十年，還自海外，罪廢之餘，叢林頓衰，所謂通疏粹美者又少，況精深宗教者乎？百丈法度，更革略盡，輒波及綱宗之語言。如雲門綱宗偈曰：「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虛喪擊寒冰。鳳翥已飛霄漢去，晉鋒八博擬何憑？」雲門非苟然作也，而昧者無地寄其意識，輒易以循其私，曰「晉鋒八法」。

審如易者之意，則「康氏圓形」、「魔深虛喪」，又何義哉？洞山渡水見影，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吾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與麼會，方始契如如。」其言「契如如」，但一文殊，無二文殊，故曰「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旨甚明白，而昧者易之曰：「渠今不是我，我今不是渠。」遂令血脉斷絕，豈曹洞旨趣乎？仰山臨終付法，偈曰：「一二二三子，平日復仰視。兩口無一舌，即是吾宗旨。」「兩口無一舌」，瀉山之牛，一身兩號之意，而昧者易之曰：「兩口一無舌。」審如易者之言，則是共功時功，尚何論哉？臨濟付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吹毛，劍也，用即磨之，意不欲犯鋒耳，而昧者易之「急還磨」，旨趣安在哉？而以之不疑，可謂陋哉！獨法眼未遭更易，行恐不免耳。昔阿難聞誦佛，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識水潦鶴。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知。」謂曰：「吾從佛所聞異於是。應曰『不善諸佛機』，非水潦鶴也。」誦者告其師，師應曰：「阿難耄矣，所記錯謬。夫諸佛機久而尚爲水潦鶴，豈『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不作梁武喧爭之語，『晉鋒八博』，不作右軍草書乎？」因編《五宗機緣》，以授學者，使傳誦焉。《石門文字禪》卷二三。

華嚴同緣序

政和五年二月

余聞一切衆生識種，皆具十法界性，謂佛、菩薩、緣覺、聲聞四聖，天、人、傍生、餓鬼、

地獄、阿修羅六凡。是十種性本無性，隨所熏起，任運成就。有人於此，爲諸人等談無上，道解脫，知見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則識性熏發佛種。如是乃至爲諸人等談不義，語毀謗三寶一切障道之法，則識性熏發惡道種。是故如來世尊每謂衆曰：「善男子、善知識者，是汝等最大因緣，能令汝輩明見佛性，離苦成道。事彼知識，不惜身命。」又菩薩願力，願與衆生爲不請友，其所立誓，惟欲衆生悟心成佛。然諸衆生自棄自賤，貪戀生死，飄流諸趣，不能逢遇善知識、善友，如萬頃波尋一瓦礫。今惠臻道人欲以是毗盧藏微塵章句，不思議妙義，結萬人同觀。看其設心，欲熏發一切衆生佛乘之種，是其願力，爲不請友。而我大衆，同得值遇，譬如盲龜值浮木孔，當生難遭之想，起增上善心，使易成就。俟其畢，作爲卯塔，書萬人名，各藏於塔中。虛空可殞，而此願力如爍迦羅，惟願剎剎塵塵，證明我說。嗚呼，六道以憂畏飢餓之火所逼燒，尚不聞有佛，安得聞經哉？唯人道一切成就，既已見佛，又復聞經，而不請友曲折誘導，更復惰慢，作跛驢心，是真自棄。凡我見前法界性侶，幸同進道。惠臻道行高潔，而飽叢林，受持願力，久矣成熟。是故今同普告大衆，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唯加鞭此道，是真知恩。政和五年二月十九日書。《石門文字禪》卷二三。

〔二〕傍生：四庫本同。疑當作「畜生」。

洪州大寧寬和尚語錄序

但識綱宗，本無實法。又曰：若以實法與人，土亦難消。巖頭說法，指人甚要而語不煩，亦何嘗鉤章棘句，險設詐隱，務爲玄妙哉？故其得友如雪峰，有子如羅山。於生死之際，如洞視戶庭，未嘗留情。近世叢林失其淵源，以有思惟心，爭求實法。唯其以是爲宗也，故高則妄見勝妙之境，下則波爲世諦流布，而綱宗喪矣。余猶及見前輩，能言老黃龍。同時所游從，有若楊歧會、翠巖真、大寧寬，皆一時號明眼。而會與真所得法子照映江左，語言布寰宇，獨寬公少見機緣。有石門宗杲上人，抗志慕古，俊辯不羣，徧遊諸方，得此錄讀之而喜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此語老宿典刑也，其可使後學不聞乎？」即唱衣鉢，從余求序，其所以命工刻之。嗚呼，杲之嗜好，可謂與世背馳。彼方尊事大名譽者，傳授其語，而杲獨取百年物故老僧之語，欲以誇學者，不亦迂乎？雖然，會有賞音者耳。《石門文字禪》卷二三。

臨平妙湛慧禪師語錄序

宣和三年十月

《傳》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典刑且次之，則老成蓋前人所甚貴也。又曰：「惡夫砭砭之

亂玉。」則似之而非者，又其所甚疾也。貴老成，疾似之而非者，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近世禪學者之弊，如砒砒之亂玉，枝詞蔓說似辯博，鉤章棘句似迅機，苟認意識似至要，懶惰自放似了達。始於二浙，熾於江淮，而餘波末流，滔滔汨汨於京、洛、荆、楚之間，風俗爲之一變，識者憂之。俄有叢林老成者嶄然出於東吳，說法於錢塘，諸方衲子願見爭先，川輸雲委於座下，法席之盛，無愧圓照大通。於是天子聞其名，驛召至京師，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是謂妙湛禪師。慧公未嘗貶剝，而諸方屈伏，不動聲氣，而萬僧讓雄。彼似之而非者，不攻而自破，如郭中令之單騎見虜，孔北海之高氣讐魏。以其荷負大法，故稱法窟龍象；以其搏噬邪解，故稱宗門爪牙也。余與禪師游舊，且少相好，不見之二十年。宣和三年十月初吉，有仲懷禪者過余湘上，出其示徒語爲示。昔蓮花爲聰道者作禮，曰雲門兒孫猶在。余則以手加額，望臨平呼曰：豈雪竇顯公復爲吳人說法乎？何其似之多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三。

全宋文卷三〇一七

釋惠洪 三

僧寶傳序

曹谿之道，至南嶽石頭、江西馬祖，而分爲兩宗。雲門、曹洞、法眼，皆宗於石頭；臨濟、潯仰，皆宗於馬祖。天下叢林，號爲五家宗派。嘉祐中，達觀曇穎禪師嘗爲五家傳略，其世系入道之緣，臨終明驗之效，但載其機緣語句而已。夫聽言之道以事觀，既載其語言，則當兼記其行事。因博采別傳遺編，參以耆年宿衲之論增補之。又自嘉祐至政和之初，雲門、臨濟兩宗之裔卓然冠映諸方者，特爲之傳，依仿史傳，各爲贊辭，統八十有一人，分爲三十卷。書成於湘西之南臺，宣和五年正月八日，伏遇判府安撫大學降貴令辰繕寫呈獻，仰祝台算。許旌陽白日仙去，天詔書曰：「赦汝不事先祖之罪，佳汝施藥呪水之功。」夫施藥呪水，期於活人者也。活人而能致飛仙，況壽考乎？余觀安撫大學，其牧民臨政皆得佛法之至要，和而爲生，威而爲殺，生殺皆以活人爲本。嘗生瀏陽囚徒十有

二人於死中，佛法之見於和者也；戮一賀文而億萬生齒安堵，佛法之見於威者也。其妙用活人之功，較之旌陽，殆相萬矣。惟其得法之淵源，實出於圓照本禪師而不可誣也，故余特以禪書爲獻。伏冀燕閒之暇，少賜披覽，豈勝幸甚。《石門文字禪》卷二三。

嘉祐序

元符元年八月

禪師諱契嵩，字仲靈，藤州人也。少從洞山聰禪師遊，出世湖山，乃嗣其法。其道微妙，而末法學者器近而不能曉悟，而公亦不肯少低其韻，以俯循其機。因歎曰：「吾安能圓鑿以就方柄哉？聞之聖賢所爲，得志則行其道，否則言而已。言之行，由是爲萬世法，使天下學者識度修明，遠邪林而遊正塗，則奚必目擊而受之，謂己之出邪？」即閉關著書，以考正祖宗所以來之迹爲十二卷〔一〕，又列《定祖圖》〔二〕。書成，携之京師，因內翰王公素獻之仁宗皇帝，又爲書先焉。上讀至「臣固爲道不爲名〔三〕，爲法不爲身」，歎愛其誠，旌以明教大師，賜其書入藏。書既送中書，時魏國韓公琦覽之，以示歐陽文忠公。公方以文章自任，以師表天下，又以護宗，不喜吾道，見其文，謂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邪！黎明當一識之。」公因往見〔四〕。文忠與語終日，遂大喜，由是公名振海內。遂買舟東下，居永安精舍而歸老焉。公雖於古今內外之書無所不讀，至於安危治亂之略，當世聞人〔五〕，少見其比。而痛以律自律其身，其學端誠爲歸宿之地，而慕梁惠約之爲人。以其學校其所

爲，未見少差。其考正命分，於賢聖出處之際，尤爲詳正。觀學者循奇巧而不知本也，乃作《壇經贊》；亡孝背義又循養其欲也，乃作《孝篇》十二章；士大夫不顧名實，多是己非他，乃作《輔教編》；學者苟合自輕，不貴尚以修德也，乃題《遠公影堂》；記其所慕也，乃作《茨堂序》；因風俗山川之勝，欲以拋擲其才力以收景趣，乃作《武林志》。至於長詩、贊而已，殆所謂太山之一毫芒耳。公終於湖山，而火化不壞者六物，天下聞其風者，爲之首東長想。嗚呼，一匹夫雲行鳥飛天地之間，視萬乘之尊，其天地之遠也；顧巨公貴人，雲泥之異也。而一旦以其所爲之書獻，天子爲之動容，天下靡然向其風，而卒能酬其志，豈非其所自信修誠之效歟？後之學者讀其書，必有掩卷而三歎者也。元符元年中秋日，高安某序〔六〕。《石門文字禪》卷二三。

〔一〕考：原誤「攻」，據《鐔津文集》附錄改。

〔二〕列：原作「別」，據右引改。

〔三〕臣：原作「呂」，據右引改。

〔四〕因：原作「同」，據右引改。

〔五〕聞：原作「同」，據右引改。

〔六〕《鐔津文集》卷二二所收序詩讚題中有一篇《又序》，內容幾與《嘉祐序》完全相同，且更完整，前人謂「不知何人所作」，疑即惠洪所作。今附錄于後以備考：師自東來，始居處無常。晚居餘杭之佛日山，退老于靈峰永安精舍。然視其迹，雖或出處不定，然其所履之道高妙幽遠，而末路學者器近不能曉悟，而師終

亦不肯少低其韻，以撫循其機。因而嘆曰：「吾安能圓鑿以就方柄哉？聞聖賢所謂得志則行其道，否則行其言而已。言之行，猶足爲萬世法，使天下後世學者識度脩明，遠邪見而游正途，則奚必目擊而授之，謂從己出耶？」因却關著書，以考正其祖宗所以來之迹爲十二卷，《輔教編》三卷，又列《定祖圖》一面。書成，携之京師，因內翰王公素獻之仁宗皇帝，又爲書以先之。上讀其書，至「臣固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歎愛久之，旌以明教大師之號，賜其書入藏。書既送中書，時魏國韓公琦覽之，以示歐陽文忠公修。公以文章自任，以師表天下，又以護宗，不喜吾教，及見其文，乃謂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當一識之。」師聞，因往見之。文忠與語終日，遂大稱賞其學瞻道明，由是師之聲德益振寰宇。事竟，遂買舟東下，終老于山林。師雖古今內外之書無所不讀，至於所著書，乃廣明外教，皇極中庸之道，安危治亂之略，王霸刑名賞罰之權，而終導之歸於無爲寂默之道。當世聞人，少見其比肩焉。而痛以內教自律其身，端以儉素誠德爲宿歸之地，而慕梁惠約之爲人也。其所蘊至道淵密，然以其所學較其所爲，而未見少差焉。所著書，觀當世士大夫不顧名實，而是己非他也，謂以儒而嫉佛。乃作《輔教編》。學者亡孝背義，循養其所欲也，乃作《孝論》。尚綺飾辭章而不知道本也，乃作《壇經贊》。苟合自輕而不自上以德也，乃題《遠公影堂》文。志其所慕，以風末世之華侈也，乃作《山茨堂序》。因風俗山川之勝，欲拋擲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其明聖賢出處之際，性命道德之原，典雅詳正，汪洋浩渺，尤爲博瞻，總號之爲《論原》。其如詩、書、序、贊、記、傳、表、啓、銘、誌、題、述，評辯是是非非，所謂太山之毫芒耳。及後終於湖山，而火化不壞者六物，天下聞其風，莫不東首而長想。嗚呼，師雲行鳥飛於天地之間，視萬乘之尊，其勢霄壤之遼也；顧王公貴人，雲泥之異也。一旦以其所爲之書獻之，天子爲之

動容，天下靡然嚮風，而使其乃宗乃祖吾佛無上妙道明白於萬世，而卒酬其抱道輔教之志，非其自信脩誠之效歟？後之學者讀其書，有必掩卷而三歎者也。嗚呼！

墮齋偈序

政和六年正月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如人言蜂醞百花之香爲甜耳。」永嘉曰：「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握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爲無知，自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如手不執物。亦不自握拳，不可爲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兔角。如人言所以，甜者爲蜜耳。」而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如人見蜜及親嘗耳。」曹山以墮統三法，如人以蜜觸舌，自知純甜，無中邊味耳。南州道人本忠聞之，擊節賞音。余曰：「此郎殆人類精奇，追友其人於百年之上。」遂名其所居曰「墮齋」。請余記之，爲說三偈，曰：

生在帝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應著珍御，顧見何驚異。

又曰：

紛然同作息，銀碗裏盛雪。若欲異牯牛，與牯牛何別？

又曰：

有聞皆無聞，有見元無物。若斷聲色求，木偶當成佛。

政和六年正月日。《石門文字禪》卷二三。

四絕堂分題詩序

宣和三年七月

宣和三年秋七月，青社張廓然罷長沙之教官。十五日，渡湘將北歸，館于道林寺，携家徧遊湘山勝處，如人經故鄉，戀戀不忍去。門弟子相守不捨，又如癡兒之嗜蜜，日追隨於晴嵐夕暉之間，笑語於千巖萬壑之上。二十二日，會于四絕堂者十人，而余適至，廓然顧嗟嘆息曰：「愛山吾天性，所以遲留未發者，眷此邦之多奇士也。不然，吾何適而不可乎？」余曰：「東坡嘗曰：『故山去千里，佳處輒遲留。』此語殆爲公今日之遊說也。」於是分其字以爲韻，賦詩紀其事。未及點筆，會余有急客至，馳歸。廓然與諸公登清富堂，汲峰頂之泉，試壑源茶，下鹿苑寺，散坐於青林之下。久之，並岸而北，遂經櫟林塢，至南臺莫夜矣。呼燈小酌，劇談賦詩，詩成而情不盡，飲少而歡有餘。是夕風高月黑，萬樹秋聲，廓然長揖飄然而歸道林，余使人秉炬追送之。明日，諸公皆以詩來，廓然曰：「湘西蓋冠世絕境，而吾客皆韻人勝士，茲遊也無媿山陰冶城子，宜序以冠羣詩之首。」余曰：「唯唯。」

題華嚴綱要

華嚴宗有四種無礙，謂事無礙、理無礙、事理無礙、事事無礙。夫言事事無礙者，非有竺梵震旦之異，凡聖小大之殊，而講師笑棗柏不辨唐梵，又可笑哉！此文清涼國師啓毗盧藏之鑰匙也，其文簡而義無盡，其科要而理融通，學者當盡心焉。方天下禪學之弊極矣，以飽食熟睡、游談無根爲事，而佛鑑乃倡爲宗尚之，其亦護法憫俗之慈也歟！《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題疾老寫華嚴經

瑛公風骨清癯，而神觀秀爽，措置加於人一等。與南州名士游，淡然無營，獨杜門手寫此經，精妙簡遠之韻，出於顏、柳。予聞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者，皆所莊嚴之耳。龍勝菩薩以夙智通力誦持之，實又難施以入世間智力翻譯之，清涼國師以達佛知見力疏釋之，而瑛公以夙淨願、堅固力書寫之。予觀其心志，端欲候文殊師利之智海，普賢之行願海，善財童子利生求法精進海，十二時皆在現行。如善現比丘不動真際，現一切色身於十方世界，作大佛事，顧其措置非加於人乎？《石

門文字禪》卷二四。

題光上所書華嚴經

邾城岸大江，皆深林大澤，自麻城之東，多奇峰峻谷，輪蹄所不至，虎兕所掩。建炎元年十月，予自漢上南還廬山，阻兵於大石山，捷徑過鍾山之下，有僧舍數椽，道人七八輩，弔笑如舊識。有首衆者道光與其兄道舒鄰房，晨香夕燈，以禪誦爲佛事，從之者皆肅如也。光嘗呼此經以示予，予因再拜跪而讀其篇目，謂舒曰：「耆闍婆面城之醫王也，面所見草木土石，無非是藥。文殊師利童子曰：『耆婆見草木無非是藥，菩薩見境無非是心。』」然耆婆祝之疾，燥濕虛實，寒病祖病，衆生病之方也。而光口不忘誦，目不忘視，手不忘書，寫之則隨施，無所窒其妙。嗚呼，耆婆蓋世間之醫而得妙者也，則出世間之醫，其用自心之得妙者也。是經其廣則四天下微塵數偈句，其得則震旦所譯十萬偈句。光擬之於沙界涼曝，得所藏之於毛端，寬博有餘。至於殊勝功德，則非有思議心所能測知。經初畢工，而盜賊蟻聚，所至流血可涉，光、黃、舒、蘄衲之間，受禍猶酷，獨此經所寄，東西南北十里之間，無犬吠之驚。父老男女，安堵樂業，豈非龍神所護持而然乎？光少游方，見知識飽參而還，以親老不忍去其膝，日以研味此文，其爲知恩精進，不言可知矣。咨爾鍾山之下，護持龍神之衆，時朔來朝，以秘藏之。某題。《石門文字禪》卷二三。

題華嚴十明論

政和五年六月

顯謨閣待制朱公世英爲余言：頃過金陵，謁王文公於鍾山。公以彥里閨晚生，有志學道，謂曰：「若讀史，見勾踐、伍員事乎？勾踐保栖會稽，置膽於坐，卧則仰膽，飯食亦嘗膽也。伍員去楚，橐載而去昭關，至蒲伏行，乞於吳市。二子設心止欲雪耻復讎，而焦身苦思二十餘年而後遂其欲，蓋有志者事竟成也。然移此心以學無上菩提，其何以禦之？」世英囑予記其言。世英歿一年，余還自海外，築室筠溪石門寺，夏釋此論，追念平時之語，曰：嗟乎，流轉三界，未即棄去，其耻亦大矣；囚縛五陰，未能超出，其讎亦深矣。以吳楚之讎耻較之，其相倍如日劫，而學者亦思掣肘徑去。然至誠惻怛，勇決力行，較勾踐、伍員，特太山毫芒耳，豈不惜哉！《金剛般若經》須菩提聞世尊言：「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不如受持四句偈，爲他人說之福。」於是泣下。其心豈不謂學者多以一身味著懈怠，故自爲障礙乎？夫雜華具四天下微塵數偈，而其所詮者，如來普光明大智一法而已。親近隨順，此智者戒定慧三法而已。以戒定慧觀照方便，破滅無明，一切衆生彈指實證，故金剛藏菩薩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離是謂成佛，顯決入法要旨。」借令三世如來重復宣示，深奧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其於利害去取，曉如白黑，其義理昭著，粲如日星。不知學者於戒定慧何疑，而不隨順？於無明煩惱何戀，而不棄遺乎？孟軻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

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今之知類者，吾特未見耳。豈密行暗證，隱實顯玼，世不得而知歟？抑觀力粗浮，習重境強，多遇緣而退歟？余切慕思大智者父子，於道能遺虛名，收實效，三十年間，決期現證，皆獲宿智，通入法華三昧，乳中之酪，此其驗矣。嗚呼，安得如南嶽、天台兩人者，與之增進此道哉？政和五年六月十日書。《石門文字禪》卷二五。又見《解迷顯智成悲十朋論》。

題光上人書法華經

晉沙門曇諦，初夢於其母黃曰：「我投暫託宿。」乃以鐵鏤書鎮并塵尾拂爲寄。母既覺，而二物在手，於是大驚而生諦。逮五齡，母以二物示諦，諦軒渠笑曰：「此秦王請我講《法華經》贈我者爾。」母曰：「汝省置之處乎？」諦罔然不答而去。又建興二年，長沙縣西一百里餘，有青蓮花兩本生陸地，道俗堵觀，鏤之丈有二尺，得瓦棺，蓮之根莖自棺之壞處出。開視之，有髑髏栓索，而蓮寔生齒腴間。晉有識曰（二）：「有僧不知名氏，誦《蓮經》十萬部，不疾而化。遺言使衣紙，而以瓦爲棺。」今驛亭故基建寺，其號蓮花。嗚呼異哉，惟此經之力，能使授持者卒長物於生死後，奇祥於異世，驚世殊異之如此。蘄州永樂寺僧道光出血和墨寫此經，其衡斜點畫，勻如空中之雨，整如上瀨之魚，皆精進力之所成，知見香之所熏。不然，何以莊嚴微妙如此之巧耶？光又專精不懈，見一纖毫相

之間，萬八千土於剎那入無量處，三昧名報佛恩，然隨筆任運，經行卧起，語默動止，莫非授持此經。故毫相之間，剎那之頃，豈有間哉？光之爲人純素，潔忠於事，孝於奉親，爲里閭所敬信。法眷所追崇，是真比丘也。予自北還，南留其庵，信宿彌日，盡獲見其所寫之經，無慮十數種。觀其施爲，日夕以與佛菩薩語言訓酢，豈復有世間之心耶？《華嚴》曰：「念念不與世間心，合是大精進。」光其以之。《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二〕晉：據後文《隋朝感應佛舍利塔記》，當作「棺」。

題超道人蓮經

南昌饒益院除饒惠超，自幼出家誦此經。年二十六試于有司，以精通得度，即受具。游諸方，事善知識，發明心要。及還，掩關以金爲墨，書《妙法蓮華經》。政和八年六月四日清晨，携以示予，開卷熟視，筆墨精到，衡斜布列，皆有節度。非精誠盡力於此法，莫能臻是也。予聞一切契經，皆佛所演，而此經獨稱過去諸佛。先說法喻，雙舉蓮之爲喻，以三世同時，十方同會。方其開時，即有果；方於果中，即有因，蓮華、蓮實、蓮密是也。諸子雖分布，而會聚之未嘗隔斷，此其名蓮。蓮，連也。《般若》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以是哉。梁大沙門僧祐，平生書

寫誦持，未捨受即身爲爛瓜香，已捨受即舌本爲青蓮華香，皆其精進真信之力所成就。陳大沙門惠思誦至「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恍然見靈山一會，儼然如昨。蓋此經有不思議力，入二十五種三昧。以大行慈悲入中觀，以梵行慈悲入幻觀，以勝行慈悲入止觀。令一切衆生自然見如是事，入菩薩一切色身，三昧之旨也。今超師壞衣鉢，食一室，枵然與世相忘，以精勤之力，致工於此法，可謂知本矣。予將見生身，發無垢智光。方吾法下衰，而超用志如是，誰不隨喜，願世世同超？登內院，見慈氏，預聞妙義，頓捨人法二執證，對現色身，此予志也。甘露滅某謹題。《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六祖釋金剛經

政和五年十月

《金剛般若》，靈智妙心者也。諸佛與我及衆生類三無差別，然諸佛已知而信者，我今知而信者。唯衆生未知未信，則當教導之。故世尊以後五百歲，持戒修福者，能生信心爲實。然以心信心，猶爲三法，如人不睡而能有夢，則知是病。故世尊又曰：「以是信解不生法相。」如來世尊既以明告顯說以爲經，祖師從而注釋之，恩德可謂大矣。而傳布未廣，予竊患之，故化清信檀越，鏤版印施，普告大衆云。政和五年十月日。《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靈驗金剛經

政和元年正月

秘書省校書郎龔德莊初罷官靈壽，來歸京師，居新門裏。時方上元，山東劉野夫與德莊善，偶折簡來約：「十四日可盡室往觀，君慎勿出，略相候，欲款語。」德莊素敬憚其人，爲獨守屋廬。二鼓矣，而野夫不至。方假寐，家人輩尚未還，俄火自門而燒，德莊但捉誥牒而走，一夕而燼數百家。明日迹其屋，灰炭中得《金剛般若》一卷，略無損處，開視明鮮如新。德莊少豪逸嗜酒色，不甚信內典，豈夙世善根，不思議力，以茲發感悟之歟？觀者彭凡、鄒正臣、劉棐、僧希祖、德洪，政和元年上半年後一日。《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宗鏡錄

《石門文字禪》卷二五。〔一〕

〔一〕此文與後文《宗鏡堂記略》之後半段全同，刪。

題法惠寫宗鏡錄

龍勝菩薩曰：「衆生心性，猶如利刀，唯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理體常妙，衆生自粗

能善用心，即合本妙。余觀世之人，疲精神於紙墨者，多從事於無用之學，皆以刀割泥者也。明州翠巖僧法惠獨施力寫永明所譔《宗鏡錄》一百二十卷，與方廣禪寺大法寶藏。嗚呼，惠師可謂善用其心者也。夫能使天台、賢首、唯識三宗之旨趣，大乘深經六十卷妙義，西天此土三百家之法句，雜傳要說契心之至理，鏡爲一心，心之所緣，筆之所及，常在現前，余以謂此道人即入摩訶衍徧知稱性之海，即具普賢一真光明微塵數，不思議行門。予幸得托名卷末，願慈氏大士從知足天來，主龍華時，同聞此錄，知今日自作隨緣，其心非謬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修僧史

予除刑部囚籍之明年，廬於九峰之下，有苾芻三四輩來相從，皆齒少志大。予曉之曰：「予少時好博觀之，艱難所得者。既不與世合，又銷鑠於憂患。今返視缺然，望之則竭，不必叩也。若前輩必欲大蓄其德，要多識前言往行，僧史具矣，可取而觀。」語未卒，有獻言者曰：「僧史自惠皎、道宣、贊寧而下，皆略觀矣。然其書與《史記》、兩《漢》、《南北史》、《唐傳》大異，其文雜煩重，如戶婚鬪訟按檢。昔魯直嘗憎之，欲整齊，未遑暇，竟以謫死。公蒙聖恩脫死所，又從魯直之舊游，能粗加刪補，使成一體之文，依仿史傳，立以贊詞，使學者臨傳致贊語，見古人妙處，不亦佳乎？」予欣然許之，於是仍其所科，文其詞，促十四卷爲十二卷以授之。《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讓和尚傳

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蓋語言者，心之緣、道之標幟也。標幟審則心契，故學者每以語言爲得道淺深之候〔二〕。予觀南嶽讓禪師初見六祖，祖曰：「什麼物與麼來？」對曰：「說似一物即不中。」曰：「還假修證也無？」對曰：「修證即不無染污，即不可。」祖嘆曰：「即此不染污，是諸佛之護念。」大哉言乎，如走盤之珠，不留影跡也！然讓公猶侍六祖十有五年乃去，庵於三生石之上。時天下尚以律居，未成叢席。有僧忘其名，爲總衆事二十年，爲縣官勘其出納。先是，寺未嘗藉其資，僧方囚，自念久已忘之，仰祝讓公求助。於是一夕通悟，盡能追憶二十年間物件，不遺毫髮，乃得釋。故以讓公爲觀音大士之應身，而讓居庵中，未嘗知之。予游福嚴，與僧讀其事，僧疑以問予：「此何理哉？」予曰：「《涅槃經》云：『外道妬世尊入其國，驅五百醉象來奔。世尊垂手示之，而象見五指輪中皆出師子，於是怖伏遺糞而去。世尊曰：爾時我指實無師子，而是護財狂象，自然見之，皆我慈善根力。』故夫世尊慈善根力，要不可以有思議心測之，而可以無隱藏事證。如月在天，光徧谿谷，初不擇谿谷之濁清。而水之澄澈，必有月影；水之澄澈，則月現影。而善惡之必有所感，乃不見慈善根力哉？則讓公坐令其曾獲聰明之辯，要不足怪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五。又見《楚寶外編》卷三。

〔二〕候：原作「侯」，據文意改。

題洞山巖頭傳

雪峰見德山托鉢，便問：「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巖頭，巖頭曰：「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德山聞之，呼巖頭問曰：「汝不肯老僧耶？」巖頭密啓其意，德山明日上堂，舉論大異。巖頭拊手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天下人無奈此老何！」雖然如是，只得三年，至期果化去。洞山初見華嚴靜公，搬柴把住，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靜？」曰：「反仄反仄。」洞山曰：「汝記吾言，已後向南住，衆一千；北住，止三百人而已〔二〕。」靜初住福州東山，一千衆；後居都下，衆三百人。予觀巖頭、洞山之語，出於信口，殆若苟然。而德山之化，華嚴之衆，皆不能逃其言。因緣時節，弗差毫髮。其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耶？亦夙智通力，自然前知耶？偶爾不可數，通力非宗門所尚，非授大法，顯著於此，能無疑乎？《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二〕止：原作「山」，據《五燈會元》卷一三改。

題斷際禪師語錄

禪師初與異僧游天台，渡溪方悟其爲異也。悔不能早識之，且將折其脛而後已。尋北游，值老嫗於洛下，與之語，多所發藥，遂侍以師禮。嫗知其非尋常人，俾更謁江西大寂。既至而祖已化去逾月矣，而見其子海公。海以所嘗悟明之緣示之，公悟大法於言下。海曰：「他日其嗣大寂可也。」公笑曰：「是豈義也？」海歎己而爲不及。常謂其徒曰：「吾頃游方，無所不問，雖草根巖壁中有人，必往窮詰其所得。」又曰：「馬祖之下得正法眼，歸宗耳。而牛頭以降，皆不可當其意者。」豈公取舍，故欲異於世也，亦抑世之人見其不與己合，而訴以爲異者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信己之專。惟信己，故不惑世人之言。是故所立卓絕，非常人所能及也。公之器識宏遠，剛正自性，出其天性，豈非以謂道之所在，非凡聖男女之間，晦顯長少之際？而是非取舍，不可以苟而已，而取人不必以求其全也。今之學者，既下視天下之士，而又工於怪奇詭異之事，銜名逐世，不顧義理。求人必以其全，而議論多膠於所愛。名爲走道，其實走名，紛紛冗冗，皆禪師之門罪人也。禪師之所養，其峻嚴廣大如此，其語言斷斷如藥石，深可以治晚世學者之病。是知其言，蓋所養也，卷舒放肆，驅逐邪妄，開闢正信，直明一心，以歸合佛祖之言，可謂深渺宕肆，大哉洋洋乎光明之言也。余因手校而藏之，又列其所施爲者以自警，書於卷之尾，且以示同學云。《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全宋文卷三〇一八

釋惠洪

四

題百丈常禪師所編大智廣錄

余常識老僧知瓊於司命山下。瓊，湓城人，黃龍無恙時客也。爲余言：「黃龍住山，作止甚詳。嘗手校此錄於積翠，謂門弟子曰：『佛語心宗，法門旨趣，至江西爲大備。大智精妙穎悟之力，能到其所安。此中雖無地可以棲言語，然要不可以終去語言也。』故其廣演之語，大別禪者法執。而今之五家宗趣，皆此錄森列，如井之在海，其清涼甘滑，泄苦濁毒所不同，而本則無異質也。」予誌其言久之，偶見洞山藏角破函中多故經，往掀攪之，乃獲見常禪師居百丈日重編者。熟讀，驗瓊之言，信然。校世所傳，多訛略，因藏之，以正諸傳之失，又誌瓊之首告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雲居弘覺禪師語錄

悟本禪師設五位法門以發揮石頭大師之妙，大率約體用爲五法，更互主客，隱顯相參，借言以顯無言。然言中無言之趣妙至幽玄，故其問答之貴親，正如君臣之貴合。於是翕然宗以爲洞上玄風，出其門下者應機酬詰，務以秀麗嚴峻之語相高，尚使人放身，如覽花葩之開妍，煙雲之穠纖，而仰拂秋之螺峰，染春之鴨波，劃刻百出，必欲合其法而後已。忽其繩墨，以登其門者，則非吾屬也。而雲居弘覺禪師，蓋其徒之秀傑者，乃獨不然。其演法之辨，應機之詞，朴古自在，隨意所劃。如世之良醫坐於藥肆中，病而詣者，信手與之，藥至病愈。常謂其徒曰：「佛法無多事，行得即是。汝但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人純素任真，有所問詰，木頭碌磚，隨意答之，實無巧妙，大底渠脚跟下穩當。苟不如此，雖說得如花錦，無益也。」余常怪洞山嗣法者，如本寂、道全、居遁、休靜之徒，光大於世者三十餘人，觀其施爲，提演宗脉，無敢冒規致之外者。而膺公乃爾殊異，豈所謂得所以言，言不必同者歟？余追躡其意，以謂大法本體，離言句相。宗師設立，蓋一期教學苟簡不審、專己臆斷之弊而已。法久必壞，使天下後世眩疑自退，守言而失宗，無所質辨爲可惜也。故其超然法立如此，而公之子簡亦相與振成之。是知俾明悟者，知大法非拘於語言，而借言以顯發者也。嘗與人論至此，其人凌憑其氣，而面頸發熱，曰：「醫智百巧，志誣先德。」詬罵而去。吁嗟，使弘覺不死，且聞余之說，

以爲知言者。今其道愈陵遲，至於列位之名件，亦訛亂不次。如正中偏，偏中正，又正中來，偏中至，然後以兼中到，總成五。今乃易偏中至爲兼中矣，不曉其何義耶？而老師大衲亦恬然不知怪，爲可笑也。雖然弘覺一矯之，則洞山之道，不轉顧地而盡，寧有今日耶？《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克符道者偈

洞山悟本禪師作五位頌，有曰：「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終歸炭裏坐。」予初以謂坐炭中之語別無意味，及讀此偈百餘首，有曰：「農家住處豈堪偃，炭裏藏身幾萬回。不觸波瀾招慶月，動人雲雨鼓山雷。」乃知古老宿之語，皆不苟然，符臨濟真子，而悟本自爲洞山之宗，道本同也。而學者不了以私異之，惜哉！《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清涼注參同契

叢林故宿相傳，謂石頭《參同契》明佛心宗，後輩鮮有深識其旨者，獨清涼大法眼禪師注文發明居多。故南唐後主讀至「玄黃不真，黑白何咎」處，爽然開悟。余謂後主所悟，蓋悟法不真而已，非因其語以了石頭明暗本意也。如安禪師破句讀《楞嚴》而悟，句讀且爾，矧所謂義味乎？然安於心法

無疑也。予嘗深考此書，凡四十餘句，而以明暗論者半之。篇首便曰：「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乃知明暗之意根於此。又曰：「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調達開發之也。至指其宗而示其趣，則曰：「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故其下廣叙明暗之句，奕奕綴聯不已者，非決色法虛誑，乃是明其語耳。洞山悟本得此意，故有五位偏正之說。至於臨濟之句中玄，雲門之隨波逐浪，無異味也。而晚輩乘其言，便想像明暗之中，有相藏露之地，不亦謬乎？大率聖人之言不明於後世，注疏之家汨之，非獨此文也，余不可以不辯。《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香山艷禪師語

禪師父事雲庵，於予爲法兄，然予少實師事之。初聞其誦《迦葉波偈》曰：「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乃曰：「子悟此，即是出家。」予時年十六，曉夕以思，茫然莫識其旨。頃在海外閑居，味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乃追繹香山之語，遂深入緣起無生之境。將以見之，報其發藥之恩，則化去已逾年矣。其門人文謙以其提誨之語爲示，併書予願見不果。《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玄沙語錄

右司諫、集賢孫公覺莘老守福州日，俾僧編集此錄，學者以覺悟宗旨，厥功茂焉。然予獨恨集末附千光王寺沙門義澄重刪三句四機之語，議論錯謬。何以知之？如玄沙《綱宗》第一句「名真常流注，與鐵輪位齊」，力一天下，然未有出格之詞，猶曰明前不明後，無自由分，未辨緇素。「雖得出世間，未得入世間」，恐其墮，一如平實無生之見死，在句下也，則有出格之詞。而義澄輒引《首楞嚴》曰：「妄爲色空，及與聞見，如第二月。」又圓覺曰：「由起幻故，內發輕安，大悲妙行，如土長苗。」讀之令人搏髀高笑。義澄何爲者也？乃敢指判禪宗哉？學者能深觀之，則知予言爲公。昔無業禪師每歎叢林不自揆，行解如屠沽，而自比佛祖。南山律師曉達教乘，而不敢自呼大乘師，止言律師耳。義澄自目未見，而指人五色，使見宣律師爲人，定必羞死。《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谷山崇禪師語

予讀《澄心堂錄》長慶稜公之孫、保福展公之嗣谷山禪師之語，奇嶮宏妙，光明廣大。觀其膽氣逸羣，不在巖頭、雲門之下，而錄失其名。然語多稱報恩傳燈，但有潭州谷山句禪師而無機緣，其列

熙、崇兩人機語，校句所□示殆相萬，然皆住報恩，豈句亦常居之耶？予常與超然衝虎游谷山，訪其遺事，無所考，因相對歎息。追念東坡之語曰：「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而黃四娘乃得與杜詩不朽。」事莫不爾。作詩曰：「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峰。崇公事迹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蹤。」又十年，復與超然夏於石門，偶閱前詩，遂併錄之。《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韶州雙峰蓮華叔姪語錄

傳曰：「聽言觀道，以事觀生死亦大矣，而兩人者睨睨之，不翅如出入戶庭之易，然蓋其所養非有以大過人者，何以臻此？」其言具在，可信也。予觀雲門勘辯舉古，皆脫略窠臼。方其遊戲時，亦微見其旨。至酬問垂伐，則語赴來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令人溟滓然弟之哉。夫語赴來機，妙在轉處者，正中妙叶洞山旨趣也。豈此老浙亦或用之，而欽祥默識其不傳之妙也哉？巴陵鑑公常答問提婆宗，曰：「銀碗裏盛雪。」答祖意、教意同別，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答吹毛劍，曰：「珊瑚枝枝撐著月」云。吾以此三句報答雲門法乳之恩。予始誕之，今視之，良然。使雲門而在，正當一捧腹耳。《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輔教編

嗚呼，正法明夷，先佛垂告，封文執僞，更相是非，聖智圓融，凡情守隙，否極則泰，挺生英特，則永安禪師其人也。握管驅風，懸河瀉辯，推慈悲於教義，會孔墨以流洫，巍巍乎，晃晃乎，實當世不可得也。凡所著集，雖不欲傳，其在四方好事者之所錄，殆九牛一毛耳。後之學者，至聞其名，歎不得瞻容爲恨。若夫天地之高遠，日月之昭明，江海之浩蕩，想而不可極者，蓋若人矣。《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首山傳法偈

宣和元年十月

諸佛甚微細智，以金剛爲喻，非凡夫粗浮心識所能了達。《華嚴·十定品》：「入剎那際，諸佛三昧乃能滅衆生顛倒想。」宣和元年十月吉日，余在湘西鹿苑虎苓堂，早作靜坐，念曰：今日蓋首山生辰，追想爲人，書其傳法偈并汾州無德禪師注釋，詳味父子，真能入諸佛甚微細智者也。《石門文字

禪》卷二五。

題五宗錄

性覺本自妙，而常明以無性故不自知，謂之無明。一切衆生以無明迷醉，如目有翳，善知識如醫師。東坡曰：「醫師但有除翳藥，且無與明藥。如可與明，還應是翳。」此殆天下之名言也。予所集《五宗語要》，如醫師除翳藥方也。從前先德用之有驗，故樂以傳世。書成於宣和元年正月，明年有漳南道人崇顗者願求傳錄，錄畢相示，其筆力詳楷，非誠之至、志之確，不能如此。然能併除萬慮，燕坐一室，追繹先德所行之事，研味諸家所示之語，以校日用，則予之所集不爲徒爾。顗之精勤，不爲虛行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寶公識記

王敦素問予，寶公《識語》，視千百年如一日，此何道而至之？予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者，孔子之語也。凡夫所見，莫非倒想。倒想若滅，洞見三世。寶公豈有倒想者乎？」敦素拊手曰：「美哉之論也，然滅倒想，寧有道乎？」予曰：「當不忘正觀。」曰：「是眼則不能自見，其己體自體尚不見，云何見餘物？若樹是見，復云何樹？若樹非見，云何見樹？現在若有

過去未來，亦應是有過去未來。若無現在，亦應是無故雜華。」曰：「法眼不思議，此見非顛倒。」敦素瞠然良久，曰：「此語令人溟滓然弟之哉！」《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古塔主論三玄三要法門

古塔主著論，呵諸方但解知見，未明道眼。予初駭之，及觀其論三玄三要之義，援引諸家證左甚明，而曰：「豈特臨濟用此法門，殆是三世如來之法式也。」僧輒問曰：「師論三玄法門，名既有二，其語亦異，切不相離，而臨濟本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何以辯明之？」古氣索良久，引《金剛般若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又《首楞嚴》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等義對之，曰：「理性無邊，事相無邊，雜而不參，混而不一，何疑一句之中不具三玄三要耶？」予獨不曉《金剛般若》、《首楞嚴》等義，非知見乎？且諸經之旨既具，臨濟安得蹤跡之而建立哉？古方呵知見，而自語相違，可笑也。盤山寶積禪師曰：「道本無體，因道而求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盤山蓋形容三玄三要者。雲居云：「譬如獵犬尋香，嗅迹而去；忽若羚羊挂角，時莫道迹，香亦無矣。」同安曰：「涅槃城裏尚猶危，陌路相逢勿定期。權挂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御復名誰？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歸。萬古

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始應知。」又形容盤山之語，而三玄三要之旨益微矣。古乃又引教乘以解釋之，吾無以徵其失，將撼臨濟起，而使痛叱之乃快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古塔主兩種自己

僧承古與施秘丞論自己有二，曰有空劫時自己，有今時日用自己。學者以其有叢林時舉，讀之疑怖，曰：「豈一阿難而成兩佛耶？」余聞世尊於首楞嚴會上，謂阿難曰：「譬如琴瑟笙篴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莫能發。寶覺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其說不過以善用不善用爲異，不聞析而爲兩種也。而古公立二自己，過矣。祖師之門，其論法方徵言語之際，略滯疑似者隨而救之，如鳥飛空，弗住弗著。如六祖謂永嘉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對曰：「無生豈有意耶？」又問：「讓公什麼物與麼來？」對曰：「說似一物即不中。」自是觀之，古蓋吾法中罪人，而自以能嗣雲門，其自欺欺人之狀，不窮而自露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汾州語

六祖臨終，門人問：「住持當如何行心用行，乃契聖意？」祖曰：「設有問佛法者，汝對之時，

莫迷自己。性持修道，第一莫瞞自心。如此則與聖意相應。」予觀淳化已後，宗師無出汾陽禪師之右者。味其平生，聽其言論，如謝安石之知國，造次不忘自治，宜於曹溪最後明誨爲無所愧矣。《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準禪師語錄

政和五年十月

石門雲庵示衆之語，多脫略窠臼，于時衲子視之，如春在花木，而不知其所從來。予每以謂此老人可以起臨濟之仆。哲人逝矣，切嗟悼之，以爲世莫有嗣之者。湛堂於予爲弟昆，自其開法，未嘗聞其舉揚。歿後百餘日，得此錄於杲上人處，讀之喟曰：「雲庵之餘波，乃能發生此老種性耶？」政和五年十月七日題。《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小參

如來世尊說般若，傳至震旦者，無慮數百萬言。其要不過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杜順宏《華嚴入法界旨訣》終必曰：「一切智通無障礙。」古之宗師於世尊之意神而明之，獨雲門大師。雲門滅百年有雲庵老師，握臨濟劍，得雲門之旨，於說法時如月在千江，不借言詮，一切

見者，心得意了。自老師之化，出其門者皆不足以知此，獨湛堂師兄知其意。予三復斯語，爲之歎息，使雲門、雲庵而在，見此語當撫掌一笑。蓋其謹嚴如歐陽率更小字，端方如顏平原大字，秀整姿媚如鍾太傅表章，精奇雅麗如王會稽《蘭亭記》。嗚呼，何其盛哉！《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黃龍南和尚手抄後 一

予猶及見叢林老成人，皆云黃龍南禪師游方時，嘗至歸宗寶鬚頭，方會茶師，却倚而坐。寶呵之：「南書記無骨耶？」師驚顧，玉立如山。又至棲賢，謁禪師教令坐禪，久之得定，因誦《首楞嚴》呪終其身。建中靖國元年春，修水祖超然出雲庵所蓄此書爲示，點畫奇勁，如空中之雨，小大蕭散，出於自然。予置卷歎曰：成德之人，其所作爲，雖點筆弄墨之際，亦自卓絕，況其不可名者乎？某題。《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黃龍南和尚手抄後 二

黃龍南禪師手錄《四十二章經》一卷，筆法深穩莊重而若瘦，得顏平原用筆意。雲庵老人生平無所嗜好，獨秘畜此經，偶爲人持去，十餘年莫知其所。與客論字，未嘗不搏髀追繹之。其師希祖得於

筠溪胡氏家，出以示予曰：「君其寶之，政使此字不工，猶足以爲希世之珍，矧工如此，又雲庵所愛而不忘者乎！」《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黃龍南和尚手抄後 三

歐陽文忠公曰：「論書當兼論平生，借使顏魯公書不工，世必珍之。」蘇東坡亦曰：「字畫大率如其爲人，君子雖不工，其韻自勝，小人反此也。」老黃龍非其以筆墨傳世者也，而其書終亦秀發，乃知歐、蘇之言，蓋理之固然。石門某謹題。《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晦堂墨蹟 宣和四年

右晦堂大和尚墨蹟三紙。佛印蓋公輩流也，而其言推敬之，至稱爲老師。退之之與柳子厚，歐陽永叔之與楊大年，道樞不同，而韓、歐之稱柳、楊，唯恐不師尊之。議者以謂避爭名之嫌，非也。前輩傾倒，法當然耳。公道德冠叢林，而器資與公輩一時，又名卿且留情吾道者，今皆成千古，堪師之。能畜此帖，嗜好，大是不凡。宣和四年自印福絕湖來，出以示其姪，因流涕書之。《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雲庵手帖 一 崇寧五年十月

南禪師學魯公字最有工，當時歸南公者，無不學之，然無出雲庵之右者。昭默老人嘗與德洪共觀此書，歎慕之不已，以謂不減楊少師，一道人其珍之。崇寧五年十月十八日，門人某題。《石門文字禪》卷二五。又見《雲庵真淨禪師語錄》附錄。

題雲庵手帖 二

雲庵和尚《與檀越帖》一紙，伏讀如受訓詞。叢林荒寒，無復平日，此老知不復見，況筆畫語言乎？門人某流涕謹書。《石門文字禪》卷二五。又見《雲庵真淨禪師語錄》附錄。

題雲庵手帖 三

右雲庵《寄張惠淵偈》一首。惠淵予不見二十年，聞其精進日新，真能遵受雲庵之言者也。誠上人來自宣梵，問其師泊惠淵健否，偶記前偈，遂書以授誠。歸舉似惠淵，使較當日之本異同也。某

書。《石門文字禪》卷二五。又見《雲庵真淨禪師語錄》附錄。

題徹公石刻

徹上人詩，初若散緩，熟味之，有奇趣。字雖不工，有勝韻。想其風度清散，如北山松下見永道人耳。公雖遊戲翰墨，而持律甚嚴，與道標、皎然齊名。吳人爲之語曰：「餘杭標，摩雲霄；雪溪畫，能清秀；嵇山徹，洞冰雪。」予視三人者，在唐號以詩鳴者尚多有，而後世敬愛之者以其知所守而已，文字不足道也。東坡每曰：「使魯公書不工，尚足以爲希世之珍。」其是之謂耶！《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觀音贊寄嶽麓禪師

崇寧間至東明拜瞻石像，作此贊。時無際禪師方領住持事。及無際遷居嶽麓餘十年，生成寶坊于灰燼之中，而予以弘法嬰難流落之餘幸，復相見，問：「前贊無恙乎？」無際戲予曰：「羽化矣。」暇日因閱文稿，乃得舊本，忻然錄以寄之，曰：「當善護持，無使復爲人持去，覆瓿瓿耳。」《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題才上所藏昭默帖

宣和元年八月

《傳》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然則老成，典刑所不逮也。予還自海外，叢林頓衰，心不爲之動者，恃昭默在耳。今又棄我而先，惟之不自知涕零也。宣和元年八月游法輪，見東甌才公道人出此軸爲示，知師弟子之間蓋如是。衲子動成阡陌，而才獨軫念昭默，豈妄與人者乎？予既見其筆蹟，又得與才游彌日。茲游也，豈虛行哉？《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靈源門榜

靈源初不願出世，隄岸甚牢。張無盡奉使江西，屢致之不可。久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頽跬可須也。」於是開法於淮上之太平，予時東游登其門，叢林之整齊，宗風之大振，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十五年，見此榜于逢原之室，讀之凜然，如見其道骨。山谷爲擘窠大書，其有激云。嗚呼，使天下爲法施者，皆遵靈源之語以住持，則尚何憂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靈源以之。《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昭默墨蹟

余還自海南，館于道林，道人朱公破雨自雲蓋來，坐未定，出昭默書一軸。予久去箴誨，初見必輒輟熟，視之不自覺意消也。秦少游至錢塘，見功臣山政禪師書，歎以爲非積學所致，其純美之韻，如水成文，出於自然。昭默暮年臻妙，其以是哉！顏平原有大節於唐，而以書名，識者惜之。予以謂斯人德高，而名往就之耳，借使此老書不工，尤當寶秘，況工乎，愈可寶也！然與其門人書，語多以見及。余衰退流落，又自恨生所知遇，不能不短氣耳。《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昭默自筆小參

游東吳見岑邃，爲予言：「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地，作意則不妙耳。』故喜求兒童字，觀其純氣。」昭默自卧疾後無他嗜好，以翰墨爲佛事，如示衆以小參之語，皆肯自筆，此殆清閑有餘，又性不違人，豈一代宗師而作許兒戲事，此所謂大慈過人之行，非近世栽培聲名，高自標致所能及也。誠侍者出以示予，覽之涕泗橫流。某年月日。《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昭默與清老偈

昭默孝友於昆弟，而以謙自牧，不如是，法道何由興乎？予觀其贈洞和禪師法句曰：「志有常守，誠無外求。」及疑其語，瞻其風度，此老爲作實錄耳。未見洞和，令人莫測其爲人；及見之，坐使人意消也。韓子蒼曰：「真本色住山人。」子蒼豈欺予哉？《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昭默遺墨

昭默老人，道大德博，爲叢林所宗仰。雖其片言隻偈，翰墨遊戲，學者爭秘之。非以其書詞之美也，尊其道師之德耳。予游諸方，處處見之，開卷輒識其真。精到之韻，骨枯老狀，蓋其退居時筆也。南嶽見方廣圓首座，出此爲示。噫，圓知敬慕昭默，其亦賢於人遠矣！《石門文字禪》卷二六。又

見同治《武寧縣志》卷三六。

題真歸誥銘

宗師之於生死之際，說法作偈者有之，未有自作銘誥者也。予觀昭默此文，奮激頓挫，精到無餘，雖鳩摩羅什、道安輩平時作爲，且不能及，況病與死鄰者能爾乎？蓋其道眼高妙，唯道是視，初不知其有死生之烈也。不然，何以卓絕高勝如是之盛哉？拜讀不勝增氣。《石門文字禪》卷二六。又見同治《武寧縣志》卷三六。

題潛庵書

《傳》曰：「有國者非謂有喬木也，謂有世臣也。」予亦曰：「有禪林者，非有四事之傳也，謂有耆年也。」潛庵今九十一歲矣，而筆語如此，真叢席之大老人也。年月日，某題。《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佛鑑僧寶傳

禪者精於道，身世兩忘，未嘗從事於翰墨。故唐宋僧史，皆出於講師之筆。道宣精於律，而文詞

非其所長，作禪者傳，如戶婚按檢。贊寧博於學，然其識暗，以永明爲興福，巖頭爲施身，又聚衆碣之文爲傳，故其書非一體，予甚悼惜之。頃嘗經行諸方，見博大秀傑之衲，能袒肩以荷大法者，必編次而藏之，蓋有志於爲史。中以罪廢逐，還自海外，則意緒衰落，魂魄遺失，其存者無幾。宣和改元夏，於湘西之谷山，發其藏畜，得七十餘輩，因仿前史作贊，使學者概其爲書之意。書既成，有佛鑑大師淨因者曰：「噫嘻，此先德之懿也。願首傳以爲畢生之玩。」因以父事佛照，以大父事雲庵，而視余爲季父也。因生廬山之陽，游方飽叢林，參道有知見，恭謹孝友，蓋其天性，而醞藉雅尚，若出自然。與余游餘二十年，久而益敬，故余欣然授之。因以謂此書當得妙於筆札者傳之，於是憑川道者敏傳，願施其能。傳以伯父事佛照，以兄事佛鑑，其能書乃夙習，筆楮不擇精粗，飛翰如蠶食葉，俄頃千字，其衡斜布列，擘窠棋畫。非特字工而已，工詩善丹青，兼衆妙而有，然未嘗以自多。長坐不睡，一食終日者十二年矣，人以爲難，而傳以爲易。久游靈源之門，得其旨要者也。六月二十五日，佛鑑携此書來請記其本末，而以謂先覺之前言往行，不聞於後世，學者之罪也。聞之而不能以廣傳，同志之罪也。今予既以傳次之，而因又善傳，傳公又成之。嗚呼，後世學者讀之，當想見法席之盛也。《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全宋文卷三〇一九

釋惠洪 五

題誼叟僧寶傳後

清涼大法眼禪師，出世行道三十年，其所示徒，皆勸勉之語，未嘗以法傳人。非有法而秘惜，實無有法耳。譬如無病而飲藥，病從藥生。故曰：「一切文字語言，學者嗜著，是名壅蔽自心光明。」然前聖指道之轍，入法之階，後世不聞而學，則又如無田而望有秋成，無有是處。予初成此書於谷山，時出塵庵師宜公誼叟在焉。命南州傳道者錄之，以衆編參定，特爲善本。明年春，予游嶽還，復過誼叟，出以爲示，其裝寫之精，竄較之完，非用意之專，信道之審，莫能臻是。予知其閱而仰思，當助發其光明，侔倡其智證，去先德亦何遠哉！則清涼以文字語言爲壅蔽者，蓋治疾之藥耳。覽者其以是窺出塵可也。《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珣上人僧寶傳

予初游吳，讀贊寧《宋僧史》，怪不作《雲門傳》。有耆年曰：「嘗聞吳中老師自言，尚及見寧，以雲門非講學，故刪去之。」又游曹山，拜澄源塔，得斷碣曰：「耽章號本寂禪師，獲《五藏位圖》，盡具洞山旨訣。」又游洞山，得《澄心堂錄》，書谷山崇禪師語，較《傳燈》皆破碎不真。於是喟然而念，雲門不得立傳，曹山名亦失真，崇之道不減巖頭，叢林無知名，況下者乎？自是始有撰叙之意。凡經諸方三十年，得百餘傳。中間忘失其半，晚歸谷山，遂成其志。時長汀璲、珣二衲子來從予游，錄此副本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大畜其德。是錄也，皆叢林之前言往行也，能不忘玩味，以想其遺風餘烈，則古人不難到也，二子勉之！」《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宗上人僧寶傳

予撰此傳方定稿，上淨三昔，而東甌道人將還石門，自瀉水過谷山款予，見其書曰：「噫嘻，此一代之博書，先德前言往行具焉，願手錄以示江南道侶。」即挂巾屨坐夏。四月二十三日錄畢以示予，予歎曰：「夫彈冠必整衣，心敬必形肅。宗非至誠愛，重法道，其謹楷精嚴，渠能至是哉？歐陽率更

以書畫名世，見鍾太傅碑，愛其筆法，卧其下三昔不忍去。率更嗜世間法且爾，況出世間法乎？宗爲法坐夏，賢於率更遠甚。」《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圓上人僧寶傳

仰山初見耽源所傳六祖圓相，即以焚之。及其授法也，則有默論雲門，不許錄語句。而遠侍者以紙爲衣，遂傳于今。以是論之，非離文字語言，非即文字語言，可以求道也。臨川圓道人少游方，有志學道，一鉢經行諸方，其孤征絕俗，雪鴻戾天，仰不可及。而骨董中有此錄，小字薄紙，畫畫精誠，可以見其志也。《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淳上人僧寶傳

問：「如何是火性？」答曰：「熱是火性。」問：「如何是水性？」答曰：「濕是水性。」問者欣然而有得，水火之義盡於此矣。又問：「何以謂之恕？」答曰：「如我之心以待人則恕矣。」又問：「何以謂之慎？」答曰：「心之一具德見於慎耳。」問者又欣然有得，蓋恕、慎之理極於此矣。此世間義理之論也。義理者，心之塵垢也，其去佛道不翅如百億天淵。然昔者有問竹林：「如何是法身？」

答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答曰：「法眼無瑕。」爲道吾衆中，所失笑者宜矣。近世邪師相與傳授，謂無有悟，但直問直答，謂之於法中不生異見，紛然棋布名山，稱嗣祖、沙門，學者例無英氣，往往甘心屈伏，每爲之流涕。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夜，爲衆說《參同契》，至「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處，曲折引譬，以發明先聖之意，使忱信而虔敬者，一洗其矯誣宗旨之氣。而福唐太淳上人適出此編，示予燈下，爲書以付之。淳能識宗，則知尊卑之語不出義理之域，而悟首山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爲太老婆饒舌矣。《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芳上人僧寶傳〔二〕

長沙益陽白鹿大禪師門弟子季芳，福唐人，純靜寡言笑，年二十餘，侍其師。宣和四年夏，于湘西南臺寫此書三十卷，寫畢以示予。予曰：「汝師出雲蓋西堂之門，西堂爲臨濟九世之嫡孫，而黃龍南公之真子也。□家辯才，叢林畏仰之，汝能自勤自誦習此書，玩味其旨，蹤跡其行事，繼之以不休，則古人豈難到哉？如寫而不讀，讀而不味其意，徒欲粉飾清興，於道何有？」《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二〕芳：原作「其」，據《石門題跋》及文中「季芳」改。

題範上人僧寶傳

蚬蜉細字欲闌斑，病眼臨窗看亦難。八十一人閑鼻孔，那盧穿在一毫端。且道有鼻孔，從範上座穿；只如懷禪師無鼻孔，作麼生下手？若也道得西川漏籃子，一錢買三個；若道不得，南臺門外是湘江。《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端上人僧寶傳

臨川志端上人，宣和四年夏於長沙之谷山，谷山有衆，而領袖者魯暗，不通曉世事，叢林以是凋落。端律身益敬，日誦經行道，暇則寫《僧寶傳》。同學勸經行他山，要與之俱，端辭以山水未暇觀，正以白業未辦爲憂。同學怒，棄去，端怡然勿恤也。明年正月上澣日，端袖此書來求題其後，予告之曰：「一精想中，十法界種子皆具，隨其所熏發而起。譬之田有稻種，藉時雨以芽孽之。十法界者，六凡四聖謂也。今端屏絕諸緣，日唯錄佛祖之語，味佛祖之意，則亦熏發佛乘之種。與夫游談無根，疲精神於莊、孟，爲陳言腐說以欺無知者異矣。然能窮究其所自，使所言所履如傳八十一人者，則可謂出家知恩者。」予視端精緊板而聲圓，若可語此者。聊及之，端其勉之！《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隆道人僧寶傳

古之學者，非有大過人者，惟能博觀約取，知宗而用妙耳。唐沙門道宣通兼三藏，而精於持律。持律，小乘之學也，而宣不許人呼，以爲大乘師。棗柏長者，力弘佛乘，而未嘗一語及單傳心要。方是時，曹溪之說信於天下，非教乘之論所當雜。宣公甘以小乘自居，棗柏止以教乘自志，竟能爲百世師者，知宗用妙而已。禪宗學者，自元豐以來，師法大壞。諸方以撥去文字爲禪，以口耳受授爲妙。耆年凋喪，晚輩蜩毛而起。服紉綺，飯精妙，施施然以處華屋爲榮，高尻罄折王臣爲能，以狙詐羈縻學者之貌而腹非之，上下交相欺誑。視其設心，雖僧牛履狶之徒所耻爲，而其人以爲得計。於是佛祖之微言，宗師之規範，掃地而盡也。予未嘗不中夜而起，喟然而流涕，以謂列祖綱宗至於陵夷者，非學者之罪，乃師之罪也。以苟認意識爲智證，爲師者之門望，見以輕慢之心萌矣。非特然也，又執己是而去取諸方，賤目睹而尊信傳說，故不見至道之大全，古人之大體。因編五宗之訓言，諸老之行事爲之傳，必書其悟法之由，必載其臨終之異，以譏口耳授受之徒，謂之《禪林僧寶傳》。書成，而九嶷道人道隆閱之，一月而屹屹上口，兩月而娓娓成誦，三月而能爲末學者舉紐領。夏於雲蓋，閉門寢飯之外，口誦而錄之，非誠著於學，志存於道，何能臻是哉？然其爲人不甘爲啞羊苾芻混處，疾之甚至於詬罵。喜與有識博聞者游，意所合則不問道俗，千里從之。嗚呼，叢林博聞者，既不可人求之，而

啞羊苾芻，動成阡陌。隆雖口受吾文，抱吾所集以遊諸方，亦安能忘詬罵之喙乎？宣和二年秋，得得自山中來，出此編爲示。予佳其好學，爲書其本末，以告未知隆者。《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休上人僧寶傳

宣和五年正月

泰山之鳥，巢於木末；九淵之魚，託於沙礪。嗚呼，魚鳥之微，亦知附託於高深，安有毀髮學道之徒，而自棄於淺陋乎？季休，福唐人也，而得業於湘上之南臺。其師太公與予爲兄弟行，其熏烝見聞，有自來矣。初，太遭橫逆，坐圜扉中百許日，他法屬皆畏訓酢之，而休服勤不敢失禮，逮其釋，余勸度之，宣和四年正月也。既受具陪衆，遂寫此傳。除夕捧以來，予佳其能自脫淺陋而趨高深，爲題其末。明年元日也，明白庵題。《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英大師僧寶傳

宣和四年十一月

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者，理之序也。「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施，多識前言往行」者，日益之學也，如春夏之水方增川，浩然不可測其際。思之又思之，以至於無思，如鹵之在頂，蓋造形之極，不可以數量情識得。孔子晚乃悟曰：「天下何思何慮。」如秋冬之水縮，廓然見其涯涘。嗚呼，

叢林法道之壞，無如今日之甚。非特學者之罪，實爲師者之罪也。學者方蒙然無知，而反誡之曰：「安用多知，但飽食默坐。」雖若甚要，然亦去愚俗何遠？予所錄《僧寶傳》，先叙其悟道之緣，又書其死生之際，欲學者法前輩爲道之精。而惠英大師，年二十餘，生海上，獨挺然有志，不肯碌碌，而啞羊者固已憎之如十世讎矣。手寫此書，携以過予。予佳其勤，扶此心以自此趨無上佛果，如順風揚塵耳。宣和四年十一月題。《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所錄詩

海南道人惠英，字穎孺，生十有二日而失母，年七齡而爲沙門，二十歲從予游。予所作語言遍叢林，未嘗收錄，而英編兩巨帙爲示。既有媿於九祖，欲焚去之，又念英之好學，爲一笑而置之。然流俗寡聞，見少年嗜筆硯者，不背數，必腹非之，以謂禪者不當以翰墨爲急。寧知龍勝詩流震旦□□□首，論□動以億萬□多爲言哉？英勉之。老子言：「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使其未嘗學也，何所損哉？如川之增者學也，水落石出者損也，然未易與粥飯僧論此也。《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佛鑑蓄文字禪

余幼孤，知讀書爲樂，而不得其要。落筆嘗如人掣其肘，又如瘖者之欲語，而意窒舌大，而濃笑者數數然。年十六七，從洞山雲庵學出世法，忽自信而不疑。誦生書七千，下筆千言，跬步可待也。嗚呼，學道之益人，未論其死生之際，益其文字語言如此，益可自信也。今三十八年矣，而見雲庵平時親愛之人佛鑑大師淨因於湘中，頽然相向，俱老矣，而故意特未老，又出余少時詩句讀之。想見山林之舊游處，誦白公詩曰：「手把楊枝臨水坐，閑思往事似前身。」《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弼上人所蓄詩

往時叢林老衲多以講宗爲心，呵衲子從事筆硯。予游方時，省息衆中多習氣，挾磨不去，時時作未忘情之語，隨作隨棄，如人高笑，幸其不聞。過廬山，見弼上人出一巨軸，讀之茫然，不可諱爲多言之戒。昔殷浩喜作詩，不甚工，嘗出示桓溫，溫戲曰：「子勿犯吾，儻見犯，即出子詩示人。」弼上人不見惡，願勿傳乃幸。《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言上人所蓄詩

予幻夢人間，遊戲筆硯，登高臨遠，時時爲未忘情之語，旋踵羞悔汗下。又自覺曰：「譬如候蟲時鳥，自鳴自己，誰復收錄？」寶山言上人乃編而爲帙，讀之大驚，不復料理其訛正，可爲多言之戒。然佳言之好學，雖鄙語如予者亦收之。世有加予數十等之人，其語言文字之妙，能錄藏以增益其智識，又可知矣。夫水發岷山，其濫觴至楚國，則萬物至滿，則合之者衆也。善學者，其能外此乎？言公其勉之！《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自詩寄幻住庵

淵明作《訓子》詩，可以想見其愷弟。而杜子美乃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作《閑情賦》，足以見其真。而昭明太子曰：「白璧微瑕，正在此耳。」癡人面前，不可說夢，豈子美、昭明亦真癡耶？予自居海上及南歸，寄意於一戲，故語不復料理其當否。今錄數首以寄幻住庵主，杜子美、梁昭明猶未脫癡病，幻住其能不癡耶！《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自詩

予始非有意於工詩文，夙習洗濯不去，臨高望遠，未能忘情，時時戲爲語言。隨作隨毀，不知好事者皆能錄之。南州琦上人處見巨編，讀之面熱汗下。然佳琦之好學，雖語言之陋如僕者，亦不肯遺，況工於詩者乎？因出示，輒題其末。《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權巽中詩

世稱唐文物特盛，雖山林之士，輒能以詩自鳴。以余觀之，如雙井茶，品格雖妙，然終令人咽酸冷耳。巽中下筆，豪特之氣凌跨前輩，有坡、谷之淵源。予見之，未視名字，輒能辯。大率句法如徐季海之字，字外出骨，骨中藏稜，讀者當置軸細繹，想見瘦行清坐時也。使巽中聞此語，當以予爲知言。《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自詩與隆上人

余少狂，爲綺美不忘情之語，年大來輒自鄙笑，因不復作。自長沙來歸，舍龍安山中，無可作做，學坐睡法，飽飯靠椅，口角流涎，自喜以謂得其妙。旁舍有道人隆公，雅好予昔所病者，時時過予，終日而未嘗倦，問予昔所作尚能尋繹乎？予引紙爲錄此數篇以遺之，而戲之曰：「昔達觀禪師居京師，士大夫相從者，皆以能詩答話多之。觀笑曰：『解答諸方話，能言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隆公曰：「果爾，吾不復耳。」坐客皆笑之。隆字默翁，湘中清勝者也。《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珠上人所蓄詩卷

予於文字，未嘗有意，遇事而作，多適然耳。譬如枯株，無故蒸出菌芝，兒稚喜爭攫取之，而枯株無所損益。寶峰珠上人，湛堂公之高弟，其爲人精敏能辦事，於佛事欲營之，蓋不知艱嶮爲何等物。在叢林中爲衆推，蓋其氣不受控勒。日涉園夫李商老，每於人物特慎許可，而贈珠以詩，曰「歎玉渥注種」者，佳湛堂之有子也。《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華光鑑湖圖

予建中靖國游西湖，航西興，游浙東，以病不果，甚以爲恨。讀東坡詩，見山川之精神，如兒稚對蜜知其甜。今觀《鑑湖圖》，如華光戲以蜜置舌書間耳。湧師俄收之而去，兒稚雖癡，然亦知蜜不可如飯嘗食之也。《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墨梅山水圖

華光老人眼中閣，煙雨胸次有丘壑。故戲筆和墨，即江湖雲石之趣，便足春色，不可收畜也。而此老人藏於耐寒凍枝頭，一時高韻，譁於士林。而其所畜，又其尤精選也。以病舉以付其子湧，湧如獲夜光，照乘千里，以書誇於予。不有是父，安得此子哉？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因留不去，竟寢其下三昔。文字畫刻是中，安得美味而嗜好有如此者？予初大怪之，及視湧之好尚，率更要不足怪也。《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墨梅

華光作此梅，如西湖籬落間，煙重雨昏時見，便覺趙昌寫生不足道也。《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蘭

無人自芳之態，此老何從見之？豈胸次有此風葉蕭散乎？《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公翼畜華光所畫湘山樹石

予習湘山者也，日與樹石爲伍。華光畫樹石而不畫我，何哉？公翼仕宦三十年而貧，在我上簾中，唯墨梅樹石數軸，其人品可以想見。《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橘洲圖

公翼愛橘洲，而使華光圖之。予家於湘西，開門則漁汀斷岸，不呼而登几案間。蓋湘西皆吾畫筇，書此以誇公翼云。《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平沙遠水圖 一

公翼詩云：「蕭然野趣忽在手，彷彿江南煙雨村。」此殆筆端能生煙雲，非胸次有江山，何能作此語！《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平沙遠水圖 二 題公翼所蓄。

歐公嘗語客曰：「坐而隱者，不知巖石雲泉之妙。」王公貴人圖江山，卧而披之。蓋荆山之人，以玉抵鵲，而秦乃割其十五城以求璧，豈世以希見爲貴，初無定情耶？予生長山林，而目不自觀。公翼，賢士大夫也，其希見而盡蓄之宜矣。《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平沙遠水圖 三 宣上所蓄。

華光滴露寫寒枝，幻出平遠。士大夫厭飫富貴之餘，見之收蓄可也。道林清富宣師，開軒瀟湘，江山不呼而登几案。閑步林麓，嗅梅尋柳，嘗應接不暇。乃袖而寶秘之也，好事無乃太多乎哉？《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平沙遠水圖 四 惠子所蓄。

「好在華光真子，過于雲屋之間。春色都隨談笑，袖中仍有湖山。」宣和元年十二月初五日，惠子出其師所作湖山平遠，曰：「此蓋老人得意時筆也。」予平生無所嗜山水，少年遊戲錢塘，眷湖山之勝，欲老焉。以詩寫之不能肖，逮今衰暮，雖與華光善，得其戲筆，必爲人持去。惠子呵予不能善秘之，予曰：「凡四海九州，山川煙雲，皆吾畫笥也，奈何爲兒戲，蓄紙墨間乎？」惠子笑曰：「公儻恍大言，蓋其天性。然爲題此紙。」於是書六言付之。《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平沙遠水圖

五 稱上人所作。

宣和元年十二月初吉日，里道人稱公絕湘來過予。時江寒欲雪，小室誼譚。良久出畫一軸，蓋《橘洲斷岸平遠之圖》，華光墨梅別館之兒稚也。稱妙思如此，力之不已，當不減華光。口占曰：「袖裏兩枝煙雨，門前一片瀟湘。」《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華光梅

政和五年十一月

華光紹聖初試手作梅，便如迦陵鳥，方雛聲，已壓衆鳥。東坡見之，如黃梅視無姓兒，便肯之無姓兒。今將以衣鉢授嶺南獠，予惜黃梅破頭老人不及見也。圓禪者，當還，舉似乃翁，問甘露滅法喻齊否？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夜，石門精舍題。《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跋唐明皇傳

初，明皇聞元魯山之歌，歎曰：「賢人之言也。」聞左璫訴道迎宋璟，不爲璟禮，則益知其賢，

何其明也。及聞祿山曰：「胡家不知有父，但知有母。」便遂信之，何其暗也。孟子曰：「養心莫大於寡欲。」欲少縱之，則反易如此。然能割所甚愛以寧天下，與漢高帝鑄印銷印，遲速一間耳，此其所以再造唐室也。《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

跋狄梁公傳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乃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公子之乳母節乳之俱逃，而魏故臣有識乳母者，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千金，匿之者夷。』」乳母儻知其處，盍不言乎？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處。借吾知之，終不可言。」故臣曰：「魏國正破亡，族已滅矣，尚誰爲乎？」乳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逆也，畏死而棄義亂也。恃逆亂以求利，吾不爲也。」遂抱公子藏大澤中，故臣告秦軍，秦軍追見射之。乳母以身蔽矢，著身者數十，乃俱死。秦王聞而貴之，葬以卿禮。東漢李善，南陽李元奴也，家疫死，止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以萬數。奴婢共議謀殺續，分其產，善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漣。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者。有事輒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其邑，修理舊業。鍾離意時爲瑕丘令，上書薦之，光武詔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魏節乳母、漢李善，古之奴婢也，而其所爲卓越如此。

予聞虎生三日，其氣食牛，馱驂七日，而超其母。蓋其種性殊特，不幸而趣異類中耳。若二人者，殆功名富貴者事也，又可以品類拘之乎？唐則天皇后受夫顧託，而欲奪以自有，哥舒翰提兵三十萬，而北面事賊，此真奴婢，豈實能功名富貴者乎？《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

跋北里誌

《春秋傳》書六鷁退飛，石隕五，微事也，何足書乎？先儒曰：「聖人之意，以謂如鷁與石，無預於道德性命之理，且猶謹嚴詳次如此，況道德性命乎？」《北里誌》戲劇之文，而達道校證藏之，豈五石六鷁之意乎？舒王曰：「司馬君實平生大過人者，臨事不苟。」於達道亦云。《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

跋達道所蓄伶子于文

風行水上，渙然成文者，非有意於爲文也。余讀此傳，蓋通德娓娓而語，子于筆追而書之，非有意也。然通德所論惠男子，殆天下名言，吾以謂子于之室有此婢，如維摩詰之有天女也。達道手校諸書，而此本最美，非好古博雅，何以至是？司馬君實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爾。或以爲言，君實曰：

「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爲也。」達道之蓄書，其亦司馬之墨癖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邴根矩傳

孔北海年十六時能舍匿山陽張儉，事泄，兄弟及母三人爭死，竟坐兄褒，北海因是顯名。遼東太守公孫度欲殺劉政，政先依根矩，矩匿之月餘，以付太史子義。既而謂度曰：「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根矩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智也。令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悲也。」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二〕，皆歸故郡。嗚呼，東漢號多氣節之士，其天性哉！方張儉、劉政之窘，而遇北海兄弟、太史子義、根矩，雖困於亨，蓋其平生取友護助，何所憾焉！韓退之誌柳子厚，愛其請代劉夢得播州，曰：「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三〕，翊翊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言死生不相背負，宜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使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予聞退之之言太過，及親嘗之，乃知此曹，今古一律也。借能過之，安能已之哉！《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二〕原：原作「棄」，《石門題跋》、四庫本同，據《三國志·邴原傳》改。

〔二〕徵：原作「微」，據右引改。

跋魯公與郭僕射論位書

魯公作字多擘窠大書，端勁而秀偉，黃魯直云：「此所期無不欲高照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見。開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橫逆，而點畫所至處，便自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更堪公破壞也？」於此又曰：「朝廷綱紀，須共存正。」凜然想見其爲人。蓋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倉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於中者，因記於此。《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稿

房琯之賢，盧杞之不肖，讀其傳，曉然易分也。然睢陽之敗由琯，魯公被害，杞實使之。校二者之設心，則終不能優劣。而甫稱琯之材，雖困蹇以死，益堅壯，非忠義激烈，篤於自信，其能爾耶？疑史記賀蘭不予南霽雲兵，事若不直。雖然，哥舒翰之臣祿山，天子西奔，天下怨之，而高適乃表雪其事，稱舒翰忠義有素，而以病奪其明。將軍三十萬而低首事賊，非叛乎？從而文其罪，非欺乎？而

甫亦嘗以舒翰、適爲賢，豈史皆不足憑，而甫之稱無不真者耶？《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東坡山谷帖 一

東坡、山谷之名，非雷非霆，而天下震驚者，以忠義之效，與天地相始終耳，初不止於翰墨。王羲之、顏平原皆直道立朝，剛而有禮，故筆蹟至今天下寶之者，此也。予於雲巖訥室觀此帖，皆其海上窮困時自適之語，然高標遠韻，凌秋光，磨月色，令人手玩，一飯不置。若訥當藏之名山，以增雲林之佳氣。《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東坡山谷帖 二

前代尊宿火浴，無燒香偈子，山谷獨能偈之。初見羅漢南公化作偈，其略曰：「黑蟻旋磨千里錯，巴蛇吞象三年覺。」天下衲子，聽瑩十年。晦堂曰：「魯直作此有據乎，亦意造爾？」山谷曰：「吾聊爲叢林戲耳。」晦堂大笑曰：「豈可以般若爲戲論乎？」山谷始悔前所學未登本色鱸韞，乃卜居于庵之旁，方知晦堂真不請之友耳。今讀此書，乃是未見晦堂時語也，不然，安有吹劍語乎？《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東坡與佛印帖

東坡騎鯨上天去，十九白矣。平生文章流落世間者，所在神物護持。然士大夫罕蓄之，多見山人野士之室。汝水旼禪者出此帖示予，雖其一期酬酢之語，而謙光燭人，三復之，想見幅巾杖屨，翛然行儋石水溢間，如淵明在柴桑、斜川時。某題。《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東坡平山堂詞

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甫謂予曰：「時紅粧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殆欲仙去爾。」余衰退，得觀此於祐上座處，便覺煙雨孤鴻在目。中矣。《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全宋文卷三〇二〇

釋惠洪 六

跋東坡與荆公帖

予嘗見東坡《與荆公帖》，謂少游曰：「願公稱揚之，使增重於世。」又《舉魯直自代表》曰：「魁壘之才，足以冠絕天下；孝友之行，足以追配古人。」是四老俱登鬼錄，覽此翰墨，尚足以增山川之勝氣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東坡老木

東坡婆娑林丘，如此老木，而山谷以筆端之口爲形容之。華光鉢囊中乃一時頓有此兩玉人耶！《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東坡悅池錄〔一〕

歐陽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讀其書，其病在理不通。以理不通，故心多不能平。以是後世之卓絕穎脫而出者，皆目笑之。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軻、左丘明、太史公而來，一人而已。然予有恨，恨其窺夢幻如霧見月，雖老而死，古今聖達所不免，譬如晝則有夜，而東坡喜學煉形蟬蛻之道，期白日而骨飛，竟以病而歿。使其如魯仲連之不受萬鍾之位而肆志，則寧復有遺恨哉？佛鑑能珍敬其書，則其趣味乃真是山邊水邊之人，與夫假高尚之名心悅孔方道人者異矣。《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一〕悅：疑誤。四庫本作「悅」。

跋東坡緘啓

東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雖予之篤好者，亦以爲無餘矣。佛鑑輒出此帙爲示，皆中

朝士大夫集中所無者。山林之人，泯泯枿枿，若無所用，而其志好尚亦清絕哉！譬如無雲之月，有目者皆愛仰之，況斯文乎？《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東坡書簡

宣和四年正月

王逸少骨鯁，顏平原剛正，兩公皆有立朝大節，而後世以字畫稱，予嘗嗟惜之。然名德之重，故世珍其筆蹟，蓋理之固然。東坡之於王、顏，又其逸羣絕塵者，其法權極可寶秘。宣和四年人日，覺慈軸以來示予，予忻然喜其嗜好，若可教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熙寧、元豐之間，西安出二偉人。徐德占一旦興草萊，與人主論天下事，若素宦於朝。黃魯直氣摩雲霄，與蘇東坡並馳而爭先。二公皆名震天下，聖世第一等人也。而詩詞所寓，翰墨之妙，拳拳服膺於靈源大士如此，則知彼上人者，必有大過人者耳。一以達摩正諦，不斷才一縷爲憂，一以願得一雲門爲言，豈非念其所負不可以蹤蹟者耶？高安道人誼叟久從之游，蓄此書，出以示予。予祝之，使藏之名山，庶百千年之下，知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七。又見《古今圖書集成》

職方典卷一二八〇，同治《武寧縣志》卷三〇。

跋山谷雲峰悅老語錄序

山谷筆回三峽，不露一言；雲峰舌覆大千，更無剩法。昔日龍山父子，雖被熱瞞；今朝虎溪兒孫，應增冷笑。咄，寒山子道底。《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山谷筆蹟

山谷爲予言，自出峽見少年時書，便自厭。此帖在龍舒時作，自然有一種勝氣，未易與俗人言也，當有賞音耳。《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山谷帖

山谷翰墨風流，不減謝東山，而書詞鄭重，傾倒於華光如此。予疑百世之下，有讀之者，知華光後身支道林哉！《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行草墨梅

山谷醉眼蓋九州，而神於草聖；華光道價重叢林，而以筆墨作佛事。兩翁並軸，如夏口松下見婁師德、永禪師像於邢和璞甕中耳。《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橘洲圖山谷題詩

予棲遲橘洲斷岸甚久，別來無夕不在夢。偶開軸見之，如倚法華臺引鏡也。讀山谷語，如幅巾相從道林路時。《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山谷五觀

舒王在鍾山，多與禪者游。王以宗乘關捷問之，莫不瞠若；若以膚淺問之，莫不聽瑩，於是大訝其寡聞。嘗問一僧五觀法，使誦之，往往不能句者。嗚呼，非施法之過，學者亦罪焉，以其不能從師授也。山谷冠冕，道德偉俊，聳于縉紳，宜其倚花叫飲，高追晉、宋風流之游方，其窮約乃知跣趺而

食。又作觀法，非直己好之，且欲移於天下。其信道爲法之勤，可謂透脫情境者耳。逢原蓄此，疾欲以示學者，庶幾其有能動心者耳。《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黔安書

王家父子翰墨，流落後世不少，而所見皆弔喪問病之帖。豈其得意之書已爲當時賢士大夫所藏，世不得而見之耶？弼上人處見黔安青石牛帖，皆與村落故人語，然其傲睨萬物之意不沒，更百年後，斯帖當亦貴耳。《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山谷字 一

山谷初自鄂渚舟至長沙時，秦處度、范元實皆在，予自三井往從之。道人儒士數輩日相隨，穿聚落，游叢林，路人聚觀，以爲異人。今餘二十年，予再游長沙，山林間往往見其筆札。此帖此簡前嘗見之。宣和二年秋八月至法輪，竦上人出以爲示，玩之不忍置。魯女有遺荆釵而泣者，路人笑之曰：「以荆爲釵易辦，女乃泣，何也？」女以手掠髮曰：「非以其難致也，以其故舊耳。」予所以玩之者，實鍾魯女泣荆之情。《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山谷字 二

山谷初謫，人以死弔，笑曰：「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處，無不可寄此一夢者。」此帖蓋其喜得黔、戎有過從之詞，其喜氣可搏掬。山谷得瘴鄉，有遊從，其情如此。使其坐政事堂，食箸下萬錢，以天下之重，則未必有此喜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珠上人山谷酺池詩

予紹聖初留都下，聞士大夫藉藉誦青石牛詩，而此四絕尤著聞，恨不見此老。閱三年，遊石門，林下識君，實骨面善，談笑相從最久。時珠禪垢面不襪，然已超卓。後二十餘年，予還自海外，而君實化去久矣。丁酉坐夏洞上，有鴨步而至者，問之，乃吾向所識不襪公也。於是甘吾老矣。夏休，珠將經行湘山，袖此卷來，讀之，龍蛇飛動，凌跨韓、柳之氣，糠粃王侯之韻，如其無恙時。陰晚，坐覺山川增勝，爽然忘其孤廢也。湘山多高人，識青石牛甚衆。珠可以示之，使其韻摩搏衡、霍，固不佳哉！《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與法鏡帖

山谷作黃龍書時，與予同在長沙碧湘門外舟中。今餘年，佛鑑出此以示予。曇諦見前身塵尾，山谷醉中仙去，此帖墮空之垢被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石臺肱禪師所蓄草聖

少游此詩，荆公自書於紈扇，蓋其勝妙之極，收拾春色於語言中而已。及東坡和之，如語中出春色。山谷草聖，不數張長史、素道人，遂書兩詩於華光梅花樹下，可謂四絕。予不曉草字，開卷但見其雷砰電射，揭地祇而西七曜耳。吁哉，異也，政當送與龍安照禪師，使一讀之。《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山谷筆古德二偈

此兩詩，唐智閑禪師所作也。世口膾炙之久矣，而莫知主名。豈山谷未敢必誰所作耶？覺思示山

谷在華光時筆，此翁以筆墨爲佛事，處處稱贊般若於教門，非無力者也。今成千古，爲之流涕書之。
《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山谷雲庵贊

宣和五年八月

雲庵住廬山時，山谷過焉，相與游鸞溪，坐大石上，擘窠留題。其法喜之游如黃檗裴公，乃作此贊。後二十餘年，得於衡陽毛氏之家，持以還長沙開法長老，覺慈實其的孫，時年二十三歲，即以付之。臨濟正脉，使流通不斷，乃無所媿，此贊其敬之哉！宣和五年中秋前一日題。《石門文字禪》卷二七。又見《雲庵真淨禪師語錄》附錄。

跋東坡山谷墨蹟

予自南來，流落山水，久不見偉人，便覺胸次勃土可掃。宣和二年冬，湧師於湘西古寺中出以爲示，如見蘇、黃連璧下馬，氣如吐霓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山谷字

山谷翰墨妙天下，蓋所謂本分鉗鎚。至於說禪，自到於三老之後，則似攬奪行市。奇傑之氣，光風霽月，如珥立殿陛之下，何其照耀哉！漳州正道書記於東山雪朝出以相示，便覺增清山川，精神秀發。道雖一枝一鉢，求實於己者無有，然骨董箱有此軸，殆可與連城照乘爭價也。《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

跋山谷詩

山谷論詩以寒山爲淵明之流亞，世多未以爲然，獨雲巖長老元悟以爲是。此道人村氣，而俎豆山谷、靈源之間也，已可驚駭，乃又能斷評詩之論，殊出意外。此寒山詩也，以山谷嘗喜書之，故多爲林下人所得。顏平原方乞米，而山谷已謝得米，要之非胡椒八百斛之家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叔黨字〔二〕 建炎二年三月

王子敬童稚時，作字行草已超。故方引紙著腕，右軍從後掣其筆不獲，乃歎曰：「是兒他日名當大成。」予觀叔黨行草，皆蟬蛻墳塵之類，筆法通亞乃翁矣。惜其早世不秋，庸詎不以此郎嬖子敬耶？邵陽儉上人，雨歇携此帖見過，翛然如見父子角巾竹杖，行小港榕林之下，不勝清絕。建炎二年三月十八日。《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二〕字：原作「子」，據四庫本改。

跋本上所蓄小坡字後

雞蘇，《本草》：「龍腦薄荷也。」東吳林下人夏月多以飲客，而俗人便私議坡誤用雞蘇爲紫蘇，可發吳儂一笑。予將發鸞溪，上人以此軸爲示，筆勢飛動，皆學坡而未臻坡嶮處者，要之如馬巷中逢王、謝家子弟，步趨狀貌，蘊藉風流，有自來矣。覺範題。《石門文字禪》卷二七。又見《吳都法乘》卷二九。

跋了翁詩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右了翁送其姪剛勝柔詩。勝柔過南昌，出以爲示，曰：「伯氏祝曰：儻見覺範，使爲汝說破。」予曰：「翁欲汝知，口只好喫飯耳。」《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了翁書

宣和二年夏得翁書：「前去無日矣，能復一來相見乎？」翁平生剛方，吐言如刀鋸，而此書若悽冷，私怪之。明年四月遣書走山陽，八月人還云：「翁方發書日下世矣。」蓋四月九日也，聞之酸鼻累日。翁視死生一戲耳，予重爲天下惜此人品。翁知國如陸忠公，臨大節不奪如顏魯公，文章光明瞻博如白樂天，通達宗教如裴公美。然四公者，皆享富貴，建功名，死無遺恨。而翁兼四公之長，而以一斥不能復，遂坐廢三十年，予所以追悼而不去心也。八月七日，方飯僧薦冥福，病卧，刺然刀畫。而南州珠上人携此軸來，讀之而長歎，哲人逝矣，予何所稅駕乎！此去死生一決耳。珠包腰一鉢，苦

硬有膽氣，而能蓄此書。今叢林禪和子以爲何種故紙，然則珠殆亦有佳處，因爲流涕而書之。《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瑩中帖

瑩中竄海上，而名震天下，不減司馬丞相之在洛中時。平生多與山林之人游，處處見其翰墨，雖戲語亦如雪中春色。予觀堪公所蓄《答仰山真慧禪師》，簡重而謹嚴，如其爲人，味其立朝盡節，無媿宋廣平、陸宣公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瑩中詩卷

了翁佯狂垢汙，不擇香臭，而至山水間，便能賦山礬墨梅，乃爾暴清絕耶？予政和春過衡陽，道權出以相示，如見抵掌談笑時。《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江表民願文

世尊論學道，特言富貴爲難。表民官爲左司，風節凜然，天下畏仰。貴顯矣，而與其夫人俞氏一飯奉身，清淨自活，畢世真如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豈特求於今爲鮮，雖從古人中求亦無有也。予閱其願文，廣大堅固，深切著明，真黑暗崖之火炬，生死海之舟楫。爲之序者，淨慈禪師退然，才中人，而以大法爲己任，如雪竇；爲之跋者，延平了翁，立朝正色，剛而有禮，愈斥而愈忠，如魯公；皆表民之友也。而三友者，聯翩欲刪去，予而自游普賢願海又可乎？《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

跋李商老詩

予至石門，杲禪出商老詩偈巨軸，讀之茫然，知此道人蓋滑稽翰墨者也。又欲入社作雲庵客，試手說禪，便吞雲門、臨濟，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衲子譁曰：「甘露滅非錯下注脚。」《石門文字禪》

跋徐洪李三士詩

陳瑩中嘗問予南州近時人物之冠，予以師川、駒父、商老爲言。瑩中首肯之。駒父戲效孟浩然作語，如王、謝家子弟，風神步趨，不能優劣。商老和之，如劉安王見上帝，大言不遜，豪氣未除。獨師川有句在暮山烟雨裏，西洲落照中，未暇寫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蘇子由與順老帖

子由每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常坐黨人，兩謫高安，多與山林有道者語，知其爲排遣憂患者也。順老，予時拜之，又吾雲庵賢之，滴然流涕而書云。《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張七詩

玉不可種也，而孝之至，則種玉亦生；泉不可呼也，而忠之至，則呼泉亦冽；虎不可使令也，而有德者役以橐經；乙不可教誨也，而有義者致其同室。予觀兩張之詩，引物連類，折之以至理，而秀

傑之氣不沒。讀之使人一唱三歎，豈筆端有口之徒歟！《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高臺仁禪師所蓄子宣詩

曆公以功業著，詩律傳者少。自廢放山林間，與衲子遊，其語便爾清熟，此柳子厚所謂詩人以窮乃工，殆非虛語。《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道鄉居士詩

道鄉以說禪口談醫國法門，雷霆一世，初非以詩鳴也。而此詩句句有法，蓋其胸次如春之盎盎著物成容。今既已矣，萬人何贖哉！儼師題于衡山之麓。《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鄒志完詩乃其子德久書

道鄉文章，種性自然，如五色鳳。此詩乃浴天池時容光也，其雛筆法已能追蹤山谷之氣，讀之令人想見蹇驢風帽，如宗武扶子美醉吟詩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四君子帖

秦少游舌頭無骨，王定國察見淵魚，山谷口業猶在，道鄉習氣不除，華光不語如雷。《石門文字

禪》卷二七。

跋呂鎮公詩

右惠照院見太師鎮國呂公留題一首，深清雄麗，有愛君報國之志。時公方尉新昌，實生太尉。吉甫以道德爲神考所敬，與舒王上下議論，遂參大政，文章翰墨，雷霆一時。福祿壽考，逮事三朝，天下學者宗之。昔李邵以高才博學爲南鄭幕門侯吏，而其子固爲東漢名臣，豈所謂隱德報應不身嘗之，而及其子孫者乎？予於太師鎮國公亦云。《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李豸弔東坡文

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歿於常州，時錢濟明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

何？」坡曰：「此語亦不受。」遂化。李豸爲文以弔之曰：「道大難名，才高衆忌。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靈之氣。」士大夫稱其詞該而美，今錄以示常道人，亦可以舉似山中諸道友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養直可師唱和真隱詩

予久不見養直，時時想見其墮幘醉時。忽閱此詩，如行野渡春色中，雖盎盎醇醲，然終有一種清絕氣味。可上人語迅快如漱壑夜泉響，掃窗春霧空，不類菜肚阿師語，仲伯連璧士也，而皆友吾。巽中傳曰：「觀其所以游，因以知其爲人。」吾於巽中亦云。《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養直詩

宣和三年三月，予遷居水西南臺寺。初六日，顛風攪林，東軒小寢，俄大雨，起步脩廊，復坐，頽然昏睡。南州道崇難者，持此軸來，隱几讀之，如觀飛菟頓塵，追風趁日也。然其詩詞所及，皆予故人，而予亦嘗落憫憐中，蓋方竄海外時帖也。昔曾魯公問予曰：「蘇養直聞齒少而詩老，恨未識之。子見其詩否？」予曰：「李太白詩語帶烟霞，肺腑纏錦繡，以予觀，養直之詩，逮又過之。」魯

公駭予此論。今數詩，惜公不見，以驗前語耳。《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謝無逸詩

臨川謝無逸，布衣而名重搢紳，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無所不能，而尤工於詩。黃魯直閱其與老仲元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查牙噪春鳥。」大驚曰：「張、晁流也。」陳瑩中閱其贈普安禪師詩曰：「老師登堂過大鼓，是中那容嗇夫喋。」歎息曰：「計其魁傑，不減張、晁也。」二詩於無逸集中未爲絕唱，而陳、黃已絕倒無餘，惜其未多見之耳。然無逸又喜論列而氣長，詩尚造語而工，置於文潛、補之集中，東坡不能辯。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殆非虛語也。予方以罪謫海外，無逸適過廬山，見吾弟超然，熟視久之，意折曰：「吾此生復能見覺範乎？」語不成聲，乃背去。後三年，予幸蒙恩北還，而無逸乃棄予而先焉。因與超然對榻，夜語及之，不自覺淚殷枕也。嗚呼，無逸東鄰有甯生者，二十餘，以鏤刻爲菩薩像，每過無逸，恬退趨去。俄游京師，以其役得將仕郎而還，華裾細馬，閭里聚觀。無逸出門值之，爲避路，門弟子爲不懌累月。嗚呼，無逸有出世之才，年未五十，一命不沾，殞傾大命，曾東鄰甯木工之不若，嗟乎惜哉！《石門文字禪》卷二七。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卷二〇六。

跋無盡居士帖

無盡登庸，百僚畏讜，坐政事堂，德長於兩府，諸公自劉中書、吳門下皆昆弟蓄之。觀其退歸山林，與衲子游，書詞諄諄，不翅如骨肉然，賢者莫不怪之，安知此老人以法爲親乎？龍安照公、倚公之風，遂托名不朽，其亦老贊公、盧玉川、希上人之流亞也耶！《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蔡子因詩書

一 宣和元年十月

歐陽文忠公嘗非笑肥字，而誇杜子美獨貴瘦硬。東坡作詩曰：「杜陵論書貴瘦硬，此論未工吾不平。豐妍瘦容各有態，飛燕玉環誰敢憎？」予因此帖，可謂豐妍者也。觀其俊氣橫逸，不受富貴鞚勒之韻，宜從古人中求。宣和元年十月八日，臨川瞻上人出以爲示，便覺神魄飛越於鐵甕城之下，瓜洲杳靄之間。《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蔡子因詩書 二

文章天下第一數東坡。子因，蔡氏子弟，而飲食夢寐以之，其種性妙非習俗所能移。使東坡而在，見子因，當不減張曲江之與李泌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蔡子因詩書 三

予久不見夢蝶，偶得此詩湘西山水間，時松風盤空，林月滉蕩，如顧虎頭對劉琨展其畫像也。

《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李商老大書雲庵偈 一

商老以大父事雲庵，以伯父事天寧，則予蓋其叔父也。仰山曰：「東院師叔若在，惠寂不到寂寞。」商老，寂子後身也。然甘露滅固未死，而商老與其弟未嘗不啼飢，其大言以詬罵魔佛，高自許可，蓋習氣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李商老大書雲庵偈 二

近世要人達官，其氣焰摩層霄，而門可附而炙手者，不翅百千。然其語言翰墨，人見之，皆如拒頑百姓見催租文，引恚視之，不棄擲幸矣。商老灌園脩水之上，而筆畫一出，人爭傳寶，以相矜誇，吾是知道德無貧賤也。覺慈生一十年，去年從余，而知有商老，偶出所蓄一軸，見嬉喜而書其尾，且以雪道向無知之耻云。《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韓子蒼帖後

蘇東坡伯仲文章之妙，無媿相如、子雲，而其見道之大全，則楊、馬瞠若乎後。子蒼文字，師法蘇氏，西蜀後來之駿也。讀其問照公向上一路，後照未見誚語，予爲代之曰：「不辭向汝道，只恐撞見劉幽求，大帽壓耳手提油。」子蒼他日見之，定是無語。《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太師試筆帖 一

此帖骨氣深穩，姿媚橫生，其得意時筆也。不然，何其如行雲流水之閑暇也？予卧牀逾月，偶閱之，覺牀不辭而去，乃知檄愈頭風，非虛語耳。《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

跋太師試筆帖 二

予觀太師楚國公之書，骨含富貴，積學之至，神氣蓋人。然付其姪以寶公詩，其外護欲傳之子孫，爲無窮家法也。《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

跋公衮帖

見蛇鬪而筆法進，聞雞聲而遂能神，東坡以謂寧有存法與神于胸中，而能學書者乎？予觀公衮行草，既不用法，亦不祈其神，娓娓意盡則止耳。《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

跋三學士帖

宣和四年七月

秦少游、張文潛、晁無咎，元祐間俱在館中，與黃魯直居四學士。而東坡方爲翰林，一時文物之盛，自漢唐已來未有也。宣和四年七月，太希先倒骨董箱，得此三帖，讀之爲流涕。嗚呼，世間寧復有此等人物耶？《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

跋蘭亭記并詩

宣和四年夏，彌月不雨，稻田龜兆出。予晨興垂頭坐西齋，方與造物者游，而厨丁聿來告米竭，余作白眼久之。希先送此軸來索跋，欣然見王子敬諸君子，忘其厨丁。厨丁求與決，予曰：「當以三笈用事，正不必逼人也。」《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

跋荆公元長元度三帖

予兒時劇於鄰家，見壁間有詩曰：「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今日見此三帖，偶憶

前句。《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百牛圖

畫工能爲神鬼之狀，使人動心駭目者，以其無常形，無常形可以欺世也，然未始以爲貴。唯犬馬牛虎有常形，有常形故畫者難工。世之人見其似，則莫不貴之。畫牛之法，徑寸者不刷毛。予觀此圖，非特入法，凡百尾喜怒，俯仰小大，伏立趨並，浮鼻荷痒，盡其情狀。意非畫師，殆高人韻士以寓其逸想耳。予老住江村，而比道林嶽麓之富，其牛每以谷量。日夕蓋拾礫追逐，叱叱於田畝之中，厭飫矣。而全美乃以此軸爲示，何哉？予以湘西之雲塢爲畫笥，則全美必以此圖爲作。《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周廷秀誦唱詩

宣和二月初吉日，予送客松下，淺丘縱望。廷秀，一髯男子。但是時湘西雪盡，衆峰蒼然，我與廷秀皆是畫圖。廷秀袖出與張公誦唱之詞，讀之，便覺與衆峰爭秀，豈其媿從聚落中來，故以此句彈壓清境耳。《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順濟王記

東坡昔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東坡曰：「乞夜櫓及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即默禱順濟王曰：「軾往來江湖之上三十年，王於軾爲故人。故人之失所，當哀憐之。達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寢浦溆。」言未卒，風掠耳，篙師升颿，颿飽。炊未及熟，已渡楊瀾，泊豫章，日亭午。嗚呼，順濟之威靈，爲江湖之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坡南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其英特之風，不減李逢吉禮陸宣公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跋李成德宮詞

唐人工詩者多喜爲宮詞，「天階夜月涼於水，卧看牽牛織女星」；「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世稱絕唱。以予觀之，此特記恩遇疏絕之意於凝遠不言之中，非能摸寫太平，藻節萬物。讀成德所作一百篇，知前人之未工也。其收拾道山絳闕之春色，刻畫玉樓金屋之情狀，使海山瀕海之人讀之，如近至尊。非其才當世，何以治此？上元日題。《石門文字禪》卷二七。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山川

首楞嚴經論序

會萬物之謂心，冥一心之謂道。心兆者虛融包博，煥發邃凝，應變無方，威神莫測，恢遠微妙，無得而思議焉。良以漚生大海，雲點太清，鼓識浪而渺瀰，滓情塵而紆鬱。由是正徧知者，利見五天，洞開實際之門，廣示真修之路，使識真者造忘言之極，懷寶者免窮丐之勤。前聖後聖，莫不由斯而悟入矣。《首楞嚴經》者，開如來藏之要樞，指妙明心之徑路，了根塵之妙訣，照情妄之玄猷，真所謂入一乘之坦途，闢異見之宏略。始自阿難循乞，遭幻術所加；文殊承言，宣神呪以護。於是殷勤請最初方便，大慈示本覺元常。唯一直心，無委曲相。以斯內外七處，破妄心而顯真心；明暗八還，破妄見而顯真見。空五陰之處界，廓七大之性圓。各各知心遍十方，如觀掌果；一一悟性湛巨海，不認浮漚。獲本妙心，不從他得。加以滿慈疑山河大地，無狀忽生；慶喜請華屋天王，必由門入。那知翳目，妄起狂華。分彼湛圓，成茲渾濁。體六一之無二，究結解以同源。然則解雖密圓，行由人顯。遂乃敕諸無學，各說圓通。無非真實法門，咸是本來因地。文殊大智，擇法眼以無差；觀音大悲，被娑婆之根器。微塵諸佛，同契真常。解行證成，於焉罄矣。厥後開物成務，請益陳疑。禁戒防非，垂四種明誨；清淨修證，列十地階差。放光宣神呪之功，顛倒成類生之異。精研七趣，廣示六交。重回

紫磨金山，爲說禪那現境。五種妄想爲其本，一切魔事因之興。乘悟併銷，由次第盡真，無上寶印，誠微妙蓮華。窮徹果因，備殫理事。祛十惡之重障，喻七寶以難齊。開示未來，菩提可到。一經旨趣，略舉於斯。微細粗明，宗趣將釋。此經先明宗趣，諸師疏說，小異大同。今之所明，總如來藏性聖凡平等爲宗，《首楞嚴》定離念進修爲趣。又以《首楞嚴》定破諸妄見，永絕輪迴爲宗；顯本妙覺，明如來藏性爲趣。若依賢首大師，五教門類。諸師所議，正唯終實之教，兼於頓圓。若以此經功能，不出破顯二字。破則破諸妄見，顯則顯一真心。雖有多途，不過此意。然般若一部，皆唯遣相、圓覺二章，頓顯本心。此經先云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次第約心目二塵，委曲精微，歷三科七大之法。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殊不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其去來，迷悟生死，了不可得。廣有其文，不欲備引。或曰諸師造疏已廣，通明何藉，方今更爲論義？答曰：如來慧辯，理義聯環，房公淵文，詞采簡潔。而守章句者滯筌蹄之學，求理本者陋文字之繁。未能和會折衷，雅符上器。不揆蠡管，擬測高深。細正綱宗，粗分科段。比前註疏，誠有所遺。翦稗莠而顯出嘉苗，忘義象而專趨妙悟。與我同志，諒無誚焉。《楞嚴經合論》，續藏經第一編第一八套第一冊。

楞嚴經合論序

政和八年五月

叙曰：世尊於《法華》之後說此經，備足諸經奧義，畢殫一乘要旨。初，龍勝閱於龍宮，默誦而

出，五天世主，秘重不傳。天台智者釋《法華經》，不解六根功德之義，停筆思之，有梵僧謂曰：「唯《首楞嚴經》著明此義，得以證成，不必釋也。」智者於是日夕西向再拜，願早傳至此土，竟不見而沒。唐神龍中，彌伽釋迦持梵本至廣州，州牧房融對譯。俄罽賓國王遣使追取之，幾不得傳。傳譯畢矣，融進御，會中宗登極，未暇宣布。僧神秀飯于禁中，得之，持歸荊州玉泉寺。自經至今五百餘年，傳著箋釋者無慮十餘家。然判立宗趣多異同，而文不達義，因黯昧。余嘗深觀之，得世尊意於諸家傳著之外，將造論排斥異說，端正經旨。世緣羈縻，未遑措筆〔一〕。政和元年十月，以宏法嬰難，自京師竄于朱崖。明年二月至海南，館於瓊山開元寺。寺空如逃亡家，壞龕唯有此經。余曰：天欲成余論經之志乎？自非以罪戾投棄荒服，渠能整心緒研深談而思之耶？屬草未就，蒙恩北還，依止故山精舍。又二年而克成。二三子進曰：「經論各有師承，奈何以禪宗經論乎？」余曰：馬鳴、龍勝，西天祖師也，而造論釋經，浩如山海，流傳此土者尚數百萬言。達磨、曹溪，此方祖師也，而說法則曰唯《楞伽經》可以印心，傳心則釋《金剛般若》之義。禪，佛祖之心；經，佛祖之語。佛祖心口豈嘗相戾？有人於此，稱祖師用施棒喝則謂之禪，置棒喝而經論則謂之教，於實際中受此取舍乎？賢沙曰：「宗門教乘，由汝舌本自迴轉耳，豈有實相？」韶國師舉今人看古教偈，謂衆曰：「諸人喚甚麼作教？莫道見說教之一字，滯在教內，道我宗門，不恁麼莫錯好？教不迷人，人迷於教。只如五千四百八卷，若識得不剩一字，不欠一字。若剩一字，佛法有增；若欠一字，佛法有減。佛法且無增減底道理。」又曰：「祖師是佛弟子，若窮得佛語，祖師語自然現前。」此殆天下之名言也。嗟乎，經之來其

艱難如此，而傳著之家，又從而汨之。學者既付受不妙，乃疑以爲教乘，其自障有如此，可爲歎惜。我釋此論，有能於中發明自心，契會佛意者，願世世以法爲親，同本願力，共濟衆生，化令成佛。八年五月一日，謹叙。《楞嚴經合論》，續藏經第一編第一八套第一冊。

〔二〕措：原作「惜」。原校：「惜疑措。」當是，因改。

題清逸居士像

毗盧無生之藏，震旦有道之器。談妙義借身爲舌，擎大千以手爲地。機鋒不減龐蘊，而解文字禪；行藏大類孺子，而值休明世。舒王強之而不可，神考致之而不起。此天下士大夫所共聞，然公豈止于是而已哉！《居士傳》卷二五，續藏經第二編乙第二二套第五冊。

全宋文卷三〇二一

釋惠洪 七

德效字序

「皇天無親，常與善人，是耶非耶？」司馬子長視德無效，疑爲善未必有祐之辭也。伯夷、叔齊死，越千載有耿光，蕭梁武帝亦以餓終，而自瑀及邁八葉爲相，與唐室相終始。司馬子長見於天未定之時，酌其理，則天之常與善，殆不可誣矣。譬如松柏之稚，厄於牛羊，雜於蒿萊，人固易而疑之。及其天定，則傲雪霜而上青冥也。南州之西嶽，九江之廬阜，兩者之麓，山川之秀氣所鍾，善人隱德之淵藪，意功名富貴者輩出，而近世特未有著者。士論多司馬子長之疑，安知盡出僧中乎？高氏世爲右姓，詩禮世其家，有奇比丘出焉，石門權巽中是已，吾畏友也。以高才卓識振於叢林，一時賢士大夫加手足之敬。其姪善祐熏烝見聞，惠敏出其天姿，老杜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者也。巽中使余字之，余推爲德之理，以酌山川之勝，盛高氏之遺慶，字之曰德效。巽中拊手稱善人，序以授

之。《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無住字序

珠之爲物，體舒光而自照，置於盆而未嘗定，衡斜圓轉，不留影迹。衆生妙心如之，圓實無住，龍女獻之，達麼悟之，良有以也。君名悟珠，圓明妙心之表也，當以無住爲字，作字說云。《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師璞字序

充耳琇瑩，瑛之珮珥。夫珮珂之與琇瑩，皆玉之成器者也。玉之在璞，其質弗妙，則難以致用。然則能琇瑩珮珂者，必在璞而已矣。學者質之不妙，其安受道？吾所以字僧妙瑛曰師璞。《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彥舟字序

大繹持海於淨土爲親聞，如水傳器；鳩摩羅什於真丹爲四依，如印印泥。其荷負大法，提携有情之功，可書法王之凌煙。耶舍尊者閱重翻《維摩經》，歎曰：「什公真苦海法船也，不然，何形容不傳之妙乃爾昭著耶？」當時從之以遊者稱四聖，與之上下議論，校微爭妙，聲振後世。覺天之日月，苦海之雲雷，摩肩並首趨而出，可謂盛矣。殆從中世陵夷，賢聖竄伏，迄今咸無焉，可謂衰矣。於佛法衰殘之秋，有一比丘粹然而出，以法什自名其志，可以支已墜之玄綱，續將滅之慧焰。吾未究其才，觀其志，亦可以擊節矣。耶舍以什爲法船，余字法什爲彥舟，坐客肯首以爲然，於是乎書耳。

《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無染字序

《起信論》曰：「智淨相者，謂依法力熏習，如實修行，滿足方便。故破和合識，相滅相續，心相顯現法身，智淳淨故。」又曰：「法出離鏡，謂不空。法出煩惱礙、智礙，離和合相，淳淨明故。」夫破和合識，滅相續心，則曰淳淨智；出煩惱礙、智礙，離和合相，則曰淳淨明。《首楞嚴》曰：

「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皆太淳，故淨而明矣。」故太淳宜字無染。《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易季真字序

季真少儼三十歲，儼入新年五十三。疑我滿懷揣佛法，解腰抖擻破裙衫。大瞻終老同香火，小朗平生共石巖。深炷鑪香待清旦，偶聞殘雪落高杉。宣和五年，問覺慈幾何年齒，對曰二十三。時湘山雪晴五更清，可掬而啜也。覺慈本字敬修，取以慈修身。吾以謂慈皆不若真，因易爲季真。老儼書。

《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穎孺字序

草木之英，梗楠蘭蕙也；鱗羽之英，鳳鳥麒麟也。然則人類亦有英乎？公卿士大夫也。而僧之英則異是，以心空爲登第，以果位爲階品。頽然無求者，出世間之相也；橫肩勃窣者，大福田衣也；彌天之俱載，□永之孤步，世莫能貴賤，蓋所謂穎然而出者也。五羊僧名惠英，年二十餘，能折節讀書，工作詩，而未有字，余以穎孺字之。《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妙宗字序

頃遊鍾山定林，讀王文公壁間所書《信心銘》，作橫風斜雲勢，知爲宗門之光，嘆愛久之。山中故老謂余言：文公絕嗜此文，與衲子語必誦之，曰：「『歸根得旨，隨照失宗』，諸法要妙，八言足矣。有而弗知則失宗，知而弗信其迷旨。」余偶客石霜，與客夜語及之，余曰：「文公聞絃賞音，妙合雅曲如此。乃知法以不生故一如，以虛明故自照，唯以自照故如如。知白矣，如珠之光，還自照珠，非妙心宗，不能爾也。」坐有嘉禾上人忻然笑曰：「如照我名也，而適捨其義，豈偶然也哉？」余曰：「嘗有字乎？」曰：「未也。」「請妙宗字其名。」妙宗佳妙年，東吳叢林號飽參者，一杖翛然，如無心雲，殊可人也。錄其序以遺之。《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無諍字序

聖如孔子、老聃，其言不過曰「後其身而身先」，「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偕三人必欲求師之，交四海必欲後其身，是其致德之隆，知道之奧，豈止於不與物諍而已耶？曰始於不與物諍，故終於天下不與己諍能與？夫自堯舜已來，未有不知之者，何特二君子爲然？雖吾教亦然。《契經》曰：「我

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祖曰忘機，則佛道隆。夫與物諍者，能忘機乎？隆之字，於文從降從生，王文公曰：「降者隆之道，是降屈自下者，所以致隆也。」彦隆宜字無諍。無諍生於極南，志學之年則其藝已秀出流輩。校于有司，如探懷而取之。今未壯歲，又能訪道四方，期有所豎立，以端正頽綱。其才敏惠，如泉之稗蒙，如雲之膚寸，有雨天下，達于四海之理，固吾子字之而已。尚恐其以氣自多，故爲字說，因以告之，獨不知是其意否乎？《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答郭公問傳燈義

太尉都承旨問所謂《傳燈錄》是何義「二」？對曰：昔達磨大師佩佛心印於梁普通之初，至震旦時，學者方以講觀相高，達磨大師乃曰：「吾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來教外別行，傳上根輩。」人始疑之，久而疑信者相半。艱難險阻，六傳而至曹溪大鑑禪師。當唐神龍中，天下之疑卒不疑勝，信者之多，於是源分派別，而爲南嶽、青原兩宗。枝派蔓衍，而爲雲門、臨濟、曹洞、潯仰，與大法眼之五家。其道遂大振於聖朝景德中。東吳僧道原披奕世之祖圖，集諸家之語錄，由七佛以至大法眼禪師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成三十卷，目之曰《景德傳燈錄》，詣闕上進，奉冀流布。章聖皇帝詔翰林學士、右司諫、知制誥臣楊億等同加刊削，俾之裁定。夫所謂佛心印者，衆生靈智之府也。其體本自妙而常明，雖萬類紛然，日用殊趣，而文彩粲然明了，不差毫末。其知之

者，謂之神通光明藏，謂之光嚴住持；其不知者，謂之生死趣，謂之無明。始自故證發，雖悟如釋迦文佛，亦緣然燈記莚，則師承機語之自，其可廢也？《法華經》曰：「世尊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而彌勒發問，文殊決疑，以謂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持是經者妙光法師，得其證者普明如來。《維摩經》爲魔女說法曰：「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佛菩薩開導百千衆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是其道意亦不滅盡，隨世說法，而日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此其義也。又問如何是傳燈旨要，曰：晝夜分明，瞞他一點也不得。《石門文字禪》卷二四。又見《吳都法乘》卷一四。

〔二〕承：原作「丞」，據宋官制及《宋史·郭天信傳》改。

畫浪軒記

建中靖國改元夏，余客洞山禪悅堂之東齋，中無長物，唯置一牀，覆以蘧蔭，架書數卷於枕間。僦南開軒以納衆山之勝，眼倦拋書，坐卧惟山之接，山容無盡而樂亦無厭也。三伏大熱，坐榻皆溫，林陰拂掠，不足以剪畏日。有蜀道人得孫知微活水遺法，爲余壁間作崩掀渺漫之圖，以來涼氣，解衣礚礚，奮筆而成。余驚定歎曰：「異哉，一堵之間，須臾之頃，而足江湖萬頃之勢，壯波怒渦，窪隆

千狀，而有不窮之變；陰風徐來，毛骨震掉，忽焉如舟洞庭而望霜曉也，能復有險畏神速於此者乎？」道人舉杖，指以謂余曰：「龍驤萬斛，逶迤而進，如欲濟，如慎畏，有如明公卿任大責重，思所以濟民而報國者也；舳艫銜尾，追逐上下，如行如留，有如仕路之紛紛，方進而未艾者也；魚龍變化，更相出没，有如賤而忽顯，貴而忽棄者也；一葉之艇，傲顛風而舞澎湃，超然自得，有如道德奇逸，雜市人而無辨者也。世波之神速險畏，其有以類此。故吾圖之至於白鷗沙禽，汎汎隨流，若無所與者；又如我輩宅青山而侶白雲，然猶思高飛遠引，不能與之涉也。」余捫其汹涌起突之處，點畫穠纖之間，語之曰：「果有生滅變易否乎？」曰：「無有也。」「夫天地萬物之盛，備古今寒暑之往來，是非榮辱相尋於無窮，而死生憂患追逐之而不赦，錯綜歷亂，如蜜房，如亂絲者。如此畫浪，初未始有生滅，有變易，而其顛倒妄自驚怪者，如子自畫之，而又自畏之也。古之大聖人皆能遊戲於此，故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又曰『一切法常靜，無有起相震』。且駒兒，子之鄉老也，而亦曰『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何遽忘之也耶？」於是道人顧余而笑曰：「願從子游。」因名其軒曰「畫浪」，又爲之記。《石門文字禪》卷二一。

潭州開福轉輪藏靈驗記

長沙，楚之大藩，民俗殷富可也，而山水之富亦擅名天下。千雉垣疊，萬井喧闐，而嚼嶽色之芳

鮮，飲湘流之甘寒。寶坊精舍，樓觀追逐，煙雲蔽虧，梵放酬酢，如錢塘之西湖，伊洛之嵩少。開福在郡城之北，基構雄誇，盡占形勝，昔馬氏植福之地也。弘法聚徒，皆當時之望士，號大叢林，名鎮諸方。馬氏嘗命苾芻智光建東藏，奉安法寶，欲增妙麗，規法忉利諸天。光以意造，不合教乘，議者曰：「惟勁禪師隱居嶽中三十年，得心法之要，而淹通三藏，異迹甚著。」厚禮致之，勁果來於是。布地文石爲雲濤之狀以象海，琢石雲濤之上以象須彌山，建大輪山之顛而輔以小輪四，棋布峙立，如人聚五指。翔空爲朱欄青鎖，間見層出，以象忉利宮闕。光之徒頗相折難，勁博引《樓炭》等經，《瑜伽》、《俱舍》諸論，證尤甚明。會尊者室利嚩囉者來自五天，是勁之說，而藏乃克成，爲湖湘第一。政和之初，長老道寧開東山法道食堂，日五千指，百須頤指可辦，門人法圓實陰相之。圓，宜豐人，短小精悍，而材能任事，寧使牧衆，典金穀，道俗歸之。寧剋日而化，潭帥以大長老智公黃龍高弟，時年九十餘，可嗣其席，遣令佐即雲蓋迎之。智以老辭。令佐曰：「太守請飯乃不赴，貽法門之咎。」智至，即鳴鼓問其故，曰：「請師住持也。」心知墮其計中，受之未幾，以職事付其嫡子文正。文正本色，飽參有局量，克肖前懿。圓不以新故二其心，唯集諸功德成就勝緣。三年化衆檀鍾瑜等翻修藏殿，五年秋將畢工。九月己卯，夢合抱之木半空而止，圓蒲伏，疑將壓焉。呼曰：「誰爲此木危人如此乎？」有答者曰：「此藏心也。」黎明覬州男子程俊來謁，願施木以修藏，如夢中。自是施者日填門。十月癸丑，使木工張詢梯其顛，施斧鑿，得木鏤識文，其略曰：「吾成此藏，魔事極多。不踰二百年，有吾宗法子革作轉輪，此其基也。」住持者，荆山寶也。法子者，月望也。匠者，弓長也。

自僞天福癸丑，至宣和改元己亥，蓋百九十餘年，夫豈偶然也哉？余獲拜觀，遣十輩下推其轂，五輪俱旋。其上塗金間碧，電馳風繞，莊嚴之麗，惟見者心了，而言所不能形容也。圓自言其巧非木工所能，皆夢中若有指授者。凡費緡錢五百萬，六年而後成，且求文以記其事。余聞三世如來教法，有微塵數偈句，藏於龍宮，秘於五天者。太山毫芒爾，而流傳中國者，纔五千軸。然衆生癡迷，且不聞其名，況義味乎？雙林大士以平等慈，行同體悲，廣攝異種，爲此方便。如疲軍聞梅林，雖未及見，而渴心止；如病夫入藥肆，雖未得飲，而病已除，況於見之而獲飲者乎？雖若簡易，然不猶賢於未知者耶？晉道人惠受，嘗宿王坦之園，夢以園營精廬。既覺訝之，假寐復理前夢，以語坦之，遂果其事。已而又夢得剎柱，明日行江亭，獲隨流之木。唐法師曇彥居越州龍興寺，大殿隳壞，衆請彥修之。彥曰：「非貧道力也。却後三百年，有非衣檀越來興此殿。」及期，太守裴肅果符其讖。嗚呼，圓退然寒窶，一鉢行人間而已，夢如惠受，而非有王氏之園爲之貲讖；如曇彥，而非有裴公之力成其願，乃能不起于座，出雙林之橫枝，續光明之千焰，必有大過人者，可無書乎？五月日記。《石門文字禪》卷二一。

潭州大瀉山中興記

崇寧三年十一月，大瀉山密印禪寺火，一夕而燼。住持僧海評移疾，郡以子方者繼焉，未幾而棄

去。寺規模宏大，而經營者非其人，歲移三霜，纔辦法堂、大殿、寢室而已。然又苟簡，齋庖垣廡皆未具，上雨旁風，無所蓋障。故禪學者分處山間林下，蜂房蟻穴，百丈大雄之風，陵夷至此極矣。大觀三年，潭帥曾公孝蘊聞之，曰：「瀉山，南國精廬之冠，非道行信於緇衲，名譽重於縉紳者，莫能振興之。吾聞天衣懷禪師，在嘉祐、治平之間，五遷法席，皆廢殘荒寂處，而懷能幻出寶構，化成禪叢。今空印禪師軾公者，蓋懷四世之孫，而吳江法真之嗣，方說法於廬山之下，學者歸之如雲，挺然有祖風烈，當能整大圓真如已墜之網。」於是厚禮遣人致之。越明年三月，空印來自歸宗，山川改觀，叢席增氣。登殿拜起，周顧太息，曰：「冠世絕境，大佛應迹，而殿宇卑陋，堂室狹小，何以嚴像設而致吉祥，震潮音而集龍天哉？」皆廣其基構而增修之，使其壯麗稱山雄深。傳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警衆也。」寺鐘不足以光焰四海，選佛來者。於是聚銅神運倉之下，穴山爲鑪，鐘成萬斤，塗以黃金，建閣館于殿之東廡。佛菩薩之語藏於龍宮，傳自五天，學者所當盡心，所以資智證之妙，而盡細微之惑。即室五千軸者，藏於殿之西廡。又明年，增廣善法堂之後爲雨花堂，含風而虛明，吐月而宏深，夜參既罷，繽紛滿庭。自兩廊之左，繞以復屋，建庫院，所以總庶務也。自祖龕之右，翼以脩廊，建堂司，所以牧清衆也。又明年，重修僧堂，廣博靖深，冬溫夏涼。曰僧者天人之福田，佛祖之因地，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曠野深山，聖道場地，皆阿羅漢所住持，世間粗人所不能見。既以廣延其所見，則所不見者敢不敬乎？又刻五百尊者之像，閣而供事之。又明年，得異木於絕壑，斷而爲三，大合抱，長倍尋，刻淨土佛菩薩之像。莊嚴妙麗，千花照映，如紫金山並高爭峻，建

殿于天供厨之南。又特建閣于寢室之前，綠疏青瑣，下臨風雨，奉安神宗皇帝所賜御書。閣成，而東南傾。師默計曰：「增萬牛莫能挽，且天章宸翰之所在，山君水王之所宜謹藏而衛護之，今職弗修，是神羞也。」言卒而風雷挾屋，山嶽憾動，俄而閣正，萬人懽呼。昔大圓禪師開法此山也，有衆千人，碩大而秀出者，有若大仰寂子、香巖閑禪。建兩堂爲學者燕閑之私，而名其東曰香巖，名其西曰大仰。方欲廣攝異根，則修淨土觀法不以宗門爲謙。及其成就法器，則以寂子、閑禪期學者。蓋其方便應機而設教，譬如大海，蚊蚋、阿脩羅，飲者皆得飽滿。又明年，重修大三門，宏壯傑立，鏤金鏤碧，寶翰飛動於千巖萬壑之上，而太師楚國公爲書其額。却望形勝，衆峰來朝，如趨如俯，如屹立，如蹈舞。有臺自獻其前，以寶積靈牙舍利葬臺之中，而建塔其上。千尺九層，蕩摩雲煙，微風徐來，塔鈴和鳴。比丘來往，旋遶作禮，望之如開牒。疑師以三昧力搏取梵釋龍天之宮，置於人間，不然，何其幻怪神異如此其多耶！唐元和中，僧曇叙開基，則有緒言曰：「地靈甚不可葬，葬且致禍。」今三百餘年，僧物故莫敢塔，塔于回心橋南十里。師曰：「事無大小而斷於理，從違不可苟也。僧火化，衆俱臨，先聖令不可違也。禍福之來，以智避就之，不可從也。」遂建普同塔于寺之西，又修大圓禪師之塔，而峙立兩亭，以覆古今碑刻。部從者以其威靈，奏賜真應禪師塔曰淨惠。聖谿莊壟畝爲比鄰所吞，數世且百年，莫敢誰何，師云：「此唐相國裴公施以飯十方僧者，橫目何德以堪之？不直而歸，是陷人入泥犁。」遣掌事執券證諸官，竟還二百畝，歲度一僧，上資睿算。有玉泉住持僧死于龍牙山，山中之人不容其葬，弟子抱骨石涕，師哀之，使於瀉山擇地建冢塔，叢林義之。師之潛行密

用之懿，時時見於與奪，然皆本於仁義，道俗化其德。政和六年，敕補住鎮軍之焦山。師雅意不欲東，解住持事，力辭之，歸庵鸞谿之上。俄詔聽還之瀉山。自其始至，中而還，八年之間，百廢具興，非乘願力，何以臻此？雪竇天衣之道，至師大振，叢林歸心焉，興修蓋其游戲也。今嗣法者，自南臺定昭、了山、法光而下，誦誦輩出，棋布名山，方進而未艾也。法義謂余曰：「瀉山之雄奇，非空印老師莫能辦之，精神非文字莫足以傳，願求文以昭後世。」不得辭，系以辭曰：

有異比丘清而狂，相山趺足窮衡湘。黃才掬谿行嗅嘗，笑云水作青蓮香。梯空杙險屢仆僵，寢宿霧露衝虎狼。水與石鬪聲舂撞，誰挽千乘行羊腸？霄然洞開雲水鄉，橫峰側嶺爭回翔。咨嗟曰：此古道場，山靈乃今發天藏。泥草吟嘯久彷徨，無人告語空夕陽。翩然曳杖還江南，道經新吳山鬱蒼。登山作禮僧中王，骨面氣宇凌八荒。侍其側者矯鸞皇，祐公傑出尤堂堂。袖中肉山傾置旁，瓶錫一笑戲取將。懶安寂子尤敦龐，佐于耨耕立禪房。九世沉溺爲津梁，分燈延聯世相望。既絕復續暗而彰，軾公貌癯中方剛。漆瞳照人儼而莊，食堂十年折繩牀。有大長老續遺芳，派出天衣嗣吳江。燼餘爲子整頽綱，機鋒擊電誰敢當？宗風回顧已舉揚，以印印空成文章。凜然面目如冰霜，令人望見折慢幢。叢林邇來頓荒涼，反袂拭面空歎傷。而師聲價重四方，力能咄嗟辦寶坊。又取佛日重洗光，芙蓉峰峻瀉水長。功德之利建我皇，願同山呼壽無疆。《石門文字禪》卷二一。

重修龍王寺記 宣和六年春

祝融占南極，其高蓋四千八百丈，與中原相直。其平如衡，故名衡嶽。嶽之北，崇岡峻嶺，如奔如伏，晴嵐夕暉，星螺掩玉。百里而至陽陂，翔爲奇峰，呀爲深谷。峰之顛有大穴，泉滿石裂，擲雷濺雪，夏冬弗竭，蓋神龍之所蟠蟄，故名龍山。唐貞元間，馬祖傳曹谿心要，隱于嶽中，從之遊者多得道，散處林壑之佳處，老死而世不聞，矧見之乎？洞山悟本禪師价公游方時，與密師伯者偕行，嘗經陽陂，迷失道路。見谿流菜葉，知有隱者。并谿深入叢薄間，有茅茨，僧出迎，貌癯而老，索爾虛閑，謂价曰：「此山無路，闍黎自何而至？」价曰：「無路且止，老師自何而入？」曰：「我不曾雲水。」价曰：「住此山多少時？」曰：「春秋不涉。」价曰：「老師先住耶？此山先住耶？」曰：「不知。」价曰：「何以不知？」曰：「我不從人天來。」价曰：「得何道理，便爾歇去？」曰：「我見泥牛鬪入海，直至于今無消息。」於是价班密師伯之下，拜之。拜起，問：「如何是主中賓？」曰：「青山覆白雲。」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長年不出戶。」問：「賓主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波。」問：「賓主相見，有何言說？」曰：「清風拂白月。」价心異之，求依止，僧笑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即焚其廬而去，莫知所終。故龍山又名隱山。今祖堂王英諸禪師書江西宗派，亦著隱山之號。光化中，有奇比丘名師信，不知何許

人，庵于隱山之故基。一衲宴坐，異蹟顯著，龍衆皆易形爲王者服，從之聽法。歲旱，民祈雨，輒響應。馬氏據有荆楚，欽事之，不敢名斥，賜號雨禪師，而增名爲龍王山。自信之化世爲禪林，號西禪寺，太平興國改賜今額。宗教下衰，師法大壞，至以大福田之衣，蒙市井無賴。而茲山十世，宣和四年夏，潭帥大學曾公，盡禮致前住道林雲禪師來領院事。雲孤硬，飽參精嚴，臨衆洞山十世之孫，而焦山枯木之嫡嗣也，人望翕然。師解包之日，顧嗟太息，因發其形勝，增廣其基構而鼎新之。聚材鳩工，以歲入輸租、飯僧之餘助成之，不專取於檀信。以謂檀法以信，而發心爲淨，施止增一草，獲福不貲。不然，雖側布，但名住相。人徒見雲法勞熏役，而不知遊戲也。有無諸道人上白實陰相之，且從余求文記其事，曰：「价公參道於此山，而雲禪師嗣其法以興修之，疑非偶然。」余曰：「隱山單丁住山，把茅覆頂，刀耕火種而食。兩客及門，焚其廬而去之。今雲公不起于座，使綠疏青瑣以棲千柱，飛薨畫棟以粲萬瓦，層樓傑閣以蕩摩雲煙，虛堂廣殿以吞吐風月。撾鼓升堂，千指圍遶，雲屯川增，方進而未艾也。視其迹若相遠，然其道實相須。如來世尊蓋嘗曰：「不住無爲，不盡有爲。」金剛般若開空法道也，而曰持戒，修福者名發信心。開空法而修福，無住無盡之旨也。隱山之焚廬滅迹，與雲公之幻出樓閣，託斯文於不朽，殆得如來世尊之遺意，於是爲疾書之。宣和六年春，公生明齋記。《石門文字禪》卷二一。

隋朝感應佛舍利塔記

唐僧史曰：同州大興寺者，般若尼寺故基也。隋文帝以魏大統七年六月癸丑生於寺中，赤光照室，紫氣滿庭，如幻出樓閣，而其色赭人之衣。妳母覺時炎熱，以扇扇之，慄然暴寒，幾絕不能啼。有尼自外至，謂太祖曰：「兒乃那羅延也，蓋天佛所祐，不可令處穢雜間，當爲養之。」於是太祖以兒委之，不敢名問，而闢館以延尼，通門往來。一日皇妣闕尼在不，就抱持之，忽化爲龍，鱗角已具，驚仆于地。尼歸見之，怒曰：「乃敢妄觸吾兒，致晚得天下。」文帝七歲，尼告之曰：「像教堙滅，一切鬼神皆西，兒當父母天下，而教法賴兒而興之。」年十三，乃令還家。四十餘年，足不越閭。周既廢，教尼隱皇家。文帝踐祚，教果重興。尼名智仙，神異不可測，河東蒲坂劉氏女也。七歲出家，其師一旦失之，意必墮井，俄見坐殿楯瓦上，世號神尼。嘗以舍利一掬授文帝曰：「以此福蒼生。」仁壽二年，出以示僧曇遷，置掌而觀，數數有盈縮。遷曰：「吾聞法身過於數量，非智所及，此未可量。」乃分而爲五十三分，詔於五十三州名山福地以建塔，塔下圖神尼之象，有銘，其略曰：「維年月日，菩薩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堅，敬白十方三世一切三寶弟子，蒙三寶福祐，爲蒼生君父，思與民庶共建菩提，分布舍利，諸州供養，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者。特請兩京名僧，將命奉安之日，皆有祥瑞。」長沙嶽麓寺之前，澗陰之上石浮圖，其一數也。山中僧道安嘗爲余曰：「隋朝舍利

塔事極奇偉，而五季烽火之餘，銘碣焚毀，道俗游觀，無所質問。」余曰：「豈直此而已！晉建興二年，長沙縣之西一里二十步，有千葉青蓮華兩本生於陸地，掘之丈餘，蓮之根莖自瓦棺而出，發棺而視，但紙衣拴索，而蓮實生頭顱齒頰間。有銘棺上曰：『僧不知名氏，唯誦《妙法蓮華經》已數萬部。既化，遺言以紙爲衣，瓦棺葬于此郡。』以其事聞朝廷，有旨建寺其上，號蓮華，今長沙驛即寺故基也。西城之譙門與湘江之潭，皆以蓮華名之者以此。然邦人無有知者。」安請余併書以示道俗。宣和七年二月，住山道人法光與安化馬章彥達登澗陰，問建塔之因，光乃以余文示之。彥達踊躍，願施錢刻石山中。上巳日除饑，某記。《石門文字禪》卷二一。

全宋文卷三〇二二

釋惠洪 八

潭州白鹿山靈應禪寺大佛殿記

靈應禪寺天人師殿者，無諸沙門用澄之所建，而邦之大檀越劉革之所施也。寺占巖腹，臨清流，發一區之形勝，規模宏大，營建偉傑，綠疏朱闥，吞飲風月，飛簷楯瓦，蕩摩雲煙，寶鈴和鳴，珠網間錯。像設釋迦如來百福千光之相，文殊師利、普賢大菩薩、大迦葉波、慶喜尊者、散花天人、護法力士，又環一十八應真大士，序列以次，莊嚴畢備。道俗拜瞻，其無以異登忉利諸天，至普光明最吉祥地，欽奉慈嚴，親聞圓音也。其費緡錢三千萬，而不聽餘人增一草。鳩工於宣和元年，而斷手於七年之秋。余過襄沔，謁方禪師於潮音堂，而澄前請爲之記。余聞百丈大智禪師之訓曰：「世尊遺教弟子，因法相逢，則當依法而住，飲食服玩，經行宴坐，必爲叢林營建室宇，必先造大殿，以奉安佛菩薩像，使諸來者知皈向，故晝夜行道，令法久住報佛恩。」故又聞德山鑑禪師之語曰：「比丘行脚，

當具正眼，誦經禮拜。乃是魔民，營造殿宇，又造魔業。且天下惟奉一君一化，豈容二佛所居？撤去大殿，獨存法堂。」嗚呼，百丈德山皆祖師，一則建立，一則掃蕩，安所適從折中哉？方禪師，黃龍雲居之仍孫，必知其要，乃以問之。方曰：「如醫師之治病，應病與藥。今人病寒，必投以丹砂、烏喙。設或病喘，必投以紫團、白朮。寒疾愈，則所謂烏喙、丹砂者姑置之可也；喘疾既去，則雖常服紫團、白朮，庸何患？然無病，則焉用藥哉？衆生無明崢嶸，業海橫肆，莫知津涘，而以佛爲彼岸，則殿宇之建，像設之嚴，所當然矣。」余拊手曰：「臨濟之後，善說法要如此！」因取以文，次爲之記。澄公外枯而中秀，耐煩冗，甘淡薄，十年不懈其志，非止爲此殿而已，要將咄嗟辦一梵刹可也。九月初吉記。《石門文字禪》卷二一。

重修僧堂記

宣和七年十月

湘南號爲山水之國，故佳處多爲得道者所廬。自唐貞元間，馬祖石頭卜鄰於衡嶽，學者散止巖叢。本朝康定間，慈明禪師中興於石霜，望馬祖爲十世嫡孫，兒孫徧天下，而長沙尤盛。元豐、元祐之間，角立傑出者，比比領名刹，諸方指以爲道之所在。今三十年，禪林下衰，以大福田之衣自標識，而號分燈嗣法者，例皆名愧其實。蓋族大口衆，不肖之子乃生，固其所也。龍圖閣曾公之帥長沙，慨然驚嗟曰：「吾祖楚公識雪竇顯公於行間，擢置人天之上，遂爲雲門中興。吾親受大和尚圓照

印可，今而坐視，非雪竇、圓照所以付祝之意。」於是刪去其甚無狀者。老病物故，懼讐而宵遁者，時或有之。遴選諸方之名德十餘輩，所以扶其顛，整其傾，靈應方公乃其一也。方既至，問其地利之所出，度不足以贍衆，則化淨檀爲油麥庫，以生財役力。事衆未有效勞者，則合衆力建度僧之庫。越兩年而告成，又化邑之賢者鍾世高修僧堂五間。鳩工於宣和六年十月，明年秋九月落成之，而余適至，方偕余游觀，其高深壯麗，塗金間碧，香霧爲帳，秋水爲簾，粥魚齋鼓，戢戢而趨。合爪而集，會四海而不爲混，跣趺而禪，休萬緣而不爲滅。余曰：「此曾公發之，而其利如是博也。」方笑曰：「曾公發之，而成之者乃賢令尹賈公也。自公下車，盜賊衰息，風雨時若，民以是安，吏以是畏。風雨時若，則連歲有秋；盜賊衰息，則夜戶不閉；歲豐時和，則民樂施，故吾堂成於談笑。使令尹不賢，民且離散，矧所謂沙門乞士者乎？」余愛其言理而明，喜爲之記。十月初吉除饑，某記。《石門文字禪》卷二一。

五慈觀閣記

建炎元年十二月

古之仁人，將有爲於世，必特立獨行，自行其志。漢將李陵之降虜，致武帝疑其臣屬，於是蘇武奉使不屈，牧羊海上十九年，起居必仗漢節。宣帝以智力御世，君臣凜然。既殺蓋寬饒，於是疏廣父子袖手而去。使人主知區區爵祿不足驕天下之士，豈激頽波而獨往，冒衝風而孤騫者歟？豈惟世之仁

人如此，出世之聖師亦然。三祖璨公既得法隱於淮山，悼學者枯禪縛律，以地位證修爲歸宿，不信達摩別傳之宗，故作《信心銘》，又名其弟子曰道信，造次顛沛，語言寢息，必以信自心爲勸。嗚呼，吾祖之於法道，深切著明，可以想見其餘風遺烈。東山住持沙門宗致者，臨濟十一世之玄孫，而泐潭準禪師之嫡嗣也。骨面嚴冷，英氣逸羣，以荷擔雲庵法道爲己任。說法有辯慧，護教有便行，卑叢林以宗旨爭溝封，以語言爭非是，紛然諸方，方熾未艾。名爲走道，其實走名，射利裨販，無所不至，而正宗微矣。欲棄之而弗忍，欲導之而弗從。於是爲室於方丈之東，名曰慈航，又自名其號曰慈覺。猶以爲未也，建閣于大門，名曰慈觀。蜀僧居竭者，傾長財一百五十萬以助成之。竭生平自奉甚約，所得檀信之施，毛累寸積，四十年之藏，一旦舉以施之，人以爲難。南晉僧子照者，有實行自然之智，如人信手斫方圓，皆中繩墨。慈覺使總院事，事無巨細，談笑而辦。閣經營，照實董其事，垢面龜手，不憚霜雪，伐山相材，運土拾礫，與蒼頭短髮進退，凡半年而落成。竭以財施，而慈覺之志乃克成。師弟子之於宗，皆無所愧，賢矣哉！余與雙峰祖印禪師仲宣來游，遂登是閣，晚望淮山，萬疊自獻，雪盡蒼然，却立周視，朱欄碧瓦，蕩摩雲煙，苾芻往來，午梵方奏，疑其身世之在諸天也。祖印問余曰：「慈覺之慈，宗師之慈，其與佛菩薩之慈奚若？」余曰：「如恒河女子抱嬰兒欲渡，兒墮水中，女子與之俱死，此愛兒之慈也。滿慈子曰：『人罵辱我，我則自幸，曰罵辱非拳毆也。設或拳毆，又自幸曰：拳毆之酷，不猶愈杖擊兵刃乎？』此忍力之慈也。曹谿六祖，夜爲男子張行昌所謀，將施刃，六祖笑曰：『止負汝金，不負汝命。』以金贈之使去，人無知者。行昌感涕，願落髮爲比丘，

所至輒訪道。復至曹谿，而祖授以法要，使分燈于江西。冤親一揆，是謂等慈也。提婆達多每欲害佛，以毒置十指爪中，見佛接足，佛笑曰：『未毒我足，先毒汝手。』又勸國驅千醉象以衝佛駕，象來，佛垂手示之，於是象見十指皆有師子，怖駭遺糞而去，此謂大慈也。若慈覺則不受諸慈管攝，擊塗毒之鼓，死却偷心；鎔凡聖之銅，不存情見。如勝熱婆羅之火聚，無厭足王之刀鋸，使一切衆生觸其焰，蒙其刃，皆獲無分別智，此蓋真慈也。夫豈不然哉？」祖印笑曰：「道人固菩提園中之耆年，何其辯慧乃爾驚羣耶！」龍舒禪鑑大師無學犯衆而言曰：「閣成而老師適至，似非苟然，願爲記之。」余曰：「唯。」建炎元年十一月記。《石門文字禪》卷二一。

資福法堂記

資福禪院在金沙斗方之北。奇峰峻岡，環繞以掩映；風林雲壑，秘邃以曠平。自非逃世絕俗，忘軀爲法者，無因而至。崇寧間，蜀僧文慧，嗣百丈九肅禪師說法此山，求心之所決擇，發趣之所歸投，凡叢林之所服用，寺宇之所宜有者，十八九矣。建炎元年十月，住持沙門九琛以書抵印曰：「寺僧紹恂者，無諸人惠公之高弟，有行業，淮山道俗愛敬之。惠公以政和五年遠化，諸大檀越重修潮音堂一所，俾知法上首臨衆演法。以上祝天子之萬壽。恂欣然從之。於是遠近聞之，富者輸財，貧者輸力，藝者輸巧，勸者輸語。越明年七月而堂克成，凡用緡百萬有餘，乃設無遮大會，飯凡聖僧而落成

之。未有文以記其事，公爲我記之。」印曰：自後漢摩騰竺法蘭來自五天，館于洛陽鴻臚寺，有經而未有精舍。至吳赤烏中，康僧會入建康，架茅茨，與其徒以行道有精舍，而未有僧。三日，男子朱士行最初落髮，有僧而未分禪、律。迨唐之朝，禪、律並行，曹谿獨號禪宗，而律學乃不敢與之抗行。元和中，百丈大智禪師方建叢林，廢蜂房蠃穴之衆，爲九州四海而建大法堂以總衆，至於天下禪席宗之，知比丘因法相逢，以法爲親，主者升座而坐，學徒鴈序而聽，示尊法也。恂能化衆檀以成斯堂，其知本者歟！資福院爲此邦之福田，道俗男女、貴賤老幼者、輒授之者，得長老升堂布法雨以滋灌之，令善種福芽，叢生而並茁。其爲惠利，豈有既乎？不可以無書。《石門文字禪》卷二一。又見光緒《黃州府志》卷三九，民國《湖北通志》卷九二。

雙峰正覺禪院涅槃堂記

建炎元年十二月

大江之北，夢澤之東，萬山走趨，屹立兩峰。蟠岸千楹，寶勢翔空。煙雲開遮，戶窗青紅。天花墮飄，舞雨旋風。疑登梵釋，龍天之宮。大鐘橫撞，山空玲瓏。犀顱戢戢，步趨肅雍。祖印禪師，蓋其長雄。寬而邊幅，壯而疏通。謙以自牧，衆所追崇。如海下之，百川則宗。論其世家，非侯則公。棄之耻言，安樂巖叢。與彼假我，染衣妄庸。垂涎富貴，忘其頂童。雀盧自誣者，則若不同也。余自襄沔，南歸新豐。道由淮上，託宿山中。欣然見我，如舊游從。日陪杖屨，摧頽兩翁。偶立小語，又

指役工。紛然斧斤，聲雜鼓鐘。坐僧日多，其來無窮。庸免包藏，衰老篤癯。跛盲失心，不祥之凶。作堂館之，工行告終矣。要余即之，周行廡廊。入門疏快，密室虛窗。褰幃設簾，宜溫宜涼。濯衣柵榻，負喧橙牀。藥鑪茶鼎，可劑可湯。頤指如意，失其異鄉。即戲問之，欲資抵掌。豈有少年，如邃青狂，法戰不勝，昇入此堂者乎？豈有垂死，如剖倔强，而敢橫機，摩疊大陽者乎？豈有英靈，如黃涅槃，杖擿病者，隨起激昂者乎？豈有病瘡，枵然空房，而嘗卧處，尚多痂瘡，以火燒之，皆熏陸香者乎？豈有頭陀，以紙爲裳，而其迅機，石火電光，方酬洞山，言訖而亡者乎？祖印愕然，視余嗟咨。如子精敏，亦迷怪奇。甘棄坦塗，而行嶮巇。子知太平，無象可窺，雨露霜雪，自然四時。我廩既高，里無呼追。雞豚社飲，老幼扶携，安用鱗鳳之與菌芝耶？昔維摩病，卧毗耶離。教誨天魔，使令艷姬。手提大千，戲而擲之。世尊有疾，則異於是。背痛乃卧，須乳作麋而已，何嘗變化，怖駭羣兒乎？余聞其說，乃加敬虔。而僧祖偁，祖印所賢。而余里閭，又掌寺權。婆娑獻誠，願拾此言。丐余文之，爲記以傳。夫千里水，濫觴其源。若合衆流，遂成大川。則知此堂，衆檀成焉。增土爲阜，增毛爲氈。兩尼勤勤，佳其精專。同其調度，所費緡錢，蓋六十萬，淨願乃圓。有僧道齊，以身率先。雜衆工中，唱叫挽牽。十方之多，道俗嗟羨。咨爾堂衆，諦觀病緣。此四大軀，無可肇堅。生死之趣，愛見所纏。雖相扶持，終各棄捐。當令以觀，常自現前。授與此疾，非人非天。是我自業，成熟則然。受盡還無，如雞出燭。此心自住，如珠在淵。觀苦進道，諸佛憫憐。歲在丁未，建炎改元。季冬初吉，集者駢肩。叙多率衆，二百九員。領衲景修，守珂、守詮。至其綱維，又揀耆年。辦衆法

欽，牧衆法璉。叢林精神，照映雲泉。祖印爲誰，住持仲宣。而作記者，寂音老禪。《石門文字禪》卷二一。又見《湖北金石志》卷一一，光緒《黃州府志》卷三九，光緒《黃梅縣志》卷三五。

合妙齋記

政和四年

無盡居士真拜之明年，大晟樂成，詔試於西府，余適在焉。無盡曰：「聲起於日而律起於辰，四十有一而陽數全，三十有六而陰氣備。如黃鐘之律，九寸而爲宮，增之毫釐，減之杪忽，則其音不應宮。苟適其和，是謂之雅。熟視其理，蓋大徧無外，細入無間。」余曰：「諸佛衆生日用，無以異於此，其體本自妙而常明。因緣時節，不借語默，其義自見；違時失候，則擬議而動，其義自隱。諸佛知此者也，故善用而合本妙。《首楞嚴》豈不曰「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哉？衆生昧此者也，故不善用而成粗大。《智度》豈不曰「猶如利刀，惟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哉？余涉世多艱，困於憂患，後三年，華髮海外，翩然來歸，依資國寺，乞食故人而老焉。晨香夕燈，經行晏坐，翛然靜住，索爾虛閑，追繹大晟樂之和雅，而庶幾善用其心，以合本妙之意也。遂以名其齋曰合妙，又爲之記。政和四年二十五日書〔二〕。《石門文字禪》卷二一。

〔二〕此句有年、日而無月，當有脫誤。

信州天寧寺記

江南山水冠天下，而上饒又冠江南，自昔多爲得道者所廬，鵝湖、龜峰、懷玉，號稱形勝，而靈山尤秀絕。蓋唐義武初，西平周王發其天藏也，初建精舍名興聖，祥符天子改賜普明。沙門德延以講學聚徒甚盛，弟子德熙者有智略，實陰相之。崇寧二年，詔革以爲禪林，賜田度僧，聽遇天寧節進功德疏。太守周公邠命長老德延爲第一世，而以僧正德熙董其事也。三人者叙立顧瞻而歎曰：「寺以羣居，而自爲戶牖，犬牙相接，如蜂房螳穴，非相臣所以建請，集禪衲，演祖道，上延睿算之意，於是蟬蛻其卑陋而一新之也。入門縱望，序廡翼如而進，層閣相望而起。登普光明殿，顧其西，則有雲會堂，以容四海之來者；爲法寶藏，以大輪載而旋轉之，以廣攝異根也。顧其東，則有香積厨，以辦伊蒲塞饌；爲職事堂，以料理出納。特建善法堂于中央以演法，開毗耶丈室以授道。又閣其上，以像觀世音，示以聞思修令。學者入道也，粥魚茶板，霜顱螺頂，鳬趨而集，寂無人聲餘履聲；而禪齋密室，冰懷雪慮，株枯而坐，不見心相惟身相也。嗚呼，西平王、郡太守雖異世，而姓氏同。前以講，後以禪，而領袖者雖異趣，而名號同也。吾聞浮圖未成，故裴公美爲玄度之後身；千尺像畢，而僧護爲僧祐、道宣之前身。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宗衍禪師出自白牛法窟中來，嗣延公之法席，分照覺之祖焰，道行孤峻，爲邦人所欽。然人但見其能集前人之大成，幻出樓觀，而不知其遊戲也。政和元年八

月，又詔以天寧萬壽名寺。七年三月遣僧慶瑫來乞文，以記其事。余雖未獲覽山川之佳氣，披華構之雄誇，然能系而爲之詞也。辭曰：

羣峰寶勢爭岩嶢，雲收眼寒空翠搖。靈山獨受王水朝，跨水誰作朱飛橋？蒼官馬鬣低龍腰，谷風吹空翻海潮。忽驚寶坊礙層霄，天花細雨紛墮飄。草衣大士唾霧消，定力持之日劫超。太霞仙子坐可招，夜晴往往聞吹簫。西平賢王想風標，長劍拄頤氣勇驕，擅此興聖開前朝。宋興和氣彌宇宙，佛宮道祠恩益厚。初此毗尼相講授，易爲禪林冠江右。大鐘橫撞午梵奏，紫金光聚世福祐。苾芻千指聚拜手，太平天子千萬壽。切雲樓閣誰所構，臣子淨願力成就。白牛乳犢師子吼，虎谿嫡孫氣奇茂，學者趨之俯並首。我作銘詩招爾後，斯文與山俱不朽。《石門文字禪》卷二一。又見康熙《廣信府志》卷三四上，道光《上饒縣志》卷三一。

高安城隍廟記

政和七年二月

城隍廟者，故使君應侯廟也。應侯，世高安，諱瑱。隋季政荒，天下盜起，李密起鞏，王仁德起鄴，皆稱公。李子通起海陵，邵江海起岐州，薛舉起金城，竇建德起河間，皆稱王。劉武周起馬邑，劉元進起晉安〔二〕，林士弘起豫章，皆竊尊號。高安，豫章屬邑也。侯時以布衣募兵烏合而擊之，士弘却隱去，因嬰城固守。唐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唐公即帝位。五年十月己巳，林士弘殄滅。嗚呼，方

是時，賊兵浩如海，孤城眇如塊，微侯之忠勇義武，則民魚肉之久矣。朝廷旌其功，授以刺史符，於是千里親之，如仰父母。既沒，贈尚書左僕射，廟食此邦蓋五百年。而書功烈者，詞不達意，余嘗歎息之。政和六年九月十六日，因請福，許銘廟。念文字陳陋，又罪廢，懼瀆神聽，稿成復壞者數矣。越明年二月二十六日，夜夢有客過余，甚都雅，曰：「向許我詩，當以示我。」夢中問公誰氏，曰：「我唐人，居湖中。」既覺，三鼓矣。坐而假寐，又夢理前事，旁有贊者曰：「應侯君也。」於是起呼燈火，洗心爲銘，銘曰：

煬帝南游江都湄，唐公集兵禱晉祠。連和突厥人戶知，傳檄諸郡稱義師。豫章邈在江之西，殺氣熏烝喧鼓鼙。芟民如芻救者誰，應侯忠勇英特姿。精誠貫日如橫霓，振臂大呼老幼隨。空拳烏合當新羈，賊鋒爲却氣少衰。守城泯默天助威，賊雖猖狂其敢窺。民甘九死侯生之，不然蕩滌無孑遺。故宮下瞰緣錦谿，過者肅趨不敢馳。功德之大山嶽巍，惜其粉飾無雄辭。心許作文恨陋卑，夢中索之不呵譏。俾侮神者讀此詩，知神威靈不可欺。《石門文字禪》卷二一。又見同治《高安縣志》卷二一。

〔二〕進：原作「晉」，據《隋書·劉元進傳》改。

無證庵記

余頃得罪謫海外，館于開元之上方儼師院，日與彌勒同龕，頽然聽造化琢削。有道人械類叢林，款余甚勤，曰：「吾泉南分化至此。」與語，翛然令人忘百事。逃空虛者聞足音而喜，矧置身蠻夷，論效鳩舌，衣纏花貝，心緒怵然，非復中華氣味，而見道人哉？相從蓋百許日，問出世法，余曰：「有亞聖大人出世南州，臨濟十世之孫號靈源大士者，今爲法檀度，譬清涼月，下矚熱惱，天下名緇奇衲，龍蟠鳳逸而趨之。子可跨海北去，無後時矣。」道人愕曰：「敢不承教。」翼日翻然而去，余蓋莫敢必其所往。後三年，余蒙恩北歸，館于石門精舍，有力持書，視其款識，乃吾證公也。發緘疾讀，則知其不鄙棄余言，見靈源於龍山兩白矣。嗚呼，子可謂真有志於道者耳。又三年，靈源棄學子，分化他方，余拜塔而至，於是見證頽然人羣中，攀翻追繹海南之人煙樹石，紛然落吾目中，爲留一昔。曰：「吾措庵自藏，子當爲我記之。」問庵所在，證笑曰：「以太虛爲頂，以大地爲基，以萬象爲牀榻，以天魔外道爲侍者，舉足下足，皆是妙圓密海。」余心知其戲，曰：「子豈所謂隨身叢林者乎？」問其名，曰無證，曰：「圓覺謂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學者以爲至矣，余笑以爲誣之也。本無數量不落識情，奈何謂之證乎？謂之證，譬如加首於首，名爲染污，吾又強區分別之。無證蓋就學所知言耳，若親見靈源於寶覺背觸之拳，則當以身爲舌，爲說之尚無，證之足云乎？」余曰：「有是

哉！」因序其語爲之記。《石門文字禪》卷二二。

菖蒲齋記

東坡居士性喜推挽後進之士，知名當時，多公賞識者。然以今多士，猶未足以飽其欲，而雌黃遂及草之微。以胡麻、杞菊之賢於其類，援筆而賦之，則名聲亦能光顯於後世。暮年又以菖蒲之才爲邁秀，居以銅盆，培以怪石，挹寒泉而灌之，根須連絡於璀璨之間，其色蒼然可翫也。天下以公之所翫，從而翫之。柯山道人如公行雲山中，所至不蓄長物，獨於菖蒲而友之，至以名其齋。江南洪覺範見而歎曰：「菖蒲爲物，無異味可嗜嚼，而君友之無厭，非能知東坡所樂之真，則尚烏能談此情味乎？支遁蓄驎駒以寄逸想，慧理呼白猿以發高韻，而後世多其風鑑。君之所寓，其清修絕俗之致，豈減遁、理哉？」爲之記以示知君者，庶亦知余言之非誇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二。

舫齋記

宣城李德孚有美才，善屬文，宣和初與余邂逅於長沙，年既相若，且同學，又相好也。久之，德孚侍親移漕江左，而官之金陵，即官舍之東，闢室以觀書。其室連數楹而戶相重，東西而視，如在船

中。乃以「舫齋」名之。有客聿至，視其榜，揭而疑之曰：「以子爲隱者耶？則忠義之色，功名之志，見施爲語言。以子爲非隱者耶？則山水之意，嗜好之異，與儕輩不侔。」於是避席而問之曰：「夫渺漫際天，一碧萬頃，微風徐來，雪浪山湧，一葉傲睨其中覆，却陳乎其前而不入其舍者，津人之妙也。子寧欲從事於此乎？」曰：「操舟之爲，非吾事也。」「害利之域，並首而趨，憎愛橫生，頃刻萬態，瓦合流俗，與之偕而不與之俱逝，是知津之妙也。子寧於是有得乎？」曰：「問津之學，非吾志也。」「然則既不事乎操舟之爲，又不志乎問津之業，而乃列五經之遺編，布百家之陳說，明窗棗几，繼晷然膏，冥搜博求，探頤索隱，與古聖賢相際於百千歲之後，若心同而意契，德符而道通，殆將簡之而弗得，所謂吾無間然者。其或醉心墳典，則直造淵源；翫意羣書，則涉獵涯涘。放浪詩書之奧，望洋渾灝之間，則孔子之所得知之矣，其浮游萬物之祖者耶？送之者皆目崖而返矣。」德孚仰而笑，俯而應曰：「吾非放愁也，但吾以忠信孝友爲煙波，隨所寓而安之爲舟舫。昔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漁父語已緣葦而去，意竊慕之，如是而已矣。」客愕然無對。明年復來長沙理前事，以語余，請書以爲記，於是乎書之。《石門文字禪》卷二二。

一擊軒記

宣和元年十一月

宣和元年冬，余自臨汝以職事來宜春，暇日與客游天寧宮，愛小軒脩竹，解衣礪礪，終日不忍

去。長老德公請名其軒，余曰「一擊」。客問其說，余曰：「香嚴閑禪師參道於潞山，久而不契，乃焚畫餅之書，歸庵南陽，糞除瓦礫，擊竹而悟。余以是知道不可求也，使道而可求，則肉飯鷹兒，身當坐榻，與夫伐冰食玉之貴，谷量牛馬之富者，皆舉意而得，有謀而獲者也。」客曰：「然則道終不可見歟？」余曰：「吾聞諸雲庵，以謂道不可求而可致也。如人市黑白，暗走嶺海，望京師，疲歲月於道路，卒不能獲。居肆於八達之衢，不以必得爲計，則貨也有時而自致。昔人嘗嗜草書，行則書空，卧則劃席，夜聞灘聲而得妙，曉見蛇鬪而入神，與香嚴同科而異致。且道豈有粗妙哉？學者根有稚敏耳。時方貴敏，故叢林有思齊之心。石霜一年而悟道，吾以爲敏；永嘉一宿而悟，曹谿以爲敏；香嚴一擊而悟，庸詎知此君不以爲敏乎？」德公請以爲記，余知其爲雲庵之嗣也，故併書載其說。宣和元年十一月日。《石門文字禪》卷二二。

忠孝松記

宣和元年，余謁枯木大士成公於道林，是日遊客喧闐，喜氣成霧。余曰：「噫嘻，登高望遠，此日猶然，其荆楚舊俗哉！」成笑曰：「有異木產吾豕巔，非緣佳節也。」於是導余登清富堂，下臨瀟湘，如開畫牒，千里纖穠，一覽而盡得之。蓋龍圖聶公以詩眼增損，發其天藏也。故其形勝，冠於湘西。暇日必俱賓客，燕賞於此堂。公所建也，想見其風流餘韻，不減叔子之峴首，而其去思遺愛，有

類召伯之甘棠也〔二〕。左有奇石，狀如覆斛，稚松貫石而出，初如插秧，未閱旬高尺許，孤根秀拔，分枝調達，紫鱗翠鬣之中，已有合抱凌雲之氣。豈地靈獻瑞，著公拔擢之異乎？公自荆湖奉使入對，未幾年三遷要職，遂尹京都，實鍾臨川之英氣，而其學出於舒王，有石之象。松爲蒼官，爲十八公玉版之榮，金甌之拜，跬步可待，有松之象。丁生夢之，猶爲後世美談，況目睹其異乎？成曰：「心法之妙，不可以言傳，而著爲忠孝之效。故種石而玉生，知其孝；倒植而竹茂，知其忠。譬如太平無象，而出菌芝，見麟鳳，然彼各得其偏。如公則道契主上，名落天下，富貴追逐之不赦，而忠孝之瑞并見於松石之間。蓋理之固然。」於是像公之形儀，置堂之上，而名其松曰忠孝，以慰邦人之思。顧未紀其歲月，於是使其客甘露滅爲之記。《石門文字禪》卷二二。

〔二〕也：原作「之」，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三〇二三

釋惠洪 九

朱氏延真閣記

出高安之西門，行五十里，山川有佳氣，草木有華滋，桑林有秀色，民俗有古風，如武陵桃源，如剡溪赤城。有隱君子朱堅伯固者世家于此，特臨廣陌爲危閣，以延真爲名。余自京來歸，過而登焉，凭欄而睇，煙雲杳靄，形勝纖穠，一覽而盡得之。而恨其名未足以副其趨，謂伯固曰：「君風度儒者也，年方壯，有美材，乃不以功名富貴爲急，甘隱約於山林也。而雅志欲延真，豈有說乎？」伯固曰：「然，吾當語子。夫功名富貴偶然爾，士以身殉，惑也。何以知之？漢武帝見相如賦，喟曰：『吾安得與此人同時？』及見之，止以爲上林令。富貴若不可必也。唐太宗見馬周之論，促使召之，接武於道。及見之，談笑而斷國論，富貴又若可必也。李廣之伎無雙於天下，及從式師出征，迷失道路，竟不得侯而死，功名若不可必也。薛仁貴白衣從征遼東，以三矢而定天山，卒爲名將，功名又若

可必也。吾以謂人生百歲，如駒過隙，要當從吾之志耳。昔梅子真補南昌尉，時放浪此邦，有別業之遺基在焉，已爲道士廬。元始中，棄妻子歸壽春，後人見之於稽山，變姓名爲吳門卒，而傳不書其終，其爲仙明矣。庸詎知其不雜屠沽，尚往來故居乎？吾爲閣以延之，儻幸及見，又庸詎知不携吾登毛車，渡弱水，以游道山哉？」余不得而答，乃叙其說，援筆而記于壁。《石門文字禪》卷二二。又見同治《高安縣志》卷二二。

思古堂記

東坡先生曰：「孔子、孟軻道同而其言未必同。何以知之？以其言性知之。孔子曰：『成之者性』，『繼之者善』。蓋善者，性之效爾。而孟軻曰：『人之性善。』孔子之言譬則如珠走盤，孟軻之言譬則如珠著氈。夫珠非有二者，走盤則影迹不留，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既有言矣，乃曰不聞，是其可以影迹求哉？著氈則觀者庸詎知？不疑簞縵亦可以留珠乎？故荀卿又言人之性惡。自善惡之論興，蓋有不勝其言者。聖賢相去百年，而其言相遠如天淵，況不翅百年，而守衆人之言爲知道，非愚則狂。顏淵、韓愈，異世而同出孔門，然其識有深淺。何以知之？亦以其言知之。淵飲水曲肱，在陋巷，不改其樂，此亞聖全德懿行也，而愈謂哲人之細事。愈且未知顏淵，能知孔子乎？《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大蓄其德。』然言行之精，以韓、孟之識，有不能盡

窺，學者其可不思乎？」吾嘗誦之。三衢毛庠文仲，少有英氣，深於學問而善功名，富於翰墨而飽籌策。以破趙會食爲迂，伏軾下齊爲椎。所與游，皆天下第一等流。遭時外平〔二〕，疆場久空，無所施其材，蹇寓一官，不甘憂患折困，袖手來歸，圃于衡嶽之下，寢處晴嵐夕霏，按行春花秋月，弄琴閱書，以娛賓客，枵然與世相忘，而名其堂曰思古，與東坡之論相表裏，如維摩自藏於不言之中，以發文殊之義，縉紳高之。文仲歿，其子在庭季子以書抵余曰：「惟子可以知先人爲堂之意，強爲我記之。」故余獨載東坡之論，以著文仲之高。然晉劉寔作《崇讓論》曰：「世議士名德，不迨前人，非也。時非乏賢士，不崇讓耳。然則士必生而能賢，不由稽古之力，爲循墻異牀之僞。是學使寔不死，登此堂，將逃羞無地，尚何論哉？」季子年二十餘，種性工文，聽其論古今，瞻博絕倫，真能世其家者也，故樂爲書之。《石門文字禪》卷二二。

〔二〕外平：似當作「升平」。

遠遊堂記

宣和元年秋八月，朝奉郎夏公自天府謫官祁陽。明年三月至自三峴，館于靈泉寺。寺臨大江，江流湍急，斷岸千尺，萬峰環之，如趨如揖，如翔如集。公構堂其西，盡收其形勝。靖深以宜茂林脩

竹，虛明以隔囂聲塵氛，而名之「遠遊」。重九後二日，余從公登焉，對立凝睇，晴嵐夕暉，浮動乎綠疏青瑣之上。促榻對語，笑響散落乎千巖萬壑之間。於是隱几，枵然忘言，蓋其倚功名於憂患之外，玩雲川以自娛，心飽新得，百想俱滅。然知國知兵，百未一施，而沉冥小邑，如對彭澤之狄梁公，通泉之郭代公，乃名所居之堂爲「遠遊」，何哉？嗟乎世之識真者寡，所從來舊矣。袁天綱識武后於襁褓，驚曰：「貴武氏者，此兒也。」使天綱果識真，當曰亡武氏可也。賀知章果識真，當曰游仙可也。夫一塵翳目，天地四方易位。袁、賀方眩夢幻，以其禍爲貴，以游爲謫，要不足怪也。公今去國之遠，而能酬酢風月，安樂泉石，酒後耳熱，侍兒扶掖而歌，則忘其身之爲逆旅，謂之謫可乎？公嘗首肯余論，祝余爲之記。公諱倪，字均甫，其先江南人，嘉祐爲名臣之後，凜凜有祖風者也。

《石門文字禪》卷二二。

普同塔記

人之有死生，如日之有明暗。死生相尋於無窮，而明暗迭更，未始有既。然知其明暗者，固自若也。生順而死逆，衆生當其變，則駭異之。孔子但曰：「原始要終，知死生之故。」知其故則知其不駭，蓋不欲深言之。莊子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既不與之變，當卓然而獨存者也。莊子著其理而未盡其情，若西方之教，則痛言之而盡其情曰：若先有生而後有死者，則世未見不死而

生；若先有死而後有生者，亦未見有不生而死。譬如尋始末於環輪之上，求向背於虛空之中，則死生之情盡。自佛法入中國，奉持之者，纔總其法度，參差不齊，獨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律之學，約之人情，折中而爲法，以壽後世。故其生依法而住，謂之叢林；及其化也，依法而火之，聚骨石爲塔，號普同塔。諸方皆建塔近僧坊，遠不過一牛鳴。蓋大衆將送火化，則荷薪而臨。瀉山獨拘於陰陽之說，謂近寺不宜爲葬地。自開山迄今三百年，建塔於回心橋之南，其去寺十里，故親臨之法，往往不能繼也。空印禪師軾公住山十餘年，百廢具興，其所以安僧宜有者大備，獨以普同塔未建爲憂。一旦與侍者登山之西崦，相其形勝，施長材鳩工以爲之，開大穴以石爲宮，又屋於其上，棟楹翔空，雲煙蔽虧，萬衆懽呼，聲應山谷。興修於宣和二年之春，斷手於秋八月。空印恨未有記，以紀其歲月，遣侍者覺惠來求文。余歎曰：叢林之衰，諸方皆輕僧，厭其多而窘於食。空印既成堂宇，浩然如江河之無極，至者必納。又爲造塔以待其終，其敬僧荷法之心，可謂至矣。嗚呼，僧者佛祖所自出，厭僧厭佛祖也。安有稱傳佛祖之印，而反厭佛祖者，能契聖乎？空印之意，可無書乎？《石門文字禪》卷二二。

瀉源記

宣和二年八月

岷江因山爲名，初發泝然濫觴，漫衍而至楚，則爲際天之雲濤，萬斛之舟，解風而不敢濟。瀉山因水爲名，衆泉鬢發於煙霏空翠之間，旋紺走碧，匯爲方淵，蒸之成雲雨，放之成江河。蓋岷江資之

者衆，而瀉水善養其源也。住山空印禪師笑曰：「一法界中，無假法者。」故揭於大仰堂之南榮曰瀉源，欲學者觀水之有源，知自心之靈源未嘗竭也。蓋岷江之資衆，知衆智之不可不學也。然先究自心，後資衆智，道之序蓋如此。故善財童子南詢諸友，必曰：「我先發菩提心，如何名菩薩行？」有人於此，因山中之氣候，更四時之晴陰，入重重法界。方其宿霧蒙蔽，微見淵色，則若凡夫，雖有染心，而性常明潔。霧開而澄滓，日光下徹，則若二乘已澄諸念，定慧超越。更昏昕之湛然，視纖埃之不隔，則若人牛兩忘，而蓑笠未徹。微風徐來，方淵鱗鱗波波之中，頓見方淵而波非大，方淵徧入衆波而淵非小，則若歛目於樓閣之前，見三世於一念。嗚呼，瀉山爲湘南大叢林，而空印道光兩本，搥大鼓，臨人天。萬指圍繞。今乃退藏於不言之中，借山泉爲欽體，聽萬象以說法，何也？蓋道不可以言傳，故前聖賤言語，小譬喻。又欲學者自得之，故設象比興，以達其意，轉瑟支羅不言，佛身不可以色相求也。而供養栴檀，塔座多寶。如來不言，根塵俱寂，即是自身也，而以寶塔聽經。余觀前聖莫不然，何獨空印哉？宣和二年八月初吉，會余於湘西之瀕，夜語及山中之勝，曰：「恨子未見吾泉，然強爲我記之。」余戲曰：「師以山泉爲舌，爲衲子說法界，自在緣起無生之法，而余以翰墨爲五色藻，辯才而畫圖之。他日有尋流而得源，悟意而忘象者，可以拊手一笑。」中秋前一日記。《石門

文字禪》卷二二。

栽松庵記

建炎元年十一月

《僧史補》曰：四祖道信禪師，以唐武德七年至破頭山，愛洞壑深秀，有終焉之志。禪者相尋而來，遂成叢林。有僧不言名氏，日以種松爲務。私請祖曰：「衣法可以見付乎？」祖師老之，曰：「汝能再來乃可耳。」於是僧出山至濁港，見女子浣，呼曰：「我託宿得否？」女曰：「我家具有父兄，可從問之。」僧曰：「汝諾我乎？」女曰：「諾。」女周氏之季也。僧即還山中，危坐而化。周氏之女因有娠，父母怒而逐之於衆屋之中，日庸紡里閭間。已而生子，女以爲不祥，棄濁港中。明日視之，跣趺波間，泝流而上，異之，收養。七歲隨母往來黃梅道中，四祖偶見，問曰：「童子何姓？」曰：「姓固有，但非常性。」祖曰：「是何姓？」對曰：「是佛性。」祖曰：「然則汝無姓耶？」對曰：「惟空故無。」於是四祖笑之，乞於其母，爲剃落。二十授以衣法，爲第五祖。即游霍峰，見栽松之全身，又至東山，見周氏之全身。濁港周氏子孫之盛，殆今甲黃梅，三尺童能言其事。僧贊寧《僧史》曰：「五祖弘忍禪師者，姓周氏，本河南，遷止蘄之黃梅。誕生之夕，異香滿室。」此矯誣之詞也。然可證佐者，母既出於周氏，而曰祖師姓周乎？僧契嵩作《定祖圖》，亦不能辨，何也？豈當衲子以常理疑之乎？夫聖人之託化，豈假父母之緣？如伊尹生於空桑，寶公生於鷹巢，獨不論父母之緣耶？自唐至今，學者疑信相半，不能決也。建炎元年十一月記。《石門文字禪》卷二二。又見光緒《黃州

布景堂記

宣和三年秋，萍鄉文益之還自大梁，過湘上會余，夜語及里中奇豪，而高侯尤其魁壘者。侯學精敏而齒少，行修潔而材高，雖隱約寂寞之濱，而名滿縉紳之間。所居有風泉雲壑之勝，茂林脩竹之美，四時之景，陰晴異態，穠纖畢見。構亭佳處，而名之曰布景。余因得其爲人，而想見其處，恨未能與益之從侯相伴乎其上，援筆而賦之。越明年春，以書抵余曰：「山川之妍美，閱古今而不盡；萬物之榮謝，供四時而無窮。然特若爲閑適者所施設，而爲悲愁者所乾沒也。玉輪流輝，蒼崖哀湍，天下之清絕也，而倚娉婷者不見，節絲竹者不聞。晝公曰「月色靜中見，泉聲幽處聞」者，譏之也。紅艷之閑美，鳴禽之過前，物外之奇觀也，而憂國者以爲悲，行役者以爲愁。少陵曰「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者，哀之也。吾口先王之法言，逢至治之聖世，勤田園以供伏臘，玩琴書以娛賓客，偏親慈和而耳目聰明，弟昆孝友而樂易賢雅，所謂悲愁者於我亦安能神哉？以吾之閑適，較市朝當十倍。吾亭雖陋，然萬景分布吾前，受吾約束，真造物之爲施設，非經營而得招要而至者也。子其爲我書之。」余曰：昔支遁之愛山，乃買沃洲之小嶺；賀知章之愛水，特上疏以乞鑑湖。其風味雖清妙，而正所謂經營招要者。若之紫芝則不然，偶愛陸渾山水之佳，遂留六年。余觀高侯之趣味，殆亦紫芝之

流，乃欣然爲記之。《石門文字禪》卷二二。

少陽義井記

建炎元年十二月

建炎元年六月，蔡陽野墅僧子辰俱潯陽檀越陳璫還自白湖，過少陽，渴甚須水，道傍皆近人，積水穢濁不索，相與歎曰：「江淮要衝而地無美泉，何以止往來渴心？」相約出錢開井于湖之左，而白湖楊元廣彥隆亦欲協成之。有僧祖慶實董其事。工畢，泉甘涼，邦人賴以灌畦飲啜，行人盛暑爲歸宿之所。《易》曰：「改邑不改井。」以象正君子之有恤心，雖大行無加，窮居不損。又曰：「井者德之地。」以象有煩心之德，虛其中而不自有之也歟！嗚呼，一二三人者不獨爲濟衆無窮之利，其亦尚德也哉！十二月望日記。《石門文字禪》卷二二。

華嚴院記

代

政和四年春二月，余自高安赴官臨汝，行豐城境十餘里，奇峰秀深，沃野自獻，有白沙清流、茂林脩竹之勝。望林表，出楯瓦，路人曰：「其下華嚴院也。」遂造焉。碧杉脩徑，苾芻戢戢出迎客。厦屋崇成，如幻出禪齋，風櫺金碧隨目，殆應接不暇。問住持僧惠訥曰：「院以父子傳器而服玩不減

禪林，何哉？」訥曰：「教有頓漸，道無禪律。今兩者相攻以其私，而佛法微矣。譬如棗中蟲，徒自蠹壞。出家蓋大丈夫事，其說甚高，緒餘土苴足以道廣孝慈，上助清化。今其衰，其徒特不足知此，如鳶翔青冥而心不忘腥穢。求教之興，三尺童子知其難。」余首肯其說，而心奇之。秋七月，訥遣僧抵余曰：「吾廬居，於唐光化之元年名報恩，迄本朝治平之三年詔改賜今額。嘗燼火廢爲丘墟，草屋數楹，僅蔽風雨者。自善明至懷珍七傳，訥實繼珍，後因淨檀首建三門，作兩序屋，修普光明大殿，前峙雙閣，一以像僧伽，一以館鐘虞。東爲香積厨，繞以複屋，闢典事堂，有廩有厠。西爲三聖堂，增其後架設賓客館，有溜有廐。造演法潮音堂，總屋於其中。又建華嚴閣於寢室之上，以實毗盧法寶之藏。高深雄麗，吞風吐月，凡禪林所宜有者畢備。僧至如歸，轟轟鼓魚，泯泯作息，要不墮諸方。經始於崇寧癸未之春，斷手於政和乙未之冬。吾方念能事雖畢，而後之來者未知飯僧報佛無窮之意，而公適儼然辱而臨之，非夙緣乎？幸強爲我記之。」余曰：「今人持左券以取寓物，未敢必得，然爭毛髮之利，斫頭穴胸，何知慮刑？而訥宴坐一室，影不出山，能使施者填門，不十年之間，化瓦礫之墟爲梵釋龍天之宮，此其才必有過人者。視其中渠渠，欲置人於慈祥之域，而專欲以精嚴自礪，與夫裨販如來以自賊者異矣。使其聞訥之風，亦可以少泚其頽云。」《石門文字禪》卷二二。

寄老庵記 代

高安，南州之屬郡，地連西山廬嶽之勝，俗美訟簡，士大夫自爲江西道院，飛楹畫棟，間見層出，於茂林修竹，往往皆浮圖老子之廬。龍城院，去郭餘一舍，山川精神發於雲泉林壑間，如人眉目，處余家筠谿之上。少時往遊焉，窮奇索幽，信宿彌日，便有終焉之計。一行作吏，轉徙四方，登高臨遠，未嘗忘於龍城也。政和四年冬，余留京師，官冷口衆，自厭風埃，又病疝彌月，愈不懌。而覺範道人適自高安來，夜語及龍城舊游，翛然忌紛，而疝亦棄余而去。問覺範誰從子游，有老僧志淳者，其爲人木訥而靜深，易親而難忘，今結庵於鳳回峰之西，名曰寄老。每曰：「高風頹於無勇，白業毀於有累，前聖知之，故令比丘一飯日中，三宿桑下。吾幼知人間情緣爲累，故棄之而學道，知方外事法爲累，又棄之閑放。然諸餘勃窣，飢飧困卧，猶累於老，未可棄去，故持以寄之，因以名吾庵。」嗟夫，世方以累爲榮而爭趨之，淳獨超然高蹈，賢於人遠矣。吾聞天台智者臨終，門人問所證，答曰：「我不領衆，早淨六根，以傳法利。生止證內，凡五品耳。」淳之志，其以是哉！明年上元，覺範南還，因理其事爲之記，使歸刻石山中。他年當乞身歸田，幅巾杖屨，以從淳游，尚未晚也。

吉州禾山寺記

代

始，達磨自西來，以法授少林慧可，而衣鉢爲信，五傳至曹谿慧能。能知其道信於天下也，藏其衣鉢而化，故世稱曹谿之門得道者，不可以數計。然獨大長老行思、懷讓克肖前懿，號二甘露門。思睠廬陵山水而老於青原，讓亦庵於衡、霍之下。石頭希遷者，思高弟也，從讓游，思實使之。馬祖道一者，受讓記莂，卜鄰青原，久之，遂終於石門，讓實使之。今天下指目江西爲禪宗法道之源者，以曹谿一子一孫，首辱居焉。永新爲江西山川形勝之地，城南有山，巋然深秀，晴嵐夕暉，應接不暇者，唐僧達奚棲遲之所也。奚不知何許人，以文德初始至，刀耕火種，住成法席，致嘉禾之瑞，因以名山，號大智禪院。院僻嶮，初未著於諸方。吳順義二年，僧無殷中興之，恢復法度，學者趨之如雲。殷，九峰虔禪師之嗣，青原八世孫也。方是時，禪學之弊，巧見異解，殷以擊鼓之機，脫略窠臼。於是宗風大振，學者賴之。嗣殷者有契雲，自雲歿，代居者名存實亡。大中祥符初，詔改賜甘露禪院。有楚材者，道價重一時，法席之盛追比殷時。又十世而有德普，有高行，自黃龍窟中來。普歿七世而有妙湛大師法安，初以政和元年自祥符移居之，五年視前營構，增其所未有者，新其所已壞者。於是莊嚴紫金光聚則有殿棲，稱如實旁行之書則有藏會，四海苾芻求寂則有堂，辦香積伊蒲塞之饌則有厨，像祖師則有閣，館鐘虞則有樓。升座法施之堂則曰無畏，集定傳道之室則曰大智，而閣於

室之上，名善應。修廡複屋，高深壯麗，冬溫夏涼，重規疊矩，叢林號廬陵第一。嗚呼，妙湛之遊戲於是作，可謂集諸老之大成者也。安走使京師，乞文記其事。余方困頓黃塵，寄逸想於雲泉杳靄處，恨未能角巾梨杖，與山中高人游，厭飫清境。然余非學佛者，其詭秘多溟滓。然竊嘗論之，忠孝碩大如宋王彧、唐魏元忠、徐有功輩，初未必皆深於佛理。觀其臨禍福，超然自得，豈所謂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者歟！故余於禪學，凡鈎章棘句，凌跨方等，汗漫橫流者，則非肉眼所能勘驗。至於生死之際，有不容其僞者矣。無殷將化，集衆謂曰：「後學未識禾山，今朝識取。」因怡然而逝。德普之將化，飲食畢，談笑而寂。然其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妙湛，雪竇之後，又青原之遠裔，吾將觀焉。既論之，又系之以詞曰：

龍谿落石雪浪奔，萬山環之如虎蹲。凌霄白雲相弟昆，七十一峰讓其尊。煙霏搖空含朝暾，微風徐來掃靄氛。樓閣時爲金碧痕，聰明澄泓自吐吞。三偉不見陳迹存，異哉僧奚貌粹溫。澗飲婆娑麋鹿羣，誰中興之殷澄源。咄嗟萬指魚鼓喧，普公高喉已語言。得法來自黃龍門，弟子生莫手自捫。放箸蟬蛻撼不聞，大士法戰著策勳。睨視生死等旦暝，君看妙湛願力熏。樓觀幻出高切雲，美髯說法起機輪。自云的骨雪竇孫，江山偃蹇驕氣噴。不受彈壓無傑文，願乞名詩刻雲根，

導廣孝慈酬帝恩。《石門文字禪》卷二二。

寶峰院記 代

余家筠谿，谿出新吳車輪峰之陽，其陰鳳皇、幕阜諸峰，黛橫玉立，娠奇畜秀，解楚山而益峻，隋朝而來，爲得道者所廬。又黃龍、龍安、興化、雲巖四大刹，皆其遺地，相去百里，叢林之盛，冠映諸方。自大長老寶覺、佛壽相續而興，禪學宗天下，衲子動成阡陌。而寶峰善思院者，世以律居。然夕燈午梵，齋魚茶板，與四大刹者爭雄長，而鳳皇、幕阜之雄深，亦讓其形勝。余外舅家西安，往來聞之熟矣。宣和三年罷官臨汝，道經雙井而造焉。渡谿東望，奇峰峻岡，墮吾馬首；據鞍回視，飛楹畫棟，翔出林表。入重門，顧兩廡翼如而入焉，禪齋雲堂，綠疏青瑣，大殿層閣，塗金間碧，像設之妙，服具之華，見者知焉。登法堂，望寢室，窅然靖深，耆年僧雛，倒屣迎客，客至如歸焉。退視其私，則厨庫廩廩，莫不整潔，遊衲解包，頤指如意。於是慨然歎曰：「誰爲之者？何其材乃爾有餘耶？」住持僧守道曰：「院基于唐，有田畝山林。五代烽火之餘，券牒亡失，多爲比鄰所侵，院因荒殘，如逃亡人家者二十餘年，詔賜今額。熙寧之初，僧圓智者白官，請牒來居焉，有恢復之意。未幾物故，至是化爲麋鹿狐豹之區。元祐六年，縣以玉谿僧子腴領住持事，經畫三年，未舉而化。守道實傳器於腴者，母李氏，憫其頽壞，施粧奩以開墾田畝，用陰陽家之說，下舊院百步，伐山爲基。鳩工於崇寧元年之春，斷手於政和八年之秋，而吾院克成。」其弟守達者實陰相之。余聞曹谿祖師也，而

腰石夜舂；牛頭宗師也，而躬自負米，皆以供僧也。及其衰也，稱嗣祖傳法者，護食而拒僧。道公於是時，乃能犯拒僧者之怒而延納之，此心日月不能老也。道曰：「吾非有心，以時特愛。惜普光禪師與衆力耕，見金而不取，同伴詰之，曰：『今吾未用也，俟吾他日。』把茅蓋頭，資以飯僧。味其存心，與今認十方僧物爲己有者異矣。」道慧敏而老，其立事有過人者。遣其徒寶宗來求文以記，余愛道所論，併爲書之。《石門文字禪》卷二二。

先志碑記 代

政和元年，余爲湘陰令。湘陰瀕楚水，臨洞庭，連檣萬艘，天水相接，盡獻南楚之形勝。愛其風俗之純美，民訟之稀少，士君子博學而知要，篤實而有文，窮不忘道，富則守禮。邑之南郭鄧氏之富，至紈袴僮奴，谷量牛馬，然奉身甚約，禮士甚恭，邑人皆化其德。其子沿循道，議論有英氣，直諒而勇於爲義，縉紳高其才，今爲承直郎，余游相好也。自余之宦湘陰餘十年，無日不思縛屋湘尾，分湖山之勝，從父老之游，且將老焉。宣和四年夏，循道以書抵余曰：「天降罪罰，不自殞滅，上延先考。啓手足時則有遺訓：『吾承祖宗餘慶，坐享溫燠，族大口衆，貧富錯居。欲贍給其貧者，未遇皇暇。汝其承吾之志。』言卒而棄諸孤。嗚呼，沿尚忍言之！已於今年元日，與族人爲約券，月給穀一斛；男議婚錢十千，再婚減其半；女議嫁者錢三十千，再嫁則減其半；備喪者錢十千，及葬更給其

半。歲月弗窮，而存歿弗常，不敢負標以計數，限斛以爲額，庶其利流百世而不弊，子其爲我書之，將刻石以昭示子孫，使無忘先訓，且欲族人想見先考餘風遺烈也。」昔范文正公念族人游宦未歸，多厄於飢寒，則建義莊於姑蘇，以給其伏臘。舒王請輸己俸，買田蔣山飯僧，爲王氏之亡者修營冥福。文公瞻其生，舒王福其死。循道獨立券約，恩及存歿，此其東南賢士大夫多稱，其可以無書乎？系之以詞曰：

漢祚中興天所佑，篤生奇臣掃穢垢。杖策軍門謁劉秀，功業千年粲星斗。鄧侯受材極奇茂，毛骨似之豈其後？清明在躬氣渾厚，慈祥照人資孝友。邑人依之扶老幼，梗楠參天覆清晝。毫末養之至成就，百未一施舟壑走。疑侯功名在懷袖，取之易然行探手。湖山萬頃連戶牖，料理風煙課榆柳。琴書娛客付杯酒，走人之急古或有，分財贍族今則否。此風移之徧宇宙，天子無爲千萬壽。念爾族人拜稽首，恩無貴賤適所受。符之弗忘帝汝祐，不然鬼亦扼汝脰。西山磐石清欲透，刻此銘詩傳不朽。《石門文字禪》卷二二。

永明智覺禪師行業記

師諱延壽，餘杭王氏子。兒時知敬佛乘，及冠，日一食，誦《法華經》五行俱下，有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嘗舟歸錢塘，見漁船萬尾戢戢，惻然皆易之，放于江，裂縫掖，投翠巖岑公

學出世法，吳越文穆王聞而慕悅，聽其棄家，爲剃髮。自受具，衣不繒纈，食無重味，持頭陀行。常習定台天柱峰下，有尺鷃巢衣禪中。時韶國師眼目世間，北面而師事之。韶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爾。」初說法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移之于靈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又移之于永明寺，爲第二世。衆至二千人，時號慈氏下生，指法以佛祖之語爲銓準，曰：迦葉波初聞偈曰：「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此佛祖骨髓也。龍勝曰：「無物從緣生，無物從緣滅。起惟諸緣起，滅惟諸緣滅。」乃知色生時但是空生，色滅時但是空滅。譬如風性本不動，以緣起故動。倘風本性動，則寧有靜時哉？密室中若有風，風何不動？若無風，遇緣即起。非物風爲然，一切法皆然。維摩謂文殊曰：「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乃曰：「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從去，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此緣起無生之旨也。僧問長沙，偈曰：「學道之人未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始來時，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豈離識性別有真心耶？智覺曰：「如來于首楞嚴會上，爲阿難揀別詳矣，而汝猶故不信。阿難以推窮尋逐者爲心，遭佛呵之。推窮尋逐者，識也。若以識法隨相行，則煩惱名識不名心也。意者憶也，憶想前境起于妄，並是妄識，不干心事。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汙，乃是迷悟。凡聖行住坐卧，並是妄識，非心也。」心本不生，今亦不滅。若知自心如此，於諸佛亦然。故維摩曰：「真心是道場，無虛假。」故智覺以一代時教流傳此土，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爲重閣館三宗知法比丘，互相設難，至波險處，以心宗旨要折中之。因

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西天此土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爲一百卷，號《宗鏡錄》，天下傳誦焉。僧問：「如和尚所論，《宗鏡》唯立一心之旨，能攝無量法門，此心舍一切法耶，主一切法耶？若生者是自生歟，從他而生歟？共生無因而生歟？」答曰：「此心不縱不橫，非他非自。何以知之？若言舍一切法即是橫，若言生一切法即是縱。若言自生，則心豈復生心乎？若言他生，即不得自，矧曰有他乎？若言共生，則自他尚無有，以何爲共哉？若言無因而生者，當思有因尚不許言生，況曰無因哉？」僧曰：「審非四性所生，則世尊云何說意根生意識心？如世畫師無不從心造，然則豈非自生乎？又說心不孤起，必藉緣而起，有緣思生，無緣思不生，則豈非他生乎？又說所言六觸因緣生，六受得一切法，然則豈非共生乎？又說十二因緣，非佛天人修羅作性，自爾故然，則豈非無因而生乎？」智覺笑曰：「諸佛隨緣差別，俯應羣機，生善破惡，令入第一義諦，是四種悉檀方便之語。如以空拳示小兒耳，豈有實法哉？」僧曰：「然則一切法是心否？」曰：「若是即成二。」僧曰：「審爾則一切不立俱非耶？」曰：「非亦成二。汝豈不聞《首楞嚴》曰：『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于中實無是非二相。」僧曰：「既無二相，宗一可乎？」曰：「是非既乖大旨，一一還背圓宗。」僧曰：「如何用心，方稱此旨？」曰：「境智俱亡，云何說契？」僧曰：「如是則言思道斷，心智路絕矣。」曰：「此亦強言，隨他意轉，雖欲隱形，而未忘迹。」僧曰：「如何得形迹俱忘？」曰：「本無朕迹，云何說忘？」僧曰：「我知之矣，要當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當大悟時節，神而明之。」曰：「我此門中，亦無迷悟，明與不明之理，撒手似君無一物。徒

勞辛苦，說千般此事，非上根大器，莫能荷擔先德。」曰：「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伴，無有也。」又曰：「此是一人承紹祖位，終無第二人。若未親到，謾疲神思，借曰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但是方便門中旁贊助之語，于自己分上親照之時，反視之，皆爲魔說。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但以形言迹，文彩生時，皆是執方便門，迷真實道。要須如百尺竿頭，放身乃可耳。」僧曰：「顧丐最後一言。」曰：「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遠吾宗旨，泥牛水上行。」又常謂門人曰：「夫佛祖正宗，則真惟識。纔有信處，皆有爲人。若論修證之門，則諸方皆云功未齊于諸聖。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皆可比知，亦許約教而會，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入信門，便登祖位。且約現今世間之事，衆世界中第一比知，第二現知，第三約教而知。第一比知者，且如即今有漏之身，夜皆有夢。夢中所見好惡境界，憂喜宛然。覺來牀上安眠，何曾是實？並是夢中意識。思想所爲，則可比知覺時之事，皆如夢中無實。夫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阿賴耶，識親相分，惟是本識所變。若現在之境，是明了意識分別。若過去未來之境，是獨散意識思惟。夢覺之境雖殊，俱不出于意識，則惟心之旨，比況昭然。第二現知者，即是對事分明不待立。況且如現見青白等物時，物本是虛，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識分與同時意識計度分別。爲青爲白，以意辨爲色，以言說爲青，皆是意言自妄安置。以六塵鈍，故體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既然，萬法咸爾。皆無自性，悉是意言。故曰萬法本閑，而人自鬧。是以若有心起時，萬境皆有若空心起處。萬境皆空，則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既非空非有，則惟識惟心。若無于心，萬法安寄？又如過去之境，何曾是有？隨念起

處，忽然現前。若想不生境，亦不現此，皆是衆生日用可以現知。不待功成，豈假修得？凡有心者，並可證知。故先德曰：『知大根人，知惟識者，恒觀自心，意言爲境。』此初觀時，雖未成聖，分知意言，則是菩薩第三約教而知者。大經云：『三界惟心，萬法唯識。』此是所現本理，能證正宗也。」智覺乘大願力，爲震旦法施主，聲被異國，高麗遣僧航海問道，國王叙弟子之禮。以開寶八年十二月焚香告衆，跏趺而化，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二夏。

贊曰：予初讀《自行錄》，錄其行事，日百八件。計其貌必枯瘁尪劣，及見其畫像，凜然豐頤，眉目秀拔，氣宇如玉。味其平生，如江干之月。研其說法，如禹之治水，孔子聞《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孫子之用兵，丘明、太史之文章。嗚呼，真乘悲願而至者耶！《靈隱寺志》卷六上，康熙刻本。

宗鏡堂記略〔二〕

余嘗游東吳，寓於西湖淨慈寺。寺之寢堂，即宗鏡堂。東西廡建兩閣，甚崇麗。寺有老衲謂余言，永明和尚以賢首、慈恩、天台三宗互相冰炭，不建大全，故館其徒之精法義者於兩閣，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和尚則以心宗之衡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西天此土賢聖之言三百家，證成唯心之旨，爲書一百卷，傳於世，名曰《宗鏡錄》。其爲法施之利，可謂博大殊勝矣。今天下名山莫不有之，

而學者終身有未嘗展卷者，唯飽食橫眠，游談無根而已。謂之報佛恩乎，負佛恩乎？右《宗鏡錄》一百卷，智覺禪師所撰，切嘗深觀之，其出入馳驚于方等契經者六十本，參錯通貫此方異域聖賢之論者三百家，領略天台、賢首而深談唯識，率斥三宗之異義，而要歸于一源，故其橫生疑難則鉤深頤遠，剖發幽翳則揮掃偏邪〔二〕。其文光明玲瓏，縱橫放肆，所以開曉衆生自心成佛之宗，而明告西來無傳之的意也。錢氏有國日嘗居杭之永明寺，其道大振于吳越。此書初出，其傳甚遠，異國君長讀之，皆望風稱門弟子〔三〕。學者航海而至、受法而去者不可勝數。禪師既寂，書厄于講徒，叢林多不知其名。熙寧中，圓照禪師始出之，普告大衆曰：「昔有菩薩晦無師智、自然智〔四〕，而專用衆智，命諸宗講師自相攻難，獨持心宗之權衡以準平其義，使之折中，精妙之至，可以鏡心。」於是衲子爭傳誦之。元祐間，寶覺禪師宴坐龍山，雖德臘俱高，猶手不釋卷，曰：「吾恨見此書之晚也。」平生所未見之文，功力所不及之義，備聚其中，因撮其要處爲三卷〔五〕，謂之《冥樞會要》，世盛傳焉。後世無是二大老，叢林無所宗尚。舊學者日以慵惰，絕口不言；晚至者日以窒塞，游談無根而已。何從知其書，講味其義哉？脫有知之者，亦不以爲意，不過以爲祖師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法，豈當復刺首文字中耶？彼獨不思達磨以前，馬鳴、龍樹亦祖師也，而造論則兼百本契經之義，汎觀則傳讀龍宮之書。後達磨而興者，觀音、大寂、百丈、斷際亦祖師也。然皆三藏精入，該練諸宗。今其語具在，可取而讀之〔六〕，何獨達磨之言乎？聖世愈遠，衆生相劣，趣慮褊短，道學苟簡，其所從事欲安坐而成，譬如農夫惰于耰耘，垂涎仰食爲可笑也。吾聞江發岷山，其源濫觴，及其至楚，則萬物竝流，非

夫有本，益之者衆耳。有志于道者，常有取於此。吾徒灰冷世故，安樂雲山明窗淨几之間，橫篆烟而熟讀之，則當見不可傳之妙，而省文字之中，蓋亦無非教外別傳之意也。《敕建淨慈寺志》卷二，武林掌故叢編本。又見《石門文字禪》卷二五。

〔一〕《石門文字禪》卷二五自「右《宗鏡錄》一百卷」以下自爲一文，題《題宗鏡錄》，今併歸於此。

〔二〕則：原無，據《石門文字禪》補。

〔三〕門：原無，據右引補。

〔四〕有：右引無。

〔五〕撮：原作「提」，據右引改。

〔六〕讀：右引作「觀」。

全宋文卷三〇二四

釋惠洪 一〇

陳尊宿影堂序

陳尊宿者，斷際禪師之高弟也。嘗庵於高安之米山，以母老於睦，遂歸編蒲屨，售以爲養，故人謂之陳睦州。臨濟至黃檗，衆未有知之者，而公獨先知之。嘗指似斷際曰：「大黃之門，必此兒也。」雲門秘傳於公，人所知之，而公更使謁雪峰曰：「當嗣之，不然，吾道終不振矣。」雲門、臨濟能不忘其言，故宗一代，天下古今，依此以揚聲，其德澤方進未艾也。夫二子方其匿耀也，其施爲未有以異於人，而卒不能逃公之言，何也？古之人篤聞其信己，故其處心也公；惟其公，是以自知之審，而知人之詳也。今之世，雖有通人遠才，不小同己則橫議，疾之不掩則謗之而已。通人遠才固自負，而群小又工於爲謗，宜乎其贅隅於世也。而庸下之徒能阿其所好，故爭厚恩之，環日遲以爲嗣。庸下者固欲顯於人，而好名者素快同於己，宜乎其豐隆於時也。吾行四方有年矣，見此種人何限，而恬然不

知怪。世衰道微，一至於此。使其聞公之風，見公之像，其何以施眉目耶？嗚呼，期臨濟必大黃檗之門，而其嗣方大盛，知人之詳也。祝雲門，嗣雪峰，庶未其詰，自知之審也。《傳》曰：「知人則哲，自知則明。」吾於睦州公見之矣。公之影堂在高安南之四十里，所謂米山者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三。

昭默禪師序

大觀四年正月

李北海以字畫之工，而世多法其書，北海笑曰：「學我者拙，似我者死。」當時之人不知其言有味，余滋愛之。蓋學者所貴，貴其知意而已。至於蹤蹟繩墨，非善學者也。豈特世間之法爲然，出世間法亦然。黃檗運公師事百丈大智禪師，而迅機大用，每凌壓之。百丈固嘗歎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玄沙備師從雪峰真覺禪師最久，備遂爲談根門無功幻生，幻生法門。其論皆揭佛祖之奧。雪峰亦嘗撫其背曰：「豈意衰暮，聞此妙法。汝再來人也，吾所不及。」然雪峰、百丈之道益尊，而黃檗、玄沙得爲的嗣。初未嘗印脫其語言，順味其機因「二」，以欺流俗。此道寂寥久矣，乃今於黃龍清禪師見之。公爲晦堂老人侍者，而名聲已鬧聞叢林，其超情獨脫之論，無師自然之智，當機密用，人不敢觸其鋒，雖晦堂，唯知加敬而已。雙井徐禧德占、黃庭堅魯直，此兩翁世所謂人中龍也。往來山中，與公語，未嘗不屈折咨嗟，以爲不及。以故天下士大夫悅慕願見，想望風采。公名惟清，自號靈源叟，世爲洪州武寧陳氏子。童子時誦書日數千言，伊吾上口。有異比丘過書

肆見之，引其手熟視，大驚，勸其父母使出家。公即忻然往依高居某爲師。幾何爲僧，受具足戒，即起遊方。初謁法安禪師，欲傾心受法，法安曰：「子他日洗光佛日，照耀末運，苦海法船也，一壑豈能畜汝？行矣，無自滯。」公因徧歷諸方，晚歸晦堂。久之，初開法於舒州之太平，衲子雷動雲合而至。未嘗謹規矩，而人人自肅。江淮叢林，號稱第一。洪州轉運使王公桓迎公歸黃龍，欲以繼晦堂老人。未幾晦堂化去，公亦移病，乃居昭默堂，宴坐一室，頽然人莫能親疏之。然見之者，皆各得其懽心，至於授法，鉗椎鍛煉，則學者如菸菟視水車然，莫知罅隙。其提唱議論，初不許學者傳錄，有得其片言隻句者，甚於獲夜光照乘然。余於公爲法門昆弟，氣宇英特，慎許可，獨首肯余可以荷擔大法。頃於山中日有異聞，嘗曰：「今之學者，多不脫生死者，正坐偷心不死耳，然非學者過也。如漢高帝詔韓信以殺之，信雖死，而其心果死乎？今之宗師爲人多類此。古之道人於生死之際，遊戲自在者已，死却偷心耳。如侯景兵至建鄴，武帝御大殿見之，神色不變，軟語撫慰，而侯景汗下，不敢仰視。退謂人曰：『蕭公天威逼人，吾不可以再見也。』侯景固未嘗死，而其心已滅絕無餘矣。古之宗師爲人多類此。吾觀今諸方說法者，鈎章棘句，爛然駭人，正如趙昌畫花，寫生逼真，世傳爲寶，然終非真花耳。」其應機引物以曉人皆類此。大觀三年秋，余以弘法嬰難。越明年春，病卧獄中。公之子的德逢上人以書抵余曰：「昭默病，遂有書付禪師，使人不能候而去。」余矍然而起，坐念公平生奇德美行，恐即死後，世莫得以聞，故爲疏其略以授逢，使往謁道鄉居士，求文刻石於山中，以傳信後世云。大觀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石門某序。《石門文字禪》卷二三。又見同治《武寧縣志》卷三四。

〔二〕味：原作「朱」，據四庫本改。

潛庵禪師序

法道東來，授受之際，必因師弟子之賢。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如雲起而龍隨，鶴鳴而子和。其周旋之久，機緣之著，而特以侍者稱者，如鳥窠之有會通，南陽有應真，趙州有文遠，南院有守廓，慈明有海善，翠巖有慕喆，而黃龍有公。公諱清涼，洪州新建鄧氏子，世力田，幼超卓，短小精悍。去依洪崖法智爲童子，年二十一落髮，受具足戒。時武泉常、寶峰月、雲居舜道，價壓叢林，公遊三老間，皆蒙器許，而疑終未決。謁黃龍南禪師，南曰：「昔洞山見雲門，門問：『近離甚處？』云：『查渡。』夏在何處？』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八月二十五。』云：『放汝三頓棒。』公聞之大驚，南公又曰：「洞山又問：『適來祇對有何過，而蒙賜棒？』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怎麼去商量？」公大笑。南公問：「何笑？」對曰：「笑者黃面浙子憐兒，不覺醜耳。」自是容爲入室父子，言論久即令坐于旁。去遊南嶽，時先雲庵方出瀉山，與公復造積翠，公爲侍者七年。南公歿，隱迹西山。西山有惠嚴院僧死，屋無像設，露坐。公見而喟曰：「古人斫山開基，致無爲有，忍懷不舉哉？」乃求居以修完之。不五年，而殿閣崇成，百具鼎新，即棄去，遊廬山。南康太守徐公聞名，延居南山清隱寺。寺在大江之北，面揖廬山。公門風孤峻，學者皆望崖而退，以故單丁住山十

有八年。元符二年秋，余與弟希祖自南昌舟而東下訪之，晨香夕燈，升堂說法，如臨千衆，而叢林所服玩者莫不具。時時鑷地處置，爲余言：「先師初事栖賢謁泐潭澄。更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要妙，莫不貫穿。及因文悅以見慈明，則一字無用。設三關，以驗天下禪者。而禪者如葉公畫龍，龍見即怖。」余曰：「每疑三關語垂示平易，而人以爲難，何也？」公曰：「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覺大智，如文殊師利欲問空王佛義，即遭擯出，以其墮艱難，故起現行耳。」嗚呼，自墮艱難，故起現行，學者大病，如人開眼尿牀，平地喫攪。然今化去三十年，猶有悟其旨者，不無損益也。有僧依十有二年，公舉令住淨衆寺，辭行，謂曰：「汝雖在此費歲月，實不識吾家事。儻嗣法，當不以世俗欺誑爲心。」其人乃嗣翠巖機焉。南昌隱君子潘延之與爲方外友，延之迎歸西山，而州郡文爭命居天寧。衲子方雲趨座下，一時名士，摳衣問道。公以目疾隱居龍興寺房，戶外之屨亦滿。上藍忠禪師雲，蓋智公之子，於公爲叔姪，移公居寺之東堂，事之如其師，叢林高其誼。余政和四年冬證獄太原，拴縛在旅邸，人諱見之，而公冒雨步至撫慰，爲死訣。明年南歸，幸復見之，軒渠笑曰：「吾不意乃復見子。」公壽八十四，目盲復明，此其精敏於道，志願叢林所致。嗚呼，佛法寢遠，壞衣瓦器之人亦有侈欲，爲人師者爭慕華構，便軟暖，公獨舉頽壞而新之；爭欲致弟子，不問智愚，欲出門下，而公獨精粗之；爭欲坐八達衢頭，以自賣其道，而公獨居荒遠以自珍之；爭好勢利惡醜，而公獨犯衆惡，自信而力行之。每謂弟子曰：「無事外之理，理外之事。」觀其措置，豈其真然之者耶？《石門文字禪》

定照禪師序

達磨之道六傳而至曹谿，自曹谿派而爲江西、石頭二宗，既昭天下，學者翕然從之。由二宗以列爲五家，于今唯臨濟、雲門爲特盛。洞山悟本禪師機鋒豎亞而出，年代寢遠，惜其無傳。元豐中有大長老道楷者，赫然有聲于京洛間，問其師承，乃投子青華嚴嫡嗣。青公爲大陽真子，蓋洞山七世玄孫也。大觀元年，京師大法雲寺虛席，有司以公有道行，請于朝，願令繼嗣住持。奉聖旨，可其請。未幾，開封大尹李孝壽表公談以禪學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即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左璫持詔至法雲，楷謝恩已，乃爲表辭曰：「伏蒙聖慈特差彰善閣祇候譚稹賜臣定照禪師號及紫衣牒二道〔一〕，臣戴睿恩，已即時焚香升座，仰祝聖壽。伏念臣行業迂疏，道力綿薄，嘗發誓願，不受利名。堅持此志，積有歲年。庶幾如此，僧道後來使人專意佛法。今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自違素願，何以教人？豈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祇受。伏望聖慈察臣愚悃，非敢飾辭，特賜允俞。臣沒齒行道，上報天恩。」上閱之，以付李孝壽，躬往諭朝廷旌善之意，而楷執拗不回。開封府尹具以其事聞，上大怒，收楷送大理寺。吏知楷忠誠，而適批逆鱗，有憐之之意，問曰：「長老枯悴，有病乎？」楷曰：「無之。」吏曰：「有疾則免刑配。」楷曰：「平時有疾，今實無，豈敢藉疾，僥倖聖朝，欲脫罪譴耶？」吏歎息久之，竟就刑，縫掖其衣，編管緇州〔二〕。都城道俗，觀者如

市，皆爲之流涕，而楷神和氣平，安步而去如平日。至緇州，僦屋以居，而四方衲子爭奔隨之，接武于道。嗟乎，禪師粹然一出，支洞山已頽之綱，道顯著于時矣。而聖朝方以道治天下，海內肅清，旌表有德，天時人事，適相偶如此，而楷獨罹此禍，可疑也夫！豈斯道疑獨間關至此，卒不能以振興之耶？抑亦夙殃成就緣會如是耶？聞之者莫不長喟。余因疏其事以授嘗識禪師者，使學者知道固如是，而視欲勝天滅命者，可以發一笑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三。

〔二〕祇：原作「祇」；積：原作「禎」，均據諸史志改。

〔三〕緇州：按宋朝無「緇州」，有「淄州」，「緇」當作「淄」。

夢徐生序

政和五年八月

余竄朱崖三年，既蒙恩澤釋放，政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瓊州澄邁北渡〔二〕。將登舟，有兩男子來附載，佐舟者識之，曰：「此泉州徐五叔兄弟也，往來廉、廣，歸宿於瓊，以販檳榔爲業，且見之二十年矣。」遂與俱載，曉渡三合流，無恐。未及雷州岸，次日北風不可進，乃定石留赤岸半月，日以一掬米轉手送徐生爲營炊。余時時弄筆硯，又卧看《左傳》，徐生默坐久之則去。十二月五日，風自南至，天海在中，日出瑩碧間，舟行如鏡面。未及晡，抵廉州對岸，館於蜚叟之舍。徐生盡以其

販具付偕載者，使自至廉收米，曰：「此吾女兄之子也。道人脫死地，萬里獨行，庸詎知無意外憂乎？願護送歸筠。」即爲買馬顧力，步隨余走七十驛，而至南嶽方廣寺。余曰：「子可還，此山吾家也。衲子皆故人，雖至筠，無以異此。」徐生固請一到高安，累日不去。已而曰：「道人樂居此則可。」乃拜辭，問所欲，曰：「止求舟中卧讀之書。」余曰：「此《春秋左傳》，處處有之。」曰：「第與我耳。」因授與之。五年秋八月十二日，晝卧，夢徐生如平日，懷其人，乃書以示超然，曰：「蜀先主嗜結眊，魏明帝好斧鑿之聲。夫結眊與斧鑿之聲有何好，而人君嗜之，未易詰其所以然。吾意人之相合以氣，亦以是哉？然徐生特商賈者，何從知覺範，而所爲如此，可不怪也？」《石門文字禪》卷二三。

〔二〕澄：原作「登」，據《宋史·地理志》改。

李德茂書城四友序

政和五年，余自太原還南州，過都下，上元夕，宿故人李德茂之館。德茂環積墳藉，名曰書城，日與筆硯紙墨爲四友。余曰：「公通藉金闕，名聞縉紳，而取友乃止是乎？」德茂笑曰：「昔周公誅管、蔡，張、陳解劓頸，吾未嘗不置卷長嘆。夫疏親利害，雖大聖不能保其親，矧以衆人之器，登功

名之場，而欲全交乎？吾家濬之知之，故棲遲林麓，圖梁鴻、老萊子之像爲友；太白婆娑江湖，結明月爲無情之遊。吾以爲白失之誇，而渤失之誕也。管城子，吾益友也，直諒多聞，每與之語，娓娓不倦；燕卿，吾德友也，氣清而骨輕，知白而守黑，固膠漆之義，重知見之香；楮先生，吾畏友也，悃悃無華，見地明白，吾見之，未嘗不展盡底蘊；石虛中，吾端友也，天姿剛勁，琢磨以成，溫潤而有容，知言而能默。是四子從吾游，神交道契，忘義忘年久矣。子今乃見問，何哉？」余曰：「蘇易簡常輔此四人之賢，爲文房四寶，意非其所好也。德茂不名而友之，宜乎同居于書城之間無厭也。」請書以爲序，使士大夫知有友四君子者，自德茂始。《石門文字禪》卷二三。

連瑞圖序

崇仁爲撫屬邑，山川清華，民俗茂美，然封連南康、廬陵，熏烝之習，珥筆之風，或波及之，以故訟繁，號稱劇邑。自昔及今，政有能聲者，才可倒指而數。比歲仍飢，令佐非正官，苟簡歲月，以氣相勝而去者數矣。今年春，奉議彭公思禹、通佐仇公彥和，聯翩下車。思禹風力敏強，鑿姦鏟猾，撥煩摧劇，吏民驚縮以爲神，號霹靂手。而彥和又能詳明練達，照了罅隙，以裨贊之。卯衙退，砌無人迹，木陰覆庭終日，而囹圄殆可羅雀。於是令丞抵掌清語，而罷卒以爲常。春夏之交，雨連旬，早稻登場，已而又雨無日。民歌於阡陌之間，所至相和。六月癸亥，有千葉白蓮，雙葩並幹，生於縣之

西池。乙丑，有芝三莖，紫穎黃英，生於丞署之後堂，邦人聚觀不厭。嗚呼，天下之令佐，其才賢，使民畏服，敏妙勵精者，所至尚多有之。至興居一室，淡然無爲，而使百里之內，風雨時若，禾黍豐登，奇祥發現於花木如斯邑者寡矣。使吏民畏服者人也，而奇祥於花木者天也。《傳》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蓋理有固然。余聞精誠之至，各以類感。貳師將軍拔劍刺崖而飛泉湧，忠之至也；李善自乳其主人之子而乳湏，義之至也；古初護柩，以身捍火而火滅，孝之至也；蔡順之母齧指以呼順而順至，慈之至也。夫忠義孝慈之應，如形附影，如聲赴響，則兩公推誠以蒞民，勤政以報國，而嘉瑞並見者，和之至也。今同治一邑，氣和且爾，則異日坐斷國論，以康濟斯民，宜如何哉！邦人圖二物以誇四方，稱頌令丞之賢，故余樂爲之序。《石門文字禪》卷二三。

蒼筤軒序

法輪齊禪師開軒于不思議室之西，蒼筤林之間，因以爲名。門弟子告語曰：「吾師以異方便附物顯理，蓋其華萼六出，所以殊衆卉，如心花發明諸地故；其葉之寒茂，所以傲雪霜，如道根深固抑魔外故；其色至潔，因地法行盛明淨故；其實至黃，慈悲攝物道中利故。」余疑其說而造焉，目擊而坐，了無問答。微風披拂，枝葉參差，異香郁然，純一無雜。鼻觀通妙，聞慧現前，譬如兩鏡相臨於中，無像而燈忽舉，知相攝入。雖接武至者，雲擁而集，當又如百千鏡中，各納燈體，圓備同徹。更爲主

客，融通自在，成法解脫。昔黃龍三關神通遊戲於語默之外，寶覺之拳獨體全露於背觸之間。今禪師乃宴坐不言之中，使來者嗅薝蔔焉。乃翁乃祖皆以舉手動足爲佛事，克家之子又以清芬轉法輪，非縱非橫，非同非異，如伊之字摩醯之目，非化變諸幻而開幻衆者乎？師之所示如月標指，我作是說如繪虛空。指非月體，則此軒之所以構也；空無受繪之曲，則言語文字獨何傷乎？禪師撫掌大笑，因戲錄爲序。使登之者援筆而賦，蓋自石門某始。《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待月堂序

宣和四年二月辛亥，湘西真身禪寺新堂成，余同道林真教禪師、鹿苑希一禪師往登焉。堂臨晴湖，日光下徹，俯見遊魚。聚立縱望，湘西山雲之纖穠，草木之深密，一覽而盡得之。真教拊欄哦曰：「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而今却向山邊去，只有湖水無行路。」語未卒，住持禪師妙德欣然曰：「吾經行諸方倦矣，既老來歸，將爲終焉之計。此句是吾心也。」希一請以待月名其堂，而使寂音記之。德公得法於智海佛印清公，臨濟十世孫，世爲泉南人，朴茂而歷落者也。《石門文字

記西湖夜語

余舊閱洞上語句，知悟本禪師一宗，蓋神明石頭之道者也。石頭爲物之旨，見於《參同契》，而法眼所箋盛傳世間讀其詞與余昔所聞多異同，因跋于後以自誌。而吾友睿廓然見之，謂余曰：「公以法眼之玄悟，尚未爲知。石頭之論，駭人視聽。業已出其語，曷不亟談其故，而微出疑論於其後，何也？」余曰：「古之聖人有所示，其言未嘗不略也，非痛愛其法也。以謂不略則學者不思。不思而得者，聞異論則惑，非居之安之意。余非敢上配作者，然立言之體要，自不得不爾。雖前設未能別白其意者，當試廣之。夫正傳至六世而大振，天下謂之宗門。宗門所趣，謂之玄旨。學此道者，謂之玄學。當時之人，根性猛利，臻其妙者，不可勝數。雖石頭大恐後世不能完聞其說，故見於語言，此《參同契》之所由作也。所謂宗旨者，以三句標準之，乃體中玄、意中玄、句中玄。自「靈源明皎潔，句意相綴延」至於「然於一一法，依根密分布」處，乃體中玄出。又自「本末須歸宗，開達錯綜」，至「乘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處，乃句中玄也。如「宗門所論，以明暗相對，如步之前後以理事，如函蓋箭鋒之相應，則非無功」至「玄之旨，故反破曰萬物」。自「有功，物之有功，則可名求之乎」，故終其言曰「乘言須會宗」，以此也（一）。言有上中，句有清濁，暗則合其言，明則亦不違其句，此其所以門門之境華，參錯回互，而寂然依位而住也。自是而論，蓋石頭以三玄旨趣示，於此所

明；法眼所談，但體中玄而已。故追逐其句辭而即解之，而不復顧首尾立言之意也。昔薦福古禪師論三玄旨趣，號爲明眼，亦曰體中玄，甚合法眼宗枝。以其言印余之心，合者甚多，但不欲亟言之也。今廓然之言爲駭人視聽，且使亟言之，其知我愛我之深，亦□□惟令不復詳論之，則聞者安得不以余爲誇也？古之人其身可以折辱困窮之，而不能屈其言者，以有理也。余之所談者，求理之所在，初不謂有法眼也。法眼而之理之所在，非余之所能也。人之觀聽，雖駭亦非世所恤也。」廓然笑曰：「安得起法眼與子辯？吾不能曉子矣。」余歸述其語，以連前說，以示同學云。《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二〕以上一段文字疑有錯簡，殆脫解釋所謂「意中玄」者。

記徐韓語

徐師川曰：「達磨西來自五天，無別職事，欲傳法度生耳。既不契梁高祖，即北遊魏，面壁坐者九年，得可祖而後去，初不聞張大其聲名，聚千百閒漢爲部曲，見王臣高尻而揖，循廊而趨，不敢仰視。夫荷擔如來，秘密大法，得如達磨，乃可稱嗣祖沙門也。」韓子蒼曰：「真宗皇帝嘗欲廢太平興國寺爲倉，詔下之日，有僧唐突，以謂不可廢。真宗使中使諭旨曰：『不聽廢寺即斬。』仍以劍示之。祝曰：『僧見劍怖懼即斬，不然即赦之。』中使如所誠，僧笑引頸曰：『爲佛法死，實甘甜之。』有如

是僧，乃可稱衲子也。」徐、韓二公，今縉紳之望，皆留神內典，而見識議論如此，聽之令人如雪中見西河諸峰，不勝爽氣。《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季子夢訓

湘山逸人毛文仲，蓋東坡蘇公江湖遊舊也。公歿餘十年，而文仲之子學成，更其名曰在庭。已而夢公授以字曰季子。季子喜，忘寢飯。客疑以問余，余曰：「孔子夢周公，因慕周公，晚而歎曰：『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則平日所常夢也明矣。季子慕公而夢見之，固其所也，又何疑焉？然孔子削迹伐樹，不以爲衰，而以不夢周公爲衰。季子僅依紈袴，谷量牛馬，不以爲悅，而以夢東坡爲悅。夫聖賢之受材，相遠如天淵，而其好善之同，弗間毫髮也。」客曰：「以季子字在庭，謂何？」余曰：「世莫知其說，余獨知之。公於西漢，尤愛賈生、蘇子卿。非直愛其文，如盎盎之春，藻飾萬物，與其屹若砥柱，蕩磨驚濤也，愛其知爲臣之大體而已。生爲懷王傅，王墮馬死，生哭泣至死。寧獨不知哭泣不能生王於死中耶？其心以謂職傅，而王終非其道也。子卿使虜，不肯辱命，雖飡飫寢煨，牧羊海上，起止仗漢節。李陵諷使降，則請效死于前。子卿寧獨惡其生耶？其心以謂職稱奉使，敢愛死哉？東坡意若曰：「至士立朝之節，而遠有不同，然其學同出於吳季子，而不可誣也。季子掛劍徐公之墓，不以死生背其心，則稽之操履，何嘗以用舍背其心？今死向千載，其蹇蹇凜凜之姿，未

嘗不在漢庭也。公以季子字之，如《易》之垂象，意於不言之中，使學者自求之耳。」客噫嘻曰：「使東坡復生，不能自解免矣。」遂去。《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記福嚴言禪師語

政和五年三月

余既至衡山，福嚴長老言公曰：「今年五月當有災，不可逃，過是乃畢世安適耳。」問其故，曰：「運厄於珀鬼耳。」五月二十八日，太原造大獄，來追對驗。十月六日得放，夜宿溝鎮中，中夜行荒陂，陰晦迷失道路，有光飛來照行，坐休則光爲止，起進則導之，至榆次凡百里，而曉光乃沒。於是口占曰：「大舜鳥工往，盧能漁父歸。神光百里送，鬼事一場非。」明年春，見超然於海，昏夜語及之，書以示素所辦送者，因覺先忠無外。政和五年三月二日題。《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全宋文卷三〇二五

釋惠洪 二

題石龜觀壁

余家筠溪之上，去城餘百里。兒時聞城中塔成，欲往觀焉。因先君行，坐余於力謝三肩上。至石龜觀，謝三者給余曰：「當先拜石龜，乃能見塔。不然，終不可見。」余曰：「儻爾，汝何不拜？」曰：「我已嘗拜之，汝既童子，又後至，法當拜。」於是再拜入城，幸見塔，而心喜謝三肯余先也。後三十年過焉，視石烏龜良無恙，摩挲以追繹前事，爲大笑。吾亡友胡汝霖民望，生撫之金谿，七八歲時，隨兄入城，忽不知所在。使人尋，已在寶應寺前看泥力士矣。余每以戲之，而忘余亦有此患。乃以炭書其壁，曰：「須知泥力士，不減石烏龜。」忠子，民望里人也，書以示之。《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廬山

余十五六時，游北山，謁準禪師。殘僧三四輩，草屋數椽，殆不堪其愁。準老而喜飲，時酌一樽，則擊磬禮觀音。空階夜雨，彌月不止。後二十五年，余還自海外，過此，而山川增勝，樓閣如幻出，大鐘橫撞，淨侶戢戢，而真隱方開石門法道于此，余乃服其老且衰矣。重九前三日秋陰，皆當時清絕之象，而有今日適悅之情，遂書此。《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天池石間

□績茂功與德洪覺範道人白虎谿，屏人乘，入資聖庵。少焉，歷石門澗、錦繡谷，窮高陟險，遂至天池。致敬普見如來，獲紫金光明之瑞。越翌日，齋罷，作禮而退。聞佛手巖、寶林峰之勝，一一登覽。其上望擲筆峰，下瞰聖寺經巖，神刻玉削，不知幾千仞，而江流吞天山，接平野，雲煙開合，一日千里，茲實匡廬第一境，隱然爲天下奇觀也。薄晚投宿化城，回望杖履所經，蘿逕鳥道，杳然在層崖絕壁之上，殆非人間之游也。此身儻未變滅，要當結廬以終。《石門文字禪》卷二六。又見《文章辨體

題浮泥壁

空印禪師以宣和二年十二月偕余謁從禪師於芙蓉峰，累石於玉淵之上以爲塔，酌泉賦詩，暮夜矣，遂宿焉。次日從公追余二人，杖屨下危峰，自關山谷中，並澗行十餘里，兩山爭倚天，煙霏層疊自獻，部曲斷續。行九地底，水聲砢砢，如千乘車挽而起，仰望晴虛〔二〕，如展匹練。既出谷，沃野夷曠，遂飯于木陰。空山暴寒，雪意濃甚，跣而渡澗者十八九。入石門已夕，山中之人炬而來迎，及寺已二鼓矣。秉燭夜話，如夢寐中。住山宣公云：「常有虎來，月黑踰垣而去。」空印使余記之，遂書。《石門文字禪》卷二六。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六三三，民國《廬山志》副刊之一。

〔二〕晴：原作「晴」，據文意改。

題清修院壁

宣和七年八月

昔余庵于湘西，與希一爲鄰，相歡如价密。宣和四年冬，居一遷于茲山，然每會面，夜語達旦。七年秋余將歸老玉峰之下，來謁別，爲留兩昔。言意俱盡，而情則有餘，桑下三宿，前聖丁寧者，正

箴余今日之病。曉陰閣雨，千掌在有無中，出山有不勝言者。中秋後二日題。《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白鹿寺壁

希先昔游公卿間，與鄒至完、曾公衮、蔡子因、吳子野厚。居自江左，還南嶽，庵方廣十年，叢林高之。湘南使者勸請開法此山，希先持一鉢欣然而來。既至屋老，過者疑將壓焉。殘僧纔十許輩，大率如逃亡人家。未五白，殿閣宇室，間見層出，如化城，如梵釋龍天之宮，從空而墮人間。此邦之檀信，往來之士大夫太息以爲勤，不知希先蓋遊戲也。余自長沙來，館余四昔。時故人傳彥濟試手作邑，攙姦推滑，民驚以神。當暇日，携僚佐，時時舟而至。其登高臨遠，烹茶賦詩，則茲山之風月，未至乾沒也。《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題觀音院壁

□□祖師相授法者三世，塔廟在淮山，從之游，得道者多庵於蒼巖大林之間。路由蘄春，真身存者無慮八十餘處。黃於蘄爲接壤，太平興國初，僧昭信始見琳公於大石之間，大安、龜頭相繼而出。竹瓦之東石尉村有古松兩株，參天合抱，邦民歲禱雨暘於其下，其應如懸響。垂拱初，耆舊相傳爲觀

音院。嗚呼，豈非祖師之門，得道出世於茲，已嘗建寺，毀壞而不可考者乎？有僧祖欽投牒疏其事於郡太守待制韓公駒，欣然給據付之，使中興其院。欽敦厚坦夷，道俗愛之，翕然而成。余建炎元年□□過焉，到門却立，縱望雲間，萬峰來朝，茲地也其興乎！《石門文字禪》卷二六。

明白庵銘

并序

余世緣深重，夙習羈縻，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交遊多譏訶之。獨陳瑩中曰：「於道初不相妨，譬如山川之有飛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余心知其戲，然爲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庵於臨川，名曰明白，欲痛自治也。瑩中聞之，以偈見寄，曰：「庵中不著毗耶坐，亦許靈山問法人，便謂世間憎愛盡，攢眉入社有誰瞋？」於是堤岸輒決，又復滾滾多言。然竟坐此得罪，出九死而僅生。恨識不知微，道不勝習，乃收招魂魄，料理初心，爲之銘曰：

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清，水歸沙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如春雷霆。背覺合塵，如冬震驚。萬機俱罷，隨緣放曠。尚無了知，安有倒想？永惟此恩，研味其旨。一庵收身，以時卧起。語默不昧，絲毫弗差。蒙雜而著，隨孚于嘉。《石門文字禪》卷二〇。又

見《林間後錄》，乾隆《臨川縣志》卷一〇。

圓同庵銘

空印之庵，圓何所同？睨而視之，同太虛空。弗設戶牖，無南北東。而庵中人，來無所從。廓然現前，以道爲容。我此法界，遇緣即宗。自受用境，出生無窮。使令服玩，地獄天宮。各各無礙，如空行風。我非文殊，齒豁頭童。以問法來，罄折其躬。而師應機，如隨扣鐘。聊觀此老，游戲神通。不起于座，瞬兩漆瞳。以大千界，置于鍼鋒。以香水海，藏于睫中。一切人天，之與魚龍。不覺不知，如盲如聾。萬像懽呼，聲摩蒼穹。天魔外道，以手擣胸。欲折困之，面爲發紅。如環輪上，尋其始終。於是雌伏，仰此法雄。我雖衰退，氣猶如虹。未甘見刪，終依禪叢。斯文之作，蕩除執封。當以理勝，文則非工。瀉山之陰，磐石可礪。書以刻之，昭示童蒙。《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覺庵銘

并序

道人聞公以四威儀爲庵，而以覺名之，隨身叢林之別名也。余游此庵中，微塵數劫，適今始讀其號。如人靜坐，忽見鼻端，心知之而不可以語人。名之所解，又如風中鼓橐，雖有神禹之知，莫能分別。特相視一笑而已。銘曰：

明暗色空成住壞，即大寂滅究竟覺。居以名庵是增語，而我銘之添注脚。如湯消冰無別冰，冰湯之相未全脫。何如睡足百事懶，軒納林光鳥聲樂。當知今在衡嶽中，門外今無覺衡嶽。道人撫掌笑軒渠，注經不必居牛角。《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如庵銘 并序

吾鄉日公謂余曰：「吾以經行坐卧爲庵，以分別塵勞爲如。」且求銘，銘曰：日用現前，隨眠煩惱。去之即生，如石下草。蓋其妄覺，取舍顛倒。小根怖之，冰炭懷抱。我以慧眼，燕坐默觀。一切異相，如珠走盤。是時日公，非內非外。是非死生，合成一塊。《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朴庵銘

履長老禪，而色貴白。老禪有終，白不受色。道人游方，學至無學。如役六用，則思返朴。有山可看，有飯可飽。乃笑諸方，何必百巧？鑪煙未殘，跏趺袖手。雪窗無塵，鳥啼清晝。《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夢庵銘

并序

弛擔假寐，入大槐之宮，嘗王者樂。覺來欠伸，炊未及熟耳。輟薪得鹿，翳諸隍中，俄而忘之，意以爲夢。且行且詠，路人用其語而得鹿，一以爲虛，一以爲實，此世間之論也。夢中無女色，而欲成辦，非實非虛，此出世間之論也。衡嶽素公高行著叢林，寄傲一庵，而以夢名。銘曰：

一境圓通，而法成辦。五根不行，而意自幻。晝思夜境，塵劫無間。而睫開歛，初不出眼。知誰妙觀，鏡于心宗。以世校夢，乃將無同。爲魚泳波，爲蝶翔空。在素曲肱，吉祥止躬。即庵是夢，問井得水。即夢是庵，緣飯識米。於一意地，無能無二。若見主人，夢庵俱棄。《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癡庵銘

并序

衆生以貪、瞋、癡爲三毒，三毒之過，能致生死。諸佛以戒、定、慧、方便觀照，而用治之。余至龍山，翊道人引余坐於明窗淨室之間，曰：「此吾癡庵也。」翊頎然秀發，論議精到，余不見其癡之相。山雲朝升，璧月夜挂，翛然無營，余不見其癡之理。禪者方以精嚴黠慧，自矜

機辯，逸羣勝物，其肯甘爲癡哉？顧虎頭之癡於畫，王述之癡於不言，率爲世傳，是好名之癡也。上人泯泯與衆卧起，不知人間是非榮辱，貴賤功利，如三世諸佛之白牯，可謂之癡。雖以自志，然余以謂其未能絕對，余爲之銘，又可乎？上人之癡，不事於名，則余之銘，於義未失。銘曰：

導師黠慧，出三界癡。於無癡中，致衆生疑。未若翊禪，淡然無爲。以癡爲庵，聊以戲之。亦有癡侶，論癡要訣。若見大智，紅鑪片雪。《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懶庵銘

并序

放似狂，靜似懶，學者未得其真，而先得其似。山林雲壑之人，狂放一致，靜懶同川。然胸次涇渭，笑時真率，瞭然得於眉睫之間。融懶亦能負米，瓚懶亦能拭涕，安懶亦能牧牛，未能真懶也者。南州仁公以勃窣爲精進，以哆和爲簡靜，以臨高眺遠，未忘情之語爲文字禪。然則結庵自藏，而名以懶，殆非苟然。甘露滅爲作銘曰：

惟融與安，品坐客瓚，於禪林中，是謂三懶。秀媚精進，辯慧擔板。唯道人仁，俱透此患。水不洗水，眼不見眼。以之名庵，蓋亦泡幻。鳥啼華笑，日用成辦。睡起密傳，露芽一盞。《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墮庵銘

心非言傳，則無方便。以言傳之，又成瑕玷。蓋言不言，俱名污染。飲光華笑，智海簞卷。非言不言，驚如掣電。異哉曹山，法幢特建。以墮一字，雪諸情見。在聖非貴，在凡非賤。雜之不藏，著之難辨。二乘骨驚，十地魂戰。而解空子，乃圓笑靨。善刀藏之，不露鋒焰。不動聲氣，降伏魔怨。

《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喧寂庵銘

并序〔二〕

高安居士王詢溫甫，和易寡欲，靖專無營，特刻意事佛，精嚴弗懈。雖年運往矣，而視聽聰明，惟履無玷，故聲稱閭里，雲庵道價值天下。元豐間游金陵，舒王施第爲寺，以延叢林，號內外護。元祐初，退休來歸，說法於洞山九峰，溫甫忘冠巾而師事之。其法嗣佛照禪師惠泉者與之交善，自泉住上都名刹，士大夫有稀見之者，而與溫甫日親法喜，偈語酬唱不絕，豈所謂千里同風者乎？政和七年秋結制，對其所居，名曰喧寂。余適以事至，訪之，溫甫方負暄閱經，置卷坐語，語少而理多。於是自媿羈官四方，畏首尾，思蟬蛻垢紛，縱浪閒曠而不可得，乃銘其庵而

去。銘曰：

孰談無生，唯老居士。孰爲聽徒，團樂妻子。以諸塵勞，而作佛事。視其家風，老龐是似。名聞諸方，流輩追崇。餘四十年，一節保躬。老則結屋，置闌闌中。即喧而寂，蓋將無同。賢哉斯人，不二於物。蹇寓于世，莫知歸宿。我睨而視，亦見彷彿。出生太虛，陶鑄魔佛。《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二〕序中自稱「羈官四方」，則是篇蓋代人作，或僞作誤入，俟考。

破塵庵銘

并序

道人堪師庵於水西南臺之下，名曰破塵。爲之銘曰：

取大經卷，破此一塵。何以破之，智爲斧斤。塵非斷空，可破非有。了然而知，空亦不受。異哉湘麓，庵此老堪。視其庵名，如車指南。堪雖可即，語默弗及。如指自觸，如眼自覲。《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報慈庵銘

并序

武寧西峰達上人，年方妙而孝思度越流輩，父母喪則重于墳所，旦夕誦唄以時臨，遂自名其庵曰報慈。嗚呼，達可謂知如來大師律。我比丘之意經，豈不曰孝名爲戒乎？余謂其所爲，有補於名教，乃爲之銘曰：

竹叢生謂之慈竹，烏返哺謂之慈烏。豈吾含齒而戴髮，乃彼烏竹之不如？故有終天之痛，心再折而情枯。蒔松楸以上雲雨，就樹陰以縛屋廬。營出世之冥福，生五濁之芙蕖。知輪珠以行道，明月□皎其影孤。念此風之可尚，聊以起精進而激懦夫。《石門文字禪》卷二〇。又見同治《武寧縣志》卷三六。

甘露滅齋銘

并序

政和四年春，余還自海外，過衡嶽，謁方廣譽禪師，館于靈源閣之下，因名其居曰甘露滅。道人法太請曉其說，余曰：三祖北齊天平二年得法於少林，隱于皖山，終身不言姓氏。老安隋文帝開皇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驗勘，安曰：「本無名。」遂遁于嵩山。二大老厭名迹之累，而精一其道蓋如此，余實慕之。乃爲之銘曰：

吾聞甘露，食之長生。而寂滅法，乃有此名。寂滅而生，谷神不死。唯佛老君，其意如此。我本超放，憂患纏之。今知脫矣，鬚髮伽梨。安遁嵩少，璨逃潛霍。是故覺範，老于衡嶽。山失孤峻，玉忘無瑕。當令舌本，吐青蓮華。《石門文字禪》卷二〇。又見《林間後錄》，《南岳志》卷一六。

明極齋銘

并序

太原王健伯強，名臣惠公之子，皇叔嘉王之婿。方壯年則能棄官學道，閱《首楞嚴經》，至「餘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歎曰：「此如來之訓，而余之志也，願以明極名其齋。」而乞銘於余，銘曰：

有而尋求，癡暗所囿。得而驚異，智濁之咎。濁澄暗徹，自覺成就。如人目睛，一塵不受。開睫譬生，明發寄根。歛睫譬死，暗不能昏。聖師真慈，開此妙門。睥睨不入，夫豈知恩？枵然丈室，中置匡牀。經行宴坐，晨燈夕香。勿使邪念，蔽常寂光。《石門文字禪》卷二〇。又見《林間後錄》。

夢蝶齋銘

并序

龍舒陳顯仁和粹而喜客，慈祥而樂善，宗族朋友皆稱之。余以怡然居士之齋爲夢蝶，而爲之

銘曰：

浩蕩之春，萬物發飾。淮山花開，麗其風日。蛺蝶何爲，栩栩自適。朱門青鞍，羣色棋布。富貴鼎來，賓客鴛鷺。居士欠伸，遽然而寤。歲時獻壽，舉杯怡然。墮幘一醉，其樂也天。紛紛萬緒，成我日用。睨而視之，開睫之夢。《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明極堂銘

并序

道人法太少年追隨翰墨，所與遊多一時顯人。晚居衡嶽，一衲窮年，垂涕捫蝨，猥衰坐睡，守糞鑪煨芋，直名其所居爲明極，取《首楞嚴》「餘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義。欲以道人坐進此道，爲之銘曰：

見明之時，此見明者，緣明開達；則見暗時，此見暗者，不明自發。見則常明，寄根成就。見豈明生，暗能昏否？我觀明暗，尚難掩藏。豈生死門，乃欲存亡？惟道人太，以壁爲口。全機現前，不落滲漏。《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昭昭堂銘

并序

虎城永上人游方，晚館漳水上藍。余適還太原，見之，話臨川舊游，累日不厭。時方解王事，縱望雲山，神魂若飛動，而亦有落葉之興。曰欲於崆峒之下作堂，昭昭名之，而乞言於余。爲之銘曰：

維塵勞海，是無明窟。衆生以之，生死出沒。而此昭昭，首出萬物。廓然十方，寂湛徧周。目雖可見，而不可求。倩汝名之，爲物之尤。一堂收身，丈尋之闊。歛目大千，都寄毫末。乃欲見見，如鹿方渴。大哉此法，明白坦夷。昧者迷失，知者得之。故甘露滅，爲作銘詩。《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要默堂銘

并序

南楚山水，湘西爲甲。湘西法席，保寧爲甲。余既幸館于其中，無別職事，一堂窅然，終日卧聽樓鐘而已。則又以今寂爲甲，乃名其堂曰要默。爲之銘曰：

此無比法，如難信珠。雖曰得之，非實非虛。默而未說，豈有說乎？虜中吾趾，矢貫其膺。即烹汝父，遺我杯羹。直中有曲，令爾當行。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定當作佛，普告來者。而常不輕，乃

遭詬罵。其珠圓徹，內外俱定。自牖見子，呼之聽瑩。顧其糞除，則肯受命。自是而觀，則有綱宗。以火觸火，鍛凡聖銅。縱使自返，室使求通。面壁而坐，理鉏而扃。要使求者，鼻直眼橫。是爲大智，破滅無明。提婆祖以無所嗜好，祈神求信，自貶其道。校此兩士，則爲顛倒。湘西之麓，古屋數椽。卧德樓鐘，餞吾華顛。謂終不說，夫豈真然？《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一麟室銘

并序

南臺禪師昭公住山之明年，新其丈室，而以「一麟」名之。使叢林想見哲人之遺風餘韻也。甘露滅某爲銘曰：

麒麟之性，不可繫羈。非如犬羊，可驅東西。有大比丘，人類精奇。在驅烏中，服勤祖師。及其將化，使之尋思。賞其神駿，思則有辭。衆角一麟，遷其以之。禪師昭公，來自大瀉。分空印澄，名譽日馳。顧瞻山川，憮然嗟咨。想其高風，屋宇故基。以麟名室，非苟然爲。佳羽百鳥，宗教日衰。庶異人出，支此頽墮。耆闍倚天，勝氣華滋。當磨雲根，刻此銘詩。《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宜獨室銘

金沙僧道明，勤道如智海，事師如小朗機，陪清衆於宿德寮之後。別開小室，僅可容膝，日晏寂其中。昔偉禪師在黃檗，親老積翠，其靜住政如此。人問其故，答曰聚語〔二〕。《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二〕按以上文字不似銘而似序，疑有脫文。

藏六軒銘

并序

端首座從吾磊苴兄遊有年，方埋光彩禪林，而學者已相仍矣。開軒於室之後，乞名於余。余爲名曰藏六，且以諷後學事虛名、爲實效者耳。銘曰：

寡欲養心，以直養氣。抱其德全，龜以蟬蛻。情緣崢嶸，欲犬怒吠。端方藏六，攫搏無地。學者闐門，佇思擬議。如大火聚，不宿蚊蚋。我觀此老，非愚非慧。人趨所爭，師取其棄。《石門文字禪》

卷二〇。

俱清軒銘

曉雲滅盡，羣山蒼然。倚杖凝睇，如開青蓮。夜籟以寂，繞除流泉。曲肱而聽，如鳴朱絃。有大禪衲，不礙見聞。以雲門印，印空成文。對是淨境，深炷爐熏。人牛兩亡，蓑笠具存〔二〕。《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二〕笠：原作「苙」，據文意改。

解空閣銘

以色礙眼，鏗其雲山。以聲聒耳，惡禽間關。有大開士，倚欄微笑。以眼聞色，以耳觀鳥。石屏玉立，泉以珮鳴。乃知解空，不離色聲。《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宜獨巖銘

并序

余性喜笑傲，不了人之愛憎。比坐譚衆，人所鄙棄，飯餘曳杖山行，路窮則反，會意植杖，莞然一笑。響應山谷之西崦，幽奇可愛，有巖西向，洞如側磬。中有石礎，僅容坐卧。而附巖左右，偏生脩竹，余每至此，終日忘歸。既久，因名其巖曰宜獨，乃爲之銘。銘曰：

幽巖如磬，側立山腹。中有石牀，砥平而綠。我來忘歸，卧聽風竹。夫物得宜，如眉映目。幽居情閑，乃名宜獨。一頃之陂，清餘兩鵠。得其所哉，此詩可錄。《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座右銘

行與邪分途，居與正爲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疏親，此爲朝市者言之。肥家以忍順，全交以簡恭，好學如不及，求名如儻來，此爲山林者言之。大丈夫當期出生死，生死皆由心所造，心滅生死乃壞。心滅則髑髏是水，心生則爪皮是罪。淵乎妙哉，一念不生，即入無垢三昧！《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延福寺鐘銘

并序 政和四年五月

梁武帝假寶公神力見地獄，相問何以救之。寶公曰：「衆生定業，不可即滅。唯聞鐘聲，其苦暫息耳。」武帝於是詔天下佛廟，擊鐘當舒徐其聲，欲以停苦也。宜豐李元與弟施延福院大鐘，願資延母夫人周氏壽祺，且雪夙障。余以謂李氏知所施矣。晉許遜白日僊去，天詔書曰：「赦汝不事先祖之罪，佳汝施藥呪水之功。」夫施藥呪水，脫人於苦者也。唐崔祐甫本貴且壽，以任情殺戮，囚繫不釋，遂不壽。囚繫殺戮，置人於苦者也。嗚呼，壽固無象，脫人之苦則增，置人於苦則損。夫鐘之功利，博大昭著者也。以之爲施，周氏之罪滅壽延，理有固然者矣。因爲銘曰：衆生大夢營黑業，玲瓏擊鐘與開睫。功德之大吾敢喋，願移慈母離障結。如聲度垣即超越，孝哉伯仲俱勇決。依仗佛力等痛切，如取寓物執券牒。願壽慈母春在頰，如鐘常撞無盡竭。政和甲午夏五月，誰爲銘之甘露滅。《石門文字禪》卷二〇。又見《林間後錄》。

童耄竹銘

并序

霜筠粉節貫四時而不凋者，竹之性也。然憐孝子之泣，則爲之冬茁；憫忠臣之誓，則爲之倒

植。余聞心之精微，不可以言傳，而可以事著，是二者非忠孝之著乎？潛庵老人戲植獨竹於庵南之壁陰，期月而筍茁，蓋老人以虚心集道，以高節荷法所致，亦精誠之驗也。余以童髦名之，又爲之銘曰：

渭川千畝，潛庵一竿。俯視盛衰，凜然歲寒。筍茁于夏，解籜穎異。頎然扶疏，如老携稚。根豈終獨，乃生橫枝。如其道茂，有子嗣之。高情不羣，安樂霜雪。風來有聲，是隨宜說。《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魯公玉器銘

二乘馬麥，爲法忍饌。我觀是法，縱橫轉變。皆即一心，靈妙所現。覺知見聞，一一成辦。色空明暗，一如幻。設物譬道，古聖所羨。初無大小之與貴賤，是故此輪，真淨所建。《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李德茂家坐中賦諸銘

阮咸銘

有晉奇逸，製爲此器。以姓名之，蓋琴之裔。物趣幻假，形因變遷。但餘至音，則無陳鮮。

琴銘

材出餘燼，桐生晚林。見之意消，矧聞其音。朱絃發越，夜堂秋深。如見古人，如得我心。

鏡室銘

種性清瑩，出塵風度。開扉見之，真常流注。妍者所欣，媿者所惡。勿使癡兒，呵出昏霧。

端硯銘

破韜玉之蒼石，出孕金之晴川。解碧谿之封裹，割紫雲之芳鮮。從連眉之僊子，供倒流之詞源。

《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歙硯銘 一并序

東坡得唐林夫歙硯絕妙，然其心甚隆，坡惜之，以向林夫曰：「琢硯者欲磨平其隆，百年之後用之，方爲妙耳。」

外儼豐碩，中含清堅。而質常潤，如舌有泉。滑足金光，碧生霧曉。平其微隆，多年方妙。《石

歛硯銘 二

體切玉潤，膚刷絲文。書城之友，歛谿之珍。貌貴端重，德貴粹溫。是故覺範，於硯亦云。《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五老硯銘 并序

杜季楊奉使湘南，過九江，見廬山而愛之。得拳石於九嶷山之下，類五老峰。有坳其痕如硯，季楊欣然置几案間，名之曰五老硯。余觀之於南楚門舟中，爲之銘曰：

廬山五老，寒翠倚天。公嘗過之，望見垂涎。謁來幽夢，時歷其顛。九嶷之下，得石如拳。二三君子，聚首比肩。豈其遊戲，分身則然。下有坳處，形如玉淵。疑有神龍，風雷播掀。以當吾硯，刷其芳鮮。醉中落筆，粲然雲煙。我作銘詩，擘窠爲鏤。袖歸中朝，爲好事傳。《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王裕之求硯銘爲作此

吾聞大梁之東郭有硯臺焉，而自然成坳淵。挽九江之水以爲滴，聚桐柏之色以爲煙，借溫江卓筆之峰以蘸其尖。展青天以爲紙，書吾餞君之詩，情與曠野以相連。吾輩留滯南楚，思上國，而未得以還轅。雖然，會當與君握手州橋，踏月以話湘川。是時君必折蟾宮之桂，我亦腰金紆紫，揖讓于人主之前。此言蓋理有固然，非狂且顛也。《石門文字禪》卷二〇。

石塔銘

并序

瀉山空印禪師軾公，與余登芙蓉，謁長老從公于潮音堂，同遊東澗。道人師粲、法欽、文顯預焉。空印使同遊者以石篆塔于澗之曲。從笑曰：「連日羣鵲翔鳴，豈此勝緣之祥耶？」空印請甘露滅某銘曰：

萬峰之顛，乃有流泉。迸兩石間，雪渦回旋。嶮于三峽，下臨玉淵。上有危石，其大如屋。可坐百夫，薜封蒼玉。同來六僧，五七童僕。妍鄙俱笑，響答山谷。唯大士軾，約束長幼。疊石爲塔，團團層秀。於一食頃，談笑而就。其願伊何，天子萬壽。山禽何知，羣飛和鳴。物不虛應，勝事克成。咨爾東阿，地祇山靈。護持此塔，使長聽經。《石門文字禪》卷二九。

全宋文卷三〇二六

釋惠洪 一二

釋迦出山畫像贊 并序

秦越人之於醫，望見知死生；老潘之於墨，摸索知精粗。蓋其不傳之妙，無地寄語默也。歐陽文忠公曰：「小字《遺教經》，雖不著書者之名，然非羲之莫能作也。」予閱錢樂道家所蓄釋迦文佛出山像，雖不主名，然非道子莫能作也，以其筆意之著也。樂道人品甚高，鐵書血食之後，其沉信痛敬，所致像之寄寓，決非苟然。拜手稽首贊曰：

遍大海味，具於一滴。盡法界身，足於纖埃。佇思則燈王之座，不能入毗耶之室；斂念則彌勒之門，彈指即開。惟我鼻祖釋迦和尚，初出雪山，即示此像。以百千億微塵數身，九十七大人之相，頓入毫端三昧，而幻此一幅之上。垂手跣足，頂螺頷絲，超然靜深，出三界癡。如浩蕩春，寄於纖枝；如清凉月，印於盆池。鏤冰琢雪，我作贊詞。關空鎖夢，夫子其牢蓄之。《石門文字禪》卷一八。又見

《林間後錄》。

漣水觀音畫像贊 并序

大觀四年春二月戊子之夕，病比丘德洪纍然卧縲絏之中，夢至一處，庭宇闐然。有僧導入室中，舉燭視壁間，有鍾山寶公菩薩之像。意欣然，欲得之，而像輒自墮手中。復展視之，則化爲十二面觀音慈嚴之相。心大驚異，遂覺，已三鼓矣。三月甲辰，南州德逢上人以書來訊，且曰：「吾以衣鉢遣僧詣漣水畫觀音像至，其莊嚴妙天下之手。」德洪追憶前事，問其遣僧之日，乃其得夢之夕。因自感歎，菩薩以大悲等慈哀憐照臨，如是昭著，其恩何德以報之？惟以筆舌言詞，喻海之深，誇日之明耳。謹稽首爲之贊曰：

稽首淨聖甘露門，無量勝身徧沙界。應諸衆生心所求，譬如春色花萬卉。西方肅殺憂愁地，故住寶陀落伽山。此方教體在音聞，故稱名者得解脫。一切衆生殺心盛，癡暗不見不發心。故現鷹巢蚌蛤中，亦作畫師畫其像。菩薩豈有種種心，皆其悲願力如是。何人毫端寄逸想，幻出百福莊嚴身。屹然欲動千光集，譬如將回紫金山。瞭然欲瞬衆生好，譬如欲圻青蓮花。蠻奴水王來獻誠，想見細雨天花落。衆生五濁熱惱中，色欲愛見所熏炙。忽然睹此寶月相，一切毛孔皆清淨。成此不思議功德，皆因上人心所獻。願我早熏知見香，願我常披慈忍服。願魔障山速崩裂，願大智慧常現前。心精遺聞證圓

通，自然靜極光通達。我當定如觀世音，一切衆生願如我。《石門文字禪》卷一八。又見《佛祖綱目》，《林間後錄》。

旃檀四十二臂觀音贊

并序

予蓄四十二臂觀音菩薩之像，如護目睛。今以授其友李天輔，又爲之贊曰：

汝意有言，枯机作鬼。我心不生，髑髏則水。乃知妄覺，一法成二。湛然圓明，百千一耳。稽首大士，應物而形。隨其小大，如谷答聲。千臂執持，千眼觀照。以無心故，受用俱妙。臂如青春，藏於化身。隨其枝葉，疏密精神。唯此瑞相，四十二臂。不越徑寸，莊嚴畢備。清涼寶月，或慈或威。如欲舉足，花輪乘之。碧螺之間，有佛儼容。如蟪蛄蟲，巢蚊睫中。隱于石間，顯出蚌蛤。以無礙慈，不擇清濁。我觀震旦，種性猛利。由聞思入，甘露滅地。願加被我，障盡心開。如觀世音，無礙辯才。我說此偈，萬象合掌。何以無礙，敲空作響。《石門文字禪》卷一八。又見《林間後錄》。

華藏寺慈氏菩薩贊

并序

金陵華藏禪院旃檀慈氏菩薩像，相好之工妙天下，而神異靈感未易以一二數，居景德寺之後

殿。舒王嘗夢像求易居甚切，既覺而忘之，已而復夢理前事。公夢中固留之，像則泣下，起而視之，真有淚零。因大驚異，即迎至華藏之大殿。俄景德寺火，一夕而燼。嗚呼，三災彌淪，大千滅壞，像豈得久留人間世？而痛自贖免，爲此兒戲狹劣相耶？是蓋護法諸天，以像之靈瑞佑之則然，非菩薩意也，其不可以不辨。稽首爲之贊曰：

何人寄逸想，游戲浮漚間。以如幻之力，刻此旃檀像。坐令衆妙好，秀發千花中。天冠束紺髮，銖衣絡華鬘。種種妙莊嚴，成此功德聚。當時億萬種，感極則悲號。樓觀出談笑，秘護百寶攢。如登睹史天，如集龍華會。嗟哉像教末，羽嘉成百鳥。棘生蒼蘊林，龍神爲悲慟。王臣寔外護，異夢非意思。願推明月輪，出此蓬勃煙。願回紫金山，安置清涼處。至今百福相，儼然臨人天。神力吁莫測，拜起涕洟瀾。我諦觀十方，寔無心外境。自然離依他，及與徧計執。即今日所見，非有亦非無。如像現鏡中，非鏡亦非像。願入此三昧，識心自然明。於十方國土，而作大佛事。稽首大慈尊，證我如是說。《石門文字禪》卷一八。又見《林間後錄》。

泗州院旃檀白衣觀音贊

并序

筠州太平泗州院僧元鑑，所蓄觀音菩薩之相，慈嚴妙麗，靈異殊勝，如上天竺所見者。問何自得之，鑑曰：「始有客舟載而至，傳數家，家輒禍，至滅亡者，皆畏不敢迎，獨吾迎事之而無

異焉。」余曰：「昔廬山文殊師利之像，不肯留寒谿，而喜隨遠公歸東林。金陵彌勒像不肯住景德，而現夢於舒王，永居華藏。今此像乃獨樂寓於鑑，是皆與菩薩有大因緣。不然聖心豈有所擇而避就之耶？」爲之贊曰：

我聞菩薩昔因地，所供養佛名觀音。從聞思修入悟心，心精遺聞而得道。見聞覺知不可易，譬如西北與東南。而此乃曰聞可遺，令人罔然墮疑網。龍本無耳聞以神，蛇亦無耳聞以眼。牛無耳故聞以鼻，螻蟻無耳聞以身。六根互用乃如此，聞不可遺豈理哉？彼於異類昧劣中，而亦精妙不間斷。況我自在慈忍力，無畏解脫獨不然。鐘鼓俱擊聲不同，知其不同是生滅。而二種聲不相參，即是同時寂滅法。稽首淨智功德聚，廣大莊嚴悲願海。憫我心明力不逮，時時種子發現行。如人因酒而發狂，戒飲輒復逢佳醞。願滅顛倒癡暗障，願獲辯才智智慧藏。游戲十方微塵刹，亦施無畏利衆生。凡曰有心能聞者，同入圓通三昧海。《石門文字禪》卷一八。又見《林間後錄》。

靖安胡氏所蓄觀音贊

稽首淨智甘露門，稽首無礙悲願海。稽首紫金光聚山，稽首心精遺聞地。願賜威光加被我，摧滅一切夙障山。令我一切刹塵中，見此百福如月面。菩薩常念諸衆生，譬如慈母憶憐子。子若晝夜常念母，母子百劫必相見。如針之契諸磁石，如雷之文於象牙。皆即自然如是應，非諸心識可思量。鷹巢

現形蚌中出，化爲畫女并魚師。皆隨衆生心所變，一一成辦無遺餘。妙哉三十二應身，一十四種無畏力。願於一念淨心現，譬如秋月現止水。一切衆生見者聞，皆入圓通三昧海。《石門文字禪》卷一八。

潭州東明石觀音贊

并序

長沙馬氏時，一夕東城雉堞間光屬天，達旦不滅。州人按其處，有石卧古井旁，半爲土所吞，其色青瑩。相與發之，即大悲觀音之像。挹水灌沐，妙容慈相忽然顯露，如蓮花之出泥。大衆歡呼愛慕之極，又如嬰兒之見母。於是建寺號東明，初以律興。餘百年，民恃以爲福田。元祐初長老遷公以禪易之，未幾棄去。今海禪師自瀉山來，宴坐於室，不蓄粒米，倚此像以飯四方來者，崇堂邃宇又加麗焉。余聞菩薩之悲願於濁惡世，一切衆生之用處，化身爲魚米，爲肉山，以足其欲心。今夜半光耀，乃其一戲，遂與無窮之衆，園林花觀、飲食卧具充足耶？謹拜手稽首，對像說偈曰：

大悲智光本無礙，於一切處常發現。豈特夜半瓦礫間，始復爛然上霄漢。此邦衆生共勝業，時節成熟故如是。譬如日月行虛空，水無穢潔皆照臨。灰沙若沉波自寒，圓影於中迴殊特。稽首妙智光世音，是娑婆界真教體。應機而現爲說法，信心起處說法竟。我今見境得成就，亦同音聞獲圓通。六根遲速雖不齊，要是一精明所現。我知暗相不能昏，與彼心精遺聞處。衆塵隔越妄分別，常真實中無是

事。死生之變尚不改，豈有根塵乃能蔽？願令持此妙法門，於此刹土爲佛事。一切聲色熱惱中，與衆生作清涼處。皈命救世大悲者，願賜威光加被我。令我獲無作妙力，令我亦名無所畏。令我具無礙辯才，令我入一切種智。我及一切諸有情，皆如觀音得自在。《石門文字禪》卷一八。

空生真贊

并序

漳南僧慎修游吳中，得此畫於敗垣破壁間，拂除埃翳，神觀靜深，如維摩大士得心解脫時。出以示余，爲之贊曰：

以空寂身無所倚依，而捉杖藜；以靈知心不在散攝，而玩貝葉。不舍色聲，而證真空，與我日用，能所心同。於一切處，寂入法海；如風行空，無所妨礙。但離二執，圓成普會。當慎以修，入此三昧。《石門文字禪》卷一八。又見《林間後錄》，《吳都法乘》卷一一。

祐勝菩薩贊

并序

祐勝聖容，菩薩僧也，航海而至自北天竺。頓息此山，爲邦人福田。其靈感如呼谷，響應捷而至，是其善慈力。稽首爲之贊曰：

雷發春曉，象牙有花，是何因緣，而使然耶？一切幻物，感以無心，不思而合，如磁石針。況我大士，慈善根力，不起于座，沛然甘澤。千峰青碧，環如長城，經今幾時，殿閣崇成。咨爾邦士，時朔薦拜，稽首真慈，是甘露海。《石門文字禪》卷一八。

繡釋迦像并十八羅漢贊

并序 政和五年七月

吾友羅彥勝之室鄒氏，嘗得重疾幾死，夢羣沙門來慰之。已而少瘳，乃發心繡十八大士像，則頓愈。彥勝以武洞清模本爲之格，凡五年而成。夫人精思天巧，曲盡其妙，可以目識，不可以言諭也。政和五年秋七月，余卧痾石門，彥勝室携十八軸并釋迦如來像來求贊。余自顧貧，無以爲世尊諸大士供，乃以筆語爲之供，名曰筆供養云。

釋迦佛

指以心運，茸以針通。針針是佛，佛佛皆茸。十分月滿，萬國春同。稽首真慈，生女巧中。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闍尊者

霜筠雪竹，石磴下安。青猊妥尾，徐行仰看。師則跏趺，顧視空几。吐詞如雷，侍者無耳。

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

蒼髯紫鱗，上有懸錫。玉像金瓶，層置立石。蠻王跪看，鑪煙上直。手掐珠輪，心境俱寂。

第三跋釐墮闍尊者

神觀靜深，合爪欽視。誰設華輪，前置淨几？髯王捧塔，自何而至？中有全身，勿安舍利。

第四蘇頻陀尊者

石牀之外，老松挺拔。玉瓶之中，山花自發。手持如意，默而說似。梵帙不看，知離文字。

第五諾距羅尊者

樹亦求法，身當牀坐。鹿有施心，供以山果。雪眉許長，舒綰在我。默而識之，未用驚破。

第六跋陀羅尊者

兩鬼投書，與僧聚語。師竊聞之，抱膝回顧。我心均平，等視諸趣。一念捨心，即離五怖。

第七迦理迦尊者

身如蕉虛，心如兔止。師慈如和，侍者笑視。毒龍難降，我試彈指。便升鉢中，喜見脊尾。

第八闍羅弗多羅尊者

坐依胡牀，手把筇竹。偏袒右肩，而收一足。小僧滌器，師視而笑。主伴則殊，日用同妙。

第九戌博迦尊者

此瑠璃瓶，中迸五色。是功德聚，善慈根力。僧俗儼然，殊迹同道。即事之理，一體三寶。

第十半託迦尊者

手雖有拂，境以無塵。出三毒夢，乘五色雲。霜露果熟，慈忍現身。以空爲地，立處皆真。

第十一羅怛羅尊者

閑提數珠，背坐危石。捉錫山童，越樹而劇。象御藕花，來獻法供。六根妙同，鼻能致用。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

苾芻捧塔，示空寂身。於菟對我，示心境真。手把寶書，而不展玩。又示解空，文字不斷。

第十三因羯陀尊者

情無住著，袒而凭几。侍僧擊磬，狻猊卧戲。石屏倚天，下迸流水。水聲觸眼，石光到耳。

第十四伐那波斯尊者

縱倚箕踞，莫不是定。毒既止息，邪亦自正。鉢花自香，蒲扇閑把。目視雲霄，我相未捨。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巒奴鶴立，盆花置前。倚杖屈足，頷髭蚪然。了世間空，獨游理窟。石上軍持，是吾長物。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

心花開敷，行象明潔。脩然宴坐，秀目豐頰。萬象之語，六根之功。以手搏取，置不言中。

第十七難提蜜多羅慶友尊者

風度凝遠，支頤而倦。看此寶塔，至身出現。戲蠻弄毬，引此釋獸。萬用不藏，如日之晝。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夷奴碾茶，愚中有慧。走鹿卧地，動中有止。而師持塵，閒坐俯視。曾見佛來，法法如是。《石

門文字禪》卷一八。

放光二大士贊

并序

高安龔德莊出畫軸，有二比丘像，皆梵帔相好，上有化佛，下布兩花。熟視之，有光影滅沒，如日在蒼蒼涼涼之間。於是大驚自失。德莊曰：「始僧繇畫於漢州德陽善寂寺之東壁，自是有光，世傳神異。唐麟德中，有僧摸之，亦有光。以授資州牧王紀，紀奉之舟行，風濤覆他舟，而紀舟進止自若。夜泊津次，舟人聚語嗟異。有商婦孕，踰兩年不乳，聞之從紀求摹像禱之，一昔而乳。垂拱三年，則天迎置內道場，光尤猖狂。中宗嘉嘆：『此爲我家瑞，唐祚其昌乎！』今朝治平丁未，嘉禾陳舜俞令舉爲湖州獲之，作贊，藏爲家寶。政和六年春，獻于京師。有詔摸傳

禁中，而光猶益奇變，京師爭售之，畫工致富者比屋。然傳以爲地藏觀音之像，當有據耶？」余曰：「是觀世音得大勢至像也。《受記經》曰：『過去金光師子遊戲佛時，有國王威德從禪定，起見二童子生蓮華中，一名寶意，二名寶上，說偈發願。』而釋迦如來前身，威德王也，觀世音得大勢，寶意、寶上也。於未來世，成等正覺，則觀世音號普光功德寶，如來得大勢，號善住功德寶王。如來皆以次補無量壽，故作雲間跏趺之像，僧繇殆非畫師也。」德莊撫手笑曰：「當爲我贊之。」

人趣可學道，乃爲姪事苦。生那落迦中，方無姪欲樂。衆生如犛牛，愛此貪欲尾。異哉兩童子，藕花中化生。對天龍鬼神，作大師子吼。我若從今始，起於貪欲心，是則爲欺誑。十方一切佛，以是因緣故，證色身三昧。我亦於今日，復作師子吼。若從今日始，不斷貪欲心，是則爲滅絕。十方三世佛，願如二大士。持心等虛無，太虛有殞壞。衆生界有盡，我此願不盡。稽首平等慈，廣大同體悲。於刹刹塵塵，證我作是說。《石門文字禪》卷一八。

杏殼觀音菩薩贊

并序

龍舒演上人持鴨脚殼中銀杏木所刻觀音像，莊嚴妙麗，如無邊春。隨好光明，塵塵具足。稽首爲之贊曰：

對現色身，色身三昧。如無邊春，透塵透海。使諸衆生，道與神會。知寂滅法，不以身礙。隨欲觀者，非小非大。此銀杏殼，纖穠向背。百福莊嚴，千花自在。稽首大慈，如大地載。如皎空月，無所覆蓋。舍精進幢，如堅剛鎧。太虛殞消，我願不退。《石門文字禪》卷一八。

李伯時畫彌陀像贊

并序

政和八年五月十五日，宜春黃先之携李伯時所畫阿彌陀像來東山，爲示余。觀伯時畫多矣，大率顧、陸之意，意不盡態。故不施五色，而伯時知之耳。問其所得，曰李仲元。仲元中爲袁法官，以遺所厚善者，先之苦求得之。余諦視其筆迹，非今輩所能爲，其爲伯時之筆審矣。稽首爲之贊曰：

以慈爲室，以忍爲衣。法空爲座，示同體悲。四十八願，爲世所歸。如日沒時，鳥接翅飛。大哉甘露，妙法總持。令我觀門，洞開坦夷。諦見自心，妙絕知思。是皈依處，真不思議。律我意馬，使不妄馳。光明現前，見白蓮池。不假中陰，屈伸頃時。欣然化生，如八歲兒。何以至此，請審思之。皆我精進，想力所持。稽首妙湛，不動巍巍。令一切衆，絕癡暗疑。有同願者，但瞻導師。脫然蟬蛻，出五濁泥。《石門文字禪》卷一八。又見《樂邦文類》。

漣水觀音像贊

并序

世傳漣水賀生所畫觀世音像，不減唐吳道子。晚以法授其婿陳守安，守安遂以其畫名世。政和七年五月初吉，佛鑑大師因公出其畫示余，精深之工，曲盡其妙，可以目追心數其巧，要不可以言得也。謹拜手稽首贊曰：

聲音語言形體絕，何以稱爲光世音？聲音語言生滅法，何以又稱寂靜音？凡有聲音語言法，是耳所觸非眼境。而此菩薩名觀音，是以眼觀聲音相。聲音若能到眼處，則耳能見諸色法。若耳實不可以見，則眼觀聲是寂滅。見聞既不能分隔，清淨寶覺自圓融。以無執故則有光，雖有千臂如兩手。以無分別故寂滅，雖有千手如一身。既無分別亦無執，雖有千眼兩目同。故稱光音寂靜音，及觀世音三種異。稽首對現妙色身，徧一切處如虛空。妙哉此像非筆畫，厭足佛子欣慕心。藕絲銖衣春霧白，覆此隨好光明聚。一切衆生熱惱滅，我手方捨甘露枝。唯佛子因心清淨，如水澄澈月清亮。借於畫工百巧伎，如暗室眼以燈見。了知此畫非工有，謂燈能見其可哉。我無此像乃能贊，如眼見物不自見。自能說偈不蓄像，眼有見矣燈亦可。願持此大解脫門，施衆生作無所畏。世世得無礙辯才，稱贊觀世音功德。《石門文字禪》卷一八。

觀音像贊

印上人持觀音像來乞贊，余曰：「率伯時畫也。」爲作此贊。

稽首淨勝光明聚，無礙慈忍精進幢。清淨圓滿萬星月，分身如影分千江。佛子心如涔蹄水，隨其清濁現影耳。從來但聞一月真，是影何從有非是？寒松瑟瑟哀霜風，愛此贊辭章句同。佛子正當以身讀，即滿追求顛倒欲。《石門文字禪》卷一八。

衡山南臺寺飛來羅漢贊

并序 宣和元年春

舊說太平興國初，武牢沙門惠了游廬山，宿于雲居寺中。夜聞呻吟甚苦，及旦視之，有僧雪眉而癯，卧腥臭中。見了，涕泣指其瘡曰：「當奈何！」了惻然憐之，爲留五日，洗摩傅藥，甚有恩惠。踰年瘡愈，謂了曰：「我家南嶽，子他日遊湘中，當過我於石崖峰下。」探懷出紙裏付了，了送至西嶺，訣別而還。視裏中乃瘡痂，爲屏除卧處，亦皆瘡痂也。心惡之，俄成熏陸，投諸火中，有異香，了心駭異之。明年春南來，果逢雪眉於國清山路間，倚杖而笑曰：「來何暮也？」相與坐青林之下，語笑歡甚。了問石崖峰安在，雪眉以手指之，俄失所在。於是了乃悟其爲聖賢也，悵恨彌日。至方廣寺，入羅漢堂，而雪眉乃在十六像中。了殊大驚喜躍，逗留久之。

後至南臺，見昔同學道普者，爲叙說其事。有童子方掃除，聞之停筭參立，曰：「今日添香殿廡間，羅漢輒剩一身。」了亟往視之，即方廣所見雪眉塑像，自是號飛來羅漢。了後還雲居，以瘡痂葬西嶺，爲壇其上，今號羅漢壇。如來世尊曰：「如今世間，曠野深山，聖道場地，皆羅漢所住持，故世間粗人所不能見。」夫豈不然哉？皇祐間，泉南僧谷泉隱居芭蕉菴，有異迹，嘗自後洞負石僧像至南臺，而像無慮數百斤。後人誣此僧爲飛來羅漢，非也，余不可以不辨。宣和元年春，余與大梁郭中復彥從來遊，彥從問像所從得，因爲叙之。而長老昭公請爲書之。贊曰：惟毗尼藏，稱性之印。印一切法，無有少賸。而此尊者，跏趺不瞬。外寂中空，幻滅都盡。諸佛子等，勿故起妄。於是像中，作去來想。昔本不來，今亦焉往？即一切法，離一切相。如一月真，無二無別。於衆水中，同時見月。像非異同，月豈生滅？以應緣故，光影清絕。鍾山衆泉，石井異味。靈隱衆山，小嶺異翠。此嶺此泉，皆飛而至。示根境法，其實同體。如此大士，諸法成就。南嶽廬山，宴坐馳走。而事藏界，隨處而有。雖證無生，亦不滅受。《石門文字禪》卷一八。

無爲山十生觀音贊

死生二法，了無實相。世駭異之，墮顛倒想。公獨不然，十生一念。化緣之迹，皆可考驗。一切聲音，當以眼聽。俱不相參，以本寂靜。要如菩薩，色相對現。何以必之，我有大願。《石門文字禪》

卷一八。

第十五祖真贊

并序

迦那提婆尊者爲十五祖，傳佛心印，猶以衆生不能信受其言爲憂。乃訴于大自在天像曰：「願神賜我，使言不虛設。」嗟乎，道之難行，非獨今也。稽首贊曰：

石彪肉醉，木駒夜嘶。我此三昧，非識情知。應緣而現，不落思惟。是故鉢水，以針投之。如仲尼韶，如子期琴。又如蕭何，而識淮陰。無言可寄，無迹可尋。粲然現前，傳之以心。穴像之目，我豈慢神？指樹之耳，我知其因。物我如是，所立皆真。隨其妙用，見我全身。稽首真慈，爲僧中王。如萬星月，見者清涼。尚以衆生，不信爲傷。蓋盲者咎，非光掩藏。《石門文字禪》卷一八。又見《林間後錄》。

全宋文卷三〇二七

釋惠洪 一三

六世祖師畫像贊 并序

余竄海上三年而還，館于筠之石門寺。悲叢林之荒寒，念祖師之標致，不自知涕流也。作六世祖師贊，錄以寄昭默禪師，以見其志云。

初祖

妄想無性，證不滅受。前聖所知，轉相授手。風煙花開，器界以形。霜露果熟，王子乃生。護持佛乘，指示心體。但遮其非，不言其是。嬰兒索物，意正語偏。哆啞之中，語意俱捐。

二祖

頂峰朝露，神光夜生。堪任單傳，荷擔上乘。自尋其心，不見歸宿。如視環輪，求其斷續。用獄除間，履瘦知肥。姪坊酒肆，盡其塵機。雪中斫臂，願續佛壽。兒孫聞之，豎毛呵手。

三祖

六道暗昏，不礙明潔。毫釐弗差，證甘露滅。但赤頭顱，特諱名氏。離見超情，欲盡世累。潛谿海山，麻衣風帽。翩然往來，被褐懷寶。精一其誠，聲名俱捨。後世丘墳，猶無知者。

四祖

破頭峰下，龍象雜遝。衣付小兒，道傳嬾衲。乃爾相違，求人爲法。天書至門，堅卧不答。念諸衆生，捕風捉影。十地治之，猶未蘇醒。師發笑曰，何必眩暝？但勿強名，自然無病。

五祖

觀前後身，兩鏡一面。左右對之，三者頓現。今非昔是，增金以黃。昔非今是，謗沉無香。已絕死生，豈纏老少？全機現前，常明而妙。夜江佐舟，吾今渡汝。句中之眼，如水有乳。

六祖

是風幡動，眼自遮護。非風幡動，心則顯露。是謂曹谿，顯及要旨。欲證之者，勿留汝意。暫時歛念，妙寂了然。汝自受用，密非我邊。負石舂糧，趁獐逐兔。鏡中之空，欲尋無路。《石門文字禪》卷一八。又見《林間後錄》。

寶公畫像贊

水月道場嚴淨久，空華人世落殘餘。骨埋龍阜誰名寶，却在鷹巢不姓朱。《石門文字禪》卷一八。

棗柏大士畫像贊

道之深妙，不可以義得，故設彖象以盡其旨。心之精微，不可以言傳，故指事法以傳其妙。惟棗柏大士，深入此三昧，故謹稽首爲之贊曰：

鬚眉如畫頤而美，風神如秋氣奇偉。平生歸宿東北方，長勞動中寂而止。翛然跣足散衣行，智智用中不乖體。帝王家生得自在，壽量不書絕終始。虎受使令心境空，女爲伴助憎愛棄。冠巾傳心即俗

真，方隅示法即事理。只將棗柏薦齋鉢，我來閭浮非著味。自然光明生齒牙，我談辭章皆實義。佛子授汝以顯訣，一言便足超十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有離異？聖賢酪生凡乳中，只由觀照戒定慧。是謂大士同體悲，令我頓入一切智。作大佛事徧塵刹，華藏界中容頓轡。以空爲坐禮十身，以願爲舌說千偈。如以花說無邊春，如以滴說大海味。稽首世間妙蓮華，願常清淨出泥滓。《石門文字禪》卷一八。又見《林間後錄》。

永嘉真覺大師真贊

并序

永嘉尊者初閱《維摩經》，發明心要，欲定宗旨。遂造曹谿印可於祖師，一宿而去，世咸以一宿覺名之。余讀其歌辭，究其履踐，如尺圍鑰合，未嘗不置卷長嘆。想公之爲人，碩大光明，壁立萬仞，而視今之學者寒酸瑣細，紛紛蠢蠢，宗教興衰，於此可知矣。贊曰：

情根無功，意識無作。現量圓成，見聞知覺。如鏡受燈，光無壞雜。烈火焚燒，河流湍逝。谷風怒號，大地依止。俱無知思，亦復如是。此涅槃門，如鼓塗毒。曹谿過之，聞者僵仆。以椎授公，萬像驚縮。光明之語，粲如日星。精嚴之行，清如玉冰。唯不傳者，與空相應。我初學道，如握與拳。晚乃覺之，如手安然。有時而用，搏取大千。《石門文字禪》卷一八。又見《林間後錄》。

百丈大智禪師真贊

并序

馬祖大寂禪師已化，塔于海昏之石門。師廬其旁既久，衲子相尋日增。於是厭山之淺，乃沿馮水而上，至車輪峰之下，與希運惟政火種刀耕而食，遂成法席。余崇寧四年春至山中，獲瞻遺像。雖冰枯雪老，若不勝衣，而神氣峻邁，如未度世。謹拜手稽首爲之贊曰：

以實問答，空可青黃。以意求道，神落陰陽。陰陽不測，脫略陰界。青黃摸畫，果因不昧。我有大機，佛無密語。如師子王，露地方踞。稱性文字，隨分叢林。如以妙指，發和雅音。同世之波，壽九十二。護持心宗，謚曰大智。《石門文字禪》卷一八。

大達國師無業公畫像贊

并序

余初讀公之語，悚然異之。及考其行事，若尺圍鑰合然，於是自恨不生公時與之游，又恨公不并生於今，以見大法將季之際，其徒有大可愍笑者。拜其像而贊曰：

以如是觀，覺知見聞。性等太虛，卓然而存。示其身世，如空忽雲。應緣上洛，寄名李氏。在齟齬中，儼大乘器。坐必跏趺，行必直視。十二落髮，二十受具。能於諸佛，放身命處。解衣礚礚，從

容笑語。江西指佛，即心最的。初亦不然，回首乃識。如眼照物，了證無惑。燕坐并汾，聲動天壤。有所問詰，戒莫妄想。兩朝致敬，累召不往。終不得已，別道以行。蓋視死生，洞若戶庭。出入去來，物莫能嬰。衆生拘囚，如蠅唾污。公如香象，卓立回顧。擺壞韁鎖，自在而去。公之所養，一至於茲。人英僧傑，龍章鳳姿。謚曰大達，憲穆之師。《石門文字禪》卷一八。

赤眼禪師畫像贊

并序

士之學，必有功名之羨。方其銳於立也，平居議論，展拓所畜，若可以唾手而取。及其臨事，能卓然不外其言者蓋鮮矣。豈天下之事，論之必易而成之必難也哉？蓋中人之情，喜榮樂而厭勞苦，惟其如此，故其志不足以經遠。功名，難事也，勞苦易厭者也。遭易厭之勞苦，而取難事之功名，又非上智之姿，而成之鮮，蓋亦無足怪者。《傳》曰：「志者，事之竟成也。」士之不足以知此，故疑眩敗亡如此。赤眼禪師，志於道者也。初，人視師目有重瞳，其貴不可言。師大懼，因昧其目選，遁巖石間，如禍之在己。嗚呼，從事於功名者，咸以榮樂勞苦爲異，而忻惡交戰於胸中。禪師以從事於道，故不知榮樂勞苦爲異，而得擲於身外。自非真誠以大悲智爲衆生依者，疇能及之？吾故仰其風，而恨異世不得與之游，乃爲之贊曰：

森森禪林，公特秀出。輕世急道，不可跂及。遺風至今，秋霜烈日。我初瞻像，再拜稽首。一室

嚴冷，如虎方吼。嗟余寡助，乃生公後。忍視大法，陵夷末運。奴婢小人，利欲迫窘。冀公一吒，腦破膽隕。嗚呼公乎，再見無由。冗穰方熾，何時云休？願起公死，從之以游。《石門文字禪》卷一八。

破竈墮和尚贊 并序

余閱《傳燈》，愛老安之子，所謂破竈墮者，深證無生，恨不與之同時而生也。紹聖中，再游廬山，見其像而贊曰：

嵩山屋老竈有神，民爭祠之日宰烹。師與門人偶經行，即而視之因歎驚。此唯土瓦和合成，是中何從有聖靈？以杖敲之輒墮傾，須臾青衣出笑迎。謝師爲我談無生，言訖登空如鳥輕。門人問之拜投誠，伏地但聞破墮聲。君看一體情非情，皎如朗月懸青冥。未證據者以事明，鞭草血流石吼升，涅槃門開見戶庭。老安憐兒爲作名，金屑雖貴翳眼睛。《石門文字禪》卷一八。

永明禪師真贊 一 并序

永明智覺禪師，乘悲願力，示生震旦，傳佛心宗，爲法檀越。其宏名辯才，學者依以揚聲，議論言句，浩如山海。余漁獵其間，餘二十年，至其妙處，輒能識之，如鵝王擇乳，無有遺餘。

蓋嘗自志其鄙陋，直欲追禪師逸駕爲之伴侶，以游十方國土，作大佛事，尚未晚也。謹再拜稽首，爲之贊曰：

三界種性，有萬妍醜。生順死逆，夢夜想晝。往復無間，聲度垣牖。皆依末那，戲論成就。而末那體，無作無受。譬如空花，實無而有。一念了知，光明通透。我如是見，無有錯謬。是爲心宗，祖佛授手。孰振頽綱，秀傑奇茂？稽首永明，月臨星斗。《石門文字禪》卷一八。又見《林間後錄》，《敕建淨慈寺志》卷一九。

永明禪師真贊 二

以公風神，爲我律度。交神見之，是真保護。《石門文字禪》卷一八。又見《林間後錄》。

永明禪師贊

永明壽禪師生辰。教乘法檀越，宗門禪判官。今朝藏不得，推出與人看看。夜行只管貪明月，不覺渾身露水寒。《敕建淨慈寺志》卷一九。

陳尊宿贊

雲門臨濟，一龍一夔。嗣存參運，皆公使之。叢林米嶺，衆不滿百。僉一典客，覺有難色。即袖手去，古寺閒房。織屨養母，自含其光。欽其遺風，秋滿鬚髮。唯不少貶，是真弘法。《石門文字禪》卷一八。

臨濟和尚贊

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腦後見腮，村僧向上，更有一竅。《石門文字禪》卷一八。

長沙岑大蟲真贊

并序

余游長沙至鹿苑，見岑禪師畫像，想見其爲人。昔如來世尊語阿難曰：「汝元不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真爲妙覺明體。」龍樹菩薩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以佛祖之辯，談法之妙，其清淨顯露，如掌中

見物，無可疑者。而末世衆生，卒不明了者，蓋其迷妄之極，非其所聞之習故也。禪師憫之，故於所習之境譬之曰：「若心是生，則夢幻空花，亦應是生。若身是生，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亦應是生。」大哉言乎，與《首楞嚴》、《中觀論》相終始也。禪師，大寂之孫，南泉之子，趙州之兄，開法於長沙之鹿苑，當時衲子倔強如仰山者猶下之，而呼爲岑大蟲。爲之贊曰：

長沙大蟲，聲威甚重。獨眠空林，百獸震恐。寂子兒戲。見不知畏。引手捋鬚，幾缺其耳。大空小空，是虎是作。如備與覺，可撩其尾。嗟今衲子，眼如裴旻。但見其彪，安識虎真？我拜公像，非存非沒。百尺竿頭，行塵勃勃。《石門文字禪》卷一八。又見《林間後錄》。

清涼大法眼禪師真贊

并序

余元符初，至臨川承天寺。寺基宏壯，可集萬指，而食堂蕭然，殘僧三四輩而已。因讀舊碑，乃知爲大法眼禪師開法之故基，影堂壁間，畫像存焉。神宇靜深，眉目淵然，而英特之氣不沒。豈荷負大法，提挈四生者，其表故如是耶？稽首爲之贊曰：

非風幡動，非風鈴語。見聞起滅，了無處所。何以明之，俱寂靜故。此光明藏，平等顯露。由本無明，愛欲慳妬。如隔日瘡，痛自遮護。有能了者，即同本悟。索爾虛閑，隨緣靜住。一切仍舊，自無染污。爲物作則，嶮崖之句。不可犯干，如火火聚。《石門文字禪》卷一八。又見《林間後錄》。

玄沙宗一禪師真贊

根門有功，則是心外見法；用處換機，則是問時有答。問答交馳，摸索大道；心法對峙，破碎真如。異哉此老，超出兩途。亡僧面前，波全露水；猛虎須畔，光自照珠。衲僧不識，如井覷驢。《石門文字禪》卷一八。又見《林間後錄》。

雲門匡真禪師畫像贊 一 并序

富鄭公家所蓄雲門匡真禪師像，僧元靜移寫其本藏於鍾山。大觀三年六月，余獲拜觀焉。稽首贊曰：

見流滔天，公峙如山。壁立萬仞，捍其狂瀾。可望而却，不可覽攀。犀顱虎眸，美髯繞頰。雲辭電機，霹靂爲舌。邪宗墮傾，魔膽破裂。須臾清明，光風霽月。叢林驢騾，蹴踏龍象。不可系羈，逸氣邁往。我不得濟，大地是浪。忽然現前，清機歷掌。《石門文字禪》卷一八。又見《林間後錄》。

雲門匡真禪師畫像贊 二

阿羅漢，有三毒。捺落迦，沒欄柄。咄哉黃面湔子，一生喫著不盡。《石門文字禪》卷一八。又見《林間後錄》。

南安巖主定光古佛木刻像贊 并序

僧彥珣自汀州來，出示定光化身木刻像，平生偈語百餘首，皆稱性之句，非智識所到之地，真雲門諸孫也。珣求贊辭力甚，謹再拜爲之贊曰：

秦時輞轡，如刀口希。廓然見前，石火莫追。法於是中，不著思惟。舉既不顧，咦之而往。天中函蓋，目機銖兩。久雨不晴，清機歷掌。孰傳其要，絕塵逸羣。深明二子，詳豁諸孫。維定光佛，出豁之門。以真如用，使令萬象。反易黠魯，縱奪雨暘。洗癡暗目，回顛倒想。示汝語言，一切智畏。如月入水，如風行空。無所妨礙，贈以之中。又復憐汝，□□未識。方其死時，謂是生日。如光照珠，如甜說蜜。《石門文字禪》卷一八。

毛氏所蓄巖主贊

此像爲誰，天中之尊。道傳雲門，爲四世孫。白帽蒙首，鬚髯繞頰。見之清涼，洗煩惱熱。以偈爲檄，指撝造化。詩乃辦兩，出於咄嗟。以境惟心，往復無間。是故死時，亦生之旦。怒猊乳虎，亦生敬虔。何以致之，真慈則然。南率古□，形如側磬。稽首定光，千江月影。《石門文字禪》卷一八。

小字華嚴經贊

并序

蜂房於梁間，以漆液固其蒂。鵲巢於木末，累百日而後成。彼曾何知，而經營之妙，積累之功，若習藝之神？蓋其靈明廓徹，不思議之力雖昧劣，飛搖之中，而具足成就，弗差毫末。況首出萬物，應物而能言者乎？昔有梵僧來自五天，見晉宮闕崇麗，歎曰：「是與忉利天何異！但彼道力所成，而此直業力耳。」余竊笑之，是安知我此妙力出生太虛，容受寰宇，曾何天上人間樓觀之足云哉？道人栖公憫世迫隘，就其所欲，書《大方廣佛華嚴經》於方冊中，其輕妙可以一掌置。開編蠕蠕如行螳，熟視之，其橫斜曲直，重交反仄，曲盡其妙，不翅如擘窠大書，觀者填門，歎未曾有。余欲稱贊，是無作之功，乃說偈曰：

我聞尊者龍勝師，應供曾入娑竭海。龍宮微塵妙章句，目所一瞥輒能誦。流於五天及震旦，爲熱惱中甘露門。唯道人棲出其後，願力猛利思精特。能於方策紙墨間，書此大經十萬偈。誦於蝸舍巢庵中，了然如在龍宮見。觀者種性有差別，愛慕皆生殊異想。要當諦觀一塵中，亦有無邊妙經卷。昔有智人破此塵，十方世界一切說。以名塵故非斷空，而可破故非實有。了此兩宗妙法門，亦攝一切契經海。譬如困卧俄頃際，夢中所歷更千載。乃知一念圓古今，真實際中法如是。一微塵妙不可測，當知一一塵亦然。譬如天帝網明珠，珠體瑩然俱照徹。一珠具足諸網珠，一一珠中同遍入。我今以此金剛句，壞滅彼衆下劣想。使悟塵中含此經，奚方冊中乃驚異。咨爾山君河樹神，各各當憶本願力。要當勇猛勤守護，勿令邪念輒蠹侵。毗藍風吹須彌盧，劫火焚燒大千界。爲攤此經一切處，使其涼曝各得所。我此現前佛子等，作是觀者名正觀。稽首十方調御師，刹刹塵塵爲作證。《石門文字禪》卷一九。又見《林間後錄》。

小字金剛經贊

并序

瓊上人以飽霜兔毫數莖束爲筆，其銳如麥芒，臨紙運肘，快等風雨。書《金剛般若經》於兼寸環輪中，望之團團如珠在薄霧間，即而視之，其行如人挽髮作煙鬢。自非思力精微，何以臻此哉？爲之贊曰：

昔有佛子根猛利，能觀空性則是色。欲顯空色不思議，仰空書此《金剛》句。至今風雨被原野，諸樵牧者集其下。乃知肉眼不能見，譬如水中有鹽味。唯道人瓊思精奇，能觀色性即是空。視此纖管大如椽，揮翰如行九軌道。故於兼寸環輪中〔二〕，備足廣大言說身。世人可見不可讀，譬如嬰兒親崖蜜。我於此經能證入，初中後善三法門。忽然落筆如建瓴，不復現行生倒想。由色空觀入諸境，奏刀肯綮無全牛。盡持此法施羣生，甚微細智願同證。《石門文字禪》卷一九。又見《林間後錄》。

〔二〕輪：原無，據前序文補。

臨川寶應寺塔光贊

維寶應寺律師寶覺大士，慕寂修大殿之崇成，妙天下之壯麗，有光夜現于塔，萬衆爲之作禮。光雖不言而意傳，蓋旌功德之殊異。客疑余之言，曰：「光不言則是光嘗言，塔意傳則是塔有意，寧有是理？」余曰：「佛以光爲舌，說《華嚴》之法門；又以塔爲耳，聽《法華》之妙義。所以明根塵之同源，而情與無情之不二也。嗟衆生之顛倒，分色身之臭味。苟返流而證真，遺六用而俱棄。非特塔光而已，一切諸法皆如是。故葵藿向日而回旋，磁石與鍼而冥契。空桑能孕賢聖，山嶽解呼萬歲。夫豈不然哉？」客曰：「塔廟之在震旦者不知其幾，胡爲皆無光見，而此塔獨爾耶？」於是甘露滅笑

曰：「譬月之在天，影落衆水，水濁則月隱，水澄則月現。月故常明，而以水之濁清，故見不見爾。吾以是知此邦民信心清淨，所以致此奇瑞。」我作贊辭，非止見聞隨喜，又以爲翰墨之遊戲也。《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東坡畫應身彌勒贊

并序

東坡居士遊戲翰墨，作大佛事，如春形容，藻飾萬像，又爲無聲之語，致此大士於幅紙之間。筆法奇古，遂妙天下，殆希世之珍，瑞圖之寶。相傳始作以寄少游，卿上人得於少游之家。二老流落萬里，而妙觀逸想，寄寓如此，可以想見其爲人。余還自海外，見於湘西，謹拜手稽首，爲之贊曰：

唯老東坡，秀氣如春。遊戲翰墨，撾雷翻雲。偶寄逸想，幻此沙門。了無一事，荷囊如奔。憨腮臞腹，行若不聞。衆生狂迷，以利欲昏。如一器中，鬧萬虻蚊。吾未暇度，駝卧猿蹲。傲倪一世，隨處乾坤。《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出檀衣贊 一

古佛身上衣，佛佛相付授。慈母愛兒心，鍼鍼自成就。是故吾雙峰，自少至白首。護惜如鏡奩，一塵不敢受。何以出檀名，此時無別慮。如持油鉢行，如躡獨木渡。永懷毗尼藏，一旦成萬古。紛紛五羣衆，來觀亦頂禮。平時放逸心，化作額間泚。將見衣匣前，泚流似江水。咨爾淮山神，守護當奉職。無使塵浣侵，無使雲潤濕。諦觀不敢瞬，心折三歎息。《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出檀衣贊 二

此出檀衣，慈母授我。不敢手搢，矧敢覆卧？五十餘年，儼臨清衆。寒暑不易，盡形受用。師後當知，商那和老。於母腹中，披九枝草。《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傳衣閣贊

達磨信衣，轉相傳付。四傳至今，今以付汝。受授惟艱，命如懸絮。法徧沙界，此衣乃住。想見

峰前，父子相語。唯僧行月，以閣其處。坐令朱欄，環達雲雨。《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栽松道者真身贊

生死變滅，如漚在海。無有處所，浩然茫昧。而此老人，遊戲自在。出死入生，初無限礙。譬如壯士，脫袍著鎧。令鎧與袍，儼然相對。是故山中，兩身俱在。凡夫衆生，爲眼所蓋。爲挾其膜，使生光彩。《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定身巖贊

淮山深處，容我卓錫。樹下經行，巖間宴寂。六十餘年，脇不至席。天子三詔，掉頭不應。知不可致，南向加敬。山搖海驚，天空地迴。後代兒孫，則反於是。如乳中蟲，貪嗜世味。我尋其迹，爲隕涕淚。《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五祖慈覺贊

龍湖山上，霹靂馬駒。潭畔門庭，千聖莫能。窺測十地，望崖震驚。霜露果熟，推出白蓮。峰下芬馨，不受聲名。控勒逸群，勝氣英靈。試問是何，宗旨東山。雲霞空青，海堂室中。神穎汾陽，直下雲仍。《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癩可贊

父伯固，兄養直，父超絕，兄豪逸，家世風流稱第一。二祖名，三祖疾，名是虛，疾是實，詩成舌頭翻霹靂。《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醉僧贊

我愛龍眠老居士，筆端談笑了萬事。君看一時拈破筆，畫作醉僧醒時意。此是沙門絕妙門，不妨隨處有乾坤。矇眊流涎枕臂卧，破柱疾雷殊不聞。《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石霜普照珂禪師贊

漆瞳照座，骨相巉巖。橫拈塵拂，寒擁雲衫。五住名刹，道振湘南。是誰之子，親見雲庵。《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疏山仁禪師贊

古老衲住山，多託物寓意，既自遊戲，亦欲悟人，如紫胡之畜犬，道吾之巫衣端笏。獨雪峰歸宗西院，皆握木蛇。故雪峰寄西院偈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余元符間至疏山，見仁禪師畫像，亦握木蛇。嘗有問者曰：「和尚手中是什麼物？」答曰：「是曹家女。」因歎其孤韻超拔，能清涼熱惱，爲作贊曰：

三支習氣，其毒熾然。熏烝識心，盤屈糾纏。衆生不明，橫生疑怖。忽然見之，輒自驚仆。空花世間，本離生滅。廓然十方，露其窘冗。唯矧師叔，是大幻師。與奪萬法，自在娛嬉。乃知大千，皆公戲具。手中木蛇，是曹家女。《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汾陽昭禪師真贊

維摩杜口，釋迦饒舌。動容顧瞻，非默非說。雖宣一字，不露點墨。稽首汾陽，千聖同轍。《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翠巖真禪師真贊

我方涇渭同流，笑中軟頑滑頭。爲君人境俱奪，鬧裏白拈巧偷。如水洗水，相樓打樓。從來脫略無窠臼，接得南泉嗣趙州。《石門文字禪》卷一九。又見《林間後錄》。

四 偈 并序

和州褒禪山二禪者甲乙，俱學於長老允平。平稱乙才敏，甲忌刻，日夕以計傾之。平用之作維那，甲愈怒，以恚語侵平。平不得已，用爲監院。於是乙怨，羞列其下，不勝其忿，首於官曰：「甲嘗焚毀九曜幘子。」官囚甲，甲稱平所教，坐此，平編管利州，甲編管洪州。甲見余哀

訴曰：「吾未死，猶復乙也。」余憫其爲嗔火所焚，蓋差緣耳。始俱學道，極善緣也。中相忌以私，緣差耳。終至於累其師，作四偈以勸學者，此風殆不可長也。

妬忌之火，焚燒善根。增惡果報，壞好名聞。以著我故，見慢增勝。瞋所蓋纏，心不清淨。大則壞國，小則殺身。從古至今，數如沙塵。既會怨憎，當衣慈忍。如是進者，名真隨順。

見勝進者，心生嫉妬。以苾芻相，包蛇虺怒。不敢以身，而先天下。三人同行，必有師者。孔老之聖，行己如此。奈何懷瞋，而稱釋子？子以緣差，我故痛告。盡世間心，乃可學道。

瞋恚現行時，無明所迷醉。不知自之失，但見他人是。如人在暗處，見外不見裏。大哉聖人學，事事必求己。

曹谿傳祖位，夜舂先屈身。童子誦句偈，乃稱曰上人。南山證果位，天神常伏膺。自以本持律，不敢稱大乘。《石門文字禪》卷一七。

日用偈

晝爲情緣，夜爲惡想。譬如血脉，流注不斷。笑喜怒罵，折旋俯仰。我觀個中，無三界相。山河大地，與意俱喪。十方分身，向此安葬。耳中有塵，捕風縛響。舌頭無骨，如拳展掌。嬰兒哆啞，語無背向。終必得物，人不敢誑。是堅密身，獨露萬象。纔落意地，即同侶伴。《石門文字禪》卷一七。

八月十六入南昌右獄作對治偈

那落迦中，論劫受苦。焚鐵其地，汁銅其柱。魚鱗而鬻，瓜分而鋸。於一日夕，有萬痛楚。我避世紛，重閉其戶。而此知識，勃然而怒。吏收付官，於此土住。自尋其罪，焦芽石女。然非天人，所能見與。自業成熟，現行會遇。受盡還無，無可措慮。我作是觀，上契佛祖。《石門文字禪》卷一七。

食不繼偈

觀餓鬼趣，論劫飢渴。針鋒其咽，火聚其髮。晝夜號呼，百千死活。我常飽暖，今暫缺乏。當生

大悲，入此觀法。《石門文字禪》卷一七。

日用偈

政和二年，余謫海外，館瓊州開元寺儼師院。遇其遊行市井，宴坐靜室作務，時恐

緣差失念，作日用偈八首。

一切境界，病眼倒見。但靜意根，空慧自現。

一切境界，隨念而至。念未生時，髑髏是水。

道人何故，姪坊酒肆？我自調心，非干汝事。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誰其嗣之，我有遺則。

折脚鐺子，隨處安置。食無精粗，但欲接氣。

心欲馳散，即當攝來。大火聚中，青蓮花開。

此障道法，上品蓋纏。是何時節，乃復安眠？

沙彌嗜乳，作乳中蟲。三篋高道，一鉢孤風。《石門文字禪》卷一七。

全宋文卷三〇二八

釋惠洪 一四

慈明禪師真贊 并序

鍾山僧遠庵居五十年，而二十年掬澗而飲。長安窺基，三車隨行，而一車酒馘，逍遙羅什，口析妙義，而畜靡嫚之倩。曰：「吾有欲障。」清涼澄觀已任大教，而畏五色糞，且以十願律身。是四比丘者，舉人類精奇，風流相映，何其制行乃爾相戾耶？蓋知其所同者道，所不同者迹，故其所履正權異，救時存道，皆非苟然。使其無權時之智，則教之延遠，要未可必也。《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特爲教者爲然，則傳大士其悲智所施亦然也。故吾慈明禪師，汾陽昭之嗣，黃龍南之師。南之玉立，有清涼之風；昭之精嚴，挺鍾山之操。而公獨平等逆順，嬉戲垢污，甚於基什，而其道能支臨濟，與日月爭光，真不纏凡聖，超然不測人也。自公化去六十年，而余始至其廬，拜其塔，瞻其像，稽首爲之贊曰：

緣生諸法名體絕，如空字身水魚迹。是無相門緣寂宗，一切智智差別海。公於是中如法船，汎然出沒無所畏。使諸游者心泰定，種種驚怖成虛空。平生神兵雙不借，玄機不動萬象驚。而公宴坐不言中，諸有求心如古井。鈍根阿師終聽瑩，法味迷醉如惺惺。矍然奮迅爲一戲，句裏明人楔出楔。紫金鎖骨眠空山，吁嗟音容不可覲。當知其聲如雷霆，稽首慈明常出現。《石門文字禪》卷一九。又見《楚寶外編》。

郴州乾明進和尚舍利贊

并序

余觀崇進和尚舍利於南嶽福嚴寺，炷香臨盤，以箸點之，隨箸而升，如露之將零。投于脆餅，彷彿而行，如魚之在淵。又觀其畫像，方頤堪口，神情靜深，若不可犯干者。門弟子惠覺謂余言：「吾師衡陽伍氏子，早依南臺正悟然禪師，落髮焉。受具游方，餘三十年，所至以荷衆稱。福嚴長老保宗新其寺，殿閣宏壯妙天下，師實董其事。郴州以乾明寺命師居之，而弗演法。或問之曰：『我第與衲子作粥飯主人耳，其敢荷此事？』而天姿直亮，寡言笑，道具余不置一錢，牧衆以公，攝物以慈，以故道俗歸之如雲。退客香山，元符三年五月十二日順寂，壽七十有七，臘五十有五。臨終謂衆曰：『我即死，達旦便當火之，以灰投江中，勿稽留也。魔事將戲汝曹矣。』言訖而寂，衆不忍，留兩夕梵唄。郡吏遽至，責以慢禮，悉拘系。其衆因相視驚異，魔

事之言有徵也。茶毗之日，天地清明，燼餘得舍利甚多，觀者爭分之。至漬汰所焚之地，有得之者。」筠谿曰：「生有志行，神化不亂可也；火風壞滅，殊異發生可也。而一官吏至，乃能前知，豈偶然也哉？乾明所養至此，弟子又能事之如生，久而不忘，有古高僧之風。爲之贊曰：

李廣射虎，石爲之穿。耿恭祝井，涸爲之泉。忠孝所致，如響答焉。公亦何爲，飢飡困眠。人初莫測，公豈自言？戲爲火浴，朽者明鮮。舍利粲粲，玉碎珠圓。乃至所養，蓋其云全。天全之妙，非粗不傳。如春在花，如意在絃。嗤嗤橫目，氣凌雲天。死未及寒，化爲腥膻。矧投于火，不作腥煙。安有萬手，收此精堅？維德之一，聖所拳拳。死生之大，卒莫能遷。公初設心，唯此是專。不祈人知，人趨如川。終必有驗，理之固然。我作贊詞，豐碑以鐫。《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南嶽彌陀和尚贊

與之食則食，與之衣則衣。無衣衣木葉，無食食土泥。爲人汲樵牧，僅存骨與皮。其道不可致，天子南向師。出家有如子，我亦著伽梨。《石門文字禪》卷一九。又見《楚寶外編》卷二。

宣律師贊

并序

余游總持寺，基大師以宣律師像爲示。旁有多聞天王太子上足玄暢，唐咸通三年筆也。基求贊，贊曰：

此毗尼藏，三世完堅。願王手封，款識具全。死生之烈，不能變遷。何以至之，正知則然。何人逸想，以筆墨傳。跏趺俯視，頽然深淵。天神護持，弟子敬虔。我拜稽首，淚滴九泉。法道陵夷，障雲蓋纏。乃於是時，瞻此釋天。《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嵩禪師贊

歐陽之學，師宗於世。其徒喧闐，攻我以喙。童首儒林，氣索力屈。公於是時，粹然一出。天縱之辯，武庫縱橫。璜璣捍我，如護目睛。義如串肉，理如析薪。一時名譽，聳動縉紳。世尊舉身，毛孔俱笑。如公語言，筆下皆妙。六物不壞，未易致詰。豈其踐履，明驗之力？宗教之衰，河壞山摧。冠巾緇衲，其寒如灰。拂拭塵翳，見冰雪容。拜起而喟，涕落無從。《石門文字禪》卷一九。又見《增修雲林寺志》卷五。

雲庵和尚贊 一 并序

雲庵出黃龍之門，爲臨濟九世孫。種性殊勝，契悟廣大。指示心要，辯如曹谿；決擇教乘，論如棗柏。作爲偈句，辭如寶公，履踐明驗，精如永嘉。退居雲庵，時已七十餘，幻滅都盡，惠光渾圓，可以想見其遺風餘烈。門人德洪謹拜手稽首爲之贊曰：

於自住境，見與見緣。如夢能所，如蜜中邊。惟具正眼，入此三昧。如妙蓮華，出緣生海。祖師活意，如來密機。成就衆生，如鷗鵬飛。使其自化，不由他悟。秀出叢林，光于佛祖。趨滅陝右，誕生江南。暗中五色，天下雲庵。《石門文字禪》卷一九。又見《雪庵真淨禪師語錄》附錄。

雲庵和尚贊 二

槁容而毳衣，殆不逾於中人。而於祖道顛危之秋，勃然而中興，知我亦何幸！自幼及壯，出入其戶庭，俯仰其藩籬。而其道德之精華，未能略窺其毫微。譬如戴天履地於終日，而其高明深厚，所不能知。惟聞孔子之歿一百年而生孟子，釋迦之寂二千歲而有禪師，拜手稽首，堂堂乎三界之依者耶！

《石門文字禪》卷一九。又見《雪庵真淨禪師語錄》附錄。

雲庵和尚贊 三

三玄銓量，設選佛科。邪師壞之，付授外訛。以陷虎機，擊其頽波。不動聲氣，怖走天魔。《石門文字禪》卷一九。又見《雪庵真淨禪師語錄》附錄。

潛庵源禪師真贊〔二〕

十年積翠侍立，學得眼橫鼻直。平生氣壓叢林，問著左科背聽。一庵深藏霹靂舌，從教萬象自分說。百非四句無處蹲，孤風照人衆星月。《石門文字禪》卷一九。又見《林間後錄》。

〔二〕原題後有「三首」二字，四庫本作「一首」。

僧求潛庵贊

德臘俱難及，一庵江寺隈。敢稱少室後，親見老南來。鬢雪殘零盡，心花爛熳開。若言只這是，

九尾似黃能。《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游龍山斷際院潛庵常居之有小僧乞贊戲書其上

趙州只有一個齒，潛庵一個恐不趂。雖然下下都咬著，鹹酸自分鹽醋味。龍興古寺曾閉門，斷際雲孫第十世。勸人莫信馬大師，一口吸盡西江水。《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靈源清禪師贊 一

辯如玄沙有邊幅，韻如睦州出風骨。默然而說心自昭，八荒光明寄毛粟。獨立南榮山嶽峻，臨濟欲傾不敢覆。笑橫玉麈氣如春，一堂嚴冷天魔哭。《石門文字禪》卷一九。又見《林間後錄》。

靈源清禪師贊 二

衲子無處摸索，畫師筆筆畫著。山僧醉眼難憑，付與衆人彈駁。似則打殺靈源，不似燈子燒却。

《石門文字禪》卷一九。又見《林間後錄》。

靈源清禪師贊 三

魔外如驚濤，大願真砥柱。生與海衆同，沒與海衆處。兀然引帶笑不言，從教大地山河語。《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靈源清禪師贊 四

風度凝遠，杳然靖深。如春在花，如意在琴。雖甚昭著，莫可追尋。蹶起臨濟，如磁石針。《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靈源清禪師贊 五

披衣肯來，奔百川而地喘；袖手歸去，碧一天而電收。閉門無個事，兀坐青兩眸。喝月倒行前日令，呼山入坐上簾鉤。《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雲蓋智禪師贊

洞徹汪洋，高明廣大。如天蓋空，如月出海。宴坐一室，不動客介。而使衲子，望崖而退。此其整臨濟頽綱之大槩也。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若邵平瓜甜而根蒂苦，羅生隱身而露衣帶。欲得靈妙，常令不暗復不昧，此余見之而必再拜也。《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雲蓋禪師真贊

雲蓋生日，三月初七報慈僧持真求贊。

平生脊骨，生鐵鑄就。關門理鉏，揜起兩手。禪者見之，立不敢久。問未及答，已欲返走。如老黃龍機鋒，如英邵武□叟。如雪峰之嶮，如百丈之壽。末後報慈寺中，笑中打箇筋斗。試問是何宗旨，代云合取狗口。《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黃龍草堂清禪師贊

黃覺晚子，死心季弟。住黃龍山，爲十二世。青春無背面，空花有根蒂。欲識晦堂背觸拳，寒到

黃河凍連底。《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香城瑛禪師贊

黃龍三關，初豈拒人？見者佇思，剩却法身。祐公掉臂直□，悅公追之絕塵。維瑛實兩公之後，觀其滿腹精神。木牀足折，續之以薪。則三十年後，當令天下聞之甚富，見之甚貧也。《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龍城智公真贊

奉持毗尼，珪璧無玷。研味般若，金剛有焰。有萬其衆，感以無心。如象牙雷，如磁石針。住持此山，垂三十白。殿閣化成，兒孫戢戢。高明廣大，不可形容。稽首寄老，後身寶公。《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石頭志庵主贊

自住石頭，老無氣力。一回上山，一回氣急。禪流相見問宗風，一日兩度鉢盂濕。《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華藥英禪師贊

以鐵作喙，名無有雙。老住回鴈，道冠湘江。神機之妙，如鐘在撞。爲功德林，爲精進幢。不動聲氣，天魔自降。懷我雲庵，黃龍的嗣。說法如雲，縱橫放肆。孰知此老，膽氣相似。大法付授，良亦在此。是名關西，克家之子。《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寶峰準禪師贊

洞庭無蓋，虛空有口。步水東山，藏身北斗。石門壁立，萬仞踞地。一聲哮吼，驚得四序。回旋喝下，須彌倒走。是謂湛堂老人，不落威音之後。《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芙蓉楷禪師贊

望之翛然，冰枯而天粹；即之淵然，雲閑而水止。意坐石而情無住著，故杖瘦藤而欲起。人言即俗復即真，出塵之相加冠巾。非因引法忤聖主，我宗僧俗兩不存。五位正宗將仆地，以手挈之閱人世。屹然萬仞捍狂瀾，荷負大法當如是。紛紛鄙夫拜公像，譬如螻螳見龍象。驚魂已化千微塵，豈特形容先沮喪？火刀直裰誰得之，醉李故時魚捕師。嶺梅已熟莫咬破，核子乞與寧馨兒。《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妙高仁禪師贊

春風入其肺肝，秋色漱其毛骨。名飛縉紳之間，身卧雲泉之窟。嶽頂鳳之真子，僧中龍之的孫。吹徹風前無孔笛，露香和月落紛紛。《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道林枯木成禪師贊

揚廣山頭種性，雷衡洞裏根苗。法雲明暗體露，道林知見香飄。試問春風吹不起，何如黃河凍連底？十分似九不欲全，一身兩號只這是。大千戲以一塵攝，又譬此塵取空劫。置於掌間剔突鬬，撾鼓千堂普請看。《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佛印璵禪師贊

臨濟正宗，有楊歧會。化四十年，叢林精彩。唯端精神，辯博無礙。克肖其家，漚仰猶在。後出舒勤，骨面氣槩。始自太平，遂游智海。如法中龍，遊戲三昧。璵也其後，斫額前輩。要識當年栗棘蓬，白藕火中香不改。《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漚山軾禪師贊

天骨巖巖，美髯玉頰。冰雪在躬，霹靂爲舌。軒昂萬僧，衆星中月。視其心胸，山包海容。大漚

小興，振其家風。叢林百世，見者肅恭。《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報慈宣秘禪師贊

二百員衲子領袖，三十年叢林耆舊。所至樓閣森然，自然眷屬成就。諸方度脚買鞵，報慈就身剪裁。莫嫌此老無巴鼻，曾見西堂古佛來。《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臨平慧禪師贊 一

釘空露痕，迹補雲留。罅隙目機，銖兩中思。慮所不及，象王卓立。回旋師子，翻身跳躑。眼光常蓋人天，對面識與不識？識則火外有熱，不識則水中無濕。劈破雲門一字關，個中乾燥如瓊液。《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臨平慧禪師贊 二

因氣秋，腴雪秀，目樞口。其骨臨濟，其髓雪竇。袖手儼然，不落滲漏。一千龍象之冠，七世雲

門之後。君看一句當機，笑中脫略窠臼。《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上藍忠禪師贊

一法能知一切法，應機全不差毫髮。如是知見如是解，於一切法中對待。平生脊梁硬如鐵，衲僧尋思心智絕。城中一室冷如冰，篆煙滅盡灰如雪。《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雙峰演禪師贊

三關洞開無鎖扃，汝自艱難起戰兢。師過此關悉閒暇，掉臂徑趨呼不甞。如春消冰自渙釋，如鯢化鵬誰使令？歸來笑搭出檀服，依舊淮山千萬青。《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雲庵和尚舍利贊

并序

政和七年五月戊申，法侶集于寂音堂，佛鑑大師淨因以小玉瓶跪注于盤，鎗然有聲，璀璨五色。謂余曰：「此汝師舍利也。」於是矍然再拜悚觀，小大如米豆，瑩明淨圓，然其色多如玉者。

因嘗親見其火浴，道俗觀者數千人皆得之，哀慕之聲震山谷。後月餘，兒稚汰其灰，猶有舊者。自近世南州大士之化，其靈驗奇瑞彰大殊異，如雲庵者以一二數。嗚呼，尚忍言之！將畢世護持，作隨身叢林依歸，老則求有道而能文者銘之，藏名山，使後世知臨濟九世之孫傑大偉奇如此，因之志可佳也。門人德洪謹再拜稽首，爲之贊曰：

是身夢境一塵垢，分段苦業所成就。折旋俯仰誰使之，皆汝一念顛倒想。若言此身非念倫，云何想中可傳令？乃知妄想融通趣，如露如幻如雲影。念清淨則身光明，念雜想則身垢穢。君看火力初無情，聖凡僞真俱發夢。雲庵偏得老南道，粹然一出支臨濟。平生慈悲喜捨力，及樂說辯智慧光。大願所熏精進幢，上契佛祖超情見。至妙要非粗不傳，憫世狹劣示小者。稽首作贊示同學，千載叢林有耿光。《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死心禪師舍利贊

并序

余不識禪師，靈源以爲法門畏友，山谷以爲禪林奇秀。以靈源、山谷之慎許可，而詩詞禪偈相多如是，則叢林未識未見者，何敢疑哉？雅尚座出舍利爲示，謹爲之贊，以結他日法會歡喜之緣。贊曰：

地水火風，動暖堅濕。是中何從，出此堅實？蓋衆生心，引大法力。化爲光明，圓粹五色。稽首

死心，罵人老賊。《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寂音自贊 一

竄朱崖軍而生還，遭黃茆瘴而復活。陷於采石而不死，囚於并門而自脫。夜行有披袖神光，露卧醉壓糟醇濁。魔外熟視之，無如之何；佛祖不得已，與之酬酢。兩眼入鬢頭髮鬆，手中木蛇毒如藥。《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寂音自贊 二

三玄綱宗，壁立崔嵬。攀緣路絕，熱惱心灰。如化鯤鵬，不借風雷。蓋自化耳，寧有法哉？汾陽此秘，寂音揭開。手提大千，毫端往來。《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寂音自贊 三

不似成背，似其成觸。隨汝顛倒，直中有曲。拋在言前剔鶻崙，擬議令渠總滅門。平生活計無窖

子，真是汾陽五世孫。《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寂音白贊 四

隨緣放曠，索爾虛閑。未埋白骨，且看青山。《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毛女贊 并序

毛女者，秦始皇宮嬪也。二世時，逃入華山，遂得道。季子圖之書室，請余爲之贊。贊曰：不嗅梨花，而撚紫芝；不穿雲袖，而披櫛衣。何以風神，洞如冰雪。使人見之，眼寒心折。如麝有香，以缶覆焉。透塵透風，種性則然。又如煙雨，過孤山宅。於荒寒中，微見春色。圖之壁間，是真過秦。季子好德，白髮日新。《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唐李侍中畫像贊

余觀李侍中秀骨開張，英氣橫逸，想見蔡州雪晚縛吳元濟時。公平元濟，如舉捶逐鼠，無難事。

唯不殺，用李祐韃囊見裴度，使市不改肆如乃翁。此公之所養，真足以卓絕有唐之名將矣，嗚呼賢哉！《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解空居士贊

空若不解，即是斷空。解若不空，即是法執。是故居士，獨號解空。窠臼不立，凡聖豈存？是誰宗旨，臨濟仍雲。《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東坡居士贊

家孝友以爲鄉，塾道德以爲基。橫忠義之勁氣，吐剛方之談辭。視閭浮其一漚，而寄夢境於儋耳。開胸次之八荒，而露幻影如蛾眉。此其大凡也。屬熙、豐之勃興，追舜、禹之有爲。常一出而事誤，則袖手悠然而去之。如鳳如麟，而瑞冠一世；非雷非霆，而名震四夷。造裨販之中傷，嗟妬忌之何知。方其茹拳而微醉，以翰墨爲娛嬉，則倒用祖師之印檄，萬古而疾馳。如河漢之流，無有窮極；如煙雲之出，無有定姿。欲錄之以藏，則懼六丁之竊取。要當以日月爲字，而天爲碑，可乎？《石門

山谷老人贊

蓋九州以醉眼，而其氣如神；藻萬物以妙語，而應手生春。排黃龍之三關，則凡聖之情不敢呵止；豎寶覺之一拳，則背觸之意不立鮮陳。世波雖怒，而難移砥柱之操；詩名雖富，而不救卓錫之貧。情如維摩詰，而欠散花之天女；心如赤頭瓖，而著折角之幅巾。豈平章佛法之宰相，乃檀越叢林之韻人也耶？《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華嚴居士贊

徧界難藏，而應緣震旦；通身是眼，而現形宰官。粲如景星，矯如翔鸞。販夫竈婦，欣聞悅觀。醫國法門，筆端三昧。奮迅出入，遊戲自在。居然不容，世議迫隘。夢游海南，御風騎氣。覺來浙東，有口如耳。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戲以稱性印，印毛印海。光生佛僧，沮却魔外。惟我可與此道人遊乎大華嚴毗盧法界也。《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李道夫真贊

眼蓋九州，韻高一世。儼玉山富貴之豪，洗士林寒乞之氣。挫萬化於筆端，置八荒於胸次。邁往不屑，不可犯干。意輕邴吉，情迫謝安。軒特秀發，乃爾禿巾椹褐；婆娑步趨，合在玉堂金鑾。山澤不可窺測，所以納垢汙；麒麟不可繫羈，所以異犬羊。正恐橫風月之笛，披雲錦之裳，騎元氣之背，而遊無何有之鄉。《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蔡元中真贊

德以退爲進，謙以後爲柄。迹以暗而彰，麝匿缶而香。視夫子之胸次，若螻蟻其侯王。方晉繳而去之，登千仞而翱翔。與夫蒼顏槁項，論博南策未央者，殆各夢而同牀乎！《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王宏道舍人贊

翛然無累之神，見此有道之器。韻收一代之風流，骨含奕世之富貴。節臨事而不奪，貌甚威而常

喜。方其少壯，則酒闌說劍，橫槊賦詩，名動塞壘；及其倦也，則浮沅湘，上衡霍，盡室行於山水。至於醉心翰墨，傾倒肺懷，則有王右轄、吳武陵之風味。馳至金城而忠款乃著，罷歸玉關而功名自至者，皆非壯歲，庸詎知此老人獨不如是乎？《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同達道通判贊

韻出縉紳，秀見眉鬚。矯絳闕之風度，宜玉堂之步趨。有人所盡有，無人所當無。而乃袖補袞之手，而弄雲泉以自娛也。余安能探其歸宿？獨見於皮膚。蓋神於酌古，僻於譽書。求於古人，則謝幼輿、王子敬之徒歟！《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韓廉使奉御贊

幅巾樵衣，杳然深靖。坐蘚石牀，橫玉塵柄。松聲度曲，笑作風聽。是故有琴，絃索不整。人徒見其神和氣平，頽然委順。至於垂紳正笏，守法奉命，則活人之色，嚴毅勁正。特不受富貴所吞，而有山林之韻。究其心胸，山包海容。表裏不隔，八窗玲瓏。蓋遊戲人間之出世，扶持洞上之宗風者也。《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毛季子贊

季子逸羣，矯難控御。迹寄黃塵，名在紫府。觀此風鑑。無以爲喻。但見其清却梅林之風，秀等蘭叢之露。妙文章之吐鳳，視功名其破釜。我欲醉袖之旁，更畫凌波之女，使其他日歸道山，渡弱水而驂風馭。《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曾逢原待制真贊

冠冕道德，被服文武。所臨有聲，最宜荆楚。果於去惡，發姦破柱。爲國金湯，折衝尊俎。廣平南海，乖崖西蜀。如雪中春，和而嚴肅。名聞乳兒，威被草木。能作豐年，茂我百穀。筆下煙雲，胸次丘壑。風流餘韻，與世酬酢。至於談禪，氣壓諸衲。戲以法界，玩于掌握。補袞之線，調鼎之手。笑而不言，置之懷袖。咨爾邦民，再拜稽首。潭非久留，歸相明后。《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夢蝶居士贊 一

俯看人世，一漚起滅。失脚來游，夢人螳穴。前身後身，獨臨兩鏡。左右見之，不雜其影。眉目秀發，嫩木含春。風度凝遠，霽月洗雲。葉屋花房，玉堂金字。我視睨睨，渠方栩栩。《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夢蝶居士贊 二

余觀此老神光渾圓，道骨粹剛。唾零功名，眼蓋侯王。何爲鬚髮滄浪，被此朝章乎？豈非如茅容殺雞，毛義捧檄，但欲致慈母之一笑，安知有佳客之在旁也？所以袖補天之妙手，秘醫國之奇方。獨游戲於富貴，如蝶棲宿於花房。占百年之閑適，寄一夢於幽香。千花百卉，金馬玉堂。麗風日之醇醪，徧雨露之恩光。遙增擊而栩栩，亦何異一丘一壑之相羊耶！《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潘延之贊

毗盧無生之藏，震旦有道之器。談妙義借身爲舌，擎大千以手爲地。機鋒不減龐蘊，而解文字

禪；行藏大類孺子，而值休明世。舒王強之而不可，神考致之而不起。此天下士大夫所共聞，然公豈止於是而已乎？《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邵子中贊

師黃叔度，以望太平之基；追韓退之，以策翰墨之勳。故語妙如其渾厚，論高如其精神。超然挺特，華裾逸羣。富貴之氣，已如透花之春色；功名之志，又如欲雨之層雲。禿巾折角，置之巖石，亦不以爲屈；長劍拄頤，圖之凌煙，亦不以爲伸。蓋虛以閱世，不可得而疏親也耶！《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李運使贊

風度凝遠，和氣如春。綠髮授道，精敏絕倫。名冠縉紳，挺然忠義。知國知兵，如唐陸贄。頃者天府，奉使江南。畫錦之榮，父老聚觀。頓節西州，盜發江浙。提師百萬，蕩其窟穴。凱旋而還，口不言功。但欲使民，生於死中。重臨南楚，化行郡邑。如春在花，不見痕迹。恢躁坦夷，易親難忘。視其胸次，山包海藏。宜宿玉堂，宜在黃閣。跬步可待，昂霄聳壑。長沙之民，自懷其私。龕此畫

像，飲食必祠。《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簡緣居士贊

言似簡緣公，法身有比并。不似簡緣公，法身有少剩。平生赤吉歷，兩眼光迴迴。拾得大士打門椎，掣肘歸去叫不應。開箇鋪席在街頭，有藥只解醫禪病。《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瓦瓢贊

并序

南昌西山有異人，年三百餘，面有孺子之色。多往來蒲城、弋陽之間，童稚呼以爲萬公。宣和二年重九，歿於朝奉郎宣驥駿元之家。以大甕二口合而葬之後圃。十月，弟子簡素先生用臨川隱者馬安道之語來發甕。但餘瓦瓢弊履，而萬公不見，蓋尸解也。明年十月，簡素客湘西之南臺寺，追繹其師之懿行潛德，出此瓢以相示，戲爲之贊：

異哉此瓢，脩吭矧身。弗生瓜蔓，生陶家輪。我疑其中，藏十洲春。昔有列仙，雜于市人。屋簷懸之，自旦及申。輒入其中，偃仰而卧。而樓居者，見之膽破。遂從之游，推擠莫可。挽而同登，相向而坐。如四老人，會商山果。唯簡素公，道貌天容。豈其人歟，出處略同。道山巋然，弱水之東。

何時來歸，泠然御風。而以此瓢，挂之瘦筇。我作妙語，天葩粲紅。《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許彥周所作墨戲爲之贊

異哉土蛇，登樹而怒。怒見脊尾，口眼可懼。王孫地坐，氣鬻毛豎。欲去不敢，攀枝而顧。豐狐行藏，心常愧負。見之而走，敏若脫兔。孰能傲然，如此老樹。與之相親，不驚不怖。問何能爾，以無我故。酒色海中，有萬奇趣。不出二種，猜疑掉舉。蓋無常蛇，終不赦汝。居士圖之，以警未悟。覺範一見，笑掌爲拊。《石門文字禪》卷一九。

全宋文卷三〇二九

釋惠洪 一五

寂音自序

寂音自叙：本江西筠州新昌喻氏之子，年十四，父母併月而歿，乃依三峰艷禪師爲童子。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冒惠洪名，依宣秘大師深公，講《成唯識論》，有聲講肆。服勤四年，辭之南歸，依真淨禪師於廬山歸宗。及真淨遷洪州石門，又隨以至，前後七年。年二十九，乃遊東吳，明年遊衡嶽。又三年而真淨終於庵，自湘中歸拜塔，將終藏於黃龍。而顯謨朱彥世英請住臨川北禪二年。退而遊金陵，久之，運使學士吳玠正重請住清涼。入寺，爲狂僧誣，以爲僞度牒，且旁連前狂僧法和等議訕事，入制獄一年，坐冒惠洪名，著縫掖入京師。大丞相張商英特奏再得度，節使郭天信奏師名。坐交張、郭厚善，以政和元年十月二十六日配海外，以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到瓊州，五月七日到崖州。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蒙恩釋放，十一月十七日北渡海，以明年四月到筠，館於荷塘寺。十月，又

證獄并門。五年夏，於新昌之度門，往來九峰、洞山者四年。將自西安入湘上，依法耆以老，館雲巖。又爲狂道士誣，以爲張懷素黨人，官吏皆知其誤認張丞相爲懷素，然事須根治，坐南昌獄百餘日。會兩赦得釋，遂歸湘上南臺。以宣和四年夏釋此論，明年三月四日畢，停筆。坐念涉世多艱，百念灰冷，時年五十三矣。追繹達摩四種行，作四偈。《無求行》曰：「形恃美好，今已毀壞。置之世路，自覺塞礙。始緣飢寒，致萬憎愛。欲壞身衰，入此三昧。」《隨緣行》曰：「此生夢幻，緣業所轉。隨其所遭，敢擇貴賤？眠食既足，餘復何羨？緣盡則行，無可顧戀。」《報冤行》曰：「僧嬰王難，情觀可醜。夙業純熟，所以甘受。受盡還無，何醜之有？轉重還輕，佛恩彌厚。」《稱法行》曰：「本無貪瞋，我持戒忍。食不過中，手不操楯。風必頓息，而浪漸盡。離微細念，方名見性。」既說是偈，併載於此，時省觀焉。嗚呼，孫思邈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潁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寂音之禍，奇禍也，因禍以得盡窺佛祖之意，不能文以達意，以壽後世，則思邈之論可信也。《石門文字禪》卷二四。

十世觀音應身傳

并贊

唐大菩薩僧寬公出於益州孝水楊氏，方其娠也，母失常性，却酒葷，有慧辯。及其生也，無痛苦，聞異香。忽然在前，即能言，言：「我名慧寬。」有女兄信相亦神異，年相聯。於齟齬中終日論

說，聽者一不能曉。其父瑋以符呪爲兩川道俗所歸，而不知有佛經，人錄其所論百許紙。時懷龍山會禪師聞其異，至瑋舍，瑋出示之，會驚曰：「與佛經合，不測人也。」俄有異比丘入火光三昧於淨慧寺，特召信相，信相至，曰：「此室皆火聚，其可入哉？」曰：「以水滅之可入。」信相即作水觀而入，於是異比丘化其父母使出家。父母曰：「許娉矣，奈何！」鄉里爭出財贖之。公因信相，亦俱依慧空寺慎公，避太祖御諱剃落焉。公時年十三，從會公授經律，會畏之如神，反從質疑。天姿謙敬，未嘗怒。懷龍衆三千指，皆躬力作，公獨閑適，人以爲言。會曰：「此吾先師也。昔周滅吾法，吾從曇相禪師隱于終南山。及隋，教復興，吾辭而歸蜀，曇相囑曰：『汝當領徒大作佛事，有童子名慧寬者，善視之。』此其後身。」衆因不敢復言。公年三十，乃還綿竹，廬于無爲山，以神異化，而全蜀爭師事之，如淮泗之僧伽、七閩之定光。公嘗赴江陵大會，朝發夕返。荊州府前有拳石，含五音，天下聞之。公取以歸，今置定身龕中。什邡陳氏施園爲寺，公以竹標其中，曰：「以此爲基。」拔去竹，泉泫然而出。掘之，得巨石，石下有寶瓶舍利。公作禮，乃放光。永徽四年夏六月二十有五，日歿於淨慧寺，閱世七十，坐五十五夏。

贊曰：予讀《無爲山廣錄》，公始發心，日誦觀世音名十萬遍。生五天十世爲居士，生震旦十世爲比丘，皆出楊氏。又瞻其畫像，天骨秀特，和敬之威，望之肅然。是所謂真比丘也。《石

門文字禪》卷三〇。

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傳

梁大菩薩僧寶公，以宋元嘉中生於金陵之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面方，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七歲去依鍾山大沙門僧儉，爲童子，儉名之曰寶誌。長而落髮，專修禪觀，坐必越旬。久之，忽無定居，多往來皖山劍嶺之下，髮而徒跣，著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趨，經聚落，兒童譁逐之。或徵索酒穀，或累日不食。嘗從食鱠者求鱠，食者與而心笑之。即起，吐水中，皆成魚，相傳始驚異。時時題詩，初不可曉，後皆有驗。建元間，異迹甚著，丞相高嵩爲武帝言之，以禮自皖山迎至都，舍於陳征虜之家。輒自釐其面，分披之，出十二首觀世音，慈嚴妙麗，傾都聚觀，欲爭尊事之。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夕咸見游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吏：「門外有兩輿，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竟陵王送供至建康。令呂文顯以事啓帝，帝迎至禁中。俄有旨，屏除後宮，爲家人宴，公例常與衆出。已而猶見行道於景陽山，比丘七輩從其後。帝怒，遣使至閭，吏曰：「公久出，在省中。」吏就視之，身如塗墨然。武帝聞之大驚。陳顯達鎮江州，大司馬段齊之從行，往辭公，公無他語，但引紙畫鴉，畫畢授之。曰：「緩急可用此。」顯達叛，齊之遁去，顯達大怒，遣騎追之，將及。齊之窘甚，見鴉喧暮林，即匿其下，鴉翔集自如。騎既失其蹤，但見鴉林，必非人所寄，遂去，齊之方悟公意。

也。鄱陽忠烈王飯公於私第，顧左右，覓荆枝，有折以獻者，則以安門上而去。俄有旨，以王領荊州。衛尉胡諧卧病，以書哀訴，幸以屈臨，庶幾疾有瘳。公題其書尾曰：「明屈。」翌日果卒。僧法平欲以衣獻公，不知所寓，遣使徧求之。龍光、罽賓兩寺皆曰：「夜宿此，黎明去矣。」又嘗所厚善厲侯伯家，侯伯曰：「公夜行道於此，今睡未興。」使人視之，笑去。公在華林園，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自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崩，齊亦於此年□矣。靈味寺沙門寶亮，欲以衲帔遺之，未及有言，公忽來牽帔而去。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公不自答，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果至尚書左丞。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污衣。」褰裳走過。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自此門舍故閹人徐龍駒宅，而帝頭血流於門限焉。建武中，明帝害諸王，高士江泌憂念南康王子琳以訪公，問其禍福，公覆香爐示之曰：「都盡無餘。」後皆如其語。徐陵兒時，其父携詣公，公拊之曰：「天上石麒麟也。」陵果名譽顯於世。又文惠太子迎釋僧惠至京師，惠過公，公拊其背曰：「亦龍子也。」慧終以辯才顯聞。其徒屯騎桑偃，有不臣之心，公見之，戟手詬曰：「若乃欲反耶？奈斫頭穴胸何！」偃汗下不敢仰視，遁去。梁武帝受禪，尤深敬事。前朝以超放動輒禁錮，至是下詔釋之。嘗問曰：「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又問：「十二之旨在何？」答曰：「書字時節刻漏中。」又問：「何時得淨心修習？」答曰：「安樂禁之。」又問：「年祚遠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爲享祚倍宋文之年。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雨不降，公謂左右曰：「吾病不差，就官乞活。儻不奏白，官應得禍。」即上啓，願於華光

殿講《聖鬘經》請雨，帝即命沙門講之，終夕雨。公又以刀橫水盂良久，又雨。帝初繁刑，公假以神力，令見高祖，受極苦於地下。自是省刑。詔畫工張僧繇寫公像藏禁中，僧繇下筆輒不自定，叩頭哀懇，公笑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帝偶與公臨流縱望，有物泝流而上，公舉杖引之，隨杖而至，蓋紫栴檀也。詔供奉官俞紹雕公像，頃刻而肖，神情如生。帝大悅，命置內庭，爲子孫世世福田。法雲寺雲光師講經，天爲之雨華，帝意其證聖，夜於含光殿焚疏，命公、雲光、僧儉、傅大士齊。翌日獨雲光不至。公嘗聽法雲講《妙法蓮華經》，至「假使黑風問『風果有否』」，答曰「世故有第一義諦，故無」，公曰：「若體是假有，此亦可解耶？」法雲默然，公則自爲主客，辯難鋒生，一坐盡傾，然莫有解者。帝嘗從容問國祚有留難否，公但指喉示之。侯景之亂，尤追繹公言也。有僧浮杯來謁帝，帝方與客棋，吟曰：「殺之。」棋罷命僧，侍衛奏曰：「適蒙旨，已殺之矣。」帝嗟悼不已，以問公，公曰：「陛下前身，蚯蚓也，僧嘗爲薙草者，誤殺之，今償夙債耳。」天監十三年，公移華林園，金像置所居房，帝聞之曰：「師將去我耶？」是歲十二月，忽命奏絲竹徹晝夜，至六日，終於興皇寺。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以聞，帝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帝昔與公登鍾山之定林，指前岡獨龍阜曰：「此爲陰宅則永。」其後帝曰：「誰當得之？」公曰：「先行者。」至是念公以此言，以金二十萬易其地以葬焉。皇女永康公主薨，盡施其粧奩建浮圖五層于其上，置以無價寶珠，仍建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于塚內，王筠勒碑於寺門，處處傳其遺像焉。畢工，駕御寺，公忽現於雲間，萬衆歡呼，聲振山谷，勅謚廣濟大師。公顯迹之著數可五

六十許，及終亦不老，莫測其年。有徐犍道者，年九十三，自言是公外舅弟，小公四歲，計其時九十七矣。李氏有國日，謚曰妙覺。公作《四柱記》、《五公符》、《十二時偈》、《壁記》、《心鏡圖》數千言傳于世。本朝太平興國七年，舒州民柯萼者遇異僧於歲山下，以杖指松根，令萼鑿之，得瑞石，一篆文，皆識聖宋國祚無疆。萼進其石于京師，太宗皇帝遣中使置齋於鍾山，詔自今不可以名斥，以顯尊異，賜號道林真覺大師。《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雲庵真淨和尚行狀

崇寧二年十月

師諱克文，黃龍南禪師之的嗣，陝府閩鄉鄭氏子。生而穎異，在齠齔中，氣宇如神人。與羣兒戲，輒相問答，語言奇怪，聞者駭愕不能曉，則復軒渠笑悅而去，奕世縉紳。既長，喜觀書，不由師訓，自然通曉。事後母至孝。母嚚，數困辱之，親舊不忍視其苦，使游學四方。旅次復州北塔寺，長老歸秀道價方重於時，詞辯無礙，因側聆坐下，感悟流涕，願毀衣冠，爲門弟子。秀笑曰：「君妙年書生，政當唾手取高第榮親，乃欲委迹寂寞，豈亦計之未熟耶？」對曰：「心空及第，豈止榮親？又將濟之，委迹寂寞，非所同也。」秀奇其志而納之，服勤五年如一日。年二十五歲，試所習爲僧。明年受具足戒。即游京洛，翱翔講肆。賢首、慈恩性相二宗，凡大經論，咸造其微，解帙捉麈，詞音朗潤，談辯如雲，學者依以揚聲。燕居龍門山，偶經行殿廡間，見塑比丘像，蒙首瞑目，若在定者，忽

自失，謂同學者曰：「我所負者如道子畫人物，雖曰妙盡，終非活者。」既焚其疏義，包腰而南，平易艱險，安樂勞苦，諸方大道場，多所經歷，自重其才，以求師爲難。嘗至雲居謁舜老夫，機語不契，不宿而去。又至德山，應禪師方夜參，雌黃先達，有六祖不及雲門之語，失笑，黎明發去。聞雲峰悅禪師之風，兼程而往。至湘鄉，悅已化去，歎曰：「既無其人，吾何適而不可？山川雖佳，未暇游也。」因此行寓居大瀉，夜聞僧誦雲門語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云：「清波無透路。」豁然心開。時南禪師已居積翠，徑造其廬。南曰：「從什麼處來？」曰：「瀉山。」南曰：「恰值老僧不在。」曰：「未審向什麼處去也？」南曰：「天台普請南嶽雲游。」曰：「若然者，亦得自在去也。」南曰：「脚下鞋是甚處得來？」曰：「廬山七百錢唱得。」南曰：「何曾得自在？」師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公大駭，參依久之。辭去，至西山翠巖，長老順公與之夜語，自失曰：「起臨濟者子也，厚自愛。」而師亦神思豁然，德其賞音。及南公居黃龍，復往省覲，南公嘗謂師曰：「適令侍者卷簾，問渠：『卷起簾時如何？』」曰：「『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曰：「『水泄不通。』」『不卷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厲語曰：「關西人真無頭腦。」乃顧旁僧。師指之曰：「只這僧也，未夢見在。」南公笑而已。隆慶間禪師與師友善，方掌客，閒問曰：「文首座何如在黃檗時？」南公曰：「渠在黃檗時，用錢如糞土。今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自是爲同時飽參者所服。南公入滅，學者歸之如雲，所至成叢林。熙寧五年住筠州大愚，太守錢公弋來游，怪禪者驟多，衆以師有道行，奔隨而至。錢公即其室，未有以奇之。翌日命齋，師方趨

就席，有犬逸出屏帷間，師少避之，錢公嘲之曰：「禪者固能伏虎，反畏犬耶？」師應聲曰：「易伏隈巖虎，難降護宅龍。」錢公大喜，願日聞道，乃虛聖壽寺，命師居之。師方飯於州民陳氏家，使符至，遁去。錢公繫同席數十人將僧吏，求必得之而後已。有見於新豐山寺者，即奔往。陳氏因叩首泣下曰：「師不往，吾黨受苦矣。」師曰：「以我故累君輩如此。」因受之，遂闡法焉。未幾移居洞山普和禪院。元豐之末，思爲東吳山水之游，捨其居，扁舟東下，至鍾山謁丞相舒王。王素知其名，閱謁喜甚，留宿定林庵。時公方病起，樂聞空宗，恨識師之晚。謂師曰：「諸經皆首標時處，《圓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談，直示衆生，日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爲賓主，非關時處。」又曰：「經云：『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峰易『證』爲『具』，謂譯者之訛，其義如何？」師曰：「圓覺如可改，則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曰『亦不滅受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與皆證圓覺之義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即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峰之言非是。」公大悅，因捨第爲寺以延師，爲開山第一祖。又以神宗皇帝問安湯藥之賜崇成之，是謂報寧。歲度僧買莊土，以供學者，而自撰請疏，有「獨受正傳，力排戲論」之句者，叙師語也。又以其名請於朝，賜紫方袍，號真淨大師。金陵江淮大會學者，至如稻麻粟葦，寺以新革，室宇不能容。士大夫經游無虛日，師未及嗽盥，而戶外之屨滿矣，殆不堪勞。於是浩然思還高安，即日渡江，丞相留之不可。遂卜老於九峰之下，作投老庵。紹聖之初，御史黃公慶基出守南康，虛歸宗之席以迎師。師曰：「今老病如此，豈宜復刺首迎送？爲我謝黃公，乞死於此。」其徒哀告曰：「山窮食寡，學者益衆，師

德臘雖高，而精神康強。康山自總祐二大士之後，叢林如死灰，願不忘祖宗，赴輿情之望。」不得已乃行。先是，黃公嘗望見師於丞相廣坐中，師既去，丞相語公曰：「吾閱僧多矣，未有如此老者。」故公盡禮力致之。廬山諸刹，素以奢侈相矜，居者安軟暖。師率以枯淡，學者困於語言，醉於平實，師縱以無礙辯才，呵其偏見，未期年翕然成風。三年，今丞相張公商英出鎮洪府，道由歸宗，見師於淨名庵。明年迎居石門。崇寧元年十月示疾，十六日中夜沐浴更衣趺坐，衆請說法，師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相離別，火風既分散，臨行休更說。」遺戒弟子皆宗門大事，不及其私，言卒而歿，壽七十八，臘五十二。茶毗之日，五色成焰，白光上騰，煙所及處，舍利分布，道俗千餘人皆得之，餘者尚不可勝數。塔於獨秀峰之下。師純誠慈愛，出於天性，氣韻邁往，超然奇逸。見人無親疏貴賤，溫顏軟語，禮敬如一。主持叢林法度甚嚴，有犯令者，必罰無赦。以故五坐道場，爲諸方所法。得游戲三昧，有樂說之辯。詞鋒智刃，斫伐邪林，如墮雲崩石。開發正見，光明顯露，如青天白日，人人自以謂臻奧。至於入室投機，則如銅崖鐵壁，不可攀緣。性喜施，隨有隨與，杖笠之外，不置一錢。行道說法五十餘年，布衣壞衲，翛然自守。於江西有大緣，民信其化，家家繪其像，飲食必祠。嗣法弟子自黃檗道全、兜率從悅而下十人餘。此其平生大概也。至其道之精微，皆非筆墨可能形容。竊嘗論之，其棄儒冠而入道類丹霞，奔經論之學而穎悟類南泉，尋師之艱苦，凜然不衰類雪峰，說法縱橫、融通宗教類大珠，至於光明偉傑、荷擔宗教類百丈。此非某之言，叢林學者之言也。嗚呼，兼古宗師之美而全有之，可謂集厥大成、光於佛祖者歟！崇寧二年十月十五日，門人某謹狀。《石門文字

禪》卷三〇。又見《雲庵真淨禪師語錄》附錄。

泐潭準禪師行狀

公諱文準，興元府唐固梁氏子。生始幼，見佛像輒笑張牙，不喜聞酒葷。金仙寺沙門虛普乞食至其家，師嚙門酬酢如老成，時年八歲。即辭父母，願從普歸。授以《法華經》，伊吾即上口。元豐僧檢，童子較所習，以藉名先後度。師藝精，坐年少不得奏名。陝西經略范公過普廬，普臘高，應對領略，師侍其旁，申辯詳明，進止可喜。范公欲携與俱西，師辭曰：「登山求玉，入海求珠，人各有志。本行學道，世好非素心。」范公陰奇其語，度以爲僧。剔髮既，往依梁山乘禪師，呵曰：「驅烏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師捧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疊結磨梵，行行阿闍梨是戒耶？」乘大驚，師笑曰：「雖然，敢不受教。」遂受具足戒於唐安律師。徧游成都講肆，倡諸部綱目，即棄去曰：「吾不求甚解。」大法師曇演佳其英特，撫之曰：「汝法船也，南方有亞聖大士，有若瀉山真如、九峰真淨者，知之乎？宜往求之。」師拜受教，與同學志恭出詣瀉山。久之不契，乃造九峰，見真淨於投老庵。問曰：「什麼處來？」對曰：「興元府。」曰：「近離何處？」曰：「大仰。」曰：「夏在什麼處？」曰：「瀉山。」真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然，左右視，真淨呵曰：「適來句句無絲毫差錯，靈明天真，才說箇佛手，便成隔礙，病在甚處？」師曰：「不會真淨。」曰：「一切現成，

更教誰會？」師服膺，就弟子之列，餘十年，所至必隨。紹聖三年，真淨移居石門，衲子益盛。凡入室叩問，必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者必起從園丁壅菜，率以爲常。師每謂公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莫能測也。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因大悟，方見老人平日用處，走叙其事。真淨罵曰：「此中乃敢用磊苴耶？」自是迹愈晦，而名聲愈著。自其東游淮淝，所至衲子成叢林。顯謨閣待制李景直守洪州，仰其風，請開法於雲巖。未幾，殿中監范公帥南昌，移居泐潭。方是時，禪林以飲食爲宗，以軟暖爲嗜好，以機緣爲戲論，師悲歎之。師槌拂之下〔二〕，常三百人，而宿戶外者又百餘許，求入室就學，師難之，乃謂之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闍梨從什麼處入？」對皆不契，每曰：「我只畜一條拄杖，佛來也打，祖來也打，不將元字脚浣汝枯腸如此，臨濟一宗不到冷落。」學者莫窺其奧，然升堂說法，辯如建瓴，不留影迹，一時公卿大夫宗向之。以政和五年夏卧病，侍者進藥餌，師泛然如無意。誠須忌食毒物，師亦未嘗從。有問其故，曰：「病有自性乎？病無自性，則毒物寧有心乎？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而汝輩欲吾昏迷耶？」七月二十二日更衣說偈而化，閱世五十有五，坐三十五夏，闍維得舍利晶圓，淨光不壞，道俗千餘人皆得之，門弟子等收塔于南山之陽。嗚呼，雲庵之神悟於南公之門，超軼絕塵者也，予每疑嗣之者難及。觀師之風格，殆所謂家名辯才，氣宇逸羣者耶！謹狀。《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二〕拂：原作「拂」，據文意改。

花藥英禪師行狀 代

臨濟九世之孫，雲庵真淨之嗣。師諱進英，字拙叟，出於羅氏，其先吉州太和人。幼孤，母憐之。性慧敏，齟齬中日誦千餘言，通詩禮大義。與羣兒嬉游，侮玩之氣出其上，親舊愛敬之。使著縫掖爲書生，輒病，至於死鄰。母泣曰：「吾始娠，夢有乘空而語曰：『而出家則疾有瘳矣。』」於是擊鐘梵，放誓於佛前，乞以爲僧洞隆童子，而藉名於善集。才年十八，試所習得度，受具戒，即欲經行諸方以觀道，報劬勞之德。其母有難色，於是庵於母室之外，名曰精進。士大夫喜其爲人，賦詩爲贈，多佳句，螺川父老迨今道之。母歿，心喪三年，修白業爲冥福。即游淮海，所至少留，當時號明眼尊宿。徧謁已，雖未契而嘗識多賢者。晚謁雲庵，夜參聞貶剥諸方，以黃檗接臨濟，雲門接洞山機緣，爲入道之要，擿其疑處以啓問，師恍然大悟，如桶底脫。佛印禪師，叢林號大宗師，有盛名，慎許可，獨以師爲俊彥。師有爽氣，喜暴所長以激後學。三十年一節不移，故佛印呼爲鐵喙。初開法，住長沙之開福，十年之間，殿閣崇成。又五年棄之，翩然北游五臺，徧覽聖蹟。乃南還，庵梁山，天下衲子益追崇之。政和甲午，衡陽道俗迎住花藥之天寧，勸請皆一時名公卿。師以教外別傳之宗授上根，以漚和般若化道俗，老益康強，精進不替。嘗中夜禮佛，作息飲食不肯與衆背，叢林信其誠，民人化其教，得法而爲一方領袖者，不可勝數。搥拂之下，嘗二千指，龍象雜遝，方進而未艾也。其激

揚大事，游泳語言，備存三錄，曰《報慈》，曰《鴈峰》，《游臺》，盛行於世。宣和三年冬謝事，復庵梁山。越明年臘月，示疾蟬蛻。嗚呼，若人已矣，予竊爲桑門惜之。參學稟淳，一日泣訴於予，以予知其師之深者，欲干其狀而求銘，故爲書云耳。長沙孫承之謹狀。《石門文字禪》卷三〇。